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100/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8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〇九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宰相守令合宙二十四卷

〔明〕吳伯與撰

天津圖書館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一

宰相守令合宙二十四卷

〔明〕吳伯與撰

天津圖書館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宰相守令

合宙十三卷》提要

宰相守令合宙叙

宣城師每吳公繇司農即督
漕雲中餒軍告慶公脫身萬
騎重圍中抗疏得請內帑三
十萬以救危邊已叅議抗嚴

在

治狀甚肅轉憲副待補京輦
誓死不謁魏璫上大忤竟以
失儀謹歸今

皇上登極賜環分守湖南而公
好著述其書傳誦於學士大

夫今漢出宰相守令合宙一
編系以論斷卓然皆經世頂
門大學問也或向陳子曰古
宰相具

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豈外

序

二

迂郡縣所敢望而吳公合為
一者何也余曰君知宰相之
尊而未知歷代守令之重實
不在相下佩青綬賜銀璽朱
輪藥轂雙轡五馬以導之黃

金璽書以慰勞之恰路車鼓
吹騎士三千使三編遊鄉里
以榮之猶未也黃霸自潁川
相龔勝自渤海相蕭望之自
左馮翊相卓茂自密令相此

序

三

郡縣自外而入也唐時特選
宰相韋嗣立先行以示群臣
而宋則若張忠定詠寇萊公
準皆解禁遮機務請一郡以
自効此宰相自內而出也三

公取象三台即官六應列宿
誰非鸞鳳誰非夔龍豈以等
威異地位懸而置綦輕綦重
於其間哉周公吐哺握髮以
禮白屋之士安不齊父事兄

序

四

事師友事者若而人宰相與
守令延納同也門不納四知
之金進不陳三獻之璧敝車
羸馬塵釜懸魚宰相與守令
清白同也夙夜匪懈戴星出

入宰相與守令勤慎固也官
無內外期於救時職無尊卑
期於報主揚文貞身當三事
恨未嘗據郡典縣何最願為
劇縣不願為甚閣此豈薄上

序

五

相而不為哉諺云苟存心於
愛物雖一命之士必有所濟
若湯吾可否但坐政事堂押
數十道黃昏文書正類南陽
都功曹耳嗟乎目前宇宙不

為無事矣夷氛民困已難着手大夫夫欲自行其志每如宰相而守令次之從者守令付之銓部宰相付之詞林而識者猶恐以門戶為政曰考

序

選大利也曰考察大害也曰會議方是非也是非利害之的懸於上而趨避布置之術工於下其能練身騰擲而終不徒於門戶者幾何人哉惟

命世聖賢豪傑以覆培還造化以威福還

朝

廷蕩平磊落枚卜

無偏重會議考察考選無偏信訪單而門戶可破也真宰

序

七

相真守令可得也昔北魏宇文嘉曰河北守斐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諸君有如俠者可與並立眾默然莫敢應稱獨云使君今天下何處無

守何守無侯要在相公如守
文恭耳宰相近君而不親民
若以一腔之精神注守全民
雖遠不在萬里矣守令親民
而不近君若以四方之艱難

聞宰相若雖尊不隔九閣矣
若稱縣大夫曰邑宰都大夫
曰守相顧名思義其吳公合
宙之本旨哉故眉道人為公
一下註脚者如此并請教焉

七十三布衣陳繼儒撰



宰相守令合宙序
暇自夷道流彙脩於而龍
角執鳥而鳳冠者炫實泯
軒內輕外者岐而二之此不
講於本末之相與荒枯心

序

一

腹手足融於一體者也吳師
每使君所纂宰相守令合宙
真闡經濟之堂與皇宮敬歷
者亟蓋矣其莫獵上下數
千餘禩凡一代國家命脉

攸賴民社重輕所繫德業
表、可紀與能其官而治
辦及璣瑜不相掩者咸歸
品隲勅成一家公案哀鉞廉
如是非萬世之公讀之令

序

二

人淫耳然心快夫宰相經綸調
替釀海宇和氣而化機正神
元精耿植列宿必較轉隨之
守令承宣道術培國家元氣
而靈脈倚營風聲四樹氣

機宜鼓索作之雖承天象
極位三事冠冕百僚與剖珪
館符寄六服提封四方者
夔相懸摠之各供事謀國若
十輻共一轂引重致遠抵千

序

三

里同一途惟輪運無闕則馮式
者宜斯升高歷塊庶委輪者
收其效第使王良咤右華而造
父鞭其右未有不乖而僨者
教貴合也蓋宰相提天下之

綱而郡邑積而輳其統宰相
所總軍國賦役錢穀訟獄兵農
諸大政即守全之所經理於郡
邑者也事相貫則合而成治
治相資則合而底績如律呂

序

四

比而五音克諧金奏以集其
毛氈具而五味鈞調鼎寔以薦
然必六符平斯皇風遐暢必奉
行謹斯德意旁流蓋天君不
宰百體唯金合或寧臺風宇

如珪璋後倫霞亂美寔軒綏
總叨援附遠化則智昏操角互相
黨伐釀成缺限世宙美又若本培
系標不敷源滿而流乃激又鑿
柄而不相入漢何澄合而贊秦

序八

五

隆之化此合宙之輯所望於中外
相与有成者意良深已今

主上體中正剛健之資群工輔厥

字文如志節風雨銷札厲合

宣中和宜貫索以臻太平祛業

飾屏魚味合映冰凝齋春露以
扇清風係輕重佩安危合優牧
御楹保障以張神氣中外精神
智慮融於水乳張弛經營字若
符節表裡一氣海宇同風寅亮

序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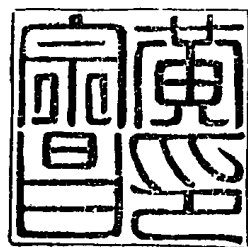
六

一德治具畢舉合成熙明盛治直
駕三代而上之何論西漢以下

我忠為叙

崇禎庚午秋八月監試林堯

長倩黃宗昌謹撰



序

七

宰相守令合宙序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
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明乎
假任以集事假事以奉國無
論獨挈分理皆大政環乘前

合序

八

乙

雲後應之衆興也周以冢宰
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
六卿以師保傅為三公三公
者天子之相也一公領二卿
六卿各分其職宰相坐而議

之所謂咸共平章天下事皆
其事也而一邑一郡之事即
天下之事歷盡一邑一郡之
事即歷盡天下之事漢唐來
相臣多起家郡邑漢宣欲相

合序

二

蕭望之從少府左遷馮翊曰
姪試之三輔此宣帝任相之
法且以見守令之合脈而同
方矣夫語稱百姓安其田里
善嘆息愁恨共此者惟良二

千石又稱繁劇所鍾其惟百
里凡國是廟筭吏治民情刑
名錢穀邊務盜賊無一非掌
相所淵潭而不涉虛枯無一
非守令所身嘗而不倒裝與

合序

三

人者也夫易言比矣水比於
地民比於政守令親民而比
民以使民比而比民者必稱
輔相天地之宜則相臣規天
條地又比於守令以其民比

者也夫農夫無草萊之事則
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
比而意比則親聲比則應內
外大小相比則政成而天下
治矣浸假廟堂剝制紛更不

命序

四

則為粥飯僧而守金町有互
執勝有喧擢指視殺矣如其
饑虎餐鷹布滿州邑將無執
鬼執殤以流於鬻負相臣又
安能茅室中之愛卵無雄之

雌也且世宙所倚動稱經濟
矣經以緯常耦變識也恢之
於學濟以貞進明功才也決
之於膽為天下堂上者扛負
之力定也而百川匯於一月

命序

五

萬竅鼓於一風大小臣工有
兩經濟哉故論相者曰有其
見災異必閉去剛封而還乎
詔者是曰有其斷澶靈持議
爭獻納而誅變弄者是曰有

其體補續數請怒讓不署勅
者是曰有其度徐定異同用
祇以布公者是而總歸於無
怨無怨者無權也官賞刑名
與天下共不但相二君無私

積罷相而鬻罷馬以行凡此
皆相之大塗也守令舍此又
何塗之役哉彼其當一郡一
邑之殷劇豈多嬰兒哺乳喻
先等言病夫呻吟醫早默察

者豈無犛牛積豕亟為芻蕘
省括轉軸妙濟靈襟者豈無
破愚解惑提回大夢仁固有
術道非明民者豈無擔重握
綵協於衆趨誠可集心虛能

廣益者乃懸魚留犢不必狗
其名羔羊素絲斯為風其德
也即大臣無怨之道如常澳
所規周墀無祭已私天下自
理者矣每榆漢時守令多競

為風力不肯競於貪得正以
前途甚寬高標風采也蓋兩
漢時每自尚書令僕射為郡
守郡守之入為三公令之居
入為卿相是守令與宰相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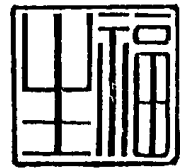
合序

一氣自為噓吸其導引鼓咽
於上下升降之間能令一開
暢百開咸暢者也余名之曰
宙合者莊言道通於一鑿之
宙合今古有長空存標合之

無首尾也宰相以股肱奉天
首守令以手若足繡錯於世
宙成一生動之全身是猶以
鏡合鏡少室合室以五變回
會合而相和也則斯繡也備

合序

六合喙鳴而以喙鳴合與天
地之元聲合也歟
崇禎庚午孟秋
西吳吳伯與書於荆南
六亭山中



合序

一八

十

守令名制

夫縣何名乎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故曰雷霆百里縣令象之者是也若州之名則始於舜舜置十二州有牧夏因為九州牧殷周因以八命為牧漢文帝十三年乃遣丞相出刺史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五年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大都糾刺二千石不奉職者如後監察之類自後或更為刺史或更為州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

守令名制

一八

一

史是州所由設後世刺史所治者是也若郡之名則始於秦秦滅諸侯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而置守治民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太守有諸侯王之國置內史以代太守之事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是郡所由設後世太守所治者是也至郡與縣則有迭更之名焉在春秋則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在七國則縣大而郡小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

至刺史二千石則二官又有不容混之名焉今人以刺史即太守者因見漢唐往往云以某人爲某州刺史遂以刺史爲二千石不知刺史乃糾察管轄郡縣之官其云某州刺史者蓋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而尹至冀豫兗徐青荆益梁並

守今名制一八

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二太守亦百十有二是二千石爲有司刺史則糾監察之官蓋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職各各不同也若宋藝祖時往往以朝臣出守列郡稱權知州軍事於河南應天大名等府則兼留守司公事餘或兼經畧安撫或兼馬步都總管或兼兵馬鈐轄元更郡爲藩稱總管亦稱府尹或加勸農使其經畧招撫等官即古之牧伯後

世之監司此州郡刺史各舉其職不必各舉其名較前代稍異矣我朝乃以郡轄州縣屬州者郡與州皆轄焉是刺史即監司而太守仍有司不相混也夫考名則如此其詳矣古之人因官定制因制以定名則後之人當因名顧職因職以還制所謂制者何也以今言之漢令長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糧出入盜賊多少請於郡課校其功多者爲最勉勞之功召多爲殿責以怠慢光武起民間習知民隱首詔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守今名制一八

其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梁武以小縣有能者遷大縣大縣有績者遷郡守唐太宗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都督刺史職察州縣皆天子臨軒策受受命日對便殿賜衣服乃遣至五季多以無能者注縣而吏治衰矣宋懲其失朝臣出知州縣必召詢政事仍遣行乾道中不經兩任縣不除監察御史蓋令之制如此重也以守言之漢制太守在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

以春行所主縣秋遣決曹無害者按訊諸囚平其
罪歲遣掾史條上郡內事宣帝常曰與我共理者
其良二千石乎故兩漢來每以尚書令僕射爲郡
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開元中復詔三省侍郎缺
須擇常任刺史者宋時尤多以使相出守故體崇
而法行元世祖頗重民務用五事課吏選郡守之
官皆於陛下辭聽旨宣諭蓋守之制如此重也國
朝於守令不必崇其體貌業有兼任不必假以便
宜任無旁侵兼任者錢穀兵農所責成也無旁侵

守令名制 一八

四

者撫按監司由轉致也乃有考成有計察有復命
舉刺亦既嚴於覈矣若夫驟入爲三公也又不必
盡如漢唐然三公九列往往由茲途出顧不重歟
但漢時邊郡太守既統兵符各當其塞法省權一
易以展布如李廣歷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馬門代
郡雲中七郡太守以是名著匈奴今之一鎮可當
古一大郡自開府監司總戎叅佐不下數十員法
令滋煩守令且奔趨不給矣雖然漢時二千石權
重也刺史以六百石按之刺史權又重也且

使者以軍興泛事至誅殺刺史徒增刻核無補治
道我朝一崇其典於黜陟法肅而緝不苛又古今
官制之法戒也夫制立而名舉名設而制彰顯斯
名也以合符於制無曠其官則仕稱爲途茲無迷
矣

守令名制 一八

四

周守令目錄

卷第一

周召公

周子奇

周王登

周子發

周子路

周子游

周子賤

附巫馬期

周子羔

周下莊子

周晏子

周尹鐸

周西門豹

周解扁

周吳起

守令 目錄

周董闕子

周史起

周李悝

周梁車

周王稽

周陳水

周守令卷一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男士威 孫肇公

較

周召公

召公治西方甚得地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

決獄政事其下自候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

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

詠之作甘棠詩

周子奇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

之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

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

以老者之至以少者之次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至阿鑄其庫兵以為農耕罷出倉廩以賑貧窮阿

縣大化

周王登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土曰中章

得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

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

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
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
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
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
者邑之半

周子發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
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
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

者逃之於城下之盧追者至踞足而怒曰子發視
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惜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
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
發

周子路

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廩爲長溝當此之爲子
路以其私秩粟爲藜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
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甕曰魯
君有民子路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

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
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
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
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
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
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
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
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
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爲蒲大

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子恭
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
報上及至蒲三季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
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
庭曰善哉由也剛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
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
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艸萊甚闢溝洫
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塙室
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

其庭度甚清閑諸下川命此其明察以懲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周子游

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邑人皆絃歌稱思至今今其郡有子游塚云

周子賤 附巫馬期

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母迺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

字令

一八卷一

五

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灑行過於陽晝晝曰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册書觀則怒之欲

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

君曰子賤善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

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孔子謂

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之何施而得之也對曰

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

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三人所兄事五

人所友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兄

事五人可以教弟友于十二人可以教學是士附

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

字令

一八卷一

五

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

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

以治者邑也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

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

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吳伯與曰按子賤治單父而雍有若謂之曰昔

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然則子

賤之琴固有若斯之也

周子羔

高柴字子羔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瘞者聞子羔將至遂為瘞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兒則死而子羔為之瘞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吳伯與曰柴固愚矣仕於魯衛政固足紀也乃

孔懼之亂夫子又信其必來豈用明者友不如藏其愚者近於道歟

周下莊子

下莊子魯下邑大夫也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適下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比及母死三年魯興師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來一比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比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一曰此塞三比將軍上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比以

喪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夫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比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周晏子

晏子昔治阿三年治之以治景公不悅復治阿三年治之以不治景公乃致賞由此知世所謂治者以不治治之世所謂不治者以治治之也

吳伯與曰予考晏子之言前以屬托不行利及貧民而君乃辜臣今以屬托行賂利入彊宗而

君反賀臣不能復治東阿夫景公謝之曰子彊

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子之東阿四字最有味人君知此可以任臣矣

晉尹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爾絲乎抑為保郭乎簡子曰保郭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周西門豹

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至其時西門豹往會河上即使吏卒更抱大巫嫗投之河中使白事河伯再投三弟子使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河白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而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

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給富當其始爲鄴也清剋繁慈秋豪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左右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惡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

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又始焉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兵甲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變道則我不能將加誅於子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今君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積於民君以然臣請先登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登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

而出并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比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已時
吳伯與曰子考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任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奸揚人之

善蔽人之惡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
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
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
明乃治治乃行信斯言也可爲治箴矣然傳稱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
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不忍上矣不敢猶尚嚴威
哉然賢於後世之鈎索矣

解扁

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

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
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歛冬間無事以伐
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
以敵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吳起

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
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
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

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
來謂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
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
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起欲攻徙秦
亭乃倚一車轆放比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
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
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殺門之外而令之
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商鞅徙木之賞蓋本此
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又起殺妻一
節何猜忍而貪乎太史公曰蘇平曰節蘇豈性木
貪而忍於立功名故曰矯耶使當時李克之對執
定貪財好色可誣誅也不失此富強之備才哉克
固能用入者也然起最號知兵卒困於公叔之僨
者何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強楚者以是殺身者
亦以是亦大類商君矣

董開子

董開子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淵深峭如牆深
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

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閔子喟然大息曰吾能治夫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史起

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爲群臣祝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郭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而不忠不

守令

卷一

十二

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

旁終古斤鹵生之稻梁

李悝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欺人之善射也乃下令口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梁中

梁中斬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

守令

卷一

十三

之令

王稽

秦昭王使王稽爲河東守三年不上計

陳永

秦昭王使陳永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頃

西漢守令目錄

卷第二

西漢文翁

西漢邛都

西漢田叔

西漢李廌

西漢汲黯

西漢周陽由

西漢義縱

西漢王溫舒

西漢韓延壽

西漢魏相

西漢雋不疑

西漢田廣明

西漢田延年

西漢京房

西漢胡建

西漢王成

西漢黃霸

西漢朱邑

西漢龔遂

西漢召信臣

西漢張敞

附弟武

西漢尹翁歸

西漢趙廣漢

西漢嚴延年

西漢尹賞

西漢蔣蒲

西漢馮揚

西漢杜延年

西漢王尊

西漢王章

西漢馮野王

附弟立

西漢王駿

西漢朱雲

西漢薛宣 附宣子惠

西漢朱博

西漢程方進

西漢何武

西漢辛慶忌

西漢陳咸

西漢鄭弘

西漢孫寶

西漢何並

西漢蕭育

西漢蕭由

西漢程璜

西漢文齊 見史

守令 一八目錄

目錄

西漢守令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漢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
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
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
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
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
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

守令

二卷二

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
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
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
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剛經飭行者與
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崇之數年
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
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
吏民立祠歲祭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

也

吳伯與曰班叙漢良吏悉廣榘蓄增戶口買牛
犢行阡陌溉畝及興學校而文翁守蜀郡於
文學上大注精神故循吏首及之嗟嗟明經飭
行世儒視爲常談然嚮赫赫競奇者若聲奪矣
吏治宜何如哉雖然有孝文之仁厚則有文翁
之德讓有孝宣之綜核則有王成之勞來所倡
率又微矣

漢到都

守令

二卷二

到都者陽人也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
大臣於朝濟南聊氏宗人三百餘家蒙捐二十石
莫能制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聊氏首
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
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
無所受請寄無私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
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到都遷爲中尉
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不避貴戚列侯
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

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
予魏其侯使人以問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
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
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雁門太守得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
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
見憚如此

吳伯與曰都勇敢尚氣節根於公庶太史公亦
謂其引是非爭大體夫首列酷吏者何都爲濟

守令

卷二

三

南守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而已不若義縱王
溫舒之妄殺也爲中尉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而
已又不若溫舒之誣事有勢姦如山不可犯也
爲雁門守匈奴不敢犯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
射之莫能中都固糾糾干城也其罪獨有臨江
王對簿禁弗予刀筆意以爲上親子吾不敢廢
法又如而是而已非有所迎狗深文煨臙也身既
被誅又被酷名寃甚矣太史公既俱班固又因
之此權德輿所以致譏也或者曰都懲文景之

清淨先之以嚴明斬斬少意味則可耳

漢田叔

田叔趙陘城人其先齊田氏也爲人廉直有節氣
爲趙王張敖郎中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
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
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白鬣鉗隨王至長安
王敖事白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上說之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
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帝召兄以爲長者後數

守令

卷二

四

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袁盎景帝
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上無以梁事爲問也
今梁上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
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爲
魯相

吳伯與曰田叔燒梁獄善處人母子骨肉之間
非但廉直有仁術矣

漢李廣

李廣隴西氾紀人也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

歷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
及其能數與虜相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
後徙爲隴西地雁門雲中太守又召拜爲右北
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
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
視之石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
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
生產事

吳伯與曰廣多殺故不侯與士卒共故保其身

守令 卷二

五

亦清強男子哉然漢時邊郡太守既統兵符各
當其塞法省權一易於展布李廣歷七郡太守
名著匈奴獨足智多才已耶今之一鎮可當古
一大郡紛於事任翼放不逝所騎撫者多矣。
考李廣亦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
焉叙其材力慄果負誼槩饒仁恤指畫軍事若
貌也意殆以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
腐以老奈何能如公孫弘倪寬雍容所公相彼
蓋以李廣自况也

漢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爲中大夫以數切諫出爲
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
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閤
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淮陽太守黯辭之
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
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乃行黯居郡如故治政
清居淮陽七歲而卒

漢周陽由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
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抗
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宗爲
守視都尉如今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司馬安
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齒伏由後
爲河東都尉與其弟勝屠公爭權相告罪棄市

漢義縱

義縱者河東人也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告

守令 卷二

六

上拜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政行小蘊藉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審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審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索審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行杜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死史軍數出定

守令

卷二

七

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宿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猶民佐吏爲治

吳伯與曰審成以陰刻類陽由而義縱遂破成家酷不甚於成乎然縱猶憚上溫舒矣義縱共虎溫舒其軀也乎可畏矣

漢王溫舒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初遷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

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

盜賊以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上聞遷爲

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性

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

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補郡中豪猾郡中豪猾

相連坐十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

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府可事論報至流血

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

母聲母敢夜行野無火吠之盜其願不涓失之旁

郡國梨求會春溫舒頡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

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

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爲燕郡中王

謀廷義諫而死燕人聞之魏相請顯賞其子因擢

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徒潁川潁

川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

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延壽欲改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詎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專用其教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廣謀議納諫言舉行表讓財表孝弟有行備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

守令

卷二

九

鐵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某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民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悔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

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純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卒得俗位爲卻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

守令

卷二

十

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聽事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而昆弟皆自戕肉袒謝願以田相以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待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卒與相訐延壽竟坐棄市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虎屬

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

吳伯與曰延壽多大雅不群之略治潁川以禮

讓治東郡以大減漸獄入爲馮翊以閉閣引咎

感弟昆於德化大抵畧似黃霸猶彬彬禮教也

惜也蕭望之嫉賢而延壽亦不遜耳

漢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舉賢良以對

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

御史上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

守令

卷二

十一

捕案致其罪論棄容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

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

子爲雒陽武庫令日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

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口

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因丞相死不能遇

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而至長安大

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

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

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

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

不辜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

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

相與丙吉相善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

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裁斃

于身相心善其言爲齊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大

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

農數年代帝賢爲丞相

吳伯與曰相見田千秋之子自免去而云使當

守令

卷二

十一

世貴人非我何早趨也佐帝剪除霍氏收攬君

權特稱意旨始終以趨世之心行其伎嫉之爲

耳而又何怪於趙廣漢

漢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

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毋輒問不疑有所平

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毋喜笑爲飲食

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毋怒爲之不食故不疑

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

黃旄衣黃襜著黃月詣比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議治京凡凡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昔荆璜適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于大誼由是名聲重于朝

吳伯與曰論明勇次大議不疑尚不及延年但殘刻亦少遜之多其毋之力矣

漢田廣明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為天水司馬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番傳令太守謁凡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承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番大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輅陽侯昌蒲侯以廣明

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

漢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延年以材畧給事大將軍幕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誼豪強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立霍亂霍將軍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叱群臣即日議決宣帝封陽成侯

漢田延年

吳伯與曰延年有膽畧能決大議其明勇過傳不疑至增車牛直尅貲三十萬則韓延壽比耳然猶功逾於罪其為河東選拔尹翁歸為爪牙翁歸能臣也必不為濫刑且延年於廢立有大功何至等之於酷吏王元美曰郎都虎矣寬於太史公田延年死矣復寬於班氏吾以為二史亦深文者

漢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供資其用
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
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
選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于小
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于
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
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數
上疏言災異所言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房參考
功課吏法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

守令

卷二

一五

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
見與上言幽吏事倫極傲戒上良久問曰今爲亂
者誰房曰上最所信任與禽事帷幄之中進退天
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石顯等疾房欲遠之
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于是以房爲魏郡太
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
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
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
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愛懼房

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房未發上命陽平
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未月餘竟徵下獄
後棄市

吳伯與曰房善占驗且留心考功課吏豈中無
實得者然欲發石顯之伎先再三詰問人主使
其詞窮情見以爲有可入之機而後指之似乎
善悟主矣不知人臣進諫惟至誠洞達指陳而
無隱伏竭肝膽以聽其自悟可也再三詰問人
主已厭勉強應承終非樂從房誠詰諫非善諫

守令

卷二

一六

也至請乘傳奏事於君屬強求於已亦非明哲
宜其殆矣

漢胡建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
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
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
客藏公主廬更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
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射追吏
吏散走主使侯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

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漢王成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息沉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

守令

卷二

十七

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對或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諫大夫夏侯勝薦霸於上上擢為揚州刺史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饒

寡貧窮者然後以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來見者語次尋釋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庶吏遺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為擾其凶民有欲詰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為所盜肉與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

守令

卷二

十七

縣寡孤獨有先無以養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其亭楮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地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詠讚霸在成就全安長吏許成老病聲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庶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也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

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比軍馬不適士勅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

行令

卷二

十九

興伯與曰霸寬和不難在俗尚嚴酷之時則難耳寬和而又庶靖更難矣其實霸之治郡亦有涉於文具者不但在丞相時也蓋爲相以興化條課郡國上計吏只取一時虛文粉飾吏治何益小民班史附之循吏不別立一傳又詳次張敞一奏只是借其言以明霸之吏治相業總屬虛名耳且如用許丞庶孽老不廢此法恐於牧民治事終不効也只可博一長厚聲補而止

漢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庶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常笞辱人存問考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平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嗾之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聞惜下詔稱賜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矣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

守令

卷二

二十

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亦必塋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塋之桐鄉而郭外民果然共爲邑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昌邑郎中令數引經諫王賀及主廢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

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君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問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絕不可惡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

守令 卷二十一

二十一

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隄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畧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慈一畦韭家二母雞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

佩犢春夏不墾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出果實菱芡勞來循行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徙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不可遂不忍逆引入宮王生醉徙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

守令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云

吳伯與曰史傳先叙昌邑而後叙渤海事重在渤海循良也民富訟息何必威嚴哉霸之寬和或似之矣

漢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

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
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漑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
又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
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
游放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
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培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
信臣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
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

守令

卷三

二十三

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

漢張敞 附弟武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也初爲甘泉倉長稍遷
太僕丞以切諫昌邑王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宣帝
初卽位徙爲山陽太守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
敞上書自請治之遂徵拜膠東相敞辭之官自謂
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
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
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

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
國中遂平是時京兆尹自趙廣漢後比更守尹
如黃霸等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
上遂以敞爲京兆尹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
盜酋長數人敞皆召見責問因賞其罪令致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詰府恐諸偷驚駭願一
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
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間里闕出者汗赭
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

守令

卷二

二十四

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
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其治京兆畧循趙廣漢
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秦
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性往表賢顯善不
醉用誅罰以此能免於刑戮爲京兆九歲坐與大
逆光祿勳楊惲厚善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敞
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
爲敞竟事曰五日京兆尹安能復案事敞聞收繫
獄時冬月未盡數日竟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

者奏敵賊殺不辜敵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敵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敵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拜冀州刺史敵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敵自將郡國史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敵傳吏皆捕格斷頭懸其頭王宮門外因

守令

卷二

二十五

勅奏廣川王敵居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宣帝崩元帝即位徵敵欲爲左馮翊會病卒初敵爲京兆尹敵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爲難治敵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敵憚兄謙不肯言敵使吏送至關誠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敵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

迹亦能吏也

吳伯與曰予考張敞素與嚴延年善敞治雖嚴然時有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噫敞之得免於禍宜矣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况河東平陽人也初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莫能當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令有文者東有

守令

卷二

二十六

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放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漸遷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

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惡

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藉縣取取點吏蒙
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
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
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
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庶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
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
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藉盜賊發其比
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曉以姦黠王名教
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

守令

卷二

二十七

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
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
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
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病卒家無餘財天
子賢之詔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吳伯與口翁歸之治近鑠治與廣漢相似而根
本不同廣漢則以好調而爲傾危翁歸特以名
籍而必刑罰且多惠政又溫良謙退人也罷識
去之遠矣至翁歸自名文武蕪倫不嫌於誇延

年自以能不及翁歸不嫌於怯的是英雄本色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少爲郡史州從事
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庶爲陽
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
崩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
賓客爲姦利廣漢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
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請欲篡
取廣漢盡知其計謝王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

守令

卷二

二十八

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
之是時昌邑王廢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
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
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行制廣漢至數月誅原
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
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廉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
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
相怨咎又教吏爲緝捕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
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

爲仇讐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又以和顏接士其尉爲待遇吏殷勤甚倍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儼什無所避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買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買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

守令

卷之二

二十九

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西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和遇幸途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訃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啻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初大將軍霍

光不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索私屠酷摧破廬罌斧斬其門闥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廣漢終以此敗嘗以私意論殺不辜事聞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微知丞相婢自統虎疑夫人妬殺之遂自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魏相上書

守令

卷之二

三十

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下獄又坐賊殺不辜諸不法事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思歌至今吳伯與曰發奸摘伏畢竟是俗吏精神名賢則耻之矣然廣漢以殺婢脇宰相又所以死也死之日百姓守闕號泣口留之牧養小民間之當何如者念朝廷不爲小民計徒爲摧折權歸者

舒憤故延壽稱極寃廣漢即其次矣但廣漢以
調起功名卒以調買誅戮亦殺機之相反乎
誦箚之術利用匿鈞距之術利用讒皆申韓之
故智也

漢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少學法律宣帝初
拜爲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復擢好時令神爵
中西羌反疆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徙軍
敗西羌遷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

字介

三十一

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
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十石無負
豪大家延年至遣掾蠹吾趙繡按高氏得其虎罪
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
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
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
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
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奸詐殺各數十人郡中震
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

強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強
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強侵小
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
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
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及延年爲人短小精
悍敏捷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
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
尤巧爲獄文善吏書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
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

字介

三十一

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令行禁
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爲京兆尹以書論之曰願
次卿少緩誅罰延年自矜伐其能終不哀止時黃
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下詔加金爵之
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褒賞友在已前心內不服
河南界中又有蝗蚘府丞義出行蝗見延年延年
曰此蝗豈鳳凰食邪後左馮翊缺上徵徵延年符
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後坐遷舉不實貶秩府丞義
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

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毋徙東海來欲徙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曰幸得脩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吳伯與曰大凡爲酷吏者倚疾邪之公真濟忍苛之電情皆以威辟既用而稍有隙漏苟免行

守令

卷二

三十三

興故不慘殺不勝也嚴君嗤黃伯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彼固各有肺腸耳豈知人命至重天道好還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也夫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表安未嘗鞠人贓罪其仁心足以顯身後而昌子孫何苦以彼易此哉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才遷邑令永始元延問上怠於政貴戚驕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殺匿亡命而北地大豪

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王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符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

守令

卷二

三十四

惡子無市藉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取捕皆効以爲通行飲食郡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棺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陌皆歎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虎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坐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黨願自改

老至數十百人皆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
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其者姦惡甚
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
其處不敢闖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
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
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數年卒官疾病
且先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
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
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賊愼母然賞四子

守令 卷二

三十五

皆至郡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漢蒯蒯

蒯蒯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次子輔爲
安定太守蒯與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爲二千石
者十三人俱引見萬退却不敢與並詔譴問謁者
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
父子剖符印即先詔曰上黨太守蒯經行篤著信
行山東其以蒯爲淮陽王相蒯道與蒯以蒯廢法
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蒯之

漢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宣帝時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以
故公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上以僊書讓延年延
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
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
甚有名

漢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初元中舉直言遷號
令轉守槐里蕪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

守令 卷二

三十六

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詎管我尊聞之遣吏
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
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
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
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辯以高第擢爲
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
城爲民父母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
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
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

教勅據功曹各自砥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
自避退毋久妨賢五官掾張輔會汗不軌一郡之
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差矣將輔送獄數日死蓋
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
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為郡
令遷益州刺史先是帥和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
至邛郫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
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
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守介 卷三十七

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二蠻夷歸附
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
東平相會南山群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遂
捕歲餘不能禽於是大將軍王鳳薦尊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復以尊為徐州刺
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漫瓠子金隄老
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
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
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

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
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三老朱英等
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詔秩尊中二千石
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

吳伯與曰尊大率以剛毅成功而亦以此見廢
居上不寬固然也

漢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為京兆尹時帝舅王
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

守介 卷三十八

無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遂為鳳所陷罪
至大逆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罪廢庶竟紀之號
為三王蓋王陽及子駿并章為三云

漢馮野王 附弟立

馮野王字君卿上黨潞人也遷隴西太守以治行
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竝素行貪汗輕野
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汝南趙都
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狀捕竝不肯吏都督殺
竝竝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卻詰吏自殺以明野

王京師稱其威信

弟立字聖卿竟寧中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

漢王駿

守令

卷二

三十九

王駿吉之子也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戎子孫母為王國史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其後駿代薛宣為御史大夫病卒

吳伯與曰匡稚圭曾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及衛為相駿乃奏免衛大衛同一代賢相駿通言攻之何哉衛公而駿薄矣

漢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帝考容身保位正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群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恭虐亡狀下雲獄滅死為獄且雲遂廢鋼終元帝世至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

漢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舉茂材為宛句令漸遷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發亂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檠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

守令

卷二

四十一

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
延手自牒書條其姦賊封與湛曰不忍相恭章故
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湛自知罪賊皆應
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日解印綬付吏
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標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
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標陽令吏民言令治
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欲
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
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滯

守令 卷二十一 四十一

檄亦解印綬去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
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
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
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
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
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
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
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隣里
一朕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性密靜

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
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留彭城數
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
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
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
傳稱以宣言爲然

守令 卷二十一 四十二

吳伯與曰宣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此正宣
之強幹足智慮今之爲名郡者亦須如此乃稱
大體然薛宣苛朱博詐史以二人合傳者爲是
也且皆起家能吏皆往後丞相又皆彈劾去云

漢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長史陳咸薦爲標陽令漸
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
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
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觀試博博心
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

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變至此後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

守令 卷七十一 四十三

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大驚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檄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騫十餘日間

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類此也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瘰癧博群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淅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耻杖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

守令 卷七十一 四十四

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筆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設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旣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攻而已投及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徙爲太守先是南蠻者數爲寇盜博厚結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無盜賊陽太守病免官後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

吳伯與曰博廉儉不好酒色其趨事待士亦豪爽也然武健陰刻多誅殺人幾與張湯等此真謫廉也

漢程方進

程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爲丞相司直旬歲間免函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上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帝命

卷二

四十五

吳伯與曰方進以慘覈傾險爲人所畏而卒以自殺豈盡法殘人者必殘其身乎予常怪班氏述趙京兆二三君中人之陰若鬼神亦津津道之而循吏獨舉文翁翁遂葦意固深矣

漢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鄠令坐法免歸太僕王音舉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

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

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

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

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滸其罪聖懼自免

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

子賓客爲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

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

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

舉奏其餘賢與不肯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

帝命

卷二

四十六

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諸生試其誦論

問以言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

惡已廼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

司直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舉之博望

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漢稱人之

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

之朝死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

疾則黨問文史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史以相

參檢欲除吏先爲科圖以訪諸儒其所行亦無赫

赫名去後常見思

漢辛慶忌

辛慶忌字子真元帝時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至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卿實行正直仁勇得衆心臣鳳不宜久履慶忌之右乃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鮮明

守今 卷二十一 四十七

唯定號為奢身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

附敬共威信年老卒

吳伯與曰朱雲折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

救之與陽城伏閣而金吾將軍張禹福趨至延

英門賀其事同也何公議不在文臣在武臣執

然視慶忌正直恭儉能得衆心恐文臣猶難之

矣

漢陳咸

陳咸字子康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

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急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鉄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垂出腐爛家不得収其治做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椽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輸法公移救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潁然執下吏畏之豪強執服

守今 卷二十一 四十八

今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漢卿弘

卿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道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

漢孫實

孫實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以明經為郎吏鴻嘉

中廣漢群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實到部
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
出遣歸田里自効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
首惡而已商亦奏實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
下獄實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實功效言爲
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實爲冀州刺史吏民稱之
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
肯仕實以恩禮請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

行令

全卷二

四十九

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
嚴霜之誅掾部察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
敢空受職實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稱李實曰其次文
曰豺狼橫道不置復問狐狸實默然稱李者大俠
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時淳于長
方貴幸友實實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稱李託
實故實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實氣索知其有故因
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稱李當且闔閭勿有
所問如此竟感史氏未敢誣明府也實曰受教稱

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
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
稱李幸同土壤素無睚眦肯顧受符命分當相直誠
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起
禍耳稱李遂不敢犯法實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稱
李病死實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哀帝卽位徵
實爲諫大夫遷司隸

漢何並

何並字子廉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初中成太后外

行令

全卷二

五十一

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
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
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
是林卿殺婢瘞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兄
其新免故不發卿欲無令留冢中而已林卿既去
比度淫橋令騎奴還至冢門拔刀刺其建鼓並自
督所儲兵馬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令奴冠
其冠被其襜褕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林卿追及叔
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知已失并道

曰王君困自稱奴淠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
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
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成帝太
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
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是時
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新
掾賊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第
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
不在外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避之而陽程嬰俠

字介

五十一

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聞並且至
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
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教曰三人非負
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
使人函谷關勿令汗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季桀
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雉
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懸頭及
其其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
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

漢蕭育

蕭育字次君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
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為茂陵令會謀
育第六而添介郭舜殿見青問育為之請扶風怒
曰君課第六殺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
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
季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
出歷吳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
守大鴻臚以郭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

字介

卷二

五十二

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
長厚善免官承帝時南郡江中多聚盜賊拜育為
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
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
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于民除害
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
南郡盜賊解病去官
吳伯與曰蕭育曾論趙飛燕事曰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苟隨旨阿從以求容媚及安錫

之後尊號已定乃追探不然之事訐揚幽時之過臣所深痛也此數語極中人臣不忠之典育固有識人矣

漢蕭由

蕭由字子驕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大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旨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復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履發還歸故官

守令

卷二十一

五十三

漢程義

程義字文仲以父方進任為郎稍遷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頃史義之內謁經入立廼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王守盜十金賊殺不辜却掾長恢等收縛立傳送御獄恢亦以宛大縣

恐見慕奔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郡我曰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廼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閑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勅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後義坐法免起家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徙為東郡太守平帝崩王莽居攝義謀舉兵西誅不當攝者

漢文齊

守令

卷二十二

五十四

文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帝末以城門校尉為犍為屬國遷益州太守造開稻田民咸賴之公孫述時拒郡不服述拘其妻子許之公侯招之不應乃遣使由交趾貢獻河北述平世祖嘉之徵拜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南中咸為立祠子悅有令德為北海太守

東漢守令目錄

卷第三

寇恂	侯霸
伏湛	蔡茂
李忠	陳俊
耿純	卓茂
董宣	馬援
祭彤	鮑永
鮑昱 <small>附子德</small>	王黨
趙熹	劉昆
馮魴	郭伋
杜詩	麴延
孔奮	張堪
樊曄	李章
鍾離意	朱均
衛颯 <small>附子</small>	任延
王景	第五倫
伏恭	謝夷吾

郭賀	張湛
鄧曄 <small>附子</small>	王望
王恂	牟融
桓虞	朱驥
袁安	廉范
范式	李善
魯恭	王喬
秦彭	張酺
李恂	黃香
馬嚴	馬稜
魯丕	張禹
周紆	楊仁
趙典	曹褒
魏霸	周景
張霸	陳寵
王渙 <small>附子</small>	京茂
許荆	戴封
樊準	周磐

萬亮 <small>見吳說</small>	張則	董春	吳祐	樂巴	張綱	周暢	宋登	宗慶	繆彤	王龔	楊震 <small>附子</small>	王賜	賈郁 <small>見九國志</small>	法雄	徐弘 <small>見會稽典錄</small>	何敞	韓稜
孟嘗	李盛	黃猛	吳資	周舉	陳球	蘇章	陳臨	虞翊	鮑德	夏勤	高慎	沈景	龐參	謝傑 <small>見九國志</small>	王堂	岑熙	陸績

蔡衍	尹勲	陳龜	劉祐	度尚	伏覽	史弼	陳脩	王暢	應奉 <small>附子邵</small>	劉寬	种拂 <small>係种</small>	閻憲 <small>見逸史</small>	祝良	李固 <small>附子燮</small>	滕撫	劉龍	第五訪
趙戒 <small>承見書</small>	成璿	魏朗	杜密	李膺	吳樹	張奐	延篤 <small>百字</small>	胡紹 <small>見續漢書</small>	崔寔	羊續	陳蕃	种嵩	黃昌	但望	馮緄	蕭義	劉矩

羊陟	陳翔
范康	公沙穆
景毅 <small>見逸史</small>	賈琮
陸康	傅燮
童恢	劉虞
趙苞	王朗
楊彪	趙瑤
沈豐	鄭弘
爰國	百里嵩
張熹	北潯淨孟
王阜	黃穆
景放	楊旋
盖勲	盧植
王允	陽球
張亮則 <small>見逸史</small>	陳綱 <small>見逸史</small>
張翕	徐瑒
劉翊	

東漢守令三卷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東漢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屬士馬防遏他兵勿令比度而已

光武於是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河內孤使將軍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悚動恂因

奔擊大破之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光武得檄大喜曰吾知冠子翼可任也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驢駕轉輸前後不絕帝數策書勞恂建武二年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

守令 一八卷三

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士吏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而虎安能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起帝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

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未聞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決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脩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

吳伯與曰河內之守何如籌畫潁州感德借寇

守令 一八卷三

何如恩沃不念賈復舊惡則乃心王室耳純人也

東漢侯霸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縣界曠遠賓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即案誅蒙猾攻捕山賊縣中清靜後爲淮平大尹政理可

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

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避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戒孔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臨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吳伯與曰民至戒孔婦勿得舉子有何怙恃之深思乎其一入朝而先奏寬大之令也語稱罷傳者無近用殆根心之仁人哉

東漢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微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

制

吳伯與曰歲饑自其麤糲全活一世人仁矣其造次惡鄉射也道長者其功益遠信哉

東漢蔡茂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迴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王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

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于犯吏禁殺人不少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官省遊罪積日寃冤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物京師側耳及其家有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建武二十年代戴滂為司徒

東漢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建武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取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寓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漢陳俊

陳俊字子昭為琅琊太守撫恤貧弱表有行義百姓錄之

東漢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建武二年純誅劉揚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爵為通侯天下畧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脩文邪乃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親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

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

四歲時發千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

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

老少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

曰純年少被甲胃為軍吏耳治郡乃能見思如是

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純辭就國弔死問疾民愛

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

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于內地遣使

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

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

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

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長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數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願不當乘威勢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且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

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隣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詔拜太傅封褒德侯及薨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吳伯與曰快哉以禮教汝以律治汝數語爲民父母倘深味於茲也安有不惻然油然而予民以便而使民有不措其手足者哉然當其初政阜之吏民笑之隣城嗤之倘若不自信必改頭面以從使上不見信必當以罷軟左遷去此吏治所以難也

東漢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交通海賊乃悉殺繫劇獄竟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

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
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卽時降
散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
匿王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
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
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
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理天下
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

守令

卷三十一

十一

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
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滅亡
臣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
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
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
號爲卧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卒
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
人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先乃知
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

吳伯與曰彊項不避權貴此是正氣殺人如屠
兒可乎然公孫丹令子殺行道人三十人操兵
呼號蒼頭白日殺人皆宜殺者也

東漢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爲隴西太守務開寬
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
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
相煩若大姓役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

守令

卷三十一

十一

狄道長請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
燒房何敢復犯我境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惡者
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吳伯與曰援馬革之志何其負長思豈有勝心
乎總大體務開寬信又清淨不擾矣梁松誣陷
帝自失斷授不任受咎也

東漢蔡彤

蔡彤字次孫潁陽人也爲偃師長彤有權畧視事
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贛令時天下郡國

尚未悉平。裴音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侯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彤之威聲。揚於北方。胡夷皆來外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彤撫夷狄。以恩信及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吳伯與曰：彤武節剛方。至卅鼓。遼亭滅烽幽障。垂三十年。謀畧何如哉！在遼東而衣無蕪副。又

守令 卷三

十二

何湛潔自愛也。後恨爲虜。見詐以無功。歐血死。忿乎畏法之過乎。

東漢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光武初。卽位時。董憲裨將屯兵于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麋林。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旬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督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

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備鄉射之禮。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詭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畧。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傷夷之後。乃緩其御。營示誅疆。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

東漢鮑昱 卽子德修

鮑昱字文泉。上黨屯留人也。爲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

守令 卷三

十三

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姪身。有子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萬餘。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子德備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備乃起。橫舍。脩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圖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于

官

東漢王黨

王黨遷汝南太守拔才禮士不敢自專勞於求賢故能化清於上事緝于下

東漢趙憲

趙憲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光武徵憲待詔公車時江尚未賓道斷不通以憲守簡陽侯相憲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憲憲乃告警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

守令

十四

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憲才任理劇詔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象術并兼為人所患憲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按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土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貴出子春其年遷憲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盜皆坐

者數千人憲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

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劬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入為太僕踰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

東漢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舉孝廉除江陵令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弘農太守先是螭蛄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

守令

十五

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城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坡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拜騎都尉以老乞骸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東漢馮魴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建武三年拜虞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却令後車駕西征隗囂頽

川盜賊羣起邾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
飭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飭乃
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飭詣行在所帝紫
行闕處知飭力戰乃嘉之曰此徼令也所當討擊
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將其衆請罪帝
且赦之使飭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
還飭誅之飭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
死無所恨飭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
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

守令

卷三

十六

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
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憲爲太僕

東漢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建武五年彭寵拔以
伋爲漁陽太守漁陽旣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
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
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
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
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徵拜潁川

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
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
道險阨自闕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
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
悉遣歸附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
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十一年省朔方荆
定爲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爲并州牧過
京師謝恩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

守令

卷三

十七

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廡所過問民疾苦
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
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
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
迎伋辟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
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旣還先
期一日伋爲遣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俟期乃入
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
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難卒

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冠心芳將隋昱遂
謀省芳降彼方乃亡入匈奴假以老病上書乞骸
骨遂徵爲大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
其家假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

吳伯與曰納諫盡忠銷盜遏虜乃信乎童兒德

至矣

東漢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世祖召拜成皋令視事
三歲舉政尤異再遷都尉所在稱治遂遷南陽太

守令

卷三

十八

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
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
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
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
上疏曰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真一休足於
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
和不在衆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
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

志虎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戩
堅固臣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
事如使臣時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
不辭也惟陛下哀矜惜其能上遂許之詩雅好推
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
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
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
明著國命欽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

守令

卷三

十九

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事有煩而不可省
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
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
及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
所歸詔使治喪郡卿贈絹千匹

東漢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建武初仕執金吾府
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輟休遣徒繫各使歸家
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

既至而虎延率吏掾史殞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
去官光武聞其名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
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
請獲一書輒加榜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諸延
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
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
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
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即以戟刺延
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

守令

卷三十一

二十一

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
犯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折野功曹鄧
衍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顧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
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承服延以衍雖有容儀
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拜衍郎中遷玄武
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
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為明三
年徵為太尉八年為司徒

東漢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河南大將軍寶融請
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
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每居縣者不盈數月
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
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
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所笑
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隴蜀
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轍唯奮單車就
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

守令

卷三十一

二十一

縣蒙恩遂相賦飲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
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
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
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
子終不願望遂窮力討之郡多兵人便習山谷其
大家齊鍾留者為郡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
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
置軍前典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
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羨并為武都太守奮自

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不改其操爲政
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
之若讐郡中稱爲清平弟竒游學洛陽奮以竒經
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

吳伯與曰致孝竭忠履膏不潤嶢然塵埃之表

東漢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世祖卽位召拜郎中三
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分領騎七千詣大司馬
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

守令

卷三

廿二

日糧陰具船欲遁堪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
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堪
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
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後拜漁陽太守捕擊
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
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乃於狐奴開稻田
八千餘頃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
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

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
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堪去職之日
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會
病卒帝深悼惜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吳伯與曰堪之赴險阨振危急誠壯矣讓餘財
數百萬乘十世之富靜邦富民而身乘折轅車
中所稽積又何深耶

東漢樊曄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爲揚州牧教民耕田

守令

卷三

廿三

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隗器
戒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
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
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
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
富寧見乳虎穴不入翼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
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
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後人莫及詔賜
家錢百萬

東漢李章

李章字第公河南懷人也光武為大司馬召置東
曹為數從征伐及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
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
為所在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
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
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
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

守令

二十四

及長思等及遂囚太守虞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即
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椽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
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因却郡
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
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
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
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免歸復徵會病
卒

東漢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
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
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今宜先清府內且
濶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
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親給醫藥所部
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
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踰過弘農意輒移
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光武
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椽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

守令

二十五

也意遂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
者後除瑕丘令更有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
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
建設酒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
義行誅子罪命也令建進藥而死遷堂邑令縣人
防廣為父報讐繫獄母病廣哭泣不食意聽廣歸
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
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
減死顯宗即位徵為尚書

吳伯與曰濶峇遠近細微何仁篤也賊穢之實
不拜席賜仁者之清乎

東漢宋均

宋均字叔岸南陽安衆人也初爲辰陽長其俗少
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
以祖母喪去後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
得修長均曰夫喪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
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患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

守令

卷三

二十六

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
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
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愛恤之本也其務退姦
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
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飛至九
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適縣有唐
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姬
歲歲攻劫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索均下
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

是遂絕後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
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
書乞免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
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
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
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
問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

東漢衛颯附失克

衛颯字子產河內脩武人也辟大司徒鄧禹府舉

守令

卷三

二十七

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
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脩庠
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會渚
濱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
居深山濱溪各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
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
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里
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後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
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田賦

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
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
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
於物宜視事郡內清理徵還欲爲少府會颯被疾
自陳困篤乃賜錢十萬後卒于家

茨克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彪
克到前亭輒合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
兩車茨子河也代翊爲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植
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蚕織屨民得利益焉

東漢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
時年十九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
子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
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
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
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丘長者隱居不辱掾
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
夷之節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備書記致醫藥吏

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

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建武初上書乞
骸徵爲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
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
阡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
歲開廣百姓充給又略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
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
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
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

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者始

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於是徵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俱候
戊卒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
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
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
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
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時將兵長史
田糾郡之大姓其子弟宿客爲人暴害延收糾繫

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
薄數百人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咸行境
內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
到選集武倫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種胡騎
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多殘
傷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脩理溝
渠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
舊後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復坐檀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顯

守令

卷三十一

二十一

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稽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
事九年病卒

東漢王景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耶人也以治河是有功三遷
爲侍御史漸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
遷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
心莫不眷然行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
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
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

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
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脩起燕廢教
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
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
江傳其文辭卒於官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舉孝廉詔爲扶夷
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
養馬妻執炊爨受奉截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

守令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之貧廉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
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
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其巫祝有依託
鬼神詐怖愚民論案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
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犂車叩
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及詣廷尉史民
上書守闕者千餘人免歸田里身自耕種數歲拜
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貴掾史家貨多至千
萬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送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

其子官任於是爭賦抑絕文職備理視事七歲徵代卒諡為司空

吳伯與曰兩為令俱清惠大有志節者也至身自斬芻妻執爨謂侈不備上儉不偏下何終奇行也非出於中行也

東漢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建武四年除涿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

守令

卷三十一

士遷常山太守敦備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四年帝臨幸薜雍于行禮中拜恭為司空

東漢謝夷吾

謝夷吾字亮卿會稽山陰人也為壽張令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薦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稍遷荊州刺史

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向夷吾處東廂分帷階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

東漢郭賀

郭賀字喬卿雒陽人拜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朕德仁明郭喬卿忠直朝廷上下平顯宗

守令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巡狩至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勃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

東漢張湛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備典禮設條教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賦

輅馬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
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祿勳

東漢郅惲 附子壽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居江夏教授郡舉孝
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
開明日上書諫曰暴虎馮河未至之戒小臣所竊
憂也書奏賜布百匹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
孝子石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以
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

守令

卷二

三十四

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以病卒

壽字伯考以廉能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
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壽察之無
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園又從督郵舍王宮
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傳相于
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擢為
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
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
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後以罪徙合浦未行自

後

東漢王望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
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餓者
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
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
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
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
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

守令

卷二

三十五

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
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東漢王忱

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舉茂才除郡令到官
至豫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
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
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
乎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
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

仇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微者也仇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仇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忽不見明日召游微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安

東漢牟融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

守令

卷三

三十七

正公方經行純俗宜在本朝弁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

東漢桓虞

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朱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故人陳揖子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東漢朱暉

朱暉字季文南陽宛人也爲臨淮太守暉好節操有所板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愛

爲之歌曰疆直自途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數年坐法免

東漢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二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醉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索之悉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

守令

卷三

三十七

爭以爲阿附反屬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尚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錙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

吳伯與曰袁當實氏之間引義雅正何烈也案楚獄理其無明驗者未曾以贓罪鞠人仁固自

性生乎郢吉陰德當封其後於公信矣

東漢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桂陽人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逼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蹂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頗歷威

守令

卷三

三十九

武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曰屬范乃毀制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坐法免歸

吳伯與曰史稱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今觀抱父棺幾溺斂師喪車孝義之極乎至行權脫

御融而終不言則古節俠之士也又智勇又德

政范也幾乎完人矣

東漢范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素負義烈與汝南張劭爲死友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道騎迎式式見而議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嘆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

守令

卷三

三十九

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僕竊長守於賤業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郵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後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東漢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死家相繼疫死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貨財千萬諸

奴婢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連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并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刑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涓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守令

四十一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舉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得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請獄受罪恭賞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

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懼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延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公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

守令

卷三十一

四十一

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遷安樂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崇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徵拜議郎後爲司徒以老病策罷

東漢王喬

王喬者河內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望常自縣詣臺朝帝詰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于

是候危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鷓鴣乃詔上方詆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下玉棺于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壑于城東土自成墳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每禱必應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復聲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東漢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遷山陽太守以禮訓

守令

一八卷三十一

四十一

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違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墜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踴跡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志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馱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

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谷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

東漢張酺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酺以尚書教授除爲郎肅宗卽位擢爲東郡太守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文益往者輒禁之以爲令長受賊猶不至然盜賊皆饑寒備保何足窮其法乎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景景景後復位遣掾長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寬爾其兒爲吏放縱浪籍取足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怒卽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仇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頃之徵入爲河南尹實景家人復擊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界徒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賊罪以辭景命酺卽上言其狀實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實

守令

一八卷三十一

四十一

氏敗黼乃上疏曰臣實愚惑不及大體以為寶氏
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辜但聞其誅
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
之方憲等能貴郡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
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
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衆臣
伏見夏陽餒瓌每行忠善前與臣言常有蓋節之
心檢勅賓客未常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二
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

守令 卷三 四十四

迫切必不免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黼
言徙瓌封就國永元五年遷太僕數月代尹睦為
太尉

東漢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儒詩後拜侍御
史持節使幽州慰撫比狄所過皆鬪焉山川屯田
聚落百餘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
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微拜謁者使持節領
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

賈胡數遺恂宛馬金銀香罽之屬無所受遷武康
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
與諸生織席自給歲荒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
卒

東漢黃香

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也九歲失母思慕憔悴
人稱其至孝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
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帝聞而召之漸遷魏郡太
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

守令 卷三 四十五

香曰田令商者不嚴王制仕者不耕伐木食祿之
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入課令耕種時被水
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贖貧者於是豐富
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
免數月卒於家

吳伯與曰孝謹勤敏有幹用人

東漢馬嚴

馬嚴字威卿拜陳留太守下車問賞罰發姦惡郡
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

驚動諸郡追惡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俗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東漢馬棧

馬棧字伯威援之族孫也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贏簿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而叱武威棧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棧為丹陽太守棧發兵掩擊皆禽獲之

守今

卷十一

四十七

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東漢魯丕

魯丕字叔陵燕通五經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與魯叔陵在職六年病篤屢

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為人循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為幽隱名士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

東漢張禹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舉孝廉稍遷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虞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

守今

卷十一

四十七

吏民希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

東漢周紆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忍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賢折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考姦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

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 罪乃出詔書坐殿詰廷尉免歸復持濟陽令下車
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
本問貴戚若馬曹等輩豈能知此賣乘備乎于是
却吏望風皆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踏京師肅清
皇后弟皇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數亭亭長
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
恣口篤以表聞詔問收紆送廷尉數日貫出帝知
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

守令 八卷三

四十八

奏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

吳伯與曰丹鉛總錄云周紆為渤海太守免歸
廉絮無資常築壁自給割放漢書以築為墻壁
為坑謬也碑未燒曰整埋蒼土為方曰整今之
土埤也以木為模實其中故曰築書之不但証
疑亦以見紆之廉絮無私耳

東漢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顯宗特補北宮衛士
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為黜騰成

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肅宗時拜什
加令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
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墜
田千餘頃行兇喪去官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東漢趙典

趙典為魏郡太守教令嚴明實罰得實

東漢曹褒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初舉孝廉所選園令以
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園界吏

守令 八卷三

四十七

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輒殺之褒勅
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卓陶不為盜制死刑
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
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
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要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
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褒請著成漢禮丕顯
祖宗盛德之美大常巢堪以為一世人典非褒所
定不可許乃下詔勅褒改定禮制奏上會帝崩和
帝即位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

直理行宜加刑誅帝雖殺其奏而漢制遂不行後
出爲河內太守時春秋大旱糧穀踊貴到乃省
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
涇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

吳伯與曰襄以禮理人復欲制禮樂以垂大典
非漫然者也其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
撰次天下至於庶人冠昏吉凶始終制度凡百
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不一罷而不行惜乎至
今不傳也如得其全文以爲三禮別傳成一王

之法必有可觀能無令人遐想

東漢魏霸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舉孝廉遷爲鉅鹿太
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
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
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徵拜將作大匠

東漢周景

周景字仲襲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
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

時延請果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
之贈送什物無不充份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
優異常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足可徒轡
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
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備積一門哉當時
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爲新作大匠及梁冀誅
景以故吏免

東漢張霸

張霸字伯饒蜀郫成都人也舉孝廉遷爲會稽太

守令

卷三十一

五十一

守表用郡人屢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
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
擢用辟中書郎志節自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
聲初霸以樊豐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裁定爲二
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
乃移書開購明罰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
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損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
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卻守益日中
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達上病後徵

四選為侍中

東漢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肅宗初為尚書以不附
竇憲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而州豪石弁
兼吏多奸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譚
顯等以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南
城每常陰雨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
疑其故使吏茶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者
骸骨不得葬倘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蓋收

歛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人將軍征匈奴
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
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
帝聞之擢寵為太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吳伯與曰仁心為質及於死骨守正不阿絕無
餽遺以此宅念居身足矣

東漢王渙附任峻

王渙字稚子廣漢郿人也東茂才除溫令縣多姦
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畧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

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
犯遷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熈久
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詳歷
蹇群疑又能以誦數發獲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渙
有神策及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歎致奠饌以千數渙喪而歸道經弘農民
庶皆設繁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
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日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
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自渙卒後洛陽令皆不

稱職水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
吏皆盡其能糾剔奸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
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守叔高終於
太山太守

東漢京茂

京茂傳曰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
之間檢負而至者千餘家

東漢許荆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舉孝廉稍遷桂陽太

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則為設喪紀婚
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游均者
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
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詔請廷
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
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
樹碑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遷西華今時汝潁有蝗

守令

卷三

五十四

災獨不入而華界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
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遂邇嘆服

東漢樊準

樊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使冀州余使兖州
準到剖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安息還拜
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徙家戶且盡準課
督農桑庶施方畧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
魏之郊數為差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
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差復入郡界準將

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
轉為尚書令

東漢周磐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城人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
長遷陽夏重令顯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
官還鄉里及母沒哀至幾于毀滅服終遂廬于冢
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違特徵不
應

東漢韓稜

守令

卷三

五十五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遷南陽太守下車表行
義授幽滯權豪懾伏

東漢陸續

陸續字公紀為鬱林太守罷歸無業惟取石以重
其船人號鬱林石

東漢何敞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以高第拜侍御史後
拜為尚書數切諫言諸寶罪過憲深怨之乃白出
敞為濟南太傅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

苛刻未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
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察行屬縣顯孝悌有
義行者乃舉寬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
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奉其父母遺行
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學官不任吏
又傳其德陽舊率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
吏人共刻石頌敬功德矣

吳伯與曰按敞曾為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郡
高要暮宿鵲奔廷夜有女子告以姓蘇名娥字

中令

卷三

五十一

始珠夫亡有雜繪百二十疋貨車往旁縣賣繪
到此亭外為亭長龔壽所殺埋妾并婢於此樓
下今特來自歸於明使君掘之果然夜時父母
兄弟皆斬之敞為明使君而鬼神論定可見矣

東漢岑熙

岑熙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岑熙事無為而化
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荆棘岑君伐之我有
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甕含哺鼓腹焉
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東漢徐弘 見會稽

徐弘字聖通為山陰令縣俗剛強大姓焦併弘到
官誅剪姦桀豪右斂手商旅宿道不拾遺童歌
之曰徐聖通政無干罰姦宄空

東漢王堂

王堂字敞伯廣漢郡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
令治有名迹水初中西羌寇巴郡為民患詔遣中
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刷拜巴郡
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蜀清靜吏民生

中令

卷三

五十二

為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
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囑於堂堂不為用
掾史固諫之堂曰吾家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
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矣堂者
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遷汝南太守搜
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
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
嚴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
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為自是委誠求當不

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年八十六歲卒遺令薄歛
瓦棺以塋

東漢法雄

法雄字文疆扶風郡人也舉高第除平氏長善政
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
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蹄
等三千余人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蒙衆浸
盛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
人乃徵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

守令

卷三十一

五十八

賊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王宗召
刺史太守共議當遂擊之雄曰勇不可持勝不可
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岳攻之未易及有赦令
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
戰而定宗卽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畧人五年春
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於是州界清
淨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
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
少戶口益增郡濱滄江汚又有雲夢數澤永初中

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甚衆雄
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
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思信寬澤仁及飛
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不得妄
捕山林嗣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
豐稔初平中卒于官

東漢謝傑 見九國志

謝傑爲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爲暴人不安
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廟舉酒祝神曰愚民何辜

守令

卷三十一

五十九

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
民因屏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
有物咆哮其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數虎悉
斃

東漢賈郁 見九國志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時爲仙遊令王氏
初霸閩越郡邑之政皆自賄成郁獨守正法法吏
頗畏之及受代有一吏酹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
邑以懲汝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舡渡

海也郁聞之是歲選集會延鈞建號聞郁有治稱
乃擢授贊善大夫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不數
月盜官錢數萬下獄且伏郁批前牘尾口竊銅鏹
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缸而渡海不假鑑鏡因決
杖徒之胥皆怛服

東漢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爲漢陽太守郡人任崇
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崇不與言但以
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

手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崇是欲曉太
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
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東漢王賜

王賜拜南陽太守羊皮鹿身車毀不改馬羸不易

東漢沈景

沈景爲河間太守拜爲二千石妻子不歷官舍五

日一炊

東漢楊震附子季

揚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舉茂才四遷荊州刺
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
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
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史
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

子秉字叔節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司
馬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
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延熹三年復爲
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賊
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寔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
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因繫洛陽匡慮
乘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
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舉
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

縱罪身元惡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
姦惡離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以久旱
赦出

吳伯與曰四知察於日星其子載德清察固貽
謀乎及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充公道而後
身名不可謂王臣大節飲鴆自殺憤矣

東漢高慎

高慎歷東來太守其妻謂曰君爲宰相何不爲
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二千

石遺之也

東漢王龔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遷汝南太守政崇溫
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憲節雖不屈蕃
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
謝病去龔怒使除其跡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
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
引不宜退以非禮讓以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
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永建元

年徵龔爲太僕

東漢及勤

及勤字伯宗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
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東漢繆彤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辟公府舉尤異遷中
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
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于官

東漢鮑德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多荒災唯南陽豐稔吏人愛
悅號爲神父

東漢宗慶

宗慶字叔平遷長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產乳不
舉慶切讓三老禁民殺子乳止之間民養子者二
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東漢虞翊

虞翊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後朝歌賊竇李等數
十人攻殺長吏乃以翊爲朝歌長故舊皆弔翊笑

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志寇武節遷武都太守羌乃率眾數十遮翊於陳倉峭谷翊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翊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函寇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臑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寇日

古今

卷三十一

六十四

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臑見駢吾今示疆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翊乃令軍中使疆弩四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翊於是使二千疆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翊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翊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

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翊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即遂以安

東漢宋登

宋登字叔陽爲汝陰令政事明能號稱神父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疏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東漢陳臨

陳臨爲蒼梧太守有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蒼梧府君惠及虎能令死人絕嗣

古今

卷三十一

六十五

東漢周暢

東漢周暢

周暢性仁恕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因救堊洛城傍客虎骸骨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東漢蘇章

蘇章字儒文扶風平陵人也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

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讎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冀州郡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

東漢張綱

守令

卷之三

六十五

張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辭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梁冀無君十五事帝知其言直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聚眾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前遣郡守率多乘兵馬綱獨乘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而乃出拜謁

綱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充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進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卒戮綱約之以天地

守令

卷之三

六十七

誓之以日月嬰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過絕乃止天子欲擢用綱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卒時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

東漢陳球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

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陵零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轉攻零陵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

守令 卷三

六十八

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泥灌城球輒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十一人為郎

東漢樂巴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直質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屬南垂不閑典

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雖幹吏平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校政事明察視事七年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遷豫章太守郡多山川鬼恠小人常被資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徵拜尚書坐直諫忤梁太后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上書極諫理其寃詔下廷尉巴自殺

守令 卷三

六十九

東漢周舉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後舉茂才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率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

璽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建和三年卒朝廷以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

東漢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爲經書祐諫曰今大夫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愬此書若成則載之燕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懔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

守令

卷三十一

七十一

不乏季子矣後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性慙懼詣閣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然必慮難

動不累親赦若非義刑着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緣而死枯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

守令

卷三十一

七十一

吳伯與曰少負遠識長立高節屢毋丘長是仁樹斤馬融是義氣史稱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

子也信然信然

東漢吳資

吳資字元約泰山人也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民歌之曰習習農風動樹雨潤乎苗我后卹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慕又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嘗徘徊恩澤難實忘悠悠心永懷

東漢董春

董春爲廬江太守當官明亮德教多奇民吏稱之

東漢黃猛

黃猛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擿殺王簿

東漢張則

張則爲牂牁太守吏民號之曰卧虎

東漢李盛

李盛字仲和河南人也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誼誼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前語窮乞請期吏怒及見尤旋步顧家中家無可與思往從隣貧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守令

卷三十一

七十一

東漢萬亮 見異說

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桼木刻作亮身燒此者湯火熾奔人自甔跳出

東漢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備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脩言之太守太守不爲理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

早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

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

早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時雨

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

以登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

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糶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

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貧者死餓

於道嘗到官草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

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桓帝時

守令

卷三十一

七十一

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

家

吳伯與曰天應澍雨珠去復還感格何如哉而

獨不蒙當世之薦用豈其數耶

東漢第五訪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

若足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重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奸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東漢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感悟自草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爭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疏得遺者

守令

卷二十一

七十四

昔維壽其王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

東漢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躡蹻後遷并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願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尉

守令

卷二十一

七十五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吏扈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自苦對曰山谷僻處未嘗識卿宅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禮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勒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遷司徒太尉寵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寧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滿楮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

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

吳伯與曰清醇簡妙人也

東漢肅義

肅義字季節大傳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大其陳二縣令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實氏言雖無感而久持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

東漢滕撫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任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備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楊徐盜賊羣起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及亂也據歷陽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郡吏人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遣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反據九江都尉合州郡兵數萬人討賊斬馮冠范容周生

守令

卷二

七十六

等千五百級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又歷陽賊筆孟攻九江乘勝進擊破之東南悉平

東漢馮緄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晚喻降集虜皆弭散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

東漢李固子爰附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郤之子也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永和十一年荆州盜賊起弭年不定以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舉與之更始于是賊帥夏密等歛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黨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後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以帝崩議立河清王肅冀不從其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肅為天子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竟謀誅之子爰

爰字德公爰死二兄亦死爰為姪所遺隨父門生

守令

卷二

七十七

王成亡命徐州傭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
梁冀誅有赦令錄大臣冤死者子孫于是求固後
嗣熒乃還鄉里初拜安平相國王爲黃巾所沒得
出天子復封之熒以爲不可京師爲之語曰父不
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以貨賄爲
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熒上書陳諫辭
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爲鄴令
有同歲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
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于

守令

卷三

七十八

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遷至洛陽熒行塗遇之
使卒投于溝中笞播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誚
貴賈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熒
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感傷惜焉熒爲平
履潔白之節秉執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君府
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東漢但望

巴郡太守但望爲司徒掾同產子殺人繫獄望自
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謝謝太

中尉尉李固謝與相見頃頃流血自說弟濟命早
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身陷罪惡自男穿旣與
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
度卽活出之

東漢祝良

祝良字石卿順帝時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
雨不得良褫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
起其雨登階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
王自出祝令時苦積符感應而滂沱雨

守令

卷三

七十九

東漢黃昌

黃昌字聖集會稽餘姚人也拜宛令政尚嚴猛好
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
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
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爲郡太守先
太守李根年老多恃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
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
脅使條諸縣疆暴之人姓名並居處乃分遣掩討
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宅境視事四年徵遷

陳相

東漢閻憲 見逸史

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名知人為綿竹令以禮讓為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賦政既明且景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蜀郡民泣涕送之以千數

東漢種嵩 刑子拂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

守令

卷三十一

八十一

好立功立事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蒨皆懷服德其白狼槃木唐菽印棘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於嵩會巴郡人服魚聚黨自稱天王嵩討捕不克冀因此陷之傳逮嵩太尉李固疏救乃赦罪免官後梁州羌動以嵩為梁州刺史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許嵩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

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

東漢種拂 係種嵩子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

守令

卷三十一

八十一

東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為安樂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舉高絮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越宣壅親而不閉延陞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下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

揚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
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
遺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詣蕃怒笞
殺之坐左轉修武令後復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
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門

吳伯輿曰孤高清潔抗志愔俗殆其人歟抑以
自露鋒穎迹類猖狂故機事不審至於失身矣
雖然亦足以見忠義之氣也

東漢劉寬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寬嘗行有人失牛者
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
牛而送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州
里服其不校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
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
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
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每
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

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
人感德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大中大夫嘉平
五年代許訓爲太尉

東漢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平平陽人也辟大將軍竇武府武
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
遷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
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勸陳其小弱者悉
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塹力戰破之郡界平

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
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賦與佃罷使就

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拜續爲南陽太
守當入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已採
問風謠然後進其令長貪察吏民良猾悉逆知其
狀郡內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
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乃
清平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
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

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布
衾敝襦益麥數斛而已顧勅秘曰吾自奉若此何
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拜續為太
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
名為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
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不登公位
徵為太常未及行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歛不
受賄遺

吳伯與曰縣魚苦節也至却左騶之輸直是三

公不易

東漢應奉子邵附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少聰明讀書五行並
下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反叛屯結連年四
府舉茂才堪將帥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
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入為司隸
校尉糾舉奸道不避豪戚子邵
邵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舉高第拜太山太守
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入郡界邵糾率文武

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賊退却郡內以安劭嗣
定律今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

東漢崔寔

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徵請
公車除為郎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
政論指切時要言辦而確當世稱之韓長茂口凡
為人王宜駕一通置之坐側出為五原太守五原
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
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時為作
紡績織絛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及任
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至
無殯斂

東漢王暢

王暢字叔茂山陽高平人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
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
威猛豪黨有蒙蔽者莫不糾發更為設法諸受賦
二千萬以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者更
發屋伐樹埋井夷灶豪右大震功曹張敞諫以

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懷遠
敵諫更崇寬政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
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諫曰夫奢
不僭上儉不逼下遵伯玉耻獨為君子府君不希
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
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
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後徵為長
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

東漢胡紹 見續漢書

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謁舍受俸
米于閣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
其黨與得數百人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東漢陳脩

陳脩遷豫章太守十日一炊不然官薪布被覆身

東漢延篤 一曰字叔國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為京兆尹其政用寬仁
愛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
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

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逸延二君時皇子有
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請京
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投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
皇子有疾必應陳進藥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
故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
病免歸

吳伯與曰漢書載篤遷京兆尹憂官如家恤民
如子

東漢史弼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為平原相時詔書下
舉諸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
所上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近國耳陵亦考
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它郡自有平原
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
以是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
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
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為
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

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
勅斷絕書為中常侍候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弼
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
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楯數百即日考殺之侯
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
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囑泄之間太言
於道傍曰明府推折雲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
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
薺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史人奔走請闕訟之又前

守令

卷二十一

八十八

孝廉魏劭行賂於候覽得祓死罪一等輪輸左校
吳伯與曰弼控抑疆豪又多所容貸其能免乎
原之黨也非但優寬抑何貞壯也夫活千人者
子孫必封乃未可以論弼則何故哉

東漢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遊三輔師事大尉
朱寵學歐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
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莫鞬等七十餘
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招誘東羌因振馳

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
親共擊莫鞬等連戰破之郡界以寧羌蒙帥感奐
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並
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
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
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奸財貨及奐正身
潔已威化大行尋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
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
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遷遼將

守令

卷二十一

八十九

軍數載間幽并清靜徵拜大司農

東漢伏覽

伏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為蒲長亭勸
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菓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
既畢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後
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寡窮暮年大化
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請覽告元不
孝覽驚曰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
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悔涕而去覽親到元家

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鷓鴣哺所生

東漢吳樹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冀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

守令

卷三十一

九十

人害者數十人冀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鴛之樹出死車上

東漢度尚

度尚字愔平山陽湖陸人也爲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于發姦摘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殺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禧五年長沙零陵賊盛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

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羣盜悉定尚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

東漢李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

守令

卷三十一

九十

老乞不之官延熹二年徵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很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奏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劾姦倖緄祐時亦得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書奏乃悉免其刑後拜司隸校尉張儉爭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詰詔獄考死

東漢劉祐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

東漢杜密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大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縣佐知其異詭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造之違道失節

守令

卷三

九十二

之士而密料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弭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既起免歸於季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東漢陳龜

陳龜字叔珍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東漢魏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後以尚書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任機密復徵為尚書

東漢尹勲

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耶郾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堂議禁銅坐實事自教

守令

卷三

九十三

東漢成瑨

瑨為南陽守任功曹公暉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東漢蔡衍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昂賊罪千萬問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

守令 卷二十一

九十四

為書稱之衍不荅昂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未救之言甚切屬坐免官

東漢趙戒見謝承書

趙戒字志伯遷荆州刺史梁冀弟讓為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後遷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

東漢羊陟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拜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宗戚憚之

吳伯與曰漢書稱陟旌表異行又禁絕豪右囑托書疏不與交通蓋清正人也

東漢陳翔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少知名善交結察孝

守令 卷二十一

九十五

無太尉周景辟舉高第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

東漢范康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舍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還之是時岑暉張儉殺

常侍侯覽母按其宗黨賓客或有送慝太山界者
康既常疾闕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

東漢公沙穆

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也遷弘農令縣界有
螟虫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
穆之由請以身禱于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虫
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
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
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

東漢景毅

見逸史

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舉孝廉復舉治劇為高陵
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封吏守闕請之
三年不絕以子顧師事少府李膺膺誅自免久之
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上封吏民涕泣送之至沮
者七百人白水縣者三百人值益州亂後米斗千
錢毅至恩化暢洽比來米斗八錢鳩鳥巢其廳孕
育而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自免歸州牧劉焉表
拜都尉為人廉正疾滯祠救子孫惟脩善為禱仁

義為福年八十一而卒

東漢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再遷為京兆
令有政理迹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
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無清行
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舉琮為交趾
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空單
故聚為盜賊琮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
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巷陌為之

守令

卷三

九十七

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友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
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
之後郡縣重歛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
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
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
遠視廣聽料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
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
印殺去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為度遼將軍卒於
官

東漢陸康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
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陲舊制令戶一
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輒發民
繕備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
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遷武林太守轉守桂陽樂
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
詔謂民田畝歛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
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

帝今

卷三十一

九十九

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魯宣稅畝而蠶災
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
無用之銅人拍捨聖戒自蹈亡主之法哉陛下宜
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非民怨恨之望書奏內
倖諸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檻車徵詣廷尉侍御
史劉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
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萬餘人攻沒四縣
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
帝嘉其功拜康縣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時哀術

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交輸兵甲康以其反
迎閉門不通備戰備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孫策攻
康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朝廷愍其
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儁
學善政見稱當時

東漢傳燮

傳燮字南容比地靈州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
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
而去鄉邦崇之燮善卹人叛无懷其恩化並來降

帝今

卷三十一

九十九

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
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
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眾必敗
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以不教人
戰是謂棄之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為
為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
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
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燮恩共於城
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

曰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 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
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呼幹小字曰別
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殿紂之暴
伯夷不食周粟而先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
紂吾德亦豈絕伯夷吾行何之主簿揚會吾之程
嬰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
泉太守黃行說燮曰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
為吾屬師乎燮案劍叱衍曰若剖符臣之臣反為

守令 人卷三十一

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

東漢童恢

童恢字漢宗瑯邪姑幕人也少仕州郡為吏司徒
揚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賜被劾當免掾屬悉
投刺去恢獨請闕爭之及得理掾屬遂悉歸府恢
杖策而遁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
人有犯遺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
事者皆賜酒肴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
境清靜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

聞而出兜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常食六
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
足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
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
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擊卓異
遷册陽太守卒

東漢劉虞

劉虞守伯安東海州人也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
民畏威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

守令 人卷三十一

時朝貢無敢擾邊者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
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養餘以疏儉率下遷宗正
後中山相張純與前太山太守張舉謀共率烏桓
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稱天子純稱彌
天將軍使率烏桓峭王等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
攻破清河平原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拜
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
等以開許善臨又設賞購舉純遂以蕩平靈帝遣
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復徵代表隗為太傅道

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虞務在寬政勸督農植開
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塩鐵之饒民悅年登青徐
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恤之派
民亡其遷徙

東漢趙苞

趙苞字威家甘陸東武城人初仕州郡舉孝廉再
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
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至官明年遣使迎母
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

守令

卷二十一

一百零三

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柳苞率騎
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
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畜爲母作禍昔爲
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思毀忠節唯當萬死
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家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
勵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
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妾皆爲所害苞殮
殯母畢自上歸靈帝遣策吊慰封御侯苞薨訖
謂鄉人口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表非孝

也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吳伯輿曰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皆非義
也棄母尤甚鮮卑可賂則賂之可以計取則從
容計取之不出於此終逆道也

東漢王朗

王朗爲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
夏商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
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東漢楊彪

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也爲京兆尹光和中黃
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十餘萬
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
莫不愜心

東漢趙瑤

趙瑤字元珪爲緱氏時猛虎歸迹爲閭中令值西
州旱瑤率掾吏齋戒于靈星池歸咎自責稽首流
血應時大雨

東漢沈豐

守令

卷二十一

一百零三

沈豐字聖達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畧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又載沈豐為零陵守有三黃龍望府中

東漢鄭弘

鄭弘字巨君為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時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轍而行弘恠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

鹿明府必為宰相

東漢度國

度國遷日南太守每行縣有雁恒飛翔隨車止國府常在廳事中庭國病卒雁棲於墓前樹上二年乃去時人嘉之

東漢百里嵩

百里嵩字景山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出巡處其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百姓獨不迂際乃迴赴之雨隨車而下

東漢張熹

張熹字季智臨武人為平輿令時天下大旱熹躬禱未獲應熹乃積柴自焚令簿崇小吏張化從焚焉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

東漢北海靜王興

司馬彪續漢書北海靜王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申有伏罪幽殺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東漢王阜

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

東漢黃穆

黃穆為山陽太守有德政感甘露白兔神爵之瑞

東漢景放

景放為益州太守成恩洽暢有鵝鳥巢於廳事

東漢楊旄

楊旄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徭賊相聚攻縣賊

衆多而旋力弱吏人憂恐旋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殺巧弩尅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方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殺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

東漢蓋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初舉孝廉爲漢陽長

守令

卷三十一

一百零六

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蘓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于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誅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鷙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于得免而詰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于畜宮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爲

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悉士卒多死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

卽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勳開倉粟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徵官拜討虜校尉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兵謀誅倖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請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皆戚威爲之請勳不聽且以事聞

守令

卷三十一

一百零七

弁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于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遊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薦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密與左將軍皇甫嵩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被徵勳以羸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不得意疽發背卒

東漢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後為尚書議郎彭伯曾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若先害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

東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于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青怒讓讓懷挾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事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

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惡難量幸為

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

厲聲曰吾為人臣護罪于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

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後以大將

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得減死論

獻帝即位拜司徒董卓殘虐與呂布謀誅卓後為

卓將李郭等見殺海內痛惜之

東漢陽球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性嚴厲好申節之學

舉孝廉補尚書侍郎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

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第九江山賊起

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

設方畧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書殺之遷平原相

後為司隸校尉以誅王甫曹節諸常侍共謀收球

送洛陽獄誅死

東漢張亮則 見逸史

張亮則字元備南鄭人也為洋州太守威著南土

永昌越雋夷謀欲反畏則換臨其郡相諫而止號

曰時虎以戍狄勲遷護羌校尉徵拜扶風又換臨桂陽皆平盜賊巴郡枝楠友拜降集校尉鎮漢中徙梁州刺史又為魏郡太守所在稱治

東漢陳綱 見逸史

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初至有兄弟爭訟者令自相責引退是後無訟者在官九年卒

東漢張翁

張翁遷越集太守初乘兩馬之官後並死步歸京

師民安其惠在官十年卒百姓慕送葬者數千人天子厚賜之

東漢徐璆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少好博學辟公府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勢放濫太后以忠屬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遷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賊餘一億又奏五郡太守有賊汗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再徵遷汝南太守所在化行獻帝遷

許徵請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拜太常卒於官

東漢劉翊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屋珍玩唯餘車馬自載車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

衣歛之又逢知故困乏于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困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三國晉守令目錄附秦宋

蜀漢

董和

何祗

呂乂

魏

王脩

賈逵

陳矯

楊沛

蘇則

夏侯惇

杜畿

傅嘏

守令 一八卷四

孟康

鄭渾

陳登

倉慈

王觀

滿寵

胡質

牽招

皇甫嵩

桓階

張楚

顏斐

令狐邵

吳

顧邵

陸胤

諸葛恪

晉

王濬

鄭素

魯芝

胡威

李宓

杜軫

鄭默

竇允

李重

王宏

石崇

荀勗

柳隱

常勗

守令 一八卷四

何隨

曹攬

范廣

丁紹

孔衍

喬智明

賈渾

易雄

陸雲

祖逖

賀循

樂廣

應詹

桓彝

王諒

王羲之

王蘊

王長文

楊 邠 <small>附楊稷 返史</small>	王 化 <small>見逸 史</small>	司馬勝 <small>之見逸 史</small>	車 濟	吉 挹	丁 穆	曹 志	辛恭靖	王 承	王 遜	諸葛恢	庾 翼	陶 回	虞 溥	鄧 攸	劉 隗	吳隱之	陶 潛	李玄盛	周 撫	晉范曄 <small>鑄入在宋 王益後</small>	秦	王 猛	徐 嵩	宋	羊玄保	徐 豁	顧說之	江秉之	謝方明	孔靈符	吉 翰	甄法崇 <small>附孫</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守令 一八卷四

三

守令 一八卷四

四

謝靈運
王 益
王僧達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漢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劉璋以為牛鞞音江

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殖之家侯服

王食婚姻壑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

防遏踰僭為之執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

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

守令 卷四

遷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

心南土愛而信之先王定蜀徵和為掌軍中即將

吳伯與曰清儉率物至死益見其移風變善畏

而不犯也身先也較黃霸以興化為美粉飾文

具者加數等矣

漢何祗

何祗字君肅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

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

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眾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

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笑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

差升合其精如此汝山夷不安以祗為汝山太守

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

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援祗族人為汝山復得安轉

祗為犍為太守年四十八卒後有廣漢王離代祗

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

之也

漢呂乂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

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

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

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

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

一郡之會戶口猥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

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

吳伯與曰督軍無逃竄督糧無匱乏足寄封疆

矣後世人主能無拊髀之思

魏王脩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孔融召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門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強怛服時膠東多賊寇後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廬宗疆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廬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太祖破鄴

守令

卷四

三

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嘆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即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疆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

魏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悉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

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以兵圍之

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棄城呼曰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請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請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平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枝遣去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

守令

卷四

四

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桑維璠璠不固逵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為亂者皆不謀故逵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逵以喪去官曹公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遂以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遂怒殺之數以罪梟折脚坐免然操心善逵以為水樹

魏陳矯

陳矯為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魏楊沛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登豆閭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曹操為兗州刺史而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

守令

卷四

五

乃皆進乾椹操甚喜遷沛為長社令累遷郡守坐與督軍爭鬪免刑會操出征在燕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為鄴令操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操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蒙右曹漢劉勳等畏沛各家遣騎馳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為令數年以功能轉為護羌都尉身退之後家無餘積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魏蘇則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豆叔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曹公薨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

守令

卷四

六

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夏侯惇

夏侯惇領陳留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大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播民賴其利

魏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守鄭縣令縣因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荆

州曹祿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
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
實與幹通謀苟或薦畿爲河東太守以鎮之固欲
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
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背募兵固以爲
然從之遂爲背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會多應募
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
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
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

衆離矣卒誅固等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
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以杜畿治
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
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
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
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
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牛羊馬下逮鷄
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四壁畿乃曰民
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

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博士樂詳山畿而升至
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
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
異心曹操西征軍食一仰河東遣五千人運運者
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平虜將軍劉勳實震朝廷嘗
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操得其書嘆
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魏國既建以畿爲尚
書初畿在郡被錄寡婦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

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
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
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魏傳儼

傳儼字蘭石爲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
六卿六途之士其民異方離居多豪門大族商賈
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
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
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儼立司馬之綱以統之

裁劉之目以經緯之李之所毀以漸補之有所薦
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
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魏孟康

孟康字公休安平人爲弘農太守清已奉職嘉善
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
二百餘人泝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
案行皆豫勅督郵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備設曲
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

字本

卷四

九

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
餘人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量以其未嘗宰
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
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

魏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爲下蔡長邵陵令天下
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
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蕪開稻
田重去子之法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

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

梁興等畧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

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

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脇從耳今當廣開降

詎宣喻思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

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

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

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

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渾率

吏民擊平之遷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

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

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

盜賊止息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滂

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邊開稻田郡人

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滂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

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

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

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

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金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涇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吳伯與曰平賊殖民所施被何如也躬清素妻子饑寒以廉著愛乎樹榆爲籬村落齊整余嘗謂近邊行之亦可遏虜恨無實心任事者云

魏陳登

陳登爲廣陵太守及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被其

守令

卷四

十一

恩德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諸卿何患無好令君乎

魏倉慈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而隴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雉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己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上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

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消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求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督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陌由是民夷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魏王觀

王觀爲涿郡太守時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王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瀕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王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後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

魏滿龍

守令

卷四

十二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守高平令縣人張苞
為郡督郵貪穢受取于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
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
祖臨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
許令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
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王者寵知
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固當爾邪故太
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
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
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
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
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
訊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喜寵時袁紹盛于河朔
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
太祖愛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者五百人
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于坐上殺十餘
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

魏胡質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太祖召為頃丘令縣民
郭政通于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
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及其罪質
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黃初中徙吏
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廬顯為人所殺質
曰此事無言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
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
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于眾無入家者在
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守令

八卷四

十四

魏牽招

牽招出為鴈門太守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
業還相教授數年中庠序大興

魏皇甫隆

皇甫隆安定人為燉煌太守其俗不甚曉田常灌
溉滴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耨犁用水
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耨犁
又教作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
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摯縮如羊臑用布一疋隆又

禁改之所省復不訾而倉慈爲守大有惠政故熒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于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興利可以亞之、

魏桓階

桓階爲趙郡太守在郡時俸盡食醬麴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不減耶乃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軍食魚餐而有加梁之賜豈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其賜射鹿師二人并弩傳稱階威能震敵

德懷遠人云

魏張楚

張楚字仲允馮翊高陵人爲隴西太守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乘郡東下楚獨據隴而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共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忘

去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取太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而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椽屬皆賜拜

魏顏斐

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馮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祭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跡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亨常爲雍州十郡最

又清已仰奉而已司馬壹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
吏士多侮侵縣民妻以白壹乃發怒召軍市候便
於斐前杖一百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
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
嶠而疾困遂卒京兆聞之皆流涕為立碑於今稱
頌之也

魏令狐邵

令狐邵字孔叔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
希至皆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頌與下無

守令 卷四

十七

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
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
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
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

吳顧邵

顧邵字孝則丞相雍長子也為豫章太守下車祀
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
者小吏查曾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
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誦出於後伍陽羨

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祭雲陽啟禮起乎微賤邵
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
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跡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
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
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
此類也謂至典軍中即乘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
祭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

吳陸胤

陸胤字敬宗丞相凱弟也時交阯九真夷賊攻沒

守令 卷四

十九

城邑交部搔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
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
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
賊帥百餘人民伍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
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中
書丞率覈表薦胤曰胤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
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
有舊風障氣之害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
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洽臨海游流秋賦胤又畜

水民得其食患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
遺散衛命在州十有餘年宿帶殊俗寶玩所生而
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
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竟不果召尋卒
吳伯與曰於薦表中想見其人是徹底清廉當
事有幹客者非以一節自見也

吳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每以卅陽山險民多果
勁乞爲官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卅陽地

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都陽四郡鄰接周旋數
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
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時觀隙出爲
寇盜戰則趨至敗則烏竄皆以爲難恪盛陳其必
捷權拜恪卅陽太守授祭戟到府乃移書四部屬
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
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
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戔刈使無遺種薄殺既盡
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

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

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伉得降

民周遺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

上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

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

都鄉侯

吳伯與曰恪交暴輯衆頗有深畫乃恃其勁悍

於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其捐身而敗人國

宜矣

晉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
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
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
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屋梁
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
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州明府其臨益州乎
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
史濬設方畧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

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及受命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晉鄭袤

鄭袤字林叔開封滎陽人時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家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

晉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于是徵為光祿大夫位特進

晉胡威

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也父質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

父子清慎

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伯與曰清恐人知是泰伯三讓而民莫稱至德矣今世人濁恐人知猶尚有救藥處

晉李宓

李宓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更行兒

養祖母以孝聞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志在色養武帝立太子徵為洗馬詔書屢下郡縣相逼宓上疏武帝覽之曰宓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饒徙尚書郎河內溫令敷德陳教政化嚴明太傅鉅平侯羊公薨無子帝令宗子為世子嗣之不時赴喪宓遣戶曹齋移推轂遺之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宓至引高祖過沛濱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費伏惟明王孝思惟則

守令 卷七十四

二十三

誅求煩碎所未聞命後諸王過不敢煩溫縣盜賊發河內餘縣不敢經界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之而貴家憚其公直後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

吳伯與曰李宓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為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噫人如是可矣

高玩字伯珍少與宓齊名察孝廉除曲陽令單車之縣移檄縣網紀不使遣迎以明三材徵為太史令送者亦不出界朝廷稱之

晉杜軫見逸史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察孝廉除建寧令徙任山陽新城池陽所在有治遷徙為太守惠愛在民還為州大中正軫既才學兼該而量備儻武帝雅識之方用內侍會卒

晉鄭默

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愛國詔書褒嘆比之汲黯頌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守令 卷七十四

二十四

晉竇允

竇允字雅始正人也察孝廉除浩疊長勤于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脩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疊長以備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王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脩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于官

晉李重

李重為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

晉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恭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于農雖詔書屢下勅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

守令 卷四

二十五

捐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勸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錢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值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新

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

晉石崇

石崇為陽城太守討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

晉荀藐 見家傳

荀藐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太始三年卒吏人如喪親戚為之樹碑其序曰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守令 卷四

二十六

晉柳隱 見逸史

柳隱字休然蜀郡成都人也數從大將軍姜維征伐臨事設計當敵陷陣勇畧冠軍為牙門將巴郡太守騎都尉遷漢中黃金圍督景耀六年魏鎮西將軍鍾會伐蜀入漢川圍戍多下唯隱堅壁不動會別將恐之不能克後主既降以手令勅隱乃詣會晉文帝聞而義之武帝踐祚以為西河太守在官三年以年老去官乞骸還蜀卒于家

晉常勗 附見逸史

常勗字備業蜀郡江原人也與從父閔子忌齊名
察孝廉除郫令為政簡而不煩魏征西將軍鄧艾
伐蜀破諸葛瞻于綿竹威振西土諸縣長吏或望
風降下或委官奔走勗獨率吏民固城拒守後主
檄令乃詣艾故郫穀帛全完刺史袁邵嘉勗志節
辟為主簿

忌字茂通晉文帝時為相國辟忌合人武帝踐祚
拜騎都尉除河內令州名為難治忌挫折豪勢風
教大行縣有姦嫂殺兄者群黨蔽匿前令莫得忌

皆窮治入為州都方議為郡守會卒忌為人信道
任數不從下人故為貴勢所不善

晉何隨見史

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漢司空武後除安漢令
蜀亡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
道側民芋隨以縣繁其屬使足所取值民視芋見
縣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
耳持縣追還之終不受因為語曰安漢吏取糧令
為之償察孝廉除河間王郎中令不就居貧固儉

有家養竹園人盜其笋隨遇行見之恐盜者覺怖
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屣徐步而歸其仁如此太康
中郎家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官後
州鄉人言議平當者皆相謂何江陽至于汶山夷
有正直廉讓者亦號夷中何江陽

晉曹攄

曹攄字顏達譙國譙人也初為臨淄令縣有寡婦
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
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不勝

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
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
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
豈不欲楚見家邪眾囚皆涕泣曰若得楚歸死無
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選掾吏回爭咸謂不
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
相率而還並無遺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轉洛陽
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
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眾官咸謂不

然櫛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

晉范廣

范廣字仲將南陽順陽人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慙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饑人至數十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

晉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爲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動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久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寤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

人畏而愛之

晉孔衍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於色郡雖隣接匪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博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暮月以大興三年卒于官

晉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丞相先鋒軍事

晉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

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嶽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晉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降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宜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

守令

卷四

三十一

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方屈城陷爲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晉陸雲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俊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于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守令

卷四

三十二

吳伯與曰士龍前後爲守令皆著循吏聲然以區區小仁而欲爲顛覆之木雞矣

晉祖逖見別傳

祖逖爲豫州刺史剋已務施不蓄資財喪亂之餘白骨未收者爲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斂者皆加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觀太平置酒大會郡中耆老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謡曰幸哉遺民免豺虎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美脯亦何報恩歌且舞

晉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

晉樂廣

樂廣字彥輔為河南尹故郡中多怪後人皆於廊下卸傳中治事無敢數在聽事者唯廣處之見王隱晉書

晉應詹

應詹字思遠為南平太守時天下分崩詹獨保境外攘狂狡內除塗炭甚便百姓之情郡人歌曰亂離既曾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尋與陶侃破杜弢于長沙賊中金寶溢日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遷益州刺史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

晉桓爨

桓爨字茂倫燕國龍元人漢五更祭之九世孫也

性通朗早獲盛名卅楊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頗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爨可充其選

遂補爨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爨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

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順後舉爨厲色曰夫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

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于蕪湖破之

爨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遂長驅逕進爨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

尋王師敗績爨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爨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

禍爨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烏能忍垢蒙辱與醜

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

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

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爨爨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爨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爨僞降更思後舉爨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

守令

卷四

三十三

守令

卷四

三十四

梳城陷爲見所害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
平追贈廷尉謚曰簡俞縱亦以死節追贈初爨與
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爨問其故曰
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

晉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畧爲王敦所擢參
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
土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
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

守令

卷四

三十五

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
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
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請
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閣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
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
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
刺之弗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
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
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

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
傳首京都

晉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爲會稽內史時
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
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羲之雅好服
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
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
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

守令

卷四

三十六

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
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
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甲遂
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埽而待
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
爲揚州刺史將就周徵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
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
書耳技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逸然及述蒙

顯授養之耻為之下遣使詰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辯郡其刑政王者疲於簡對養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

吳伯與曰逸少抗懷物外故功名未就其操履識見議論閱卓則當世鮮比殷源深輔政勸使應命報曰吾素志無廟廟及殷侯比伐貽書止之殷敗復謀再舉又書曰若猶以前事為未工

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識慮何精切也說者謂為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輩人不誣矣

晉王蘊

王蘊字叔仁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王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踞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

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後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後父遷光祿大夫出為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暝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

晉王長文 見逸史

王長文字德備廣漢鄰人也弱冠州三辟書佐訂時喪亂託疾歸家以母欲祿養咸寧中領蜀郡太守鄴有孿子羅偶事親至孝二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長文追為立表以旌之元康初

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歲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序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時節慶賞宜就汝歸上下善相權樂過節來還當為思他理羣吏懼蘊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有人輒不為惡曰不敢負王君將喪去官民思其政後除洛陽令不拜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蚕緣枯桑之卦嘆曰桑無葉蚕以卒也吾蜀人殄于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晉楊邠附楊稷

楊邠字岐之犍為武陽人也以選為尚書郎遷汶山太守值夷復讐失誅俗和徙授巴東轉廣漢永嘉初進衡陽內史遇流民叛亂攻沒長沙湘東邠輒救助賊眾侵盛遂破郡城獲邠欲以為主邠不許賊晝夜執守邠候其小怠夜急走遂收餘眾軍重安欲投湘州刺史荀毗共奮進取會毗降賊邠孤軍固城賊攻圍之誓死不移遂卒城中常為鎮東大將軍嘉其忠節丸義遣使弔贈

邠同郡楊稷泰始初為交趾太守平九真鬱林日南四郡斬吳交州刺史劉侈大將軍備則武帝方授交州會孫皓遣大將軍薛瑒陶璜十萬人攻稷被攻八月救援不至眾寡不敵遂為瑒璜所獲囚稷欲送皓稷歐血死帝加其忠烈歿命追贈交州刺史

晉王化見逸史

王化字伯遠廣漢郡人也後將作大匠王堂後除閩中令為政清靜復舉孝廉為樂游令縣近邊

值胡虜反化率吏民積穀堅守虜斷道重圍孤絕七年伺虜息情出軍討之民得野掠大軍至虜退以功封關內侯遷朱提太守撫和殊俗得夷肆權心轉注梓潼復有稱犛州里服其誠亮年七十二卒官

晉司馬勝之見逸史

司馬勝之字興先廣漢綿竹人也察孝廉後舉秀才歷廣都新繁令政理尤異以清秀徵為散騎侍郎以室宗禮之終以疾辭去職即家拜漢嘉太守

候迎盈門固讓不之官閑居清靜謙卑自牧嘗言世人不務求道德而汲汲于爵祿若吾者可少以為有餘榮矣訓化鄉閭以恭敬為先年六十五卒于家

晉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

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晉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符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符堅將苻鍾攻魏興以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為計

守令

卷四

四十一

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晉丁穆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為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符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倡義謀襲長安事洩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貞定侯丁穆力屈身

言尋優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賜一依周

虓故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晉曹志

曹志薦樂平太守遷趙郡不以郡務為意晝則遊田夜則誦詠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

晉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龍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

守令

卷四

四十一

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靖恭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晉王承

王承字安期內史湛之子也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圃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

爲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
曰鞭撻笞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
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

晉王遜

王遜爲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
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晉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調爲會稽太守臨行
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闔中足食足兵在

守令

四十三

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
匡振圯運政之所先若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
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
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
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
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
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
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
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

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
二千石

晉庾翼

庾翼除震威將軍轉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
心

晉陶回

陶回丹楊人也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
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
疏曰當今天下不晉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

守令

四十四

相鬻賣聲必達流比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
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
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
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賑恤二郡賴之在郡四
年徵拜領軍將軍

晉虞溥

虞溥字允源遷都陽太守廣開學寮以讚協時雍
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
作誥以獎訓之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

烏集于郡庭

晉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元帝以攸為太守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秋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爽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

守令

卷四

四十五

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

吳伯興曰為吳太守但飲吳水可謂徹底矣開倉擅賑又非丘壑之寒浚蒼黎之波潤也

晉劉隗

劉隗字太連彭城人太興初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祕密皆豫聞之

晉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漢陽野城人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瘡痍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有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後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

守令

卷四

四十五

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芴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麗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

吳伯興曰隱之清厲正俗賣犬投香妻子不沾寸祿至矣酌貪泉咏夷齊此風真可千古讀之

令人骨冷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奉事鄉里小人邪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

辭

晉李玄盛

李玄盛為酒泉守教稼穡年穀登百姓請勒銘玄盛許之遂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頌其德

晉周撫

周撫父周訪平杜茂之亂撫後為益州太守三十餘年平隗文御定蕭文三寇撫子楚為犍為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凰遣其子討平之璽子虎字孟

威不屈於符堅可謂五世名臣矣特其太守事史不載故附此

前秦王猛

晉范曄各錯入在宋王猛後觀者查之

王猛字景畧魏郡人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疆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奸餘

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者敢不其心鬲鏤以謝辜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後為京兆尹符生母疆太后弟疆德酬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數旬間權豪貴戚殺戮刑死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慄奸豪屏氣踣不拾遺

吳伯與曰景略揃除兇宥能使豪右震悚國富

兵強真夷吾之侮哉謂晉王朔勿圖意更深矣

前秦徐嵩

徐嵩為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決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符堅甚奇之謂其叔父咸云為長吏故當應爾此年少落有端貳之才

後秦索稜

見崔鴻十六國志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也為平原太守以德化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登剖符作宰實獲我思

守令

卷四

四十九

宋羊玄保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幸有足以推行而樂為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為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孽昔饗遂登長於宣統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臣意以為單身逃役使為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乃各

為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

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寗虛假所妨實多將

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

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

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

難遵用致率管穴月以陳聞由此此制得停又徙

吳郡太守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

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

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

守令

卷四

五十

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宋徐豁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為始興太守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遣接續裡去就益妨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定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

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願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通遠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印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徠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而尋此縣自不出銀又徠民皆巢居鳥語不閉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而受人易生姦巧山徠愚怯不辨

律令

卷四

五十一

白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諮察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茂以尚焉宜蒙褒賞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

朱顧覲之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

覲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備莫能尚也爲吳郡太守其三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召三郎青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

律令

卷四

五十二

宋江秉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康令爲治嚴察京邑肅然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誦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

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

吳伯與曰三為令而為太守乃使妻子為太守耶
布被飾詐得無似之然觀御煩以簡著績無事
則有檢約之人也與公孫氏外寬內深者不同
是難能矣

宋謝方明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加晉陵太守復為驃騎長史
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
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

守令

卷四

五十三

紀以下莫不疑懼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
皆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
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
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
明知為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
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至竟
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轉會稽太守方明深達
治體不拘文法闊畧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即
將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

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
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既寧息皆使
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垂
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
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之

宋孔靈符

孔靈符為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
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三縣界墾起湖田
上使公卿博議尚書令柳元景等議曰富戶温房

守令

卷四

五十四

無假遷業躬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臬產粒無
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定
奮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
須粗備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等議曰百姓雖
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賒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遠奪
且郵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
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
情從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
後議遷上遠議從其徙民並成良業

宋吉翰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于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

符令

卷四

五十五

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于官

宋甄法崇孫彬附

甄法崇中山人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命兒窮瘁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送前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問而嘆

美之

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擅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

符令

卷四

五十六

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

宋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好學博覽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少帝即位權在大臣徐羨之等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越編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為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宋王僧達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在近後元嘉二十八年虜寇逼都震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項之美興三十年元凶殺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促乃候道南奔

宋王益

王益知韶州屬縣翁源多虎公令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輿致州爲頌以獻公使歸之曰政在德不在異

晉范擘

范擘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羗蹈籍田業失收

百姓困弊擘傾心化導勸以農業所部甚賴之

宋陸徽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太祖所善元嘉十四年爲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爲士民所愛詠卒年六十二亡時家無餘財太祖痛惜之詔曰徽勵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已無倦云

宋阮長之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傷人服除蔬食者猶積歲閑居篤學未嘗有情容初爲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除東莞太守再爲武昌太守時王弘爲江州雅相知重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未就十一年復除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年卒前後蒞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稱之

宋申怙

申怙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怙初為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

守令

卷四

五十九

守孝武移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十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頗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

三國晉守令卷第三終

南北朝守令目錄

卷第五

齊

齊傅 琰

齊傅 翽 琰子

齊虞 愿

齊劉 懷慰

齊裴 昭明

齊沈 憲

齊孔 琇之

齊王 敬則

齊王 洪執 見南史

齊蕭 景

齊江 介

齊何 胤

梁

梁庾 華

梁沈 瑀

梁范 述曾

梁丘 仲孚

梁孫 謙

梁孫 廉 見南史

梁伏 暉

梁何 達

梁任 昉

梁謝 朓

梁謝 覽

梁王 志

梁傅 昭

梁殷 鈞

梁陸 襄

梁裴 邃

梁夏侯夔	梁魚弘
梁袁君正	梁張緬
梁江革	梁劉之遴
梁王承	梁褚翔
梁傅岐	梁顧憲之
陳	
陳孔奐	陳蕭引
北魏	
北魏張恂 <small>孫長年附</small>	北魏鄭義
北魏崔楷	北魏房景伯
北魏崔挺	北魏楊津
北魏楊逸	北魏李崇
北魏辛祥	北魏李訢
北魏鹿生	北魏宋世景
北魏蒯邕	北魏閻慶胤
北魏裴佗	北魏竇瑗
北魏羊敦	北魏蘇淑
北魏于洛侯	北魏李洪之

北魏楊謙之	北魏司馬悅
北魏陸馥	北魏泉企
北魏張應	北魏明亮
北齊尉景	北魏杜慕
北齊宋世良	北齊張華原
北齊孟業	北齊郎基
北齊蘇瓊	北齊崔伯謙
北齊陸去病	北齊房豹
北齊鄭述祖	北齊李繪
北周	
北周蕭攜	北周裴俠
北周賀蘭祥	北周長孫儉
北周竇織	北周于翼
北周申徽	北周韓褒
北周辛昂	北周田式
隋	
隋高勳	隋令狐熙
隋薛胄	隋趙嬰

隋敬 肅

隋樊子蓋

隋于 義

隋豆盧勣

隋劉 權

隋楊善會

隋堯君素

隋梁彥光

隋樊叔畧

隋房恭懿

隋公孫景茂

隋辛公義

隋柳 儉

隋劉 曠

隋魏德深

隋庫狄士文

隋趙仲卿

隋辛彥之

隋王 伽

南北朝守令卷第五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齊傅琰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遷山陰令山陰東土大

縣難為長官初琰父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

著能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

陰令賣針賣糖老嫗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

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

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

南北朝守令卷第五

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琰父

子金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謔子孫

相傳不以示人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為山陰令

大著名績琰子翽問之玄明日我臨去當告卿將

別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餅而莫飲酒

齊傅翽 琰子

傅翽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

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荅曰無他也唯清而

勤清則憲網自行動則事無不理

齊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
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始愿遣人於道奪
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蠶地膳可爲藥
有餉愿蠶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蠶
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
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
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蕪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
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

南北朝守令卷之五

二

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邁差得無事以
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
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袞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
此令人埽地拂床而去

吳伯與曰清一至於此誠如褚彥回所讚嗟矣
然諫帝起寺諫帝奕棋皆廉士所不敢言而帝
猶見禮遇是在清徹越王石矣

齊劉懷慰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人爲齊郡太守至郡備治城

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
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
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蕪吏論以達其意太
祖聞之手勅褒賞

吳伯與曰儉者清靜寡營而開墾安集則不是
一味清約明帝曰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
寄古徵矣

齊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

南北朝守令卷之五

三

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昏便成字自稱
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
罪及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
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廣陵太守明帝以其
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門
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
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積
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吳伯與曰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味

語也何必讀書哉昭明日一身之外亦復何須
殆外其身而身存者耶老莊曠達清淨庶幾可
比矣

齊沈憲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太祖以山陰戶衆難
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
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太著孔稚珪請假
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
敬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如故遷爲冠

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
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
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
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船伏藏
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
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
侍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

齊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

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
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爲臨海
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
及知琇之清乃歎息

吳伯與曰末世人主好貢獻幾使縉紳而闕寺
矣乾薑殆媿之乎然獻薑可能也齊武帝欲令
殺晉熙王竟不許遂不食而死則禦如不可能
也夫豈斤斤廉性者

齊王敬則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補東武暨陽令至陸主山下
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
之兄一烏添棺敬則曰爾非凡兒若是吉善使船
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湏史去敬則既入縣收
此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爲民
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中論治下
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
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
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

斬諸劫百姓悅之遷員外郎尋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徇自
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踣久之令偷舉舊偷自代
諸偷恐爲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齊王洪軌 見南史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楯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

南史補遺卷五

六

甚賞之後爲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以爲腹心建武初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郭塩倉等數戍後遇寇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鬼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盥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既比人而有清正人呼爲虜父使君

言之咸落淚

齊蕭景

蕭景字子昭齊建武中爲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會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防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

齊江介

江介爲吳令其父謚爲長沙內史謚教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謚情款隨謚游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爲有司所奏介治亦深

南史補遺卷五

七

切民間榜死人觸讎爲謚首介棄官而去

齊何胤

何胤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至

梁庾華

庾華字休野新野人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功曹參軍出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發青米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

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葷謝不受
卒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
十斛

梁沈瑀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爲建德令教民一丁
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
頃之成材去官還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
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
有至者悉立之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蒙族數

南北朝守令卷之五

八

百家子弟縱橫遮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
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童皆號泣道
踞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
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
芒屨鹿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撻瑀徵時
嘗自至此鬻尾毳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
士庶駭怨然瑀燕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師
北伐徵瑀爲建威將軍

梁范述曾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爲永嘉太守爲政清
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
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
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
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
饋遺明帝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爲游擊將軍郡
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
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
聞於數十里

南北朝守令卷之五

九

吳伯興曰老遂壁立無資何清絕也不尚威猛
民俗便之又許多蕩滌矣豈其間寂無幹辦者
梁丘仲孚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遷山陰令居職甚有
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
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
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
收之仲孚竊逃還京師請闕會赦得不治高祖
踐作後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

敬服號神明治爲天下第一起車騎長史

梁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爲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後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復爲錢

南史卷之八十五

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纁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毋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廐居焉及爲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彊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爲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年老徵爲光祿大夫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籬條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疆壯

如五十者

吳伯與曰孫之懷蠻獠猶范述魯之散山寇皆清感也蚊蚋不侵夜遺蛇放而復至若異乎實不異也重禽各有靈性何必不同於宰官

梁孫廉見南史

孫廉字思約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爲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記爽常有求不遂乃爲展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喞面不知噓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訊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縣謙廉而已

南史卷之八十五

梁伏胤

伏胤字玄耀曼容之子也爲永陽內史在郡清察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爲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水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

至無以爲繩其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
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

梁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鄉人也遷武昌太守遠本個儻
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
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
民并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佗事率多如
此跡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爲車服尤弊素器物
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

南史何遠字義方

卷五

十一

而已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爲人
所訟徵下廷尉除名後起爲武康令僉厲廉節除
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
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
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
將不爲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
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
心綏理復者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淵
嗣爲桂州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

南史何遠字義方

卷五

十一

官好開途巷備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廩庫所過
若營家焉田秩俸錢金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
免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
性果斷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遷
東陽太守遠處職疾疆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
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
坐免歸遠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
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上
顛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

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
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復起爲征西諮議
參軍中撫司馬

吳伯與曰輕財好義以廉吏而且篋骨也人不
能得一妄語卽王延之不出戶見吏人得老氏
靜勝躁之餘矣

梁任昉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爲義興太守任任清潔
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劉溉弟洽從昉共爲

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饋府
軍沈約遺裙衫迎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
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疏決焉爲政
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
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

吳伯與曰太守去郡無衣得無太異乎徒行決
訟居然蕭散宜民邵伯就蒸蔗於阡陌間而耕
業者倍力以勸光景可想見已孝友而視親疾
也言與淚并其慈惠固有本耳

梁謝朓

謝朓字敬冲陳郡陽夏人也以侍中領秘書監及
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伴
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
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朓曰我無
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得車仍還宅是日
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
朓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
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散騎常侍遷侍中出爲義

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紀綱曰吾不能作王
者吏但能作太守耳後爲吳興太守弟瀟時爲吏
部尚書朓至郡致瀟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
豫人事朓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飲衆頗譏之亦
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
應召

梁謝覽

謝覽字景滌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
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

之子弟來迎覽遂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
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邑多劫爲東道
患覽下車肅然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淪東
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明守覽皆欲過之昔覽
在新安頗聚飲至是遂稱薦絮時人方之王懷祖
梁王志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除宣城內史清謹有恩
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
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

相搆請罪所訟地遂爲閭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口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歛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饑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二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

隋北朝守令卷之五

十六

梁傅昭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爲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已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成以昭正直所致郡溪無魚或有著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扣遂饒十門側十二年入爲秘書監出爲智武將軍臨海太守郡

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固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栗實絹於薄下昭笑而還之

吳伯與曰埋牛肉餒饋魚於門側亦太異矣鬼兵飄郡聽事又異感也而總以貞正所致則亦精神常理無足異者

梁殷鈞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閣卧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

隋北朝守令卷之五

十七

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瘴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瘴疾毋憂去職

梁陸襄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爲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備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五色翻耗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

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吏備城隍為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時隣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有歌曰陸君政無怨家國既罷警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四

南此朝守令一八卷一五

十八

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勅許之

梁裴遠

裴遠字淵明河東聞喜人左遷為始安太守遠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于呂僧珍曰昔阮瑀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遠拒焉魏衆退出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

梁夏侯夔

夏侯夔字季龍為豫州刺史豫州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入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贖貧入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勞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南此朝守令一八卷一五

十九

卒於州

梁魚弘

魚弘襄陽人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為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極弱卓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懽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既車馬皆窮一時之絕遷為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王郡太守卒

梁袁粲

表君正司空昂子也為吳興太守候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蒞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于悅攻之新成戌王戴僧易勸令拒守吳人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畧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梁張緬

南史卷之八十五

二十一

張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為張氏寶也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王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累遷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後遷御史中丞

梁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詔革面勅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

南史卷之八十五

二十一

故史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廢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皆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待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舳偏歌不得安卧或謂革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進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於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使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盜賊靜息民吏安之

吳伯與曰革清貧尚矣城陷見執於延明也以得死為幸誓不執筆為文節何啻蘇武哉大抵

清嚴疆值絕不似齊梁間人物貧約又當另看

梁劉之遴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其弟之亨代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于官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梁王承

王承字安期僕射暎子爲東陽太守政有寬惠吏

南北朝守今卷五

二十二

民悅之視事未期卒于郡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爲利往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樞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并門世並稱之

梁褚翔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絮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

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梁傅岐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王者勿愛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

梁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送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摘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

南北朝守今卷五

二十三

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絕無所阿縱性又清儉
疆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醉旨輒號
爲顧建康言醜清且美焉遷衡陽內史先是郡境
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蒿席棄之
陌傍憲之下車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
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上俗山
民有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
爲除崇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
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

南史卷之八十五

二十四

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爲太
尉從事中郎出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
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
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遷葬母郡縣爭赴弔憲
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
巴陵王長史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
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
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憲之雖累經宰相資無擔
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

吳伯與曰飲酒醉旨號顧建康言清美也人生
得此二字不墮落矣殯葬除崇能惠能義皆
從此醜醜

陳孔奐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
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
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
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
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

南史卷之八十五

二十五

襪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
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初世祖在吳中聞奐善政及踐祚徵爲御史中丞
吳伯與曰當侯景賊徒之剝掠也奐獨抗身全
衆居世亂終三年喪分贍孤寡朝廷多所糾劾
其根麗作用俱非拘士所能彼時宋有劉秀之
蒞官清潔又能整肅遠近稱比肩云

陳蕭引

蕭引爲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度蔡

鄭義多所請托引一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爾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誣之坐免官

比魏張恂 孫長年附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爲廣平太守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于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

南比朝字全 卷五

二十六

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卽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大中大夫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

長年爲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于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子是卽境之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于家

比魏鄭羲

鄭羲字幼麟爲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畜各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鬻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野城令董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動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

比魏崔楷

崔楷字秀則爲殷州刺史時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冢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

南比朝字全 卷五

二十七

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表請兵仗竟無所給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察屬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滅獲耻之况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勒兵事撫厲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

節不屈賊遂害之

北魏房景伯

房景伯字良暉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
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
劉簡武曾失禮于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
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命喻山
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
守令六年為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
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為司空長史以母疾去

南史房景伯傳

二十八

官

北魏崔挺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除光州刺史威恩並著
風化大行州至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尚峻比臨
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挺於頂上欲營觀
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
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
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諾乎遂營之數年
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作

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

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

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

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

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

納之先是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

公私有賴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燕帛贈送

挺悉不納

吳伯與曰家徒壁立兄弟推讓遺愛吏民至於

南史房景伯傳

二十九

鑄銅像以奉冥福皆德所昭也諸子推其素心

贈賄都却清風之垂遠矣

北魏楊津

楊津字羅漢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
有武功民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
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
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
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人可速收視有一老
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相俱獲

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遺貨者必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起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耻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

北魏楊逸

楊逸字遵道為光州刺史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

南北朝齊令八卷七五

三十一

日晏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官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灾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計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也

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

北魏李崇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除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

南北朝齊令八卷七五

三十一

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歎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乃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詰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後逃走

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兄求及稱有慶賓令任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若脫矜慙為往報告見中委曲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入縛送

北魏辛祥

辛祥字萬福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勅行州事祥初在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慶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祭

南史卷之八

三十二

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蕭衍遣眾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獨守蕭衍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人懼祥從容曉喻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偽退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崩散潰擒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

北魏李訢

李訢字元盛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折獄盜止息百姓稱之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顯任方岳思闡帝猷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胃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郡都之文於是不墜書奏顯祖從之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矜矜自得之志乃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顯祖聞訢罪伏檻車徵訢拷劾抵罪

北魏鹿生

鹿生濟陰乘氏人為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願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

北魏宋世景

宋世景為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宛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

南魏守令卷五

三十四

發姦擒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鷄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鷄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北魏路邕

路邕陽平清淵人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

垂獎勸可賜龍厩馬一匹示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威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青州刺史而卒

北魏閻慶胤

閻慶胤為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宗慶胤自蒞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已粟賑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

南魏守令卷五

三十五

以厲彼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永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襲賞焉

北魏裴佗

裴佗字元化為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猶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荆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南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

欵能至州軍使宣慰示以禮敬宗等處官備德
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竄息邊民懷之極
負而至者千餘家

北魏竇瑗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
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
人終始全素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
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誠約牧守令
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持節本將軍平州

北魏朝守令卷五

三十六

刺史在州治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
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堪稱職又行晉州事既
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
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伏讀至
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毋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
再三反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
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
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思
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詰母

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于
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
輒以爲感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
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且君父一也父者子
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反
覆辨難事遂停寢

北魏羊敦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爲廣平太守治有能名
姦吏踰階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餽未

北魏朝守令卷五

三十七

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
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尚威嚴朝廷以其
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吏民奔哭
莫不悲慟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蘇
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下乃上
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興譏而岐致詠皆由仁
單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
蘇淑並罷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
方籍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

德益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比魏蘇淑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名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興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于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民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齊獻武王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南史卷之八卷五

三十八

比魏于洛侯

于洛侯為秦州刺史而貪酷殘恣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茂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巳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胃腹二十餘鎗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境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亨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

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比魏李洪之

李洪之為河內太守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入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奸黨過為酷虐後為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

南史卷之八卷五

三十九

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飽渴即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間里撫其妻子問其疾苦因資遺之眾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有司奏洪之受職狼藉又以酷暴高祖聽在家自裁

比魏楊謙之

楊謙之字道讓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

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
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
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
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
弁出前後盜竊之慶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
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除正河陰令在縣二
年損益治贈多爲故事

比魏司馬悅

司馬悅字慶宗除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

南比朝守令卷五

四十一

奴者齋錢五千死在道蒞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
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
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
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
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
爲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
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叔及祖詰之
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欸引靈之又
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

獄多此類也豫州于今稱之

比魏陸穰

陸穰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彊扶弱
州中有德宿老民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
責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
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
家爲耳目於外於是發奸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
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
騎常侍民乞留穰者千餘人顯祖不許吏民大歛
布帛以遺之穰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
佛寺焉名長廣公寺

比魏泉企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淮南洛曾祖景言
世襲本縣令父安志復領本縣令企九歲喪父服
闋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
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
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
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

南比朝守令卷五

四十一

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毋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遷東雍州刺史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閣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北魏張應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為魯郡太守應履行貞

南北朝守令卷五

四十二

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北魏明亮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姓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後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為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思之

北魏杜纂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詣

緒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竝以清白為名再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為太倉令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苦勸督農桑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畧群羗反救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頌慕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纂歷任好行小惠多涉誣矯而

南北朝守令卷五

四十三

輕財潔已號為良守

北齊尉景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甲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刺景衣曰公刺百姓董桶何為不刺公景對神武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刺天子神武笑不荅

北齊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為兗州刺史人懷感附
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
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
至獄

比齊宋世長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開
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免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堤
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
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

南史卷之八卷五

西十三

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
自屏跡後齊天錄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
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內虛寂無
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
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
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美莫
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

比齊即基

即基字世業中山人累遷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

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竝允基所陳條綱既疎
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
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
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
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
官極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吳伯輿曰汎涉墳典尤長吏事固已削木為節
剪紙為羽以解海面之圍豈但風流罪過聰明
人自有佳况而已

南史卷之八卷五

四十四

比齊孟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
蕪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之拒而不
受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餘三
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為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比齊崔伯謙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
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有朝貴行
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

所無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
德民無爭容曰旣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史憚威
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
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
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白髮公不慮不決後
爲銀青光祿大夫卒

北齊蘇瓊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
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零陵縣民魏雙成失

南齊書卷之八十五

四十五

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
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
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
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豪將財物
寄置界內以避盜爲賊攻悉曰我物已寄蘇公矣
賊遂去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
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
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
雖爲倩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

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耶民趨

穎曾爲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

雙自來送穎特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

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聞知穎瓜猶在

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

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

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

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

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任天保中郡界大水人

南齊書卷之八十五

四十六

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

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後欲推其貸粟綱紀謂

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

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

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

之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餘啓聽淮

北取糴後准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

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

北齊房豹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遷樂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
貧弱豹階庭簡靜囹圄空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
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
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戒還鄉園自養頰微前疾終
於家

北齊路去病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參
軍勅用土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
明開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

南史卷之五

四十七

歎服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轂
輦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
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
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
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
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
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

北齊李繪

李繪字敬文爲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民常

患之給欲脩檻遂因鬪俱死咸以爲化感所致昔
詩申上繪曰猛獸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
人將窺我竟不聽高祖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
馬久立使慰之曰狐在晉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
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今終將位至不
次河間守崔謀恃其弟進勢從繪乞糜角翎羽繪
答書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糜有四足走便入海
下官膚體既癩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達事佞
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

南史卷之五

四十八

咸謂由此書

北齊鄭述祖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爲兗州刺史時穆子
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
儒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
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
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
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有人
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使君執之以歸首述

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
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
造龍吟十弄云嘗夢入彈琴寤而焉得當時以為
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
迎不倦

北周蕭搆

蕭搆字智遐蘭陵人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
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
日然後赴獄王者固執不可搆曰昔王長虞延見
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
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
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遷部民李添等三百
餘人上表乞更留而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

北周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
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
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
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

南史卷之八卷五

四十九

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值為官市馬歲

月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

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

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

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可與

之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

歎服號為獨立使君從弟伯鳳世彥時竝為丞相

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俗清苦若此竟欲

何為俠曰夫清者位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吾幸

南史卷之八卷五

五十一

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備

懼辱先也讎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

吳伯與曰清者位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是庶

箴也想獨立使君之號千古風格猶存嗤笑之

者何啻蟻蚋糞蛆

北周賀蘭祥

賀蘭祥字盛樂除荊州刺史有惠政時盛夏亢陽
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墓暴露骸骨者
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耶於是命所在收

堊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蕭啓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締絡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尋被徵還

吳伯與曰清素其本性也稱其少有膽氣志在立功果是絕無酸氣

北周長孫儉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授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聽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太祖與儉書曰近行踞傅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昔聞王臣譽譽匪躬之故益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荆蠻

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廷議許焉

北周竇熾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也爲涇州刺史蒞職數年政號清淨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每親巡壟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之比有泉水焉熾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

之後人更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北周于翼

于翼字文若太師燕公謹之子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蒞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亦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顯其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

及冀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數日間至果如翼所策

比周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拜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為靈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榜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

北朝書今八卷五

五十三

誦之

比周韓聚

韓聚字弘業為比雍州刺史州帶比山多有盜賊聚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詔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

共所在聚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

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

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

首盡聚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

新由是羣盜屏息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

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

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聚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

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賑給之每西

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

北朝書今八卷五

五十四

殷實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

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聚至造

會寇來聚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

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

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夫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聚

已先勒精銳伏比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

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因送

京師聚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

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送以德報怨有詔許焉

此抄兵頗息

比周辛昂

辛昂字進君隴西狄道人為龍州長史領德安郡
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
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復表昂行成都令昂
到縣即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
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
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
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曰辛君教誡如此

南北朝守令

卷五

不可遠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北周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與父長兼仕魏
俱為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券勇絕人仕周
位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
遷本部太守親故屏跡請托不行周武帝聞而喜
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
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復徙為建州刺史改封梁
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

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

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之每赦書到州
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
刻暴若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
至其所輒怒唯恃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日索椒
欲自殺式恚卧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
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
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歛起
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之以式為罪已

南北朝守令

卷五

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隋高勣

高勣字敬德渤海衛人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
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祈禱者必以牛酒至
破產業勣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
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
廷以勣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
悅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詣府稱謁前後至者數
千餘戶豪猾屏跡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為至理

後遇上谷潭來寇，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饋遺，竟坐免官。

隋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鷹、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

南北朝齊今卷五

五十六

於是以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若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隋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除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部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

道力者，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行

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詰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仕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擒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

南北朝齊今卷五

五十七

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冓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克渠。

隋趙爽

趙爽字賢通，天水西人也。遷陝西刺史。蠻酋向天王聚眾作亂，以兵攻信陵。梯蹄，斃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遂禽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賊者皆

哭益脩守禦哭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隊兵遂退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哭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詐哭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哭田中高者為吏所執哭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高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惡過於重刑其以德

南史朝守令 卷五 五十八

化民皆此類也

隋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為武威太守以善政聞煬帝詔曰龔汲振德化于前張杜垂清風于後子蓋操履清潔撫導有方處脂膏不潤其質酌食泉豈渝其性車駕西巡及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予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

吳伯與曰子蓋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別

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隋于義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惠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諭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

隋豆盧勣

南史朝守令 卷五 五十九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葉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葉泉

隋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

郡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
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
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
遇盜賊羣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
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
四方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
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

隋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爲郿令以清正聞俄

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
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
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
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
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
於是大克金稱進拜河清通守從楊義臣斬漳南
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士達所部將竇建德既下
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
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

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
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軍敢欲更相
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知終不
爲已用於是害之

隋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
兵於河東俄署領河東太守義師遣將攻之不剋
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
自勝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

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
素荅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王上委公以關
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陰替懸之於公奈何不
思報效以至於此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
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惡
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
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
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
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

言及國家未嘗不歎歎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所願以待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遂義

隋梁彥光

梁彥光字備芝安定烏氏人爲岐州刺史甚有惠

隋北朝傳今卷二十一

六十二

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如部岐州法鄴諸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稱理化上聞而譏之竟坐免職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傷臣因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

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承

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

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訢誦訟官人萬端千

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

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

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

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評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

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

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溢

隋北朝傳今卷二十一

六十三

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

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

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

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

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畧無

評訟後數歲卒官謚曰衆

隋樊叔畧

樊叔畧陳留人尉迴之亂高祖令叔畧鎮大梁迴

將宇文威來寇叔畧擊走之以功拜汴州刺史高

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畧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焚婁定徵代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

隋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

隋北朝今卷五

六十四

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遷德州司馬在歲豈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且今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敬也

隋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徹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鷄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人閱視百姓產業有備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塋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隋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而藥為迎醫

隋北朝今卷五

六十五

燕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石其親戚而論之曰先生由命不關相者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既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慚謝而去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當置左察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若曰刺史無

南北朝守令一八卷五

六十七

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評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勞使君訟者多而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灾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裴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

隋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并蓬州刺史獄訟

造不為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遷邛

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及還鄉里乘敞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賜儉帛二百匹

吳伯與曰獄訟庭遣不為文書約束省民間多小事其清名為天下第一真可比裴俠獨立使

南北朝守令一八卷五

六十七

君

隋劉曠

劉曠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評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穎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

異於眾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優詔擢拜荊州刺史

吳伯與曰評訟者曉以義理由是風教大治卓茂龔遂之流與真清吏也真循吏也

隋魏德深

魏德深遷貢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與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三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

南北朝守令八卷五

六十八

尋轉館陶長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踞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指人員外卽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貢鄉父老冒步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貢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常驛杜整等至而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貢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哭因而居

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制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

隋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厨餅士文加之於獄累日棊之一百步送還京僕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學不通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御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三州發擄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賞貸得千餘人

南北朝守令八卷五

六十九

而表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偏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搥挫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常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利政司馬蝮蛇暎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

吳伯與曰子啖官餅杖之一百與劉覽之効兄贓貨等刻也將證父攘羊者宜乎味手口俱滿

南北朝守令一八卷五

七十

餘無所頌之語手口醜態不待識者汗顏庶之蝨賊哉庶之蝨賊哉

隋趙仲卿

趙仲卿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王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竟濟由是收獲歲廣無遠戍餽運之憂

隋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丙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

南北朝守令一八卷五

七十一

隋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曾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至京師伽悉脫枷停援卒約期而至流人依期一無離赦上聞而驚異賜宴殿庭赦之於是擢爲雍令政有能名

隋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函州刺史煬帝嗣位遷潁州郡丞太僕五年朝

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羣官之狀道
 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堅時左翊衛大將
 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
 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由是述銜之帝將擢為
 太守終為述所阻

南北朝守令 卷五

唐朝守令目錄

卷第六

姜 暮	李襲譽
張 儉	房彥謙
常 達	呂子臧
陳君實	張允濟
薛大昂	賈敦頤 <small>敦實附</small>
田仁會	皇甫無逸
鄭善果	蔣儼
馮 立	許圜師
崔知溫	狄仁傑
高智周	權懷恩
王方翼	崔義玄
張文琮	馮元常
高 勣	楊元炎 <small>仲昌附</small>
張知審	張仁愿
敬 暉	陸象先
李朝隱	楊茂諫

常景駿	盧典
裴耀卿	李傑
齊幹	崔隱甫
劉晏	倪若水
姜師度	潘好禮
裴子倩	常恒
常濟	張拯
源乾曜	裴寬
楊瑒	李尚隱
李適之	李杲
劉蕡	李峴
崔皎	李錫
路嗣恭	來瑱
王立	張守珪
賈師順	袁光庭
顏真卿	顏杲卿
張巡	李栖筠
張延賞	呂誣

李勉	李叔明
崔瓘	魏少游
嚴郾	左震
蔣洸	馬燧
柳子華	犁幹
獨孤及	元結
段秀實	薛珣
崔衍	于頔
鄭珣瑜	呂元膺
崔縱	袁滋
裴向	戴叔倫
徐甲	李憲
蕭定	戴休顏
吳濬	王播
馮伉	顧少連
李實	王式
李昇畧	李抱真
陽城	孟簡

柳公綽	仲郢附	錢徽
柳宗元		裴寰
韓愈		崔戎
許孟容		薛戎
薛納		薛平
薛從		辛秘
高彖簡		王仲舒
馮宿		劉弼楚
李繁		羅立言
薛元賞		崔玄亮
王璠		常渙
李行言		盧商
杜愔		王徽
李罕之	唐常丹	唐何易干
五代附		
沈斌		王周
何澤		張為
唐朝守令卷第六終		

唐守令卷第六 五代附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唐姜譽

姜譽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為晉陽長高祖在太原譽前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後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參軍從征後仁果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裝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政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

唐李襲譽

李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高祖詔委典選以饒東軍累擢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督會俗喜商賈不事農穡譽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居家儉厚于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以餘

資駕書罷揚州書遂數車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有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承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後能勤此無資于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先廢為民流泉州卒

唐張儉

張儉字節約京兆新豐人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強每有求取所

唐守令 卷六

二

遣書輒稱詔勅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為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勤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

耀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贏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後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審

唐房彥讜

房彥讜為涇陽令有能譽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郵親友雖致窶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唐常達

常達陝人也武德初拜隴州刺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尅乃遣其將佺士政以數百人僞降達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達遂以見於舉達詞色抗厲不之屈及仁果平高祖見達謂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今狐德茶曰劉威常達須載之史策也執佺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復拜隴州刺史卒

唐呂子臧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也大業末為白陽鄉丞高祖

唐守令 卷六

三

克京帥遣馬元規撫慰南陽子臧堅守不下及煬帝被弒高祖又遣其婿薛君倩齎手詔諭旨子臧乃爲煬帝發喪成禮而後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時朱粲新敗子臧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俄而粲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粲果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而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

唐陳君賓

陳君賓遷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終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涉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存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遂食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隴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遂登程戶到遞相安養迴避之日各有贏糧乃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加歎良深其安置戶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爲功最著戶百姓不悞財帛已勅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爲太府少卿

唐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特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

唐守令

卷六 五
諸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家謂妻家人曰此即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詎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果如言遷高陽郡丞逢賊至闔城時城中

糧盡吏人取槐葉蒸節食之竟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

唐薛大鼎

薛大鼎蒲州汾陽人貞觀中轉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塩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宣達滄海塩魚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决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水患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

唐守令

卷六

六

美政河北稱為鑑脚刺史

唐賈敦頤 附弟敦實

賈敦頤曹州宛句人貞觀中遷滄州刺史在職清察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潌水每歲泛溢漂流居人敦頤奏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永徽五年遷洛州刺史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又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尋卒

弟敦實貞觀中為饒陽令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

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吏人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為之稍減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樹碑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兄碑側時人號為棠棣碑吳伯與曰惟清惟惠可以宜民於兄弟並見之

唐守令

卷六

七

難矣刺史宦階尚未為門第羨也

唐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三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為善政轉郢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昧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州界有山賊阻險劫奪行李仁會發騎盡捕殺之自是外戶不閉盜賊絕跡入為太府少卿

唐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煬帝時無逸歷涇陽太守治為天下最高祖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宅境常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庶介類如此然過自慎畏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怖不能食道卒

唐守令 卷六

唐鄭善果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隋開皇初善果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常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貞觀初出為岐州刺史以累去後拜江州刺史卒

唐蔣儼

蔣儼常州義興人蒲州刺史蒲州戶口殷劇前後

刺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幾令行禁止稱為良牧永淳元年拜太僕卿

唐馮立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黥貨為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貧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于官

唐守令 卷六

唐許圜師

許圜師有蕘幹研涉藝文以左丞免官久之為處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圜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脩歸更為蕪士進戶部尚書卒

唐崔知溫

崔知溫許州鄆陵人初為靈州都督府司馬州界有渾斛薛部浩萬餘帳數侵掠居人百姓咸廢農業習騎射以備之知溫表請徙於河北斛薛不願

前後十五上詔竟從之於是百姓始就耕護知溫
四遷蘭州刺史會有党項三萬餘衆來寇州城城
內勝兵既少衆大懼不知所爲知溫使開城門延
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而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
大破党項之衆善才因其降欲盡坑之以絕後患
知溫曰弗逆克奔古人之善戰誅無雉類禍及後
昆善才然之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與知溫知溫
曰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
受党項餘衆由是悉來降附知溫後累遷尚書左

唐守令 卷六

十一

丞

唐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
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
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失陛下欽恤意此
皆非本惡誑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
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囚相與哭碑下因齊三
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
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曰亂河南者一越王

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是一越王死百
越王生也且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
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契丹陷冀州
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
民保城備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
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
民愛仰之復爲立祠

唐守令 卷六

十一

有膽畧乃能沛其恩膏矣固宜唐之神麗墜而

復舉也

唐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補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
政化大行人刊石以頌之總章元年請假歸葬
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
廼稱疾去職俄起授壽州刺史政寬惠百姓安之
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
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罪獄訟之事感亨二年

召拜正諫大夫

唐權懷恩

權懷恩雍州萬年人咸亨初拜萬年令為政清肅令行禁止後歷慶萊徻邢四州刺史洛州長史所歷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為宋州刺史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齊名至是懷恩路由汴州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德幹大慙時議以為不如懷恩也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卒

唐守令 卷六

唐王方翼

王方翼并州祈人也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誅大姓皇甫氏盜賊止息號為善政五遷肅州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塚塹數為寇賊所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為塚又出私財造水碾徵稅其利以養饑餒宅側起亭十餘行以居之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為立碑頌美

唐崔義玄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永徽中累遷秦州刺史時睦

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隣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于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使鬼物轉相愛感用是能幻眾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破睦州攻欽殘之分遣其黨圖黎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爭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與兵懼不肯用義玄乃署參軍崔玄籍先鋒而自統眾斷之至下隄戍禽其謀數十人有星降賊營義玄

唐守令 卷六

十三

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耶誰肯先勅去之由是眾為用斬首百級降其眾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終蒲州刺史卒謚曰貞

唐張文琮

張文琮貝州武城人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為倦貞觀中為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頒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出為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

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於官

唐馮元常附弟元淑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授眉州刺史劔南先時光火賊夜掠居人晝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加捕逐賊徒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督屬安南首領李嗣仙剽陷州縣勅元常討之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

唐守令 卷六

十四

其魁首而旋尋為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閨門雍肅雅有禮度雖小功之喪未嘗哀于私室甚為士類所稱

從弟元淑則天時為清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稱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俸祿皆供公用并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為苦也中宗時降筆書勞勉仍令史官編其事跡卒於祠部郎中

唐高叔

高叔雍州萬年人轉趙州刺史聖曆初突厥默啜來寇叔嬰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危甚急遂潛謀應賊叔覺之將自殺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諭諸縣未降者叔竟不從遂為所殺初賊將至州境或謂叔曰突厥所向無前百姓喪膽明公力不能禦不若降之叔曰吾為天子刺史不戰而降其罪大矣則天聞而深歎息之贈冬官尚書謚曰節

唐楊元炎子仲昌附

唐守令 卷六

十五

楊元炎虢州閿鄉人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勵三徙為荆府長史五遷諸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為荆州共乘艦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炎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為左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若叵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開元六年卒謚曰忠子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邳終吏部郎中

唐張知春

張知春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州兄弟五人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知春天授後歷房和舒延德定獲晉洛宜貝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人不敢犯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上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而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賜時人榮之

唐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神龍二年兼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其眾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

唐敬暉

敬暉字仲暉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為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

金湯非策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歛閩郡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為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後以誅二張加金紫光祿大夫

唐陸象先

陸象先以字祖龍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緱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常犯其諫曰公當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熟

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常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愛不簡耶故所至吏民懷之

唐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遷長安令宦官鬪與貴有所干進曳去之睿宗加歎息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論其能使遍聞之進大中大夫

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
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歛伏爲執
政所擠徙絳州刺史後擢河南尹政清嚴奸人不
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
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入爲大理卿

唐楊茂謙

楊茂謙清河人實懷貞初爲清河令甚重之起家
應制舉爲臨洺令時洺州稱茂謙與清漳令馮元
淑肥鄉令帝景駿皆有政理之聲茂謙以清白聞

唐守令 卷六

十八

擢爲秘書郎時實懷貞爲相數稱薦之

唐帝景駿

帝景駿雍州萬年人轉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
泛濫景駿審其地勢東南數里因高築隄瀑水至
隄南以無患水去而隄北稱爲神腴田時河北饑
景駿躬撫合境村閭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及
去任人吏立碑頌德開元中爲貴鄉令縣有母子
相訟者景駿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曰恨終天無
分汝幸在溫靖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

也於是母子感悟遂稱慈孝累轉趙州長史路由
肥鄉人吏競來餽餞有童稚數人在其中景駿謂
曰計吾爲此令時汝輩未生何慙慙也咸對曰長
宿侍縣中廨宇學堂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將
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視欣懣倍於常也爲人所思
如此十七年遷房州刺史州帶山谷蠻夷好淫祀
不脩學校景駿開貢舉悉除淫祀又通狹路并造
傳館行旅甚以爲便二十年轉奉先縣令未行而
卒

唐守令 卷六

十九

唐盧奐

盧奐宰相懷慎子也爲陝州刺史帝西次陝嘉其
美政題贊於廳事曰畀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旣利
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爲南海
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瑰怪前守皆以贓敗
故以奐代之汙吏歛手中之市舶者亦不敢干
其法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
李朝隱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吳伯輿曰奐父子清節爲時名臣弟奕以忠死

與二顏段太尉比節世德有自承矣獨奕子杞
奸邪蠹國豈家報之善善抑國運之既逢乎然
杞猶然清介也乃知殘固搏肉之虎貪猶食糞
之蛆矣

唐裴耀卿

裴耀卿字煥之遷長安令嘗有配戶和市法人厭
苦耀卿一切禁家門坐賈預給以直絕餽欺之弊
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
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飲均省封禪還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二十一

帝歡甚謂張說曰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
餽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
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
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
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前此
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後耀卿躬護作役未
訖有詔徙宣州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
屬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唐李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為河南尹傑既精聰
斷雖行坐食飲省洽不少廢由是府無淹事人吏
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
子法當先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
還歛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
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緣子不得逞傑殺道士內
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埭廢治南方漕弗通傑
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

唐齊泚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二十一

齊泚字洗心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
湊集事浩繁唯倪若水與泚以清教聞吏民頌美
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所頓彌數十里
泚列長柵布幕聯亘上食凡千輦納筦鑰身進膳
帝以為知禮喜甚為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泚以淮
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遷潤
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泚徙
漕路錄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
運錢數十萬復徙汴州泚中失勢益悵恨素操窺

袁

唐崔隱甫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緡

吳伯與曰如此剛腸宜其違詔不屈牛仙客也故嚴挺之不見李林甫與此並稱二人終不得

相志固已伸矣

唐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累遷至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監

欽等使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孽罷詔晏魚京兆尹絕大體不苛號稱職後貶忠州刺史賜死天下以爲冤

唐倪若水

倪若水恒州豪城人也開元初爲汴州刺史政尚清靜人吏安之又增脩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勸勵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間稱詠不已四年玄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鳩鵲等諸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餉

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說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賤命常欲殺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願隳肝以報主瞻想延闕敢布腹心直言忤旨其從謁獲手詔荅曰卿能開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深用嘉慰禽鳥並令放訖今賜卿物四十段用荅至言尋入拜戶部侍郎

唐姜師度

姜師度魏人也開元初遷陝州刺史州西太原倉

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六年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再遷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五道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特加金紫光祿大夫尋遷將作大匠師度好穿鑿溝洫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占星緯時人語曰

唐守令 一八卷六

二十四

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傳以爲口實

唐潘好禮

潘好禮貝州宋城人授上蔡令理有異績擢爲監察御史開元三年劾王出爲滑州刺史以好禮兼邠王府司馬知滑州事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好禮聞而遮道請還王初不從遂卧馬前呼曰今正是農月縱樂以損於人請先罷殺司馬然後聽王所爲也王慙懼謝之而還好禮尋遷豫州刺史爲政孜孜而繁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感其苛

察其子請歸鄉預明經舉乃自試其子經義未通集州僚皆而枷之好禮常自以直道不附於人又未嘗叙累階動服用麤陋形骸土木議者亦嫌其邀名

唐裴子倩

裴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謚曰節

唐常恒 附弟濟

常恒宰相嗣立之子也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惠

唐守令 一八卷六

二十五

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起辨恒不立威而自給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擢

殿中侍御史

弟濟開元初調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于是遷濟醴泉令後爲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濟文雅頗能脩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

唐張極

張極宰相九齡之子也有節行爲伊闕令會孫山
叛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

唐源乾曜

源乾曜與姚崇俱罷相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
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伏內白
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結榛虎吏懼得
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
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
咎

唐守令

卷六

二十六

唐裴寬

裴寬淮之從祖弟也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
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
將軍授大原守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
守拜范陽節度使爲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世皆
異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

唐楊瑒

楊瑒字搖光華州華陰人爲麟游令時實懷貞大
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常負逆人貨者暴斂

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令
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
其對爲止初帝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
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帝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
罪人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
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累擢侍御史
進中丞再遷大理卿改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
書諡曰貞

唐李尚隱

唐守令

卷六

二十七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以兵部侍郎出爲
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
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勅處妖妄
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
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苟察尤詳練故實前
後制令謫記畧無遺妖賊制定高夜犯通洛門尚
隱坐不索覺左遷梓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
公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絲百匹遣之仕官未常以
遺前惟勅誅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爲

終始云

唐李適之

李適之恒山憲王孫也開元中累遷通州刺史以
辨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權秦州都督徙陝
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患殺
洛歲暴耗倍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
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
皇太子璿署額進御史大夫天寶元年代牛仙客
為左相

唐李果

李果為洛陽令嚴毅公正縣務清簡有進士劉蕙
過其境聞戶外相語聲曰李令今古正人也見其
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邑求血食也蕙啓門視之
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蕙遂書贊一首於
村邨之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奸錄政聲聞於
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牛服焉

唐劉贊

劉贊以浙西觀察判官進歙州刺史政幹

媼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
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三
道以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
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

唐李峴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
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
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撫安祿山
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昏李方來等與祿山反
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
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語
謠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徒長沙後入為相

唐崔皎見新語

崔皎為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
上長兄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
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
懸于街樹境內肅然出為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
有聲稱

唐李錫見李集

李錫字元勳為虞城宰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易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錫往來憇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唐路嗣恭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以世廕為鄴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卷六

二十一

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徐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詔嗣恭討平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見事殊殘船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云

唐來瑱

來瑱邠州永壽人安祿山反張垆薦之興瑰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政賴川賊攻賴川方積粟多瑱完埤自如手射賊皆應駭仆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

父故將也拜城下泣且弔瑱不應前後俘殺甚衆賊懼目為來嚼鐵以功就加防禦使兩京平封穎國公

唐王丘

王丘字仲山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詔舉陶甯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朝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頽弊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丘更歷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常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嘆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

唐張守珪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為瓜州刺史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備

復位署招流亡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帥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碛不可蕪常儲雪水溉田是時渠竭為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備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

唐賈師順

賈師順岐州人為常樂令吐蕃寇瓜州分遣羣布支攻常樂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拜兵攻之數日虜衆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

唐守令

卷六

三十三

已失守虜悉衆來狐城渠可久不早降以全唯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羅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毀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

唐袁光庭

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比邊戎兵入赴難河隴郡邑皆為吐蕃所拔

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唐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及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

唐守令

卷六

三十三

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等各以衆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吳伯與曰公之守平原也以忤揚國忠也策祿山必反敵為之備遂以挫折其鋒舉事之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卒之賊不能直入

潼關公與杲卿挽其勢也唐室中興互盡郭李
公其首倡矣若生平歷忤大姦屢遭撼跌到底
不以先生禍福移其秋毫苟非深於聞道者不
能

唐顏杲卿

顏杲卿琅琊臨沂人開元中為魏州錄事參軍振
舉綱紀政稱第一天寶十四年攝常山太守時安
祿山為河北河東採訪使常山在其部內祿山舉
兵詰闕陷東都杲卿懼賊遂寇潼關即危宗社時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三十四

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初聞祿山逆謀陰養死士
招懷豪右為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杲卿相與起
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謀開
土門以背之時祿山遣蔣欽湊高遷率眾五千守
土門厲欽湊遣高遷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
湊至郡計事殺之是夜報高遷還復給擒之是日
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萬德擒之乃遣
人函欽湊首械二賊送於京師玄宗以袁履謙為
常山太守杲卿為司馮杲卿既斬賊將收兵練卒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三十五

遠近響應十五郡皆為國家所守時安祿山遣使
傳李燈盧奕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殺賊使首
青池尉賈載亦斬偽署景城守劉玄道傳首平原
饒陽郡守盧全誠亦據郡舉兵會于真卿時常山
平原二郡兵威大振祿山方率眾至陝號聞河北
有變而還乃命史思明率眾攻常山城中兵少艱
寡不敵擊備皆竭城陷杲卿嚴譏為賊執送東都
祿山見杲卿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為
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

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罵曰我世為唐臣常
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汝本幽州
一牧羊羯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
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令縛於橋柱節解之比至
氣絕大罵不息是日杲卿幼子誕任詡及履謙皆
先截手足乾元元年詔贈太子太保
吳伯輿曰公三計擒二賊也足於勇足於智矣
史稱剛直有吏幹然哉父子受禍極慘至今言
之淚墮亦言之而膽厲

唐張巡

張巡字巡鄆州陽人爲清河令治稱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賑護無吝秩滿請員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燕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而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有軍父尉買貴者引兵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貴死士乃奉巡至

唐守令 卷六

三十六

軍問道表諸朝令狐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諸將曰善巡乃分衆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輒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暴瘡鬪潮遂敗走追之兇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與巡有舊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

朝廷聲聞不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益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術枚濱河取益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縛藁爲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便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即

唐守令 卷六

三十七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謀知其實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拔衆保寧陵馬終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爲不沉朝宗夜去祿山虜慶緒遣尹子琦將勁兵與朝宗合八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周

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遂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上
軍士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遂專治軍糧戰具有詔
拜巡御史丞達侍御史子奇復悉衆圍城巡語其
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若雖損軀
而賞不及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
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達親鼓之賊潰追比數十
里賊復圍食盡士多饑餓巡出愛妾曰諸軍經年
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剖肌以啖衆寧惜一
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疆令食

唐守令

卷六

三十八

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錮弩以食
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遂議以睢陽江
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
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
巡西向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
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達俱執子琦謂巡曰
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
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決其口
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爲君父死爾附賊者乃六

死也安得久之琦服其節以刃脅降巡不屈乃與
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巡用兵未
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吾
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
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備製戰不親臨行陣有
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
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
寒暑所屬養必整衣見之下爭效死力故能以少
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馮食既盡而及婦人老

唐守令

卷六

三十九

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賊
止四百而已詔贈巡揚州大都督寵其子孫大中
時圖巡達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
廟云
吳伯與曰公以疲卒數千摧胡虜百萬鯁其喉
牙牽制首尾大小四百戰殺其兇醜九十餘萬
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卒保江淮以定
國家於旣傾巡之力也故其精忠貫天日自不
待言若論制勝之神則視周喻之戰赤壁屢克

文之戰采石尤爲勝之瑜猶有孔明爲犄角
文雖隻手猶未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
摧鋒陷堅於城孤糧盡之時夫公固正人也才
人也神人也

唐李栖筠

路栖筠爲浚源雁江泚淮田遂大稔宿賊張度
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
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

唐守令

卷六

四十一

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
光祿大夫爲刻石頌德

唐張延賞

張延賞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
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官
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
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
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

唐呂誼

呂誼河中河東人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
節度使誼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于是更號江
陵府以誼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
南之岳潭柳道御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
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
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與相忤希昂率
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
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
史過江陵入謁誼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
屍府門內外震服誼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
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才者
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誼之相與李揆不平
卽斥乃用善治閩卒贈吏部尚書誼在朝不稱任
職相及爲荊州號令明賦歛均一其治尚威信故
軍士用命閩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誼最有名

唐李勉

李勉字玄卿大曆一年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

尚簡肅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
怙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譖事之每須其入
勅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
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備具朝恩聞而銜
之因不復至大學勉亦尋受代

唐李叔明

李叔明字晉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為京兆尹叔明
乾元中為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協
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唐守令 一八卷 六

四十二

唐崔暉

崔暉博陵人以士行備謹開累官至澧州刺史不
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
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後遇
害帝悼惜之

唐魏少游

魏少游字少游遷漢州刺史王師潰于鄴河洛震
駭少游鎮守自若權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已
改衛尉卿貶渠州長史復為京兆尹始請申書

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
其以上親及婚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少游四
為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
者

唐嚴郢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大曆末進拜京兆尹嚴
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減隸官匠
丁數百十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
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病利即奏舊屯肥饒地

唐守令 一八卷 六

四十三

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
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况二千里發人出塞
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
足虛畿內事空係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
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土布帛給田者
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闕田炎不許
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雖
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即
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

偽造用符印疆光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
禁惡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獄今
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
按填委章程紊撓炎惡異已陰諷御史張着劾郢
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
遮建福門訟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
郢得原皆迎拜

唐左震

左震爲黃州刺史時肅宗不豫宰相王嶼遣女巫

唐守令

卷六

四十四

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中人護領內有一巫美
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愴狡不法馳入黃州
震晨至館請事門鏽不啓震怒破鏽入取巫斬廷
下悉殊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追還中人
旣以聞嶼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元次山集載唐乾元二年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
州刺史下車黃人歌云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
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云吾鄉有
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即此

左震是也

唐蔣沈

蔣沈萊州膠水人以孝廉累授陸渾整屋咸陽高
陵四縣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綏撫所
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誠軍吏
曰蔣沈令清而嚴幹供億故當有素士衆得蔬飯
見饋則足無撓清政其名爲人所知如此稍遷長
安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

唐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累進至鄭州刺史勸督
農力歲一稅人以爲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
田蕪不及耕燧務勸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
造之厚爲禮瘞暴斂止煩苛是秋稻生于境人賴
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
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
門爲譙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
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

唐柳子華

唐守令

卷六

四十五

柳子華公綽諸父也為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備
宮使設棘園於市狗邑中曰民有得拳青宮瓦石
材用投園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
營辦畧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
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
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

唐黎幹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遷
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渠與南

唐守令 卷六

四十六

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為御安福門觀之
幹密具舸舫作倡優水嬉與以媚帝久之深不
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為桂管觀察
使大曆八年復召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
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
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霖雨十三年
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
廢碾磑八千餘所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
徇財色附會嬖近杖左道希主恩帝甚感之德宗

即位又說道希進事覺除名長流俄賜死

唐獨狐及

獨狐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代宗召為左拾遺上
疏極陳時政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歲
饑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檢
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

唐元結

元結後魏常山王遼十五代孫拜道州刺史初兩
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

唐守令 卷六

四十七

二百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
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
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
侯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
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
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
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
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畧使

唐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孝德爲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且曰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醪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楹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乃解佩刀避老筦一人持馬至晞門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終始今尚書恣卒爲暴使天子邊

唐守令 卷六

四十八

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卽叱左右皆解甲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

唐薛珽

薛珽字溫如河中寶鼎人遷昭德令縣請立碑紀政固讓不受遷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廩後者三千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珽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贏爲觀察使惡其絮誣以罪左授硤州刺史遷陳州刺史

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淮南李丞以珽是州之去煩正簡使山南趙贇以珽硤州之蕪清使淮南盧翰以珽陳州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

吳伯與曰簡也蕪也肅也參而聞之吏如是足矣

唐崔衍

崔衍字着深州安平人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父崔倫卒繼母

唐守令 卷六

四十九

李不慈事之益謹歲爲李子卻償負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饑寒歷蘇魏二州號居陝率間而賦數倍入衍曰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歛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名巖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務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德宗公其言爲詔度支減賦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靜

姓所懷

唐于頔

于頔字允元為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頔行縣命備復隄閘歲獲秬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瘠薄墾者不掩樞頔為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未幾改蘇州罷滌祠濬溝澮端路衢為政有績然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綽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

唐鄭珣瑜

唐守令 一八卷 六 五十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歛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王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程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僛運勞凡迎送勅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剛至軍罷凡數百封

有諫者曰軍湏期會為惡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沴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

唐呂元膺

唐守令 一八卷 六 五十一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媿悉避

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為同州刺史既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詰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燕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

唐崔縱 孫馮

崔縱宰相玄暉之曾孫也為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沿簡易蠲畧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餼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負發歛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漑高仰通利里閭人甚宜

之入爲太常卿

孫碣字東標爲河隋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請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悅其色陽驚曰乃夫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後可久歸訟之乾夫納賄可久反坐誣碣至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即救吏掩乾夫井前獄史下獄悉發昧姦一口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滄溟獄決而霽都民歌舞

唐袁滋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亡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唐裴向

裴向字懷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紆爲同州刺史

奏署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紆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樞密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終以吏部尚書致仕

唐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嗣曹王皋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舉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漑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

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暮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于兵兵所籍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授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繁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畧使綏徠夷蕩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

唐徐申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
曹王皋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
皋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
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
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
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
州未幾邑閉如初創驛候作大市罷用皆具州民
請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為生祠申固讓觀察
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部戶七千比六年倍
而半之

唐李憲 附弟聽

李憲太師晟之子也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
州絳有幻人林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
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放
保山為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
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
糴絳粟既免負載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頽利

入為宗正少卿終嶺南節度使憲勲閭家子所歷
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
獄活無罪者數百人

聽字思出為蔚州刺史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
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
者後為楚州刺史淮西兵緣弱鄆人素易之聽日
整勅士皆奮擊捷賊不虞趨漣水破沐湯絕龍沮
腹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而城望風送
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綬銀宥節度使

唐蕭定

蕭定字梅臣為袁州刺史歷信湖宋睦潤五州刺
史所蒞有政聲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以定與
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鑑為理行第一其勸
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唐戴休頰

戴休頰字休頰夏州人遷益州刺史朱泚反率兵
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德宗嘉之賜實戶二百與
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帝進符梁洋

守奉天李懷光屯咸陽使人誘之休無事
兵自守懷光貽駭自涇陽夜走遷檢校工部尚書
奉天行營節度使

唐吳湊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
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皋罷之卽召湊代皋已謝
督視事明日詔乃下湊爲人彊力劬儉瞿瞿未常
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彊佑取物而有司附
媚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

唐守令 一八卷六

五十六

不便宵民徒紛流議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
外吏與閭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爲宮市
令平賈和隻以息衆誰帝輒可初府中易湊貴戚
子不便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遮湊取決幸
倉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撻盡中其藥初無
留思衆畏服不意湊精裁遣如此文敬太子義章
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土治墳農事廢湊候
帝問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爲上
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

以逞也顧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啓寤幸一聽
之則民受賜爲不少橋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
訴叵云罪何以解進兼兵部尚書病卒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成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
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
指樹懷之

唐王播

王播字明敷李實爲京兆戶與播遇諸衢故事尹
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

唐守令 一八卷六

五十七

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
未常輒貸歲中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歷號州刺
史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
人冒之以剽劫又勲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訶
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尋拜相

唐馮伉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李抱直卒伉持節臨
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于是醴泉
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

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屬猾數犯法伉爲著論
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
里授之使轉相教督居七年帝深牟薦爲給事中
終國子祭酒卒贈禮部尚書

唐顧少連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以中書舍人改京兆尹
政尚寬簡不爲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厚簿不能
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徙兵部爲東都留
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鑑伏

唐守令 卷六

五十九

號良吏

唐李實

李實道王慶四世孫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
悞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
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
歲雖早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主撤舍
鬻苗輸於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諷帝實怒奏賤
工謗國帝爲殺之公卿爲其諄短遷斥者甚衆專
情警色見顏問權德輿爲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

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
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
公詰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逋租實格
詔固斂畿內大困官吏皆被榜罰陪取十萬緡吏
乞貸毫釐輒死按之無罪者狠曰死亦非枉復殺
之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
人於府貶通州長吏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
遁去長安中相賀死號州

唐王式

王式起之子也大中中爲晉州刺史節郵傳罷用
畢給會河曲大歎民流徙它州不納獨式勞卹之
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會聞式嚴備
不敢道境報其種若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
稱徙安南都護

唐李景略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
當田統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
錄將軍入朝景畧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

唐守令 卷六

五十九

汗新沒微乎使者乃坐高壘待之梅鉢俯樓前哭
景畧卽撫之曰可汗乘代助爾窺慕於是虜容氣
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畧自此回紇使至者皆
拜於庭威名顯聞後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
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塔鹵邊戶勞瘁景畧至
節用約已與土同甘蓼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
頃儲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
卒于屯

唐李抱真

唐守令 卷六

六十一

李抱真字太玄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
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
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爲懷澤
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
走集乘戰伐後賊重入困軍伍彫剝乃籍戶二丁
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
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
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
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

軍冠

唐陽城

陽城字元宗北平人也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
賢院寫書策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房六年乃
無所不通初召爲諫議大夫以不欲相延齡改國
子司業出爲道州刺史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
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
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竟以其男號爲矮奴
城下車禁以良爲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

唐守令 卷六

六十一

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
泣荷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鞠之更有幸于
前刺史者捨其不法事以告自爲功城立杖殺之
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
其第曰撫字心勞微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
官督其賦至州惟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
聞判官來以爲有罪自囚于獄不敢出判官大驚
馳入謁城于獄曰使君何罪其奉命來候安否耳
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廢

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義不欲按乃載妻子行中道而自逸順宗即位詔徵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

唐孟簡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漬久淤闕簡治漵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

唐柳公綽 附子柳仲鄂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中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帶乃解以厚裝去官于仲鄂字翰蒙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比司吏入粟遊約仲鄂殺而尸

唐書今 卷六

六十三

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復出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焉可類乎擢劔南東川節度使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捕貪吏濟單務每旱潦必貧匱獨負里無地家衣冠隊女不能自歸者爲之婚嫁

吳伯輿曰考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鄂遜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言於綽以爲禮大題柳謂客曰張與綽性還欲使兒騎馬衡公

唐書今 卷六

六十三

綽即此見前輩禮度及家門教法矣

唐錢徽

錢徽字蔚章爲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程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眞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倫可作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後遷工部侍郎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徙柳州刺史即具奏欲以柳州授

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于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牒視血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州

唐裴蒙

裴蒙爲下邳令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膺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至下邳蒙嫉其兇恭公

唐守令 卷六

六十四

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因搆蒙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蒙無辜帝恚曰蒙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蒙度曰責若此固宜第蒙爲令愜陛下百姓百姓安可罪帝釋乃釋蒙

唐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爲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

水而祝之曰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

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

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之供天地宗廟百神之

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

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谿

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

與刺史拒爭爲長椎刺史雖爲弱亦安肯爲鱷魚

低首下心他他覘覘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刺

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

唐守令 卷六

六十五

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

盡涸而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尋改袁州袁

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

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召拜國子祭酒

吳伯與曰公豈獨以翼六經排二家爲一代冠

也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不諱王廷湊反殺

然請往諭穆宗悔詔無徑入公曰止君之情

死臣之義遂至賊營切責之賊惶汗伏地史所

謂浩然獨存者乎固宜馴鯉魚也回立潮人事
公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也夫冠象可以來
龍精微之致也○又外傳云韓愈病將卒召羣
僧曰吾不禁今將病死矣汝許示吾手足支體
無誑人云韓愈癡死也

唐崔戎

崔戎字可大玄肱從孫也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
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
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誇後人也徙兗海沂密觀

唐守令 八卷 六

六十六

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衆曰留公而
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
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鉅城姦吏十餘輩
民大喜歲餘卒

唐許孟容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德宗累遷為給事中
數有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
再遷尚書左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
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

肯歸孟容遣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
軍盡驚訴于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
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轡當為陛
下抑豪彊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
京師豪右大震

唐薛戎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
鎮州所過吏迎廷畏不及沿道前驅惟戎境內按
故無所治迺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遣將

唐守令 八卷 六

六十七

畧出之不與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譽其有善歸
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民懷之
唐薛訥

薛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
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賂發義倉粟千斛
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而仰私一
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唐薛平薛從

薛平字垣途年十二為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

事脅知留務偽許之已而讓芻夕以喪歸宰相杜
黃裳擢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子從

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
州刺史隄文谷瀝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
徙濮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于是山東大水詔
右司郎中趙櫟爲賑恤使櫟表其才擢將作監終
左領軍衛上將軍

唐辛祕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憲宗初拜湖州

唐書令 卷六

六十九

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
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
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
其將進焚營堡錡平賜金紫後進拜昭義軍節度
使祕居不易第服不改初俸祿悉與妻表親屬病
自銘其墓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唐高承簡

高承簡崇文之子也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
折上蔡鄆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潞州拜承簡刺史

治鄆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潞綿地二百里無復
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誇戰勞承簡處
其丘龙家財以糞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
菽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
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
武將李宥及遣使責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
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

唐王仲舒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貞元中拜左拾遺德宗

唐書令 卷六

六十九

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上言之母喪解服除爲婺
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
加金紫服徙蘇州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
調常與民爲期不擾自辦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
可思最宜爲諾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仲舒尚義
樂所居急民應置自爲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便

唐馮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
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宿入集部

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救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

唐劉栖楚

劉栖楚為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諫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為怪行乘險抵巇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

唐李繁

李繁宰相泌之子也少才警無行出為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畧財貨為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畧悉知賊巢藪所在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為擅興詔御史舒元興按之元興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為濫殺不韋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冤之繁知死恐先人功業悞賊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

唐羅立言

羅立言宣州人為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陽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日築其處吏籍其闕狹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後設鑿絕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可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

唐薛元賞

薛元賞代張仲方為京兆尹元賞常詣李石第聞

石方聽坐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于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罷之矣其黨訴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

之人無禮于宰相庸可恕乎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狹少年以黛墨鏡脣夸詭力割效坊間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

唐崔玄亮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元和初召為監察御史清慎介特澹如也稍遷密欽二州刺史欽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噉故吏得為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戶輸錢民賴其利後鄭注搆宋申錫捕逮亮俯伏流涕帝感悟服亦服其不撓絲此名重朝廷

唐王璠

王璠字魯玉為河南尹時內廐小兒頗擾民璠沒其尤暴者遠近畏服入為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

自李諒後政條繁數姦豪寔不戢璠頗脩舉政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瓘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于璠進左丞

唐韋渙

韋渙字子裴宰相貫之子也以學士承旨改京兆尹帝舅鄭光王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渙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渙具道姦狀且言必貨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于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

唐李行言 見語林

李行言為涇陽宰相宗獵死北見雉者數人因留與語言是涇陽百姓因問邑宰為誰也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劫賊五六人匿軍家取來直不肯與盡杖之上還官書其名帖于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申謝上曰曾宰涇陽否對在涇陽二年上曰賜金紫再謝上曰卿知著紫來由否對

曰不知上命取殿柱帖子示之

唐盧商

盧商字爲臣蘇州刺史吏以盜法求贏貨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貨反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

唐杜愔

杜愔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慶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愔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愔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夫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

唐守令 卷六

七十四

愔開難完潯城墮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愔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愔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慮愔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愔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而助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敗去圍凡十月愔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

唐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僖宗而狩大亂之後官觀焚

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脩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與復殿寢裁制有宜卽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絲是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授太子少師後拜吏部尚書進右僕射

唐守令 卷六

七十五

唐李罕之

李罕之僖宗末爲河南尹每討無不擒之曾縱兵于蒲絳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于上號摩雲塞前後不能取罕之至則下焉目爲李摩雲

唐常丹

常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順宗爲太子以尉中侍御史召爲舍人尋轉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情

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

唐何易于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媿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耶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耶

唐守令

卷六

七十六

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五代附

沈斌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晉開運元年為邳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邳州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

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羶忍以犬羊之眾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甬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周

王周魏州人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柱重威降契

五代

卷六

七十七

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

何澤

何澤廣州人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

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

張錫

張錫福州閩縣人梁末劉君鐸任棧州刺史薛爲軍事判官棧爲鄆之屬郡郡有趙務鄆以牙將王之頗橫恣民有犯趙三斤牙將欲置之死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趙事覺錫判曰趙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真于法同光末趙在禮舉兵于鄆灝河諸州多構亂錫權知州事卽出

五代卷六

爲監察御史

宋守令目錄

卷第七

王祐附子旭

辛仲甫

曹彬

賈黃中

馮瓚

安守忠

周渭

張宗誨

陳省華子克佐

范正辭子諷

温仲舒

何承矩

宋瑄

臧丙

柳開

張雍

張士遜子友

慎從吉

薛奎

王曙

王嗣宗

李紘附弟

趙良規

程琳

任布

張觀

石揚休

魏瓘

王濟

楊覃

張旦

鄭戩

張詠	查道
馬亮	郎簡
張若谷	李仕衡
孫冲	張傳
邊肅	魏琰
胡順之	戚綸
裴濟	王隨
崔邠	李九則
劉文質 <small>附于渙</small>	薛映
崔立	邵瞻 <small>陳世卿</small>
夏安期	劉沆
馮仲巳	孫丙
吳育	李若谷
王博文	王駿
王克臣	吳壑
張琰	王洙
王絲	謝絳 <small>父濤附</small>
司馬池 <small>附旦</small>	李及

守令 卷七

二

燕肅 <small>附于度</small>	蔣堂
陳希亮	薛顏
楊偕	王昀
姚仲孫	李宥
王臻	何中立
劉元瑜	劉湜
李繹	蕭貫
李孝基 <small>附孝壽</small>	杜衍
呂公綽 <small>弟公弼附</small>	魯公亮

守令 卷二

三

原缺第三葉後半葉

宋朝守令卷第七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宋王祐

子旭 旭子質附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即命祐知瀋州及至饋餉無乏既亦無壅班師召還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

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彥卿動靜謂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云

旭字仲明以廕補大祝常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鑲緱氏一縑之謠又知雍丘縣真宗尹京時素聞其能及踐阼三遷至殿中丞自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職王矩常薦旭材堪治馴真宗召旦謂曰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

廷任才豈以卿故屈之邪由判國子監出知穎州荒政備舉大中祥符間旦既薨厥歷中外卓有政績旭子質

質字子野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于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祀之蔡人至今號雙廟徙廬州盜殺其徒并質而遁捕得之質論盜死大理以謂法不當死質曰盜殺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懷其黨且許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殺人取貨而捕獲貸之豈法意乎

疏上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非自首者勿原者為今主是法請清臣皆言質非罪且稱其材起知秦州常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貨以辨故違約質問其賈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過迫饑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加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

宋辛仲甫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
城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
軍資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
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仲甫
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
疑謀泄有自首者擒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
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
爲補闕柳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者爲誰趙普以
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

知政事

卷七

三

知政事

宋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知徐州日有吏犯罪
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
人新娶嬾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
笞罵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
焉

吳伯與曰彬體恤人情遂至此宜其下江陵不
妄僂一人而賑之絕恤寡無所不至也仁而

能廉又能讓識度過人遠矣

宋賈黃中

賈黃中字媯民滄州南皮人知宣州歲饑黃中出
俸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因悉解
去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
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
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值數百萬乃李氏
官閣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
中廉格則亡國之寶將汗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

萬

卷七

四

萬

吳伯與曰廉生於畏慎出已俸以活吾宣宜也
太宗因重其毋作詩賜之蒙知遇至此豈易得
哉真令人感嘆不置

宋馮贇

馮贇字禮臣齊州歷城人知舒州境內有菰蒲魚
鱉之饒居民採以自給防禦使司超盡征之贇奏
奪民利請蠲除從之徙知梓州蜀軍校上官進率
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贇曰賊乘夜

奄至此烏合之衆箠相繫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且自潰美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餘黨千餘人並釋其罪境內獲安

宋安守忠

安守忠字信臣并州晉陽人為漢州刺史時寇難甫平使車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錢以給用每遣使太祖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律已以正汝

守令

五

行見之當效其為人

也知遼州民有陰召弁寇謀內應者事泄守忠悉斬以徇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擐甲及閭閻者倉卒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焉

宋周渭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畧不降屈縣

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暴虐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遷知棣州殿直傳延翰為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為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于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俄詔賜錢百萬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遷將復用詔下而卒

宋張宗誨

張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三子也知鄆州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鈴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

守令

卷七

五

又走鄆州宗誨曰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為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鄆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

宋陳省華

子亮附

陳省華字善則閬州閬中人累遷櫟陽令縣之郵白渠為隣邑強族所據省華盡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賴之知蘇州時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戶殍者悉瘞之詔書褒美權州開封省華以府事

劇請禁賓友相過從之未幾因疾乞骸不許手詔存問親閱方藥賜之三年卒

子堯佐字希元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為糜粥食餓者吏人悉繼米至賑數萬人天德中河決使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復徙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屠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甃用堯佐奏曰唐賢人墓石今十七七八矣

守令 卷七

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通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救州縣完護之徙鄭州會作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甚嚴賜書聚論

子堯咨字嘉謨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敵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刑慘惡數有杖死者徙鄧州知天雄軍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堯咨葺完之然煩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槓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

什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魚山至下把以導積水已而卒

吳伯輿曰省華以太卿居家其子堯佐平章事堯咨掌制誥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茗名酪焉較六龍下食更禮讓矣

宋范正辭 附子諷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千即杖殺之郡中畏服會有言饒州多滯

守令 卷七

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彈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與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賜錢五十萬饒州民其紹者積財鉅萬為羣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先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而前十四人皆得釋子

諷

諷字補之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為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辨數激昂喜為名聲然亦操持在已吏不敢欺為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

宋溫仲舒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知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而馬家梁戴景茂等部唐末以來居于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砦多產良木為其所據歲調卒采伐

給京師必以費假道于羌戶然不免橫奪甚至殺掠為平民患仲舒至部兵歷按諸砦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內屬既而悉徙其部居于渭北立堡若以限之民感其惠為置像祠之會有言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常總機密之職在吾左右當以綏懷為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羌獯雜居况此羌部內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逐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及命知鳳翔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

內侍監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戶部侍郎尋參知政事二砦後為內地歲獲巨木之利

宋何承矩

何承矩字正則知河南府時調丁男百十輩轉送上供綱承矩以為橫後奏罷其事徙知潭州凡六年囹圄屢空詔嘉獎之端拱元年領潘州刺史命護河陽屯兵米信知滄州以其不習吏事命承矩知節度副使實專郡治時契丹撓邊承矩上疏曰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此邊道路川原之勢若于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瀟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闕即播為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

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糝夫兵不患寡患驕
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
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太宗嘉納之乃以承矩
爲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俾董其後由是自順安
以東瀕海廣袤數百里悉爲稻田而有莞蒲蜃蛤
之饒民賴其利淳化四年擢爲西上閣門使知滄
州踰年徙雄州御書印紙錄其功最仍賜以弓劍
承矩推誠御衆同其甘苦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
右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契丹動息皆能前知至
道元年契丹精騎數千夜襲城下伐鼓縱火以逼
樓堞承矩整兵出拒遲明列陣酣戰久之斬馘甚
衆擒其酋所謂鉄林相公者契丹遁去是年春府
州常敗契丹衆太宗意其輕率致寇復命與滄州
安守忠兩換其任魏廷式使河北得雄州功狀抗
表上言又遣內侍劉勅覈實眞宗嗣位復遣知雄
州契丹南侵屢遣內侍以密詔問禦邊之計密封
以獻常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承矩上言聽
公私貿易人馬交度非便疏奏卽停前詔景德元

年入朝進領英州團練使冬出知澶州承矩自守
邊以來常欲朝廷懷柔遠人爲息兵之計及是車
駕按巡本部卒與契丹和益加歎賞明年春復知
雄州是歲契丹始遣使奉幣承矩以朝廷待邊人
之禮悠久可行者悉疏以聞手詔嘉納仍聽事有
未盡者便宜裁處三年拜雄州團練使

宋宋瑄

宋瑄字實臣華州渭南人知秦州有善政就拜監
察御史充陝西轉運使以帝賈代知秦州瑄去州

未百日置坐事繫獄上以瑄前有治績再命知秦
州安集諸戎部內清肅俄遷屯田郎中知益州屆
歲饑多盜瑄始至以方畧擒捕招輯盜皆首伏屏
息下詔嘉獎淳化中三吳歲饑疾病民多死擇長
吏養治之命瑄知蘇州瑄疾甚人或勸其謝疾比
歸瑄曰天子以民病俾我綏撫我以身病而辭焉
非臣子之義也旣而太白犯南斗曰斗爲吳分民
方饑天象如此長吏得無咎乎四年卒上聞之

宋臧丙

沈丙字夢壽大名入舉進士爲右贊善大夫知遠州丙素剛果有吏幹會同年生馮汝士以秘書丞知石州與監軍不協一夕刺刃于腹而死事可疑丙上疏言汝士死非自殺乞按治上覽奏驚駭即遣使鞠之召丙問狀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聞有私罪而言自殺若使冤死不明不加宿直者以罪今後書生不能治邊郡矣上嘉其直改著作郎

宋柳開

柳開字仲塗大名入知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

守令 卷七

十三

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借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趣塚慶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貽書轉

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

宋張雍

張雍德州安德縣人知梓州李順作亂雍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人又募疆勇千餘守城鞏綿州金帛以實帑藏未幾益綿邛彭漢州永康軍悉陷於賊順入成都僭號大蜀王勢甚盛遣其黨楊

守令 卷七

十四

廣將十萬聚寇劍門相里貴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許見老弱設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則墮其毒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復治攻其城而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山頭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山之東隅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

進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為神凶黨數乘城進戰皆不利長圍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石知頤來援賊始潰去遣施謂入奏上手詔褒獎

宋張士遜附于友直

張士遜字順之遷府洪令轉運使敏移士遜治郡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永曰射洪令第一也改襄陽令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早樹陂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歸

字介 卷七

十五

子友直字益之知越州州民每春餉財大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餉財建學以延諸生卒於官

宋慎從吉

慎從吉字慶之知開封府請屬一無所受歲數月有咸平縣民張斌妻盧氏訴侄質被酒誦悖張系豪族質本養子而証左明白質賄于吏從吉子大理寺丞鏡復為請于縣宰斷復質劉姓第令與盧同屋質洎盧迭為訟盧兄文質又納錢七十萬于

從吉長子大理寺丞鈞鈞以其事白從吉而隱其所受從吉密請付御史臺即詔御史王奇鞫之獄成從吉坐削

宋薛奎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賦魚蒲草錢徙知永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而所輸輒倍之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

字介 卷七

十六

餘三十萬殿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種書褒諭不許咸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有戍卒殺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也

宋王曙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知益州絕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偽斬之蜀人比之

張詠號前張後王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釋
獨疑之既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辯昭爲作辯
獄記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興軍

宋王嗣宗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轉運
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馬以
給北邊戰士有瘠弱者卽送關下暑月道遠多死
嗣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
牧放從之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時种放得

守令

卷七

十七

告歸山放既醉稍倨嗣宗怒因上疏言所部兼并
之家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
疏辭極於詆辱至目放爲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
徙居嵩陽避之四年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諸都鄙
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挟
之爲人禍福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
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
鎮州發邊肅奸姪肅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掘邠
狐按邊肅爲去三窟

宋李紘州弟縉

李紘字仲綱宋州楚丘人知歙縣地產黃金民輸
以代賦後金竭責其賦如故紘奏罷之歷知於潛
剡縣治有惠愛

弟縉縉琦薦知雒州治兵頗嚴不事屬傳數與宦
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十斛爲常平倉奏下
其法於他州

宋趙良規

趙良規字元甫河南洛陽人知同陝相三州陝歲

守令

卷七

十八

饑百姓請闕殘稅二分爲官伐芟以給河埽或以
爲湏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檄縣遂行而
以擅命自勅進太子賓客良規所至州郡爲政不
甚方然善委任佐屬祿賜多分贍族人餘皆輸之
酒家

宋程琳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知益州上元張燈州
人夜聚遊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毋白也已而
果有火終宴八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軍中

動靜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遷給事中權知
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樞老卒先貸妻子使以病
告琳察其色辭異命有司驗得樞死狀蒙正連姻
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
嘗樞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
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雖其夫而卒其歸夫
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官中矣琳請於帝
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
出之管而歸其妻遷工部侍郎

十一卷七

十九

宋任布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冠準曰
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爭者頗衆非庶士莫
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辭酒詈我已而
日悔哭於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
知貸其死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知真定府或
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曷方窺伺中國倘未可
弛也築甬道屬滹沱河跨絕泥潦徙澶州黃德和
認劉平降賊欲收平家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

真定又徙河南府

宋張觀

張觀字思正絳州人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
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比原以避水患觀曰太
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徙之增築之浸完水亦
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益而瀕海之地禁私
麥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雖日殺于市恐不
能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光黜配者不可勝計

宋石揚休

石揚休字昌言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往來
之衝也地瘠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爲樂工僇
俸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及卒發楮
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畧請增諫官以廣言
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
以防壅蔽復齒胄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
禁奢侈皆有補于時者

宋魏璠

魏璠字用之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鑿

十一卷七

二十

東西澳爲水閘以時啓閉焉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人憚之內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府驗治獄未上內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璫日卽奏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堅守不能下于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復知廣州下溪州蠻彭士義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荆南璫以爲五溪之險師行烏道諸將貪功生事于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採爲上守禦爲下攻取爲失不

字令 卷七

二十一

報後卒如璫議

宋王濟

王濟字巨川景德初知河中府契丹南侵上幸澶淵詔緣河斷橋梁毀船舫稍緩者論以軍法濟曰陝西有關防隔閡舳舻遠屬軍儲數萬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搖民心因密奏寢其事上深嘉歎遣使褒諭四年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關失許密上言郡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以

白居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斬之上嘉其能斷大中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屬歲旱民饑躬督官吏爲糜粥日親嘗而給之錄饑民爲州兵全活甚衆

宋楊覃

楊覃字甲錫漢太尉震之後知廣州覃勤于吏治所至以幹濟稱南海有番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謗議惟覃以蕪著遠人便之加右諫議大夫

字令 卷七

二十二

宋張旦

張旦趙州人淳化中知陵州李順構亂連下城邑賊黨數萬攻陵州州兵不滿三百舊不設城塹旦修完戰具置鹿角若驅市人進戰大敗之殺五千餘人獲器械萬計詔書褒之時遷水部員外郎由是知名數月西川招安使上官正言雅州密邛蠻蠻在于鎮撫須得其人伏見水部員外郎張旦前守陵州以孤軍抗羣寇保全壘壘至今劔外伏其威名望改授諸司使令知州事乃授刑部員外郎

賜金紫乘傳之任寇不敢犯契丹入寇戰沒上聞之驚悼

宋鄭戩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知開封府吏馮士元為
茲利有告士元受賂藏禁書者戩窮治之辭連宰
相呂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遂逮捕
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士元流海島度琳坐
嘗交關士元罷去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絕治
益惡政有能迹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對

古今一八卷七

二十三

土堙塞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
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
法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
折為二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
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
奏歲減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知并
州契丹與元吳方交兵過秦日上獨戩不以聞詔
遣使問其故戩對曰敵自相攻中國不足憂也卿
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戩募工人為弓箭手計口

給田

宋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
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
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
成為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詠在崇陽嘗坐城門
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
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自後人家置圃至今謂蘆蕪為張知縣菜一吏自

古今一八卷七

二十四

庫中出視其鬚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
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
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絕
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伏劔下墻斬其首申府自劾
蓋自五代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風未盡除
詠此舉非為一錢而其意深矣李順陷成都詔王
繼恩討之命詠知成都府繼恩破賊收成都詠至
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
知鹽價數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

易盜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繼恩恃功驕
恣不復出兵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
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招謂曰今賊
餘黨尚多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
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
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
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
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恩信招撫餘賊兩川
悉平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

卷七

二十五

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
人曰爾輩得好知府夫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
之也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
然至暮路無行人密召其屬戢得造訛者戮於市
民遂帖息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
則有聲止訛之術在識斷不在厭勝詠嘗以蜀地
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
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二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
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錄城中細民計口給券

俾輸元佑羅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
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詠之賜也詠寢室
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沓漏水歷歷分
明儻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詠爲神
明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
事將如何也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詠察
郡人張及李畋張遠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
延獎加禮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
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

卷七

二十六

塩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
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
者八九苟不以塩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則其患深
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貨
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
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
元約詠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
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
三與婿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服詠明斷上以詠

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諷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慨詠
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
於人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
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岐問其旨詠曰詢君子得
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
者十得八九矣命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
金陵詠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
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宰張希顏者雖不識

守令 卷七

二十七

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入縣境
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
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中聞更鼓分
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
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詠在陳一日方食
邸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指
罵詈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
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斝子勝其一
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卒

於陳年七十謚忠定初李順之亂官屬者多不挈
家以行詠單騎赴任官屬莫敢蓄侍婢詠不欲絕
人情遂自買一婢侍中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詠
還闕呼婢父母出贖嫁之仍處女也詠臨終奏疏
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
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園門以謝天下然
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爲忤云詠
謂李岐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
傷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詠曰臨

守令 卷七

二十八

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
也李岐苦病既瘳請謁詠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
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
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吳伯輿曰公常云舉人須舉好退者莫舉奔競
者故一生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宜其見丁謂
逐寇準而抵案慟哭也謂大小事皆須用智故
臨民制敵無非智之作用矣然買田宅爲歸計
以自汙亦智者之爲非有道者之爲也夫

可避君子知以義安命而已

宋查道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爲柵者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瀕史爾遂微服單馬直趨賊所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順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重書策諭知號州秋蝗災民歎道不候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饑

守令

卷七

二十九

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道性淳厚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以是頗不治道出滑臺過父友某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別加資遣摺紳服其履行

吳伯與曰按小史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跪度不勝則不復下筋雖蔬茹亦然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常於旅邸序

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誤其人來盡付之其六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而去朝刻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宜所在有治績也

宋馬亮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知饒州州蒙白氏多執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驚橫爲問里患亮發其奸誅之部中畏懾州有鑄錢監匠多爲銅錫不給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歲增鑄緡錢十萬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閭患人共謀

守令

卷七

三十一

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咸貸之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徙昇州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饑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賑貧民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知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贖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海舶久不至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徙杭州先是江濤大漲調兵築堤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報明日潮爲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

宋郎簡

郎簡字叔蕪杭州臨安人徙福清令縣有石塘墩
歲久涸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
祠知寶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偽為券冒有其貲及
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
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始
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
進士者

宋張若谷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為巴州軍事推官會
蜀寇掠隣郡若谷攝州事率眾為守禦偷賊乃引
去知濠陽縣三司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
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鑄緡三十萬緡
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緡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
之若谷以謂互市所以利戎若而通邊情且中國
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
歲增

宋李仕衡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知劍州王均反仕衡
度州兵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劍門
既而賊陷漢州攻劍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劍門仕
衡預招賊眾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鈴轄
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乘驛入奏權尚書度
支員外郎賜服緋魚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
監度州稅知天雄軍盜起淄青間遷知青州前守
捕羣盜妻子寘棘園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
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

宋孫冲

孫冲字升伯趙州平棘人河決棣州寇準請徙州
治河冲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為便
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决冲皆塞之準為
樞密使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堤過激民輸
送往來堤上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
復上疏論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蝗災宗
遣中使督捕至襄怒冲不出迎乃奏罷冲為襄州
而州將日置酒無卹民意帝怒命卽州置獄冲得

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之時使者猶未還帝信為
追使者答之

宋張傳

張傳字巖卿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
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夫報可待邪乃發上供
倉粟賑貸所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獎之傳強
力治事審覈簿書勾擿奸隱州縣憚之傳曰奚為
我憚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
不敢慢則州縣不復犯法矣人亦以為然

宋邊肅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丘人知邢州會契丹大入
先是地屢震城堞摧圯無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
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他城肅聞詔不發督丁
壯乘城而闢諸門悉所部兵陣以待之騎薄城下
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
趙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納
之擢樞密直學士

宋魏琰

魏琰字子浩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
有司執僧答服琰憫其非罪命脫械終去一府爭
以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
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覲不
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為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
所料知江寧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害朴無罪
吏卒監司劾奏召判刑部仍致仕進衛尉卿卒

宋胡順之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知休寧縣民有汪姓
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
肯出順之曰命不行何以為政命積薪環而焚之
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
法

宋戚綸

戚綸字仲言應天楚丘人知太和縣江外民險悍
多構訟為論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申
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
其先皆如期而還知永嘉縣境有陂塘之利浚治

以備水旱知杭州屬江湖爲患乃立埭岸以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眾頗非其變法知青州歲饑發公廩以救餓殍全安甚眾

宋裴濟

裴濟字仲溥絳州聞喜人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扶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爲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劫鄆問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然威績甚著知靈州兼都部署至州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其

守令

一八卷七

三十五

年清遠軍陷夏人大集斷饑道孤軍絕援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援兵不至城陷虎之上聞嗟悼特贈鎮江軍節度

宋王隨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太寬王旦曰西京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喜遣子弟就學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

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蕪井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

宋崔郾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飄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宋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商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

守令

一八卷七

三十六

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諭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糴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遷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潘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堡而水不乏斷冰伐砲契

守令

卷七

三十七

冊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知雄州初禁擁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異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閤門使獎州刺史河北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王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旣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嚴守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州北舊多設陷馬院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院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小州民旦夕營塹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嘗宴軍中而甲伏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

守令

卷七

三十八

檄瀛州以茗籠運罷甲不決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請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燬火甚嚴方晏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雲翠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諺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

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聞後人亦莫敢慕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

吳伯與曰公守雄州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屠飛謗至京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曰其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比鄙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也設心亦深遠矣

宋劉文質附子渙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知慶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乃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知代州先是蕃部獲逃卒給絹二匹茶五斤平皆論死時捕得百二十九人文質取二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隸他州

子渙字仲章知遼州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唃氏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唃氏大集族

帳誓死扞邊遣騎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以獻知保州虎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犯歷知邢思冀涇澶五州威令大振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渙在澶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

宋薛映

薛映字景陽知杭州映臨決纒銳庭無留事轉運使姚鉉移屬州當值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笞杖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於長吏前對辯無所異聽遣決之朝廷旋用其言知昇州建言州以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帝覽章矍然曰此朝廷豈知邪因令諸州條奏悉蠲之映爲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也

宋崔立

崔立字本之開封鄆陵人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知棘漢相澆免卿涇七州交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賑餓者所全活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滌汰也前後上四十餘事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嘗服其

鑒云

吳伯輿曰立固淳謹而喜論列者也其子崔公孺性亮直喜面折人韓魏公執政用監司或非其人公孺曰造化置蛇藪澤置虎山林公乃置之通衢乎魏公嚴之此可謂父子一德矣

邵曄陳世卿

祥符九年邵曄知廣州鑿內河通舟楫不爲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毋除我二苦

宋夏安期

夏安期字清卿宰相竦之子也知涪州簡方簡手得驍勇萬人爲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法爲是主兵勝他諸又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薄斛以徭賑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騎嘗乘之安期至卽大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廣袤數百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元昊請畫疆界朝廷欲遣使以問安期安期對曰此不足煩王人衙校可辦也議遂決暴得疾卒

宋劉沆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隣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僞作質券及隣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沆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爲驗沆曰若田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始爲券時嘗如敕問隣乎其入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時湖南蠻搖數出寇至殺官吏以沆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

兵至桂陽招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土兵分捕餘黨破堯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已而賊復出殺裨將胡元坐降知鄂州

宋馮伸已

馮伸已字齊賢宰相拯之次子也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先伸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知宜州

卷七

四十二

樂善蠻寇武陽伸已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又莫世堪負險強黜抄劫邊戶為疆場忠伸已設伏擒捕皆寘于法遷果州團練使

宋孫沔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知慶州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知慶州元吳虎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值高軍士有語優人因馘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狗將佐爭言此特馘爾不

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誰者凡三知慶州遷人服其能徙知青州又遷并州而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檢守杭及并所為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而使者奏沔在慶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牝者遂誘與姦及在杭州偷諸淫貪狀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大槌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嘗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乃責寧國節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黜

卷七

四十四

宋吳育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二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宦官典護歲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湏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承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者尋知開封府時歲饑多盜育嚴賞功之法管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

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此特鄉民用淨屠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頂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謚正肅

吳伯與曰公之知蔡州也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嗟乎伍保本簡也而後世行之以擾奈何

宋李若谷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知宜興縣官市湖汴茶

四十五

歲約戶稅爲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條勾檢茶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質以償其數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盜殺其黨與自歸知荆南王蒙正爲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徙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屍水中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逃歸復攻劫若谷擒至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知滑州河齧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爲大埽至旦堤

完知延州州有東面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爲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溝囹囹可貯二萬斛他郡取法焉知壽州蒙右多分占田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摭肩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灑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止知河南府貴人蒸洛陽穀使須索煩擾若谷奏令預約所調移庸道爲營辦

吳伯與曰按小史公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

爲姪欲并其財累訟不能決李令民還家毆其

四十六

叔民辭以不敢李因強之民如其言叔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噫亦仁慈矣

宋王博文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知海州徙密州負海有塩場歲饑民多盜鹽更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塩禁候歲豐乃復從之知秦州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爲熟戶畜牧又或以遺遠羌羴羊馬故常以者數百人其禽生羌回以錦袍銀帶茶絹賞之

有自歸而中道為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
博文乃遣習知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
其罪由是歲滅殊死甚眾朝廷下其法旁疏知開
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逼衙門文製表木按籍命
左右判官分散之月餘畢出知大名府還給事中

宋王醜

王醜字總之趙州臨城人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
殺馬脅軍校為亂者醜潛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
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眾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

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
為苟察蜀人愛之

宋王克臣

王克臣字子難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京東多盜
克臣請以便宜處決遂下諸郡使械送尤桀者斬
以狗盜為少袁河決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或曰
河決澶淵去鄆為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
水患安事此克臣不聽後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
者才尺餘後起角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

避水事寧皆畫像祀之

宋吳奎

吳奎字長文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達于從政應
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華推財利負其息者
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
閩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沒
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宋張揆

張揆字文裕齊州歷城人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督

賦稅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
請以益都為天下法明道中京東饑盜起以御史
中丞范諷荐知萊州掖縣民訴旱于州拒之揆自
薦奏聞

宋王洙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知襄州會貝卒叛州郡
皆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
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
無敢譁者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商胡賦捷

新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餘為穀粟誘願輸以
舖流民因募其壯者為兵得千餘人盜賊屏息有
司上其最為京東第一

宋王絲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歲歉
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
邑人太受其惠稱為德政絲此當薛薦之蓋是時
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荆公當國做其法施之天
下號為和買久之本錢既不復俵且有折帛之咎

字今

卷七

四十九

宋謝絳

父濤其子景溫

謝絳字希深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知
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
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為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
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王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
征時曹濮多盜而契丹聲言趨齊鄆以濤知曹州
屬縣賦稅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
轉送濤悉留不遺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
以餉軍願留曹賦絲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

以為不可詔從濤奏累官至太子賓客絳以父任

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本業累數

千言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

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濱堰築新土為防歲

數壞輒調民增築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

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陂溉田至三萬頃請

復脩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而卒絳所

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脩國子學教

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子景溫字師直知瀛州

字今

卷七

五十一

有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語言談禍

福景溫在郡為所惑禮餉甚厚罷知蔡州

宋司馬池

附子

司馬池字和中歷建德郟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
蠻將入寇富人爭瘞金銀逃山谷間池攝縣事會
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知光山
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
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為
期約過不輸者罪既而輸竹先諸縣知鳳翔有疑

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徒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屬傳劇非所長又不知吳俗以是謗譏聞朝廷

子旦字伯康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群盜剽劫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備旦召富者問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糴猶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亦弭知宜與其民罷訟旦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稱以詆冒為耻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

守令 卷七

五十一

譎夫諸縣旦言役夫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旦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

宋李及

李及字幼幾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

皆驚服歷知杭州河南府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眾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通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在河南杜衍為提點刑獄間與衍會而具甚疎薄他日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

吳伯與曰蔡君謨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見終身之槩此清節可維世界乃王旦以及代秦州曹瑋也謂瑋安輯邊境及重厚不變置

守令 卷七

五十二

績也合之為清絮重厚品格具矣

宋燕肅 子度附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鬪肅下令獨罪先畷者於是鬪者為息嘗造運化漏法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子度度字唐卿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饑盜發度勸邑豪

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五法以察盜善狀日聞
知滑州州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
新蜀不屬度曰魏實爲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
悉以所儲芟楛禦之埽賴以不潰

宋蔣堂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
多爲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
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知越州州之鑑湖馬臻
所爲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自

守令 卷七

五十三

占多爲豪右所侵堂奏復之知益州慶曆初詔天
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
學宮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揚日嚴在
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厨傳專尚
寬縱頗變日嚴之政然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爲私
徙河中府

宋陳希亮

陳希亮字公弼知長沙縣有僧游印國師出入章
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

守令 卷七

五十四

視希亮捕治眞諸法一縣大聳徙知郿縣老吏曹
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
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史巫覡
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
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
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
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盜起
京西殺守令當弼薦希亮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
禦禦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
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時剽賊黨軍子方
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黨軍
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
梟首南陽市曰此黨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贊
獄未服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
德贊通州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
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繼襲之移滑
州會河溢魚池竭且決希亮悉詔河上使者發禁
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卧不

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旬以希亮爲
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徒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
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
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
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
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愈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
爲希亮死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王者以腐敗
爲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
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闕
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
留月餘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使
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
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
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
吳伯與曰公之善政更僕未易數乃余按小史
則少時從鄉人來輔學輔死子母貧困公以女
妻其子瞻恤其母終身美德非人所易有也乃
知根厚者無所不厚已

宋薛顏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知江寧府邏者晝劫人
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
引伏知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
往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先鬪之積數年爲鄉人
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
上餘悉繫于軍

宋楊偕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知河中府元昊反劉平
石元孫戰沒偕聞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曰朝廷遣
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候比
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爲陝西經畧使請增置土兵
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
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滅戍
兵東歸竦奏偕阻邊計偕爭愈力知并州及元昊
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
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今發遣戍卒赴邊慮在臨逃
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

請并人大驚畏為左司部中蔡襄章劾奏借乃
求知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
或謂偕合言於朝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
以私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司農
寺

宋王昀

王昀字昀臣大名館陶人知涿州王則以貝州反
涿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
前一日有告者昀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

守令 卷七

五十七

為之倫至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
昀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候轉運使
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昀因謂僚吏曰吾
不以累諸君獨命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
色一郡帖然明年河北大饑人相食昀經營賑救
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昀為僚教禁止時
盜販茶塩者衆皆一切杖遣之監司數以為言
弗為變

宋姚仲孫

姚仲孫字茂宗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
鬻積于道間為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
孫為券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權知
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埽上埽一
夕復完權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
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

宋李宥

李宥字仲嚴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
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埽均養之每

守令 卷七

五十八

句閱視所活甚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備者使就
獄曰我重賄吏爾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知江
寧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
巾是矣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仲其枉府舍火宥
畏兵亂闔門不收降祕書監致仕

宋王臻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知福州閩人欲報仇或
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即死其處以誣仇人
臻辨察格鬪狀被誣者往釋去俗為之少變又

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定

宋何中立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知秦州言者以為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美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賊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

宋劉元瑜

五十九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知潭州徭人數為寇元瑜使州人楊謂入梅山說酋長四百餘人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為民凡千二百戶徙襄州富人子張銳少孤弱同里車氏規取其財乃取銳父棄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陰賊吏為助州斷使歸張氏銳莫敢辯既同居逾年車即謀令求拆居元瑜察知窮治得好狀黥車實之人伏其明

宋劉湜

劉湜字子正徐州彭城人知耀州富平有盜掠人子女者既就擒陽死伺間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湜趣焚其屍會江南饑權天章閣待制知江寧府奏運蘇州米五十萬斛以貸饑民知廣州饑智高初平湜練土兵葺械罷作鐵鑕斷江疏有盜擄山救貸罪昭之不肯降湜知並山民資之食即徙民絕餉盜困蹙乞降民安之

宋李繹

李繹字紱之京兆萬年人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絳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有曰失亡耶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姪覺之惧事暴殺之以滅口遂収蘊致法權知貝州歲旱繹為酒務市民薪草溢常數餓者皆以樵採自給得不死官入亦數倍邊民歲輸防城火牛草十餘萬委積久輒腐敗繹奏罷之知延州繹所至頗稱治自以久官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嘗而知鳳翔府至是又徙鳳翔尋為右諫議大夫

卷七

六十

宋蕭貫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知饒州有撫州司法
參軍孫齊者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
蜀又納娼陳氏率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
至齊棹置廡下出偽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
其所生子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
撫非所部而貫特為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

宋李孝基 附孝壽

李孝基字伯始宰相迪孫也知汝陰雍丘縣通判

字今 卷七

六十一

閩州舒州知隨州所治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為證
左田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
耳閩中江水齧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
決水歸旁谷城賴以全舒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
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迺抵吏罪

孝壽字景山亦迪孫也為開封尹前此間里亡賴
子自斷截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
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加直學士出知興仁
開德府蔡京起蘇州章紱獄還孝壽開封使往即

訊至蘇州窮治鑄錢逮繫踰千數方冬慘掠囚墮

指脫足不可計死則投于垣外日夜鍛鍊疑未就

京猶憐其緩召使還後經兄弟竟用此惡氣居無

何後改開封尹奉宸庫吏呂壽盜金繫獄而進壽

壽執守兵論為故縱非任事之吏與不上者

亦以不即追掩繩之凡配隸四十人陰賂者使

加重六七人終出關而死帝聞之命悉還餘人孝

壽亡狀亦時有可觀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且牒

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

字今 卷七

六十二

判行不勸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傲
尹書判私用刑孝壽追悉本末幡然曰所判正合
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
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知乾州徙知鳳翔及罷
歸二州民邀雷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知天雄
軍始衍為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
清整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為設方畧捕立

得殺人賊幾所壅屍并得賊殺他婦人屍二秦人
大驚徙并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圖閣學士
復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為姦行
巨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
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開封府遠近聞
衍名莫敢干以私

吳伯與曰衍不尚威刑入潭清嚴其進務存士
退不近名庶絮不殖私產也居身居盡之乎公
常語人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

矯飾矯飾過實則趨乎偽公殆先行其言矣

宋呂公綽附弟公弼
公儒

呂公綽字仲祐宰相夷簡子也知鄭州嘗問民疾
苦父老曰官籍民產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
田疇久蕪穢公綽為奏之自是牛不入籍知秦州
安永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屬曰天下
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為廣邪卻之乃箭手馬
多闕公綽諭諸砦戶為三等八十丁為社至秋成
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

弟公弼字寶臣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
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打不受曰寧以劍死
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車削肅
然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
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
永和關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麟州無井
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
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做古板轉法去其沙實以
木炭埋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自是城壁

不陷而州得以守

少弟公孺字稚卿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
以久役思歸奮斧鐮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
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慧之變
且生即乘馬東去遺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
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
顧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
一人餘復送後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
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知開封府為政明

怒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曰王者番代不二
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宮嬪狎至奈何顯
指吏卒乎請之得釋

宋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知會稽縣民田鏡湖
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
利知鄭州為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
嘗有使客亡囊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
盜殆從者之謗耳索之果然

卷七

六十五

吳伯與曰公亮使境不藏盜可謂能矣史稱沈
涑周密不誣也然疾疇琦專政至薦安石以間
之又一切依阿安石為子孫計豈功名損治郡
時耶抑治民尚希存達而謀國遂多身後耶於
此見相道難矣

與又考公亮少客京邸有隣生泣悲甚知為負
官錢鬻女遠商也亮如數與錢約三日後女來
如期則公已解維三日矣其歷官顯要固亦篤
行之報哉

宋王罕附姪琪

王罕字師言宰相珪之季父也知宜興縣縣多湖
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為圖
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其戶可免某戶不可免眾
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西方用兵仍
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富室至豫貯以待需罕
自郡守倍其值市之而令民輸錢旁州聞之皆願
如常州法知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
婦數訴事出言無章罕委曲徐問乃本為人妻無

卷七

六十六

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
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為
神明

侄琪字君玉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
之留未決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得減死知潤州
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
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
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
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命廂邏具為作賞捕之

法未幾得奸人誅之火災遂息琪性孤介不與時
 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尉傳以
 沽名譽故待賓客頗濶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
 恤

守令 卷八

六十七

宋朝守令目錄

卷第八

宋富弼

宋范仲淹附子純禮純仁

宋韓億附子綱

宋韓縝

宋包拯

宋趙抃

宋王安石

宋唐介

宋劉敞

宋蔡襄

宋王素

宋王獵

宋趙滋

宋李叅

守令 卷八 目錄

宋李載

宋姚渙

宋朱壽隆

宋仲元

宋張逸

宋吳遵路

宋趙尚寬

宋曹覲

宋趙師旦

宋沈邁附弟遵從弟迓

宋李師中

宋种世衡

宋趙瞻

宋林槩

宋胡宿

宋彭思永

宋陳襄

宋孫洙

宋郭諮	宋陳繹	宋高賦	宋朱壽昌	宋孫長卿	宋馬仲甫	宋馬從先	宋張唐英	宋錢明逸 <small>附侄</small>	宋劉庠	宋余良肱	宋邵亢	宋張方平	宋趙槩	宋歐陽棐	宋曾鞏	宋吳中復	宋楊繪	宋王安禮	宋蔡挺 <small>附兄</small>	宋薛向	宋張景憲	宋竇下	宋許遵	宋杜紘	宋謝麟	宋王吉甫	宋張田	宋朱景	宋盧士宏	宋單煦	宋程師孟	宋葉康直	宋魯有開	宋滕元發	宋陸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穆衍	宋沈起	宋劉彛	宋陶弼	宋蘇軾	宋呂大防	宋劉摯
-----	-----	-----	-----	-----	------	-----

宋守令卷第八

江東 吳伯與

卷輯

宋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知鄆州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

人爲盡力山林股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擇取死者爲大冢塋之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齟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什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

吳伯與曰富公在青州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豈但于公陰德而已爲相而以民力

弊稅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恤民力又對神宗曰阜安宇內爲先孜孜爲天下何減伊尹乎昔人云景德元年其母寤驚旌旗鶴雁降於庭云有天赦是年寇準畫盟澶淵富公異日使虜之功與準並駕豈非天赦南北之民使數十年免於兵戈乎合前後觀之民之福星非耶功成身退享高壽於昇平天之報施何如也

宋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宿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禮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疑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公嘗以禮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出燕湖上縱人遊觀又大興土木以惠貧者是歲兩浙皆疫惟杭州宴然公常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因薦韓文憲公可用文正既歿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

以來未常交托於人遂除叅知政事此一段出小史

純禮字彛叟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塲甃及工徒於一踞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

守令 卷八

三

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恠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知開封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奉旨鞠草澤村民謀逆者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

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

純仁字堯夫知襄城縣縣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王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

守令 卷八

四

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間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救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買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知慶州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謠曰公實活我恐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至已無所負

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
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臨監司躬治廼前帥楚建中
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
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
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千斤環州种
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
盜也古避罪譎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
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
以誣告譎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

齊州

五

齊俗兇悍人輒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
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信若強
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
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
官司徃徃待其以疾斃獄中以與民除害純仁曰
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
自新卽釋去期歲盜賊比年大半錄事參軍宋儵
年暴虎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
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斃肉中再

訊之則儵年素不食斃其質毒斃肉者蓋妾與吏
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儵年醉歸毒於酒而
殺之遂正其罪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民衆惜
地不產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
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諸堊以萬數計

吳伯與曰仲淹首建郡學亦先憂濟世之本旨
也置義莊義倉以贍族至今萬世祖之何怪當
時畫像生祠卒而哭之如父也純禮知遂州因
調度奇急而一以靜待之純仁知襄邑慶州貯

齊州

六

賈粟發常平皆全活無數歷世仁德覃及萬姓
所希邁矣其相業又當別論猗與盛哉○范純
仁與荆公厚數言其以富國強兵之術誤惑人
主公又與溫公同志因其變法復言宰相當虛
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於是人皆服其公
平正直噫如此度量真難及矣

宋韓億 附子綱

韓億字宗魏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
守輒屬億治之知洋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

誣其子為他姓以專其貨嫂訴於官甲輒將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訖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為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為辭寃遂辨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判大名府知益州故事益州歲出官粟六萬石賑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于民民坐是不饑又覓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數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蕃和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愿

守令

一八卷八

七

其規西川奏徙場黎州境上

子綱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收其羊承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眾益駭軍校邵興帥眾劫庫兵為亂故殺綱擄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伏誅綱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吳伯輿曰公在中書見諸陳職司撫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虫魚草木

皆欲得所袁安不以贓罪拘人非乎

宋韓絅

韓縝字玉汝參政億子也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勅被酒誤隨人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杖蕃殺之勅妻持血衣擲登聞鼓以訴坐浩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

吳伯輿曰按小史公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送來公大不樂明日相見文忠取筆

守令

一八卷八

八

添女字三點蓋玉女但音作汝也前輩雅戲者此然暴酷如韓亦不識玉成之誼矣

宋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權知開封府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

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吳伯與曰笑比黃河清關節不到真夫子稱無德而剛乎何怪衣服飲食如布衣時也鈞致割牛舌者巧而已矣

宋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知慶州慶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

守令

卷八

九

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知成都以寬爲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會祭誣除轉運使英宗諭誣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知杭州改青州

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迅飛盡墮水先成都以戍卒爲憂遂復知成都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茂州夷剽境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誰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抹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備城使得食其力其

守令

卷八

十

爲政善因俗施該猛寬不同在慶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
吳伯與曰清獻琴鶴孤標宜入夜而以畫所爲者衣冠露香告天也至造百艘給嶺外旅襯豈專聲稱凜然者致仕歸而與子過游諸名山豈專清峻自勝者得道之人方圓惟所用矣
再考趙抃知越州而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商

買輻湊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朱王安石

王安石知鄞縣日奉行赦書節文訪義夫節婦得三人其間一人可采姓童為人典主庫謂之判子家中養疎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甥不事家業屢負人債輒為償之而不以告姊方欲奏上而代到不果聞以誑誤之過為後宰所答部中有兩道者常善遇之每有堤塘橋道之後令化募閭里備築不勞而成

守令 卷八

十二

宋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調平江令民李氏有貲而令吏有求不厭誣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別鞠之其寃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丘縣當邊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治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而

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堤闡之民以為利入為御史以論劾張堯佐及宰相文彥博帝怒甚貶春州別駕改置英州梅堯仁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

吳伯與曰介敢言聲動天下其執疑獄禁誅索固性然哉與包拯吳奎趙抃並以清與重於時殆蹇蹇匪躬者耶孫抃晚年執政常嘆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媿耳持公與吳中後也

守令 卷八

十二

宋劉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知揚州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為民田其後官取陂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舟復用為田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徙

鄭州鄭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效公行敞決獄訟
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
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
遺物市中者且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
至而雨蝗出境知永興軍太姓范備爲姦利肩同
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
備伏罪長安中詭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
吳伯興曰使道中囊錢人不敢取何肅也然無
他苛刻不過賞罰嚴明相傳爲神君而已緣敞

宋令 卷八

十一

博學雄文又不爲容悅觀其奉詔定樂中貴頂
列而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正氣感格宜矣

宋蔡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
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敢欺再知福州郡士周希
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
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飯僧下
令禁止之徒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
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

蟻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以庇道
闖人刻碑紀德

吳伯興曰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罔也公以材
名選拾遺補闕上屢詔勸農業興學校草弊備
廢公之補益尤多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
賢一代君德民風關焉矣蘇子容云歐公不言
文章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喜論文章各不
矜其所能誠然誠然

宋王素

宋令 卷八

十四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知開封府至和秋大
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
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怛怛然奈何更塞門以
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
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
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幣益
輕商賈不行令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爲政務合
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渭州拓渭
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

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侯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

守令 卷八

十五

吳伯輿曰公爲政便民情也號王公異斷既升臺論列是非也必得旨乃退號獨擊鵠其順人情必伸已志者乎論相而以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充選宜仁宗以當夢卜矣

宋王獵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爲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徙奠謂建祠其旁居官無系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長官

宋趙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歷知安肅軍保州滋強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其舟移文還涿州漁者遂絕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糶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後滋

守令 卷八

十六

後之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

宋李叅

李叅字清臣鄆州須城人知益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精糶所活數萬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并稅簿輸荆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叅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爲市遂除其害知秦州蕃酋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

募弓箭手居鎮閱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叅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不假貨事至卽決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宋李載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旁千載杖巫堙其井歷知魏州漣水軍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辭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之爲強食六爲州一以寬厚稱

符令 卷八

十七

宋姚渙

姚渙字虛舟知峽州宜都民爲盜所殘縣執囚訊脈以獄上渙移劾於他有司居亡何真盜獲大江漲溢渙前戒民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于城埽臺爲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徙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爲害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爭羅拜庭下訖渙去無警

宋朱壽隆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畧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

宋楊仲元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視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強賦民聽以所有與官爲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外用兵督餉轉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蒞亟命去之民以困乏爲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後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矣初軍期尚緩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爲利州買羊斂民差出錢帛滋蔓病民爲甚仲元更其令戶終費錢百文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鄆縣宰相張士遜先登隸境內將屬之召不

符令 卷八

十八

往至則按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爲減

宋張逸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廼奏之他日引對授澶州觀察使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

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

之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守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率陽騷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令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

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樞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宋吳遵路

吳遵路字安道知常州嘗預市米吳中以俗戕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屬縣無追逮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畧邊防雜事二十篇徙知永興軍被病猶決事不輟手自

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爲政簡易不爲聲威立

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贖其家

吳伯與曰按小史載公知通州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又使民採薪芻與民又建蓬屋薦席給藥餌通民迷不知有凶歲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扶頽下語耶此又正史之未及者也

宋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鄭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情易敗也宜亟往母使得散漫且為害尉既出又遣檄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蠶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為蠶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後議者欲廢為

守令

卷八

二十一

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下詔褒焉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

宋曹觀

曹觀字仲賓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鬪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觀遁去觀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睥引兵迎擊賊觀率從兵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梓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觀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家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

守令

卷八

二十二

絕授尸江中

宋趙師旦

趙師旦字潛叔知江州縣斷治出已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只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

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內大軒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智高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智高怒并貴害之事平贈光祿少卿

宋沈遼

附弟遼從弟适

沈遼字文通錢塘人知越州徙杭州爲人疎雋博

守令

八卷八

二十三

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

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

遇僚來盡傾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

來立斷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

刺爲共姦猾屏息嘉祐遺詔至爲次於外不飲酒

食肉者三十七日召知開封府治如在杭州蚤作

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役容燕笑沛然有

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弟遼從弟适

遼字獻達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世

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說其林泉喜曰使我自去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

适字存中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屋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徵札起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适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

守令

八卷八

二十四

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極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宋李師中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知洛川縣民有罪劾其最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緊甚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竟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卿置一

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
比終歲逋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
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願
輸者聽躬坐度門執契以湏數日得萬斛使下其
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與時入中
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爲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
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畧使并索旁郡者徒詣絕塞

宋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嘗知涇陽縣知瓌州

字今

卷八

二十五

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聞
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
諾是夕大雪深三尺緣險而進奴訛者方卧帳中
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
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雜拜
聽命羌酋慕恩部諾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
以佐酒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
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卽命慕恩
出兵誅之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人

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吳伯與曰种氏涪陽世家而三世產名將其矣
教民精射之法今沿邊牧守何不可踵而行之
故將貴善謀而次善戰惟世衡兼焉余又按小
史世衡常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之莫
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機
密院歲餘盡伺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
爲間也其神密又如此

宋趙瞻

字今

卷八

趙瞻字大觀調孟州司戶叅軍移萬泉令捐主田
脩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
令長治迹以自監又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
科歛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柱知威州瞻以
威茂雜羣僚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
條著其詳爲因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
就瞻取其書考焉

宋林槩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

閉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
飼饑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爲兵而
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
大患也請附唐用兵之法四畝一民部以爲軍開
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
官爲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請備蠻藉土
民爲兵柵要衝購徭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
禁蜀人不得自爲渠堰槩奏罷之又言蜀饑願蜀
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

之禁使通貨相資

宋胡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
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
欺不肯書曆宿謂之曰君輩坐滕侯久矣苟有過
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
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
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
者爲立生祠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爲政不畧細故民尤愛之

吳伯與曰公常言變法古人所亂徒紛紛終無
益於治又言契丹界上交侵小故耳朝廷不宜
爭小利而生事皆老成持重之見也又一僧能
化瓦石爲黃金且死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
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士大夫不得志而貪心
燒鍊多矣胡公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
當脩身俟時毋爲造物所嗤真知言哉

宋彭思永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
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
葺居爲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
於前而堅亦如之爲益州諸轉運使中使歲祠峨
眉率留成都持珍玩價值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
永攝府事殿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
也知瀛州比俗以麻桑爲產籍民懼賦不敢藝日
益貧思永始奏變之徙知江寧府

吳伯與曰思永曾還金釵於人易事耳第在兒

時為難墜劍不索至客舉手而劍墜袖中則其量也所至草居治桑麻則其惠也居毋喪屨甚鄉人饋無所受則其介也極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非國家之福則其直也但為御史中丞時為將之奇所誤誣蔑歐陽脩則其識闇也

宋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為常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

守令

卷八

五十九

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馬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守一兄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勸段學舍以塞謗不聽蓋講說不少憚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為祕閣

校理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為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

吳伯與曰公平生以道德教育英才為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輔大政及守方州官於四方而民受其賜皆公所教也豈特一令宜民已哉

宋孫洙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知海州免後法行常平使者

守令

卷八

五十九

欲加歛緡錢以取贏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漕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後旱蝗為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

宋郭諮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知濟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于其下穿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

合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
遣諮攝令以徃既至閉閣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
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
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泥民乃復借奏其才
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徙忻州開涓渠澆汾水與水
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顯言諮有巧思自爲兵械皆
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轆弩生皮甲來上帝
願嘉之

宋陳繹

守令 卷八

三十一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知鄆州繹不能肅閨門子與
婦一夕俱殞於卒位之手傲然無慚色知廣州庫
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事覺帝曰是以事佛麗
重典矣乃貶建昌軍奪其職繹爲政務摧豪黨而
行與貌違暮年繆爲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爲熱熟
顏回

宋高賦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
氏二十餘家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

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
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蓄墾不遺力而榛莽
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
坡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
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
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
州爲生立祠

宋朱壽昌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通判陝州荆南權知

守令 卷八

三十二

岳州州濱重湖多水盜壽昌藉民船刻著名氏使
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
少弭旁郡取以爲法知閩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
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
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
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
之乎囚色動則又槌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
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婿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
而曰因幾悟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

神蜀人至今傳之

宋孫長卿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服郡人神明稱之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為通塗知定州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隕長卿

守令 一八卷八

三十三

盡力繕補長卿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

宋馬仲甫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知登封縣轍轅道險危遂傭民鑿平為坦塗人便其行為刻石頌美知瀛州奏州古渭介有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踞絕仲甫得筆栗城故趾自雞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內地詔賜名其谷堡故峙堯人入城貿易借就即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實

闕之也

宋馬從先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囊傳者重坐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廩賑流亡全活者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為朕往既至治如曩時

宋張唐英

張唐英字次公宰相商英兄也為穀城令縣圃歲

守令 一八卷八

三十四

哇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昔指為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于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羨英宗繼大統唐英上謹始書云為人後者為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

宋錢明逸

附任總

錢明逸字子飛知開封府妾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起明逸為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榜婦人鄒氏墮足死

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

總字穆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
訴謀至七百總隨卽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
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
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譎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云
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
戚爲之歛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
衆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復知開封府臨事益精蘇
軾乘其摺案時遺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

守令 卷八

三十五

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宋劉庠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召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
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
劉尹來卽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
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常一事合人情
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
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事乎庠曰臣子
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知太

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銳工技擊者籍爲男

敢倣漢謫戍法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
雲中遣使議邊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爲備庠奏
言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契丹張形示強造端首禍
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
釁帝嘉使者辭順訖以黃鬼山分水嶺立新彊知
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
維州之害

宋俞良肱

守令 卷八

三十六

俞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知湘陰縣縣逋米數
千石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籍知虔
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
肱悉力賑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知明州
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激淤流且緩
執政王狹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方
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復
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良肱言自
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喝藉蔭

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爲固伐之不使屢爭不能得迺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知潤州遷知宣州治爲江東最

宋邵亢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瀕史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間里惡少年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闔訟爲之衰止

卷八

三十七

吳伯與曰公常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蜀人至今紀之又仁宗權河北益以公力奏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時元昊稱亂欲決計用兵公獻平戎十策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採用其言卒至民力大困國用不周言之有關係也如是夫

宋張方平

卷八

三十八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樞知開封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徒益州未至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後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郫川譚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泝其餘黨蜀人遂安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轍軾洙罷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故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弼文學辟以考校旣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宋趙槩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知洪州州城西南薄漳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

衝水不為患僚吏鄭陶饒與挾持郡事為不法前
守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群盜與造飛語曰
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
荅卒有自容州戍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叔
陶與抵罪闔府股栗知青州坐失舉滬池令張誥
免久乃起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
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
率眾去

吳伯與曰公為政皆宜民不畏強禦者也歐陽

脩常輕公令有文致脩罪者公力為疏救服除
翰林學士表讓脩為先進不可超越服官持身
之間真不抗不徇矣

宋歐陽棐

歐陽脩中子棐字叔弼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
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
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
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
荒乎卻之艱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

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詣於
布徒知諸州旋又罷去

宋魯鞏

魯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惡
盜為本曲堤周氏權貨雒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
汙婦女服髡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
取寘於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往推剽奪
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保伍使譏
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苟友

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
徙輦所攜金帛隨之誇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
外示章顯實欲撓貳其徒使不復合也自是外戶
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諸齊當給夫二萬縣
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
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徃來徒傳舍
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氏省六驛人皆以為利
徙粟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儲
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

本余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感敢師征
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倫他吏暴誅至斂民不堪輩
先期區處梓集師去市里不知知福州福多佛寺
僧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賕請公行鞏俾其徒相
推擇識諸藉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
絕左右微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
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毫滄三州鞏負才名人
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

泊如也

吳伯輿曰鞏立言於歐陽備王安石間與無
之難矣爲治務去民疾苦惡姦強而寬貧弱又
能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故盜發
輒得真有用文章乎對神宗曰安石勇於有爲
吝於改過中安石骨有矣功名淡然如遺尤不
易及也

宋吳中復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也知峨眉縣邊夷民

事活利太盛中復悉廢之無於居官代還不載一
物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繁而鞭之獄具
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爲令
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
將先下州縣中復撤之曰斂散自有期今先事擾
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
錄其語以上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卹
執政惡之遣使徃視爲不實削一階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

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

以靜鎮之若亡命推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
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
稹羞恚造譖徵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
伉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
下喬年慮因撻隱剔挾帑度出入不能得毫毛罪
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
罪願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請閱拜
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

斐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竇鑑者以捕盜寵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徂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賈珠入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意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于遠方

宋楊繪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

其明在即獄無繫囚

宋王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案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組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隣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天

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

十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塚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遷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執所涉百餘家安禮驗所指皆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

吳伯與曰安禮勤吏事至駭殊隣固也疏諫遷塚則枯骨之及矣固宜與安國發其兄安石之

說不以私恩廢公議也人臣無以有己又何嘗

於為弟

宋蔡挺附兄抗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為吏使之察警盜每發輒得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憂人太入挺盡歛邊戶入保戒諸岩無出戰諒詳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亟遣縱管張玉將銳師守之

諒祚督帳下決戰挺仗強弩壕外飛矢貫其纜遂引却移寇柔遠玉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恙思順舉族後諒祚倚爲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西爲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壽之先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鎮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則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爲伍番三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緡十三

守令

卷八

四十五

萬有奇括並邊生地買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闢市蕃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戍軍爲熙寧嘗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守之謀告夏人候胡廬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虜銳卒徙營衆憚遷欲爲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十九人訖徙營

抗字子直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止勝場大以爲

利知定州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產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者感焉知秦州秦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少至老局繫之非虎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擅相快殺已而有犯者斬以徇莫敢干令

吳伯與曰挺足於智勇者也有度州職官諧曹椿森利事挺留職官於坐呼椽而證而知其無即叱去之自是無復諧毀而人服其不可欺也然出自韓范之門而泄機事於呂相自售安石

守令

卷八

四十六

篤信有力者如是乎

宋薛向

薛向字師正知鄆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請主將求歸視弗得皆仁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爲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救溺尸貫汝擅還之罪象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糶法之弊以爲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

有以樵之遇殺貴則官糴於漕魏載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償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救之此策一行殺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使糴司於大名比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黠兵泳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曰彼欲疆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微倖取成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為也已後皆如向言

吳伯輿曰向樵糴及料比使嫚言其大有心計

守令 卷八 四十七

者耶誅取橫山畿蹈王恢之轍豈千慮之一失乎

宋張景憲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知瀛州上言比歲不登民債適欠今方小稔而督使併償道踈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使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帝曰卿言是也

宋竇卞

竇卞字彥法曹州冤句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虎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不可既而暴發時發六州卒築武州陳卒情至者答之不嚴卞曰廟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

守令 卷八 四十八

有詔嘉獎

宋許遵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賑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頒赦明恕及為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媿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為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遵

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于朝有司當為謀殺已傷違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為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為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

宋杜紘

杜紘字君章濮州甄城人為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今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喜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為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

宋今

卷八

四十九

知鄆州獄繫囚三百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異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

宋謝麟

謝麟字應之建州縣寧人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伙同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

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知潭州歷徙江寧鳳翔府涓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從比來不服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衆卒于官

宋王吉甫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知齊州梓州梓在東川為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

宋今

卷八

五十一

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悉為國歛怨為民基禍哉竟却之吉甫老於為吏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宋張田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知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加腆土豪劉紀廬豹素為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於瘴疠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或告交阯李日尊兵九萬誅莫

特磨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萬必其國有故張虛聲以嚇我耳諜既得實果其兄弟內相殘懼邊將乘之也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虜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偽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城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喜好嫚罵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守令 卷八 五十一

宋朱景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知汝州葉驛道遠隸囚爲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爲葉家關景重禁以絕其患擢知壽州始至亟發廩賑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祿卿

宋盧士宏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知信陽軍官捕爲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

谷間士宏請減其罪招之即相帥歸命徒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役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校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以廉能薦遂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傲驚搖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游爲樂民賴以安

宋單煦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

守令 卷八 五十二

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知濬合二州合居沿漢間夏秋患於淫潦煦築東堤以禦之赤水縣益井洞奏蠲其賦累官光祿卿

宋程師孟

程師孟字公關吳人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

揭北開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知福州築子城建
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儼寇所毀皆言
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
邕管開廣守備固不敢東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
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
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
爲立生祠

宋葉康直

葉康直字景温建州人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

守令 卷八

五十三

爲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利民時
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豈
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元祐初知秦州夏人侵其
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

宋魯有開

魯有開字元翰叅知政事宗道徙子也以庶知常
城縣曹濶劇盜橫行旁縣間聞其名不敢入境知
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
事興廢陟泚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

古循吏風知金州有盜獄當死者數十人有圖曰
欲殺人乘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
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
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
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徽州水災人乏食擅
饋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咸
謂郡無水患何以後爲有開曰預備不虞古之善
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
廷遣使河北民遮謂有開功狀召爲膳部郎中

守令 卷八

五十四

宋滕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知開封府民王頰有人
隣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頰憤而致姬扶杖訴于
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頰投杖仰謝失位所在
夏國主乘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
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
爲患今乘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遣陛下若再
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
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

然不果用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爲郡乃親見之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時塞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鵝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并灶罷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倫西邊分半

守令

卷八

五十五

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閤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兄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

宋陸誥

陸誥字介夫餘杭人知貴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自儂徃定後

交人浸驕守帥嘗姑息誥至部其使者黎順宗來偃蹇如故態誥出具禮召問折諭導以所當爲懼伏而去誥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簡上下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除知延州趣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鄙延最當敵要今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喻度未審陛下欲安靜也將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耳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入騎且出媿辭復攻圍大順城

守令

卷八

五十六

誥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請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誥之矣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誥謝罪共貢職知成都青苗法出誥言蜀峽力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爲儲積脫歲餘不能償逋適陷之虎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疏

宋穆衍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調率池令民牛爲仇宰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率池知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糈無以給遂糧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爲慶卒矣衍考課爲一疏最

宋沈起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人知海門縣縣負海地早間歲海潮至肩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漑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知桂州起言交雠小醜無不可取之理遂一意事攻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黜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建習繼命指使呂督餉益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連陷蔗白欽邕四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歸

使安置郢州

宋劉燹

劉燹字執中福州人調高郵簿移胸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後抑姦猾尺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曰治築知處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燹著正俗方以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

宋陶弼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攝興安令移事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不聽至李師中卒浚之師征安南餽餉於是乎出大爲民利知邕州邕經饑寇井隄蕩然人不樂其生弼殺輯惠養至忘其勤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贄皆感悅無犯邊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水大至弼身先版車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上水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爲發廩以賑於內方舟以儲於外水不及女牆者三板旬有五日乃公私一無所失亡知頌州州去邕二千里多

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粥亦疾甚然蚤暮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疆奮起爲用交人恩威兩服以是終粥在不敢犯

宋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遠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遠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始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

守令

一八卷八

五十九

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徒知徐州河決曹村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詰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

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知杭州大旱饑疫並作軾請以朝免木疏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

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本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案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

守令

一八卷八

六十一

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旣已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湖又多游三年一洶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益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牒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

收其利以備備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不及請
得百僧度牒以募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
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知穎州先是開封諸
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涇之惠民河河
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
鑿黃堆欲注之於堆軾始至穎遣吏以水平準之
淮水漲水高於新溝已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
穎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徙楊州舊發運司王東
南漕法聽採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採

守令

卷八

六十一

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
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
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
舊徒之

吳伯與曰文忠公之入掌書命出典方州也其
罷識文學政事皆非人界所常有以予歷杭之
西湖金光搖漾桃李情驕聽吳儂水調想當時
行厨會客令人千載在水月光中信是嬉笑語
怒無非文章風流戲嘯總成佳話乎夫世人但

曰風流風流耳無坡公之識見無坡公之肖度
而效其頌學其步以是爲子瞻之嬉笑怒罵也
不增醜乎乃知吹箎舞劍皆我畫筭雀噪蛙鳴
全部鼓吹蘇公堤之芙蓉楊柳無非清淨妙明
至慶惠州之瘴癘絕無芥蒂率衆爲大橋以濟
病涉昌化食半飲水著書時從父老遊樂真風
流具見此矣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
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
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
不旬日果既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知青城縣
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
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
立法禁令一庶悉轉租於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汶
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之標采
以嚴障蔽惟知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
下論治得情具獄卽其所杖之他挾奸者皆遁去

守令

卷八

六十一

吳伯與曰大防開渠均出納皆良法也忠直夙望不愧溫公申公獨調停而邊之議不為坡公所滯卒為姦邪所構惜哉

宋劉摯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歷冀州南宮令縣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伍百帛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

守令

卷八

六十三

是籍為錢千三百緡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

吳伯與曰公政一以便民為本宜極論率錢助役等害曰大臣誤陛下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及遷謫而慮章丞相遷怒百姓真為國忘其身矣

宋守令卷第八終

宋朝守令目錄

卷第九

宋蘇頌

宋王存

宋孫承

宋元絳

宋許將

宋蔣之奇

宋孫覺

宋李周

宋鮮于詵

宋馬默

宋劉航

宋呂陶

宋常安民

宋李南公

目錄

卷九

宋程顥

宋張載

宋畢仲游

宋黃庭堅

宋晁補之

宋陸佃

宋溫益

宋王觀

宋董敦逸

宋張閣

宋張近

宋李璆

宋賈炎

宋葉夢得

宋章綽

宋席旦

宋傅楫

宋蕭服

宋林 摠	宋管師仁
宋侯 蒙	宋唐 恪
宋張叔夜	宋樓 异
宋李伯宗	宋蔣 靜
宋徐處仁	宋鞠嗣復
宋宋 旂	宋張克戩
宋霍安國	宋張 確
宋聶 昌	宋鄭 僅
宋宗 澤	宋曾孝序
宋郭 僕	宋趙不試
宋趙令晟	宋向子韶
宋王 復	宋楊邦乂
宋胡舜陟	宋趙 立
宋呂由誠	宋郭 永
宋李 光	宋張九成
宋陳 規	宋鄭 驥
宋王居正	宋孫道夫
宋辛次膺	宋葉義問

宋葉 頤	宋葉 衡
宋陳 橐	宋李 燾
宋尤 袤	宋仇 念
宋高 登	宋張 運
宋范成大	宋程 迥
宋劉清之	宋蕭 燧
宋王十朋	宋吳 芾
宋陳良翰	宋李 浩
宋蔡 洸	宋趙崇憲
宋樓 鑰	宋汪太猷
宋李舜臣	宋張 杓
宋洪 遵 <small>弟遵附</small>	宋朱 熹
宋黃 灝	宋陸九淵
宋徐 誼	宋劉 宰
宋李誠之	宋黃 幹
宋張 洽	宋吳柔勝
宋楊恭之	宋沈作賓
宋趙 方	宋崔與之

宋楊簡

宋張慮

宋傅伯成

宋袁詔

宋朝守令卷之九終

附元朝

軍錄

八卷九

四

宋朝守令第九卷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

守令 八卷九 乙

若以小忿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禹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徙亳州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因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權知開封府頌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在後惠交治之非意頌臥治之比

吳伯與曰凡頌所設施多以德禮乃發憤公論
拆伏姦回又甚矯矯矣宜與宋敏求李大臨稱
熙寧三舍人不朽也

宋王存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
莫敢問存至接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
反爲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元豐五年知開封府
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
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

守令

卷九

二

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卽日弛其役都人
騷呼相慶

宋孫永

孫永字曼叔知瀛州河決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
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
之仍命發廩粟以賑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
河擅引兵北度蕩其族帳遼持此兆繫數暴邊上
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
營亘四十里永好論之曰疆吏曷禁已宣之獄矣

今何爲者敵意解但求醪構犒師而旋

宋元絳

元絳字厚之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
子者蒙占人田畧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
滅口絳捕寘於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
爲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
勅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
其後望一僧迎笑切私語絳命取僧禁廡下詰妻
姦狀卽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

守令

卷九

三

傷者共席而禱無血污是以知之知永新縣豪子
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
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爲證
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於州皆不得直絳至母又
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
母他牘尾印而撰爲券續之耳聿駭謝卽日歸整
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
二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鹽爲命非群
販比笞而縱之知台州大水甬城民廬蕩折絳出

庫錢卽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
費流者皆復業又甃其城因門爲神以禦滯漲後
人守其法

宋許將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權知開封府會治太學虞
蕃訟釋諸生無罪者知秦州改鄆州上元張燈吏
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
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圍皆空父老歎曰自王
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
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

宋蔣之奇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知廣州妖人岑深善
勾聚黨二千人其勢張甚之奇遣鈴轄楊從先致
討生擒之南海饒賓貨爲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
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真李勉等繪其
象建十賢堂以祀龔變其習知瀛州遼使耶律迪
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
何屈膝耶奠而不拜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

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
奇去夏人不敢犯塞

宋孫覺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
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
田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
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
亦率減什伍連徙毫揚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
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疆以挺

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

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第覺

覽字傳師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雷士卒謀因大
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
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
皆感謝去就剋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
安

吳伯與曰按小史則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
市易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以錢五百萬葺歸

殿請於莘老莘老曰孰若以其錢爲獄囚償官免枷鎖之苦得福甚於事佛乎富人卽日輸官圖園遂空公之擅施大矣

宋李周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調長安尉歲饑官爲粥以食餓者民全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控抵問老少男女無一亂者轉洪洞令民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鄂吏咎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舊提

守令

卷九

六

調徒邊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蠲監井之征且百萬

宋鮮于侁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調黟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狼橫里中因事抵法群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倉後當貽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迹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蘓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經揚州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

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吳伯與曰人稱于侁非拘攣亢激亦非守繩循墨者所可望信然乎欺君負友二語可謂有古道矣東坡風聲意氣海內無不願交一有患難果足避影如侁不負久要者有幾范文正公以論劾呂相出知饒州朝士畏呂無出送者惟李紘王盾出郊飲餞盾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數公風節若出一揆

守令

卷九

七

宋馬默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知項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日不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以事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若王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顯殺之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

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後蘓軾知登州
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徒知
曹州

宋劉航

劉航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
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
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執禮不遜且欲服毬
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
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

守令 卷九 八
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

宋呂陶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
冒隱幼弟田莊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
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
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
主之爾不然盡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
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知彭州李
杞蒲宗闕來權茶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產茶視東

南十不及一茶園本是稅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
以供衣食蓋與鮮鹽晉礬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
太重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
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往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
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
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

宋常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平州人調知長洲縣以忠信爲治
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

守令 卷九 九
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
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

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

吳伯與曰安民不但良吏也攻惠卿章惇曾布
蔡京而卒爲京所陷流落二十年以卒殆守死
不移者耶

宋李南公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調浦江令郡將吏恃守以
凌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

按郡吏健令也卒真諸法知長沙縣有娶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於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齒尚何爭命歸兒族

宋程顥父珣

程顥字伯淳父珣仁宗時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

守令

卷九

十

投之順流去而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翰怒即移病歸旋致仕元祐五年卒顥舉進士爲晉城令民稅粟多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勤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少無生理顥脇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絳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閩保甲權熾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正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

守令

卷九

十一

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

吳伯輿曰凡先生所以治人者揖讓相先靡爭而化故自言曰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凶飽暖邑居有禮義之訓乃爲盡職嗚呼令如是畢矣至御史召對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及功利暗指安石而語不露故安石獨不逐及先生謂青苗可且放過也殆獵較爲兆條例司官不爲免也殆委吏乘田之爲乎皆大賢以上事矣

宋張載附弟戩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爲和州司法叅軍嘗嚴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弟戩

戩字天祺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爲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

守令

卷九

十一

吳伯與曰橫渠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知信反躬自治安行而無悔以此治邑治可知也其弟戩知金堂德化大畧似之戩嘗云清不以能病人和不以物奪志兄弟卓然大儒何嘗彼兄弟去思碑哉

宋畢仲游

畢仲游字公叔宰相士安之子也知耀州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揭喻境內曰郡賑施與平糶若千萬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倫亦相勸發廩凡民

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

吳伯與曰虛張其數致富室自相勸發苟利於物從權可也以太原多銅器獨不市一物買二茶匕而去則未免有意矣

宋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知宜州又改鄂州

吳伯與曰楊誠齋曾記公宜州祠堂曰聞山谷

守令

卷九

十三

之至宜州也有毗某館之浮屠氏館之逆旅某氏館之太守皆抵之罪館於戊樓圍之也卒於所貶饑寒之也夫先生得罪時宰於太守何罪今先生來者思而去者懷得罪小人奚患哉人亦虛爲小人耳

宋晁補之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知齊州郡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畧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徹警知

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

宋陸佃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知穎佃以歐陽修守穎有遺愛為建祠宇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

宋溫益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知福州徙潭州鄉浩南還過

書令 十八卷九

十四

潭幕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宋王觀

王觀字明叟泰州如皋人知蕪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說議觀窮其姦狀真於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堯

觀索侵耕官地表為墓田江水貫城中為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觀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

宋董敦逸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為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畧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

書令 十八卷九

十五

者數百人

宋張閣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游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經理有叙去惡少年之為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隨請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議滋熾

宋張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

為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比道伐其謀邊人呂懺兒入瓦橋為盜吏執之遼人因略宋民為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為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而魚守兵與之鬪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為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擅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罰畧而不問從之

宋李璆

李璆字西美汴人知房州時既權官茶復疆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璆至即日盡釋之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璆始視事有相挺為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遂安後治蜀賑活無慮萬家眉人繪像祀之

宋賈炎

賈炎字長卿丞相昌朝從子也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盡歛之

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諱陳敦復見所歛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既復行其輕如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中產之家不過畜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處耳邊陲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法腳遞去敵追近民殊不安不安則邊不可守改河陽又改鄧州

宋葉夔得

葉夔得字少蘊蘓州吳縣人知蔡州復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賑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縉請糶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蘓州夔得上疏極論潁昌地方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科民輸糶就糶京師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夔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黥吏告訐籍却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夔得上其

事持吏按治之即人大悅散彥交怒尋提舉南京
漕慶官

吳伯與曰公在朝數正蔡京過差至曰惟虛心
平氣求抵於是其論虜事曰陛下母以字文虛
中奉使未回便以和議爲可恃皆侃侃正論如
當時不以爲介僻則以爲朋黨何余考之小史
公自言在許昌值歲荒發常平得濟十餘萬人
惟遺棄小兒人多不蓄曰懼父母來取也遂作
空券數千其載不得復取凡得兒者書券付之
且分餘粟量授焉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
人此雖細事臨民者亦不可不知此法也

宋章綽

章綽建州蒲城人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
鑄崇寧大錢令下市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
皇皇無肯售綽飾市易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
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
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束手或自殺綽
得訴者所持舊鈔爲前以千計者三十萬上疏曰

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罷綽降兩官

宋席旦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
後蜀數有妖言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徙鄭
州人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其土
俗願勿爲慮遂言蜀用鐵錢以艱於轉移故權以
楮券有司冀贏羨爲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
爲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可乎對
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弊法此古聖

守本

卷九

十九

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復知成都朝廷開西
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
獻旦引唐南詔爲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
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爲姦利
歛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悅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承
興

宋傅楫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僊遊人調揚州司戶參軍攝
大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

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揖
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令俯首權門
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
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

朱蕭服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
古跡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
唐縣令鞠信陵文於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
氏女封服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

守令

卷九

二十

安縣尉獲凶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
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蓋平民也徙知
康州

宋林攄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知潁州尋爲開封尹大駟負
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買疑不納駟訟
之攄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
未決也攄曰今未布而買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
者退鞫之得省吏王名真於法張懷素妖事覺攄

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襍治得民士交閱書疏
數百攄請悉焚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
素遊最密攄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知揚州政以
察察聞鋤大俠繩污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
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
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
吳伯與曰攄鋤俠繩污何嚴肅也曲事蔡京爲
國賈禍至激怒隣國渝盟啓釁豈其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耶

守令

卷九

廿一

宋管師仁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知鄧州徙定州時承
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
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濶繕葺甲
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
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
以示閑暇使敵不疑帝手詔獎激
吳伯與曰整武而示之閒暇其鎮重者耶昔爲
諫官恐逐二蘓客則依阿張皇矣特執政僅兩

月引疾求去猶庶幾知退云

宋侯蒙

侯蒙字元功密人知栢鄉縣民訟皆決於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文書欲覩致其罪既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御史

吳伯與曰能使怒我者無一疵可指庶幾不失

守令 卷九

廿二

其正也歟逮治五路將帥爲之申理十八人竟繇以免又仁人利溥之一驗矣

宋唐恪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疵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拆節爲長者知梓州徙滄州大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脩緩急滄爲極邊兵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

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賑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便宜罷行之民大悅

吳伯與曰恪治水捐租種種有執而蔡京二黨未免落脚定力難矣

宋張叔夜

張叔夜字稽仲侍中耆孫也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畧十郡官軍莫敢櫻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刦鉅舟十餘載鹵獲於是

守令 卷九

廿三

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賊副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山東群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束手以俟援兵則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延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賊文俾郵卒傳至群盜聞果小憚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之恩旨盜狐疑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情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千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

青州

吳伯與曰叔夜每臨危取勝無負平昔之談兵矣金人再犯公總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至於被執猶抗章欲立趙氏節義臨難乃顯信夫

宋樓异

樓异字試可明州奉化人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勅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為田收其租可以給用徽宗納

中令 一八卷九

廿四

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錢六萬為造船費沿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十六千郡資湖水灌溉為利甚廣往者為民包侵异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五年既請溫之船官自隸以便役又請越台之監佐費詔責之曰郡自有鹽筴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諸越斯乃以鄰國為望也睦寇起繕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宋李伯宗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知內丘咸陽太康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熱為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為熱望深察其違戾而實諸罰括縣壯丁為兵得千人以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

宋蔣靜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瀉

中令 一八卷九

廿五

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膏場驅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於法

宋徐處仁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為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崗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

仁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仁不欺除宗正寺丞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囚繫常空徒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爲平價適以增之尋改知穎昌府民有得罪官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爲奏上童貫乘是擿之奪職提舉鴻慶宮起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慘而怯盜無輕重悉抵死小有警輒閉城以兵自衛處仁至卽大開城門撤牙內甲兵人情遂安

管令

卷九

廿六

宋鞠嗣復

鞠嗣復宣和初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逼使降而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歙縣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可得何爲脇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懼屢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難率吏民修城立門衆赴功守備畧就朝廷知之進其官二等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師於宣撫使未及行而卒

宋朱旅

朱旅字庭實莆田人知剡縣方臘既陷歙睦抗嚮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府之縣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歸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爲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銳昂矢石雖頗殺獲終以力不敵死之越帥劉幹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

宋張克戩

張克戩字德祥知吳縣吳爲浙劇邑民喜爭太姓

守令

卷九

廿七

怙勢持官府克戩一裁以法豪猾屏氣知汾州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拈罕遣將銀朱守董來攻縱兵四掠克戩畢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爲內應悉殺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棚敵懼引去太原不守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旣陷吾固知必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同辭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徹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

敵而援師訖不至諸酋列城下克馘臨罵極口砲
中一酋立斃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克馘猶帥衆
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馘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
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
諡忠確

吳伯與曰公可謂盡瘁而死矣當時募士間道
走京師上章請救不報國尚有人哉公擐甲登
陣多難惟陽豈天欲以完節付公遂羈援師耶
大可悲悼矣

宋霍安國

霍安國宣和末知懷州徙知隆德府未行復留金
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鬪澧兵亦至相
與其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粘
罕使夷官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酋
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不屈死之安國一門
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吳伯與曰安國從容就死與若水之裂頭斷舌
幹之酌酒自經等壯矣宜言忠義者首稱焉

宋張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知隆德府金兵圍太原
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
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旣得
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築將兵又皆戍邊
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
抗敵不然確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
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
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

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

宗聞之悲悼贈述古殿直學士

宋聶昌

聶昌字幸遠撫州臨川人領開封府惡少年怙亂
晝爲盜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輒自縛黨中三兩
輩聲言擒盜持伏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
人不奠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
令所禁昌曰姑從嗜以懈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爲
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

命之曰昌

宋鄭僅

鄭僅字彥能徐州彭城人遷寇氏令河決府西檄
夜下調夫急僅方閱保甲盡籍卽行先他邑至決
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曰微寇氏
城民魚矣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盜起獨寇氏無之
且不入境他邑獲盜詰治之盜因言鄭寇氏仁故
相戒不犯爾知福昌縣復值歲饑悉意賑貸民不
流亾當第賞不肯自列提舉京東常平知寧州諸

字令

卷九

三十

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疆壯而能生致
者賞半之有內附羗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擄之乃
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
獨保境不生事寇一不犯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
學澤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
擢科者相繼調晉州趙城令復知萊州掖縣部使
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

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曰

此澤意也獨銜以聞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
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卽日
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
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
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治磁趙相五州
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
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

字令

卷九

廿一

吳伯與曰宗澤之守磁也正當蹂躪逃徙而能
治器募勇爲固守計宜其一呼而河北義旅數
十萬若響答也忠義所動也臨晉而呼渡河者
三且曰夙荷君恩敢忘尸諫何烈哉惜高宗惑
於潛善等令人千載悲吃耳

宋曾孝序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晉江人知潭州道州徭人叛
乘高恃險張毒矢下石官軍不得前孝序夜遣驍
銳攀援而上以大兵繼進破平之知青州繕修城
池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

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眾為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與目罵之遂與其子皆遇害後贈五官為光祿大夫諡威愍

朱郭僕

郭僕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知宣城縣苗傅劉正彥之變呂頤浩傳檄諸郡僕說郡守劉珪請募勇士倍道赴難揭榜復用建炎年號人皆趨之遁判

全州權饒州浮梁宰未行時有賊張頂花者已逼縣境眾止之僕曰安逸則就艱危則辭非我所學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死戰賊聞之僞降入邑為變邑官竄伏僕曰吾為宰義不可去端坐公署賊徒責僕僕大罵不絕口遂遇害詔贈承議郎錄其後二人

宋趙不試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知相州初汪伯彥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不下明

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眾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免於死

宋趙令歲

趙令歲燕懿王玄孫知黃州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歲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

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卻之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歲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笥鑿箭浮江告急令歲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曰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

宋向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知淮寧府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矢石遺其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闔門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諡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揚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守令

卷九

卅四

吳伯與曰公視事方六月耳而義已炳千古居恒強學自勵曰先丞相事業衰替政不强勉噫如此乃不負相門哉

宋王復

王復知徐州金人引兵圍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謾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事聞贈資政殿學士諡莊節

宋楊邦乂

楊邦乂字旆稷吉州吉水人知漂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懸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有爾罪當上功昇爵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逼城董軍餉尚書李栻及守建康陳邦光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入城栻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宗弼等與栻邦

守令

卷九

卅五

光宴堂上立邦乂於庭邦乂叱栻邦光曰天子以若并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遙望大罵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秘閣諡忠襄

吳伯與曰公平生目不妄視友人曾誘至倡館覺而焚其衣冠流涕自責乃知正直固自天性

宋胡舜陟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

宋趙立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金人圍楚州急詔以立守楚

州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令壯士持長

卅六

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光世訖不行金知外

救絕圍益急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縛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計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諡忠烈

吳伯與曰公木強不知書其忠義則聖賢之屬也且每每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無數勇足震山岳矣

宋呂由誠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知合水縣王

卅七

中立神謬征靈州由誠部連隨軍天寒食盡他邑役夫多潰去唯由誠所部無失者靖康元年知襲慶府時群盜所在蜂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地糧竭於是晝夜爲備版築甬就劇賊李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時京東諸郡兵驕多內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爲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群盜中有湖選者衆尤殘暴攻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

賊駭散不知所爲忽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城陷被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遂遇害贈由誠三官爲通奉大夫與二子恩澤

宋郭永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置千金取諸縣以給飲諸大谷者左丞永以書抵幕府曰非十一而取皆民膏

守令

八卷九

廿八

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部使者及邵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老稚遮留如永始去

宋李光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勳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屈部使者後

令吳江光不爲屈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宜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練軍又柵險要三十三所釐城止爲十地分巡內外晝夜休番有警則賊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謹言不便及守城瞻軍養民迄賴以濟

宋張九成

守令

八卷九

廿九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秦檜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檜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卽丐祠歸

吳伯輿曰公嘗從容於上言虜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欲姑息以永安不可不察此檜之必欲去公也上翌日問九成安在又曰九成清

窮不可無祿上不爲不知公矣如不能自斷何

宋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爲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

守令

一八卷九

四十

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苑守計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胃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於

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因我不若潛

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劫中其砦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帥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現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錡此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并兵十餘萬攻城

守令

一八卷九

四十一

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方劇暑規調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茂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筭兀朮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卽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尋疾卒

宋鄭麟

鄭驥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
亾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驥患之盡去其籍使
者欲繩以法驥曰著令約二稅爲定數今不除則
逋愈多民多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
康鑿漕渠導大湖以通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
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驥
條析利病力止之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
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爲駐蹕所驥言南陽金陵偏
方非輿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金將

守令

卷九

四十二

婁宿犯同州反韓城驥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
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曰所謂太
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驥赴井死贈通議大夫
樞密直秘閣學士謚威愍

吳伯與曰公云太守者守死而已何凜然也南
軒謂讀其書辭胞中所處蓋已素定信哉

宋王居正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
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王計者

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於朝戶部督趣愈峻居
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
吏爲文書付之曰卽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
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彥文鵠
鵠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
謂胡彥文鵠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宋孫道夫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
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

守令

卷九

四十三

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
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稅買絲虧直
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
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

宋辛次膺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歷官爲單父丞值山東亂
舉室南渡屬闖寇范汝汝爲陷建州寧知呂願浩以
次膺宰輔城道賊衝比至寇黨熊志寧已焚其邑
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

扼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
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隣邑閩帥張守檄
次膺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疆弩賊至與之
夾水而陣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悉宥
之

吳伯與曰次膺治邑有能事君以直糾彈務大
體必究其實聞者知懼其劾王仲疑王暎也疑
為檜妻叔暎為檜妻兄也而曰陛下曲從檜欲
紀綱不恤何以示四方豈屬意功名者能斯言

乎孝宗每呼其官而不名太上曰卿如在家僧
名利聲色都非所好不可為不知於上叅政一
月能去何哉

宋葉義問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為饒州教授攝郡歲
旱以便宜發常平米賑民提刑黃敦書劾之詔勿
問前樞密徐俯門生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
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
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

宋葉顥

葉顥字子昂與化軍儒遊人知信州貴溪縣時詔
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為九
等守從之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
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
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
曹泳令人歲夏租先期送十之八顥請少紓其期
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泳大喜許薦
於朝顥固辭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

以所獻充所賦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
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
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
無旬月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顥曰
名美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
心實耻之召為尚書郎

宋葉衡

葉衡字彥錫婺州金華人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
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

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損蕪
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
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擢
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饑者或言
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而
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
者甚衆檄晉陵丞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
於上卽徐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

朱陳橐

守令

卷九

四十六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攝天台臨海黃巖三邑
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爲御史
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
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
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
千餘人請起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敕所
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調近臣曰陳橐有古
循吏風知頴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
卽日就道次壽春則頴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

兵興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弊
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

宋李燾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陵人知夔流縣任族張氏子
居喪而爭產燾曰若恐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
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真
之理豪強歛迹知榮州榮因溪爲隄夏秋率苦水
澆燾築防捍之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
乞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

守令

卷九

四十七

夷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池皆報
可知常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
弩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
道間有請復置者燾嘗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
追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至是又申言列奏詔從
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
茶賊豈禁商賈率聽其自如訖無驚

宋尤袤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爲泰興令問民疾苦皆

曰邵伯鎮置頊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屬民漕司輸藁積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頊毀甚衰卽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知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裘成之裘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

會令

卷九

四十八

會有毀裘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

宋仇念

仇念字泰然益都人爲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念餽餼畢給時王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念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念送運餉於涿值大軍饋於盧溝河囊橐徃徃委以資敵念問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

高密丞俗尚鬪訟念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久民至懷餅餌以俟失劇寇起萊密聞素聞念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已盡獨噉曰無驚仇公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洩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脇念念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何人賴焉堅不爲動琦等錯愕遂散其徒人心遂定知明州以挫豪強獎善良爲理吏受賂雖一錢不貨姦猾斂

會令

卷九

四十九

迹州罹兵火旣燬念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

宋高登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授靜江府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調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長短登至頗改革而登喜其遷善備處學職他日琥有請屬

登謝卻之號怒謀中以危法登真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寔生太師於此盍祠以祀之登曰檜爲相區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吳伯與曰登每聞朝廷小失則鬻戚大失則痛哭隨之如此忠憤人焉能取容秦檜至富川王薄秩滿士民饋金五十萬辭之不得請置學買書則大是清奇可喜

宋張運

竹令 卷九

五十一

張運字南仲信之資溪人調桂陽監命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爲治吏民安之改臨江新淦丞攝縣事運撥煨燼考叛藉正租賦數月之間散除而民定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帥使奏升監爲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峴唐差等七人於學刻績顏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爲度支郎中

宋范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知處州陸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勸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輸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楊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五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閘四十九所止水則上中

竹令 卷九

五十一

下漑灌有序民食其利

宋程迥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江寧人知隆興府進賢縣民饑府檄有愬閉糴及糶與商賈者迥卽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稅於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入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強者群聚鵬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諭再三見從乃已縣人水區稻麥郡蠲租稅至薄迥白於府

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久籍乃悉蠲之
郡僚猶曰度江後來未嘗全放恐尸部不從迴力
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
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寬議乃息境內
有婦人傭身紡績春簾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受
食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爲人牧牛亦乾飯
以餉祖母迴廉得之爲紀其事白於郡郡給以錢
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
斛而米迴力止絕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

守令

卷九

五十三

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歛雷民鬼神其無知
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迴曰斯錢古之除陌之
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迴居官
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緩強撫弱導以恩
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皆以感激暇則須
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
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畚耨勢位不得以
交私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表而
出之以勵風俗周其窮阨伸全節行聽決獄訟期

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爲苟止
宋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知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
所謂大軍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
緡以四邑所入麴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充
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爲酒麴謂之麴引
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
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
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麴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

守令

卷九

五十三

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
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襍征
閣舊通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
帶鈔治頑梗捉吏姦優戶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
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
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
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所以事上官者惟
究心所職無負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爲勤哉
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

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
力稍蕪或有報白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論民
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
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
人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
與輸情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來者日衆則
增築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
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宜以
明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

守令 卷九

五十四

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雅儒吉士日相
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部使者以清之不
能媚已惡之貽書所厚堂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

宋蕭燧

蕭燧字照隣臨江軍人知嚴州嚴地狹財匱始至
官綴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
萬以其羨補積通城中惡少群擾市燧密籍姓名
湮補軍額人以安堵上方斬職名非功不予詔燧
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送出境者以

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
常平司請移粟於嚴燧謂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
忍於舊治坐視為請諸朝發太倉米賑之

宋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知饒州饒並湖益出
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
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
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以車從問道
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琪請

守令 卷九

五十五

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
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
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
錢初貢闈為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
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
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及復告戒俾之自新民
輪租俾自槩量闈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
詞曉以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饒久旱入
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

亦動天地鬼神

吳芾

吳芾字明可台州僊居人知處州處舊苦丁綱重芾捐之以新丁補其額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僊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宮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知臨安府內侍家僮

卷九

五十六

陵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樵豪側目知太平州造冊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

宋陳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各姓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

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宋李浩

李浩字德遠知台州州有棟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乞無事州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貨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好事覺械繫之虎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

卷九

五十七

言者交章擠之上謂叅政劉珙曰守臣不畏疆禦豈易得邪因批章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

宋蔡洸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僊遊人知鎮江府會西卒後屯建康舳艫相御時久旱郡民築陂澮水灌漑漕司撥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齊蔡公是賴

宋趙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宰相汝愚長子也知南昌縣事奉
行荒政所活甚衆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
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厚儲之以備歲儉
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一十七萬有奇皆
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貸會新券行視
舊價幾倍從崇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
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
以紀其事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

守令

卷九

五十九

宋樓鑰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
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
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
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蕪湖有言有亂之
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意不可以無
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

宋汪大猷

汪大猷字仲加慶元府鄞縣人知泉州毗舍邪嘗

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
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買爲毗舍邪
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
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
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
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
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
銅柰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

宋李舜臣

守令

卷九

五十九

李舜臣字子恩隆州井研人知饒州德興縣專尚
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
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
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通踰三萬緡民
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
爲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

宋張杓

張杓字定叟宰相浚次子也知袁州戢豪疆弭盜
賊尉獲盜上之州杓察其枉縱去莫不惟之未已

果獲真盜改浙西督理荒政蕪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糶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疆禦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都城浩穰奸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修三牌復六井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仍爲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菱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實緣宣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

守令

卷九

六十一

宋洪遵附弟邁

洪遵字景嚴皓仲子也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藝他郡隨與不饜至吳乃相告曰內翰在此汝毋復然先是朝廷慮商舶爲賊得悉拘入官旣而不返並海縣團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繫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璪以管論遵聞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

盛德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餼恩意傾人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妄奏竟無所泄其忿則別泊溧水永豐圩來調丁米木數甚庶遵曰郡當歲餘方賑恤流移勸分乞糴如自刲其股以充喉食不暇况能飽他人腹哉執不從楚地旱遵簡賓佐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糴於江西得活者不啻萬計戍兵乘時盜利曹伍剽於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當大札漉而邑落晏然

守令

卷九

六十二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除知贛州起學宮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驕歲遣千人戍九江是歲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訛言相驚百姓恟懼邁不爲動但遣一校婉說之俾歸營衆皆聽垂囊而入徐詰什伍長兩人械送潯陽斬於市辛卯歲饑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隣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尋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谷凡爲公私塘堰及湖總之

爲八百三十七所發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群呼嘯聚於郡將之治適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闕擁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適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

宋朱熹

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用講求荒

守令

卷九

六十三

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嘗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明

年以子喪請祠差知漳州會洞獠擾僞郡熹遣之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戒奸吏抑家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

吳伯與曰文公舉荒政興禮學皆有本之政也至立朝之言論經綸何等覲切宏偉及考立朝纔四十日而單瓢屢空整衣就枕而逝出處生死之際粹然儒者豈易言哉但讀其封事與崇政殿劄子長言之卽出自誠意正心乎較說命虞謨似覺稍煩至欲行經界猶近迂矣

守令

卷九

六十三

宋黃灝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賑給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茅礎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歷然時有旨倚閣下稅遂奉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復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獨關之請

宋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

守令

卷九

六十四

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遷憂罷關市吏訟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則郡民得與中者均官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

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早禱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

吳伯與曰觀子靜吏治作用豈果類於禪者陽明謂其簡易直截直接孟氏之傳信也如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已分內事卽宇宙內事何等貫通真切

宋徐誼

守令

卷九

六十五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知徽州至郡歛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獲也會郡究實稅於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饒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閭郡以爲神

宋劉宰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一人必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歟

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于累年訟於官無券可質宰召一丐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鞫之囚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囚者辭益力囚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以租富室以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且視之

守令

卷九

六十六

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訊之果伏其罪有媿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宋李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慶元初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鄆州鄆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偷樓櫓築軍馬墻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

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倉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於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度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計斬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爲疑兵以示之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劬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

宋黃幹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

守令

卷九

六十七

不令而政行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報以乞候餘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

守令

卷九

六十八

俟報卽日興工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皆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筭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經論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是歲大旱餘新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瀟山再拜雨三日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閩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宋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知永新縣一日謁告問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黥之湖南鄰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倫乃去

宋吳柔勝

吳柔勝字勝之宣城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嘉定初遷國子正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舉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舉舉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於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未報北界而已牧工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爲名將築隨州及棗

守令

卷九

六十九

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
闕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
北運判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卽乞糴于湖廣大
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
太平州累官至秘閣修撰卒諡正肅二子淵潛登
進士淵爲叅知政事潛以丁丑狀元爲左丞相

宋楊泰之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知富順監去官以祿
廩數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晉州以安居

守令

卷九

七十

安岳二縣受變禍尤慘泰之力白宣撫使安丙盡
蠲其賦丙復薦於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州崎零
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爲諸邑對減上
尚書省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
張調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宋沈作賓

沈作賓字賓王吳興歸安人知台州首訪民疾苦
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
書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

已巧媒孽之罷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

碑知紹興府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醜公

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竄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

事語在食貨志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

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

勉之錫衣物又得強勇者已千人置將以統之號

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

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提善鬪過之於是海道

不警井市無譁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

守令

卷九

七十

三縣迫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州曰

比鄉曰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

司擇才碎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諸州

郡選禁軍精練閱改救其懦弱者爲廂軍在郡節

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

獻美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

宋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苛是刑罰中教

化人以爲名言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擗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疆發民廩者執其首折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告月餅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

字令

卷九

七十一

與之獨以時買糴命民自築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開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

宋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真獄中諭以福禍咸感悟願自贖邑人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捨遺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知温州私贓五百爲群過境內外司

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補之巡尉不白郡簡驚

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

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庭

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

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

撤之城中譙踊名楊公河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

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

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蓋係事之

吳伯與曰敬仲嚴紀律又敦尚雍睦宜民愛之

字令

卷九

七十三

如父母矣素精於易詳著已易論學者稱爲慈

湖先生經術吏治信哉

宋張處

張處字子必慈溪人知南康至郡剖決滯訟衆皆悅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爲築城費處至曰不必取贏於民吾捐萬緡爲倡繼是儻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糴於郡處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增建禁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剗視元直償之徒知

處州

朱傅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隄壞即下流南港爲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推朱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瘵瘵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園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

宋袁韶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永免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取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

安府尹已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捨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

宋初守令卷第九終

宋朝守令目錄卷之十附元朝

宋危 楨

宋黃 震

宋真德秀

宋魏了翁

宋袁 甫

宋許 奕

宋陳居仁

宋杜 範

宋吳昌裔

宋汪 綱

宋陳 宓

宋王 震

宋高定子

宋范應鈴

宋吳 泳

宋趙與權

目錄 卷十

宋趙必屈

宋吳 淵

宋冷應徵

宋馬光祖

宋程元鳳

宋吳 潛

宋許應龍

宋陳仲微

宋陳 垣

宋徐元杰

宋孫子秀

宋高 稼

宋陳 寅

宋劉 鉞

宋常 楙

宋趙卯發

宋唐 震

宋趙良淳

宋汪立信

宋李庭之

宋李 芾

宋李成大

附元朝守令十一卷附

元塔 海

元張晉亨

元董文炳

元張弘範

元劉 肅

元張 昇

元臧夢解

元王 結

元歐陽玄

元王都中

元呂思誠

元于文傳

目錄 卷十一

元韓 鏞

元張 楨

元譚 澄

元卜天璋

元耶律伯堅

元段 直

元諳都刺

元林興祖

元觀音奴

元周自張

元白景亮

元盧 琦

元鄒伯顏

元劉秉直

元許義夫

元張養浩

元泰不花

元朝守令十一

宋新守令卷第十 附元朝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宋危榘

危榘字逢吉撫州臨川人知漳州漳俗視不蒸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刹榘命營高燥地為義塚立約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橫經自講士用歆動邑令有賄聞者劾去之籍其財以還民都有

守令

卷九

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緡厲民為甚前守趙汝謙奏蠲五之二換疏於朝悉罷之

宋黃震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撫州饒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糶糶者斬揚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糶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艱矣宜重困之以沒官

田三莊所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柳軍營五百間皆善政也詔增秩

宋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希建之浦地人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經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

守令

卷九

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禽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益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盜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斷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廟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推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糶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

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谷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知泉州迎者塞路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齋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知福

守令

卷十

十一

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贖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糶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

吳伯與曰德秀云政平訟理盡治道矣其先見又不獨討南安也金方交難蒙古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秀曾有疏喚醒之如君臣夢而不覺何

宋魏了公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知漢州漢號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許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知眉州眉雖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者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知潼川府約已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侶吳泳牟子

守令

卷十

四

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知廬州廬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奉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擗義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

吳伯與曰魏華父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蓋實心實學也立朝倦倦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立名爲請非真爲其名而已

宋袁甫

表甫字廣微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
上之請蠲減婺源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
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
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綱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
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棚築百梁
知衢州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
龍游常山三邑積蓄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
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
提舉江東常山

宋許奕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
代民輸復益筴之利以養士爲浮梁作隄數百丈
民德之畫像祠於學知漳州府霖雨壞城撤而築
之不以煩民捐緡錢十二萬爲十縣民代輸於是
其民相與祠於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
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宜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
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賑
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權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

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其官

宋陳居仁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知徽州至郡告以天子
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
三衙軍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
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
者恒裹贏以歸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安置藥寮
以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移建寧府歲出饑儲
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稅有因

守令

卷十

六

告糴殺入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
出爲惡遂誅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
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報爲書以義撼丞相然後
許發間遣糴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
爭以粟就糴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饒
民治古海鮮界港爲石礎丹徒境上蓄泄以時以
通漕運知福州入境有饒民嘯聚部分迂兵遮擊
之首惡計窮自經苑再進華文閣直學士

宋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知寧國府至郡適大旱範印
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富人積粟者發之民賴
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
悉以代輸下戶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
張顯尤勇悍擁眾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
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歸誠之意範以計
擒斬之給其眾使歸

宋吳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方

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攝郡
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攝官奉饋皆如
真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興社倉郡政畢舉興元
帥趙彥呐議東納武僭西結秦鞏人莫敢言昌裔
獨奮筆力辯其非未已武僭敗二州之民果叛知
婺州發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城駒從供
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
二十五萬緡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初昌裔與徐清
叟杜範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

人至和二諫詩以侈之

宋汪綱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
峒蠻蠻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
綱有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十萬九千餘兩
平陽當三分之二綱謂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可
勉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徙力請蠲損
之歲饒旁邑有曹伍者群聚惡少入境強貨發屨
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

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
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皆皇
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
安知蘭溪縣決樋如神歲旱即倚辦勸分綱謂勸
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安富恤貧也願假常
錢爲糶本使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
興水利知高郵軍陸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二萬
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若高郵三面阻水
湖澤與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

無險可守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歸鹵守毛澤民置石礎亟管以踞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網乃增修之部使者聞於朝增一秩

宋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子也知南康軍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築江

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做白鹿洞之規

吳伯與曰余考宓之泉南安溪時各色錢不係上供例歸縣官吏以例進公曰入縣卽爲官錢私有之則賊也良久曰此一例字壞了多少賢士大夫斯言直藥石哉余得之泉南襟志中

宋王寔

王寔字定叟東陽人知濠州至州節浮費糶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寔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屬道朝論以爲寔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於謝令橋光人遂安以召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寔固令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知高郵軍時議出師和者甚多寔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

得已然後行之諸軍舉行惟高郵邊之境賴以安由是與時逆讒者益衆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門戶且危門戶旣危堂奧能久安乎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漸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於孟城滁陽置於宣化不報卒

宋高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秫於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楮貼民以爲便麻苴舊有征

定子悉弛之命水潦游飢貧民競想無所於糴定子曰汝母憂汝弗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乃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更米溢於市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知長寧軍長葦地接夷療公家百需皆仰井鹽利來者徃徃因自封殖制置司又樵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得錫重賦差知綿州大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已而潰

軍作亂劍南大震定子戒群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司之綱為朝廷扞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諸將因曰敵將復會於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報國

之機也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闢寺觀祠宇以舍之亡幾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虜張洞姚承租等皆集於彰明剽掠尤甚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戰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彥威得檄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饒軍定子卽捐四十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鄰郡

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首加額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

宋范應鈴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叛籍之欺蔽不數月省簿成卽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與寇裳聽訟發擿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

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稅租釋囚繫恤生
瘞死崇孝勸睦仁民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
揭見者嗟歎時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邑七被殘
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即
奉親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爲先務然後去冗
吏覈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
每鄙權酷與利斬五邑悉改爲戶吉舟車之會且
屯大軍六萬戶人勸之權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
不能禁百姓群飲其可誘之利其贏耶永新禾山

守令 卷九 十三

群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應鈴察過客趙希
邵有才畧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擣其巢
穴禽之誅其爲首者七人一鄉以定

宋吳泳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以寶章閣直
學士知寧國府提舉興國宮進寶章閣直學士差
知温州赴官道間聞温州饒至處州乞蠲租科降
救饒者四萬八千有奇放夏稅一十二萬有奇秋
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與之藥事聞賜衣帶

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鶴林集

宋趙與權

趙與權字悅道知安吉州郡計仰權酷禁網峻密
與權首捐以予民設銅鉅縣門欲愬者擊之寃無
不直有富民愬幼子祭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
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權曉以法開以
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娶媪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
之郡廳日爲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
初二家皆畫像事之

守令 卷九 十四

宋趙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知崇安縣判如流吏不能困修
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
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
民皆感懌願輸革胥吏鬻鹽之敝擅發先化社倉
活饒民帥怒逮民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職也吏何
罪束擔俟譴帥無以詰而止舊有均倉倉無所儲
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力主義役之法鄉選
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勉有產之家有

感化者出已田以倡遂通行一邑上下便之知泉州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權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講行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賑救知台州察民疾苦撫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確祠政教兼舉知婺州至郡免權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口措置廣惠倉及諸倉積谷遷大府寺丞

宋吳淵

吳淵字道夫寧國宣城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

守令

卷十

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驟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詣於諸使者皆乞送淵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召赴行在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時雨

淮流民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贖濟之使之什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侵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澈浦等兵船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府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後以功拜叅知政事七日卒贈少師謚莊敏

宋冷應徵

冷應徵字公寔隆興分寧人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慶得列其行事風厲餘邑知德慶府前守縱豪吏漁獵峒獠遂大爲變偏城六十里而營應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至轉禍爲福一機也勝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

不然不免矣應徵知其勢辭卽厲士馬出不意一
敲擒之縱遣歸農猶千餘人乃請諸監司歸郡之
避難留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屬縣租賦託道
阻久不至郡應徵期曰首輸者與減分未至則償
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凡諸綱官廩稍軍券
前政積不得者悉補還之上下欣附應徵亦極力
摩撫期年報政奏罷抑配鹽法及乞用指券折銀
綱等五事以紓民力

宋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知建康府始至官卽
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賞軍民減租
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
昏嫁賜縣稅折收絲綿帛絹倚開除免以數萬計
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
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
不已帝聞命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
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逋負錢百萬
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

上元縣學樽節費用建平緡倉貯米十五萬石又
爲庫貯緡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緡常減於
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招要害邊賴以安其
爲政寬猛適宜事敦大體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
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
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再知建康郡民
爲建祠六所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
無不修舉云

宋程元鳳

程元鳳字申甫歙州人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
訪民疾苦夙夜寃心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
證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兼知饒
州治司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歛
之不足者芝生治所衆以爲治行之致元鳳曰五
谷孰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

宋吳潛

吳潛字毅夫宣城人宋嘉定十年舉進士第一出
入朝省不常初以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

制置使後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教養以學供日繁庖餼不足乃於常餼外日增給錢一百二十貫分齋造食官給權量俾齋隸各以時直取於市復撥沒官田產歸之學以廣樂育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爲奸民甚苦之潛立爲義船法令三郡卸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郡歲論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衆

守令

卷十

十九

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贖俾蓄以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調用有時者爲成式其船專留江漕不時輪番下海巡緝船戶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於三江合兵民船閱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於夜飛山統以備校餉以生券給以軍艦使漁戶有藩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師又立烽燧分爲三路皆發軔於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寨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密傳聲竟達轅帳而

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懼故理宗諭之曰已書再考郡網振飭海道肅清非虛語也潛允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刊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爲啓閉遇淫潦輒委官啓閘泄水民免墊溺他山洪水灣隄崩河決卽其地爲三壩西七鄉無復旱曠之憂墾管山河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匯於茅針硤鄞慈定皆沾其利已又硤鄞之棟木硤永豐硤開慶堰鄞卽堰北西渡築江東道頭以濟浮梁所不及堰慈谿之雙河使越人不得以隣爲壑

守令

卷十

十

堰黃家開支浦又爲黃泥埭爲新堰爲新壩造高橋凡諸邑淤河淺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今有相公衢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准當平之法建廣惠院一百五間合六廂之鰥寡孤獨瘠躄跛者三百人廩之開惠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餌三年之間兩陽寧愆期潛無時不禱有禱輒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嘗自爲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憂晴憂雨心其懇惻如此

宋許應龍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知潮州盜陳三搶起
贛州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揆為亂
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
守閑隘斷橋開塹斬木塞塗點集民兵激勸隅總
寇補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
應龍諭統領官齊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
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
寇皆平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
事宜分別齊民靜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

守令

卷十

二十一

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
里曰山斜峒獠所聚旬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開
應龍平決之其首率父老鳴金擊筒踊躍詣郡謝

宋陳仲微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調蒲田尉會守令閩
臺閩委以縣事時歲荒部卒并饒民作亂仲微立
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羅抑強羅一境以肅囊山浮
屠與郡學爭水利以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
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大揭其事鍾上以為寃且

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
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
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
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
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知崇陽縣寢
食公署傍日與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必達吏無
所措手

宋陳塌

陳塌字和仲慶元府鄞縣人知衢州寇卜日發深

守令

卷十

二十一

坑遵江山縣而東塌獲謀者即遣人致牛酒諭之
曰汝不為良民而為劫盜不事隸耜而弄甲兵今
享汝牛酒異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
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

宋徐元杰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知南劍州會峽陽寇
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父老咸相語曰侯
不來我輩魚肉矣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
生親為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多感悅

翰苗聽其自槩閣郡德之

宋孫子秀

孫子秀字元寶越州餘姚人知金壇縣嚴保伍盜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齎謀自前里正并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徃往自置其膝惟蒙點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膏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按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海貢

守令

卷十

二十三

院及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朝制各忠衛軍置砦以居截撥上供贍之知婺州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以為厲已嗾言者罷之

宋高稼

高稼字南叔邗州蒲江人知綿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之此絕興隆與之同得肯為之者令下民疑為之罷市稼欲出私錢以給中下戶歲大饑有司置弗聞稼捐家中

守令

卷十

二十四

裝市粟以食之全活甚衆桂如淵鎮蜀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為守禦計制置司從稼調金州兵駐洋州以守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黃金渡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道太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趨沔自至西縣援之俄報皆集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既罷李皇代之以稼久勞請改昇內郡差知榮州制置使趙彥呐以參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蕩無藩籬宜經理僑人原以為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時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固不備具會召還彥呐密奏留稼以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於神口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察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強負來歸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為疑兵未已北兵大至其眾皆潰遂下沔

州先二日子斯復侍以時危任重爲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曰吾得死所何憾及事迫秦議揚約勸稼姑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城旣陷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

宋陳寅

陳寅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比入境爲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

守令

卷十

廿五

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普與其民共守此土乃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爲先驅寅草檄文諭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比兵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登高俛自飲

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歛而焚之乃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絕贈華文閣待制謚襄節

宋劉銳

劉銳知文州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彛乘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於江會陳昱以失守沔編置此州後出降告以虛實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

守令

卷十

廿六

皆死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爲之感動城破銳自刎死

宋常楫

常楫字長孺知嘉定縣歲大水勸分和糶按籍均賦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楫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慈幼局立先賢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乃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悉以爲民倉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

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修府庫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史卒外餘金萬楮楸林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要錢果然

宋趙卯發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曰忠義所以裨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

守令

卷十

廿一

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吾請先君死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別其兄弟與盛服同縊從容堂苑卯發始為此堂名謂可以從容及其遷領容堂中拍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容問故曰正謂慷慨殺身易從容難死其死也事聞

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宋唐震

唐震字景寔會稽人知信州時大旱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為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為盡力所活無算州有民傭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傭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獄遂直知饒州時與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元兵畧饒

守令

卷十

廿八

饒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味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通判萬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元兵大至眾懼不能戰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左右不復敢言遂死之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

宋趙良淳

趙良淳字景程丞相汝愚曾孫也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譁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禮之至甚桀鴛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知吉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廢良淳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爲盜所在竊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良淳勸富人出粟賑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

守令

卷十

四九

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困以應之元大兵至軍其東西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菱舍陣土不歸已而將軍吳國定開南門納水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撫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邪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亂耶衆涕泣出復投縲而死

宋汪立信

守令

卷十

三十一

汪立信六安人知潭州至官供張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爲變以潭爲湖湘重鎮勦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果賴其用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留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乃移書以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似爲虞將以上求當天心以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才斗相聞餽餉不接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因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主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御壁輿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兵

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江淮
招討使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
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
遣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
賓佐與訣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
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

朱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初知濠州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
中機會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
在蜀命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議擇守揚者帝
曰無如李庭芝庭芝再破元李璫兵殺璫將初至
揚時揚薪遭火廬室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
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逋負假錢使爲屋屋
成人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
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故亭戶負
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
皆來歸利鹽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
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

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爲武
軍又大修學爲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
水旱卽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賑之揚民德之如
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
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城不驚百度具舉皆陛
下委任得人之効也後北兵攻揚州久不拔乃築
長圍困之百方諭降不聽竟死之

朱李芾

李芾字叔章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
犯芾籍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知德清縣屬
浙西饒芾置保伍賑民活數萬計知温州州瀕海
多盜芾至盜息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
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嘗出閱火具
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
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贓罪罷之似道兵潰蕪
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
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芾泣曰今幸用我我以
家許國矣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

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洞巒爲聲援
繕器械時芻糧柵江修壁元大兵入潭圍城芾慷慨
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
芾之不令而集城中矢盡有故矢皆芾命括
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
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
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諸將泣請
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
平時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

守令 卷一

附三

先戮汝除夕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
泣而諾取酒飲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
刃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
諡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
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二王悉詔
入闕官之

宋李成大

李成大字實夫南康軍建昌人知金壇縣北兵至

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
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
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
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
夫直祕閣諡忠節

宋朝守令卷之十終

卷十

廿

遼守令目錄

卷第十一

遼太公鼎

遼蕭文

遼馬人望

金守令

卷第十一

金牛德昌

金范承吉

金李瞻

金劉敏行

金孫德淵

金趙鑑

目錄

卷十一

金蒲察鄭畱

金女奚烈守愚

金石抹元

金趙重福

金武都

金王浩

元朝守令

卷第十一

元塔海

元張晉亨

元董文炳

元張弘範

元劉肅

元張昇

元臧慶解

元王結

元歐陽玄

元王都中

元呂思誠

元干文傳

元韓鑄

元張楨

元譚澄

元卜天璋

元耶律伯堅

元段直

元諳都刺

元林興祖

元觀音奴

元周自張

元白景亮

元盧琦

元鄒伯顏

元劉秉直

目錄

卷十一

元許義夫

元張養浩

元泰不花

遼史

遼太公鼎

遼太公鼎渤海人幼莊而好學咸雍十年登進士第調瀋州觀察判官改良鄉令省徭役務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服化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為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上即命禁戰會公鼎造朝大臣論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為大幸他郡如此者眾願均其賜於天下從之

守令

遼蕭文

蕭文字國華外戚之賢者也父直善安州防禦使文篤志力學喜愠不形壽隆未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之文禱輒兩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會霪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高陽勒石頌之

遼馬人望

馬人望字儼叔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中第進士為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望請於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請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於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壤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

守令

高擡之必醒其畏慎如此

金史

金牛德昌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安定人中皇統二年進士第
調礮山薄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飢羣盜充斥州縣
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勝
曰民若饑寒剽掠鄉遂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
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累官
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

金范承吉

守令

范承吉字寵之好問學屬遼季盜賊起雖避地未
嘗廢學天慶八年中進士丙科授秘書省校書郎
至大定府金源令尋遷昭文館直學士知絳州先
是軍興民有為將士所掠而逃歸者承吉使吏遍
諭俾其自實凡數千人具白元帥府許自贖為良
或貧無貲者以公廚代輸

金李瞻

李瞻蔚州玉田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為平州望雲
令張覺據平州救以瞻從事宗望復平州覺亡去

城中復救瞻踰城出降宋王宗望嘉之承制以為
興平府判官七年知寧州屢遷德州防禦使為政
寬平民懷其惠相率詣京師請留者數千百人

金劉敏行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
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諸縣老幼入
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
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
軍巡邏日暮則闔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

守令

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圯壞久不脩大盜橫恣掠縣
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
姓欣然從之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
犯

金孫德淵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也大定十六年進士調
石州軍事判官冰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桑
者主逐捕之盜以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
採汝何得刺我主惧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

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大安初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於前者皆沙河舊民也密護德淵由是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

金趙鑑

趙鑑字擇善濟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進調廬州司理叅軍歷歷城丞轉長清令皆劇邑難治而鑑改甚著大定初起為寧海軍秋禾方熟而出生鑑出行視虫乃自死終河北西路轉運使

守令

金蒲察鄭畱

鄭畱字文叔東京路幹底必刺猛安人大定二十三年進士調高苑主簿大安初徙安國軍二年知慶陽府事三年夏人犯邊鄭畱擊走之至寧元年改知平原府是時平涼新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畱招潰卒為禦守計夏兵退遷官四階貞祐四年卒鄭畱重厚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愠臨終取奏藁盡焚之

金女奚烈守愚

守令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名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也六歲知讀書性至孝父沒時年十五營葬如禮中明昌二年進士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為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為黨社大擾境內守愚下車其黨散去蝗起莒密間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莒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肩地積賞錢三百萬先給官緡乃徵於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狀白州州不為理即聞於戶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勸其事於石改校書郎毋喪勺飲不入口三日終喪未嘗至內寢為人忠實無華孜孜於公益天性然也

金石抹元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補樞密院尚書省譯吏調同知恩州軍州事遷監察御史為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鞠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闔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南民宗

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毀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賊不可得元攝州事竟得其情後移至濟南府到官六月卒元生平寡言笑尚節儉居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金趙重福

趙重福字履祥豐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試補女直誥院令史大安二年佐戶部尚書張煒調兵食於古北口遷都水少監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雲縣貞祐二年以守密雲功遷同知河間府事河間被圍有劉中者嘗與重福密雲聯事勸重福出降重福不聽是時河間兵少多羸疾不任戰欲亡去重福勸其父老率其子弟強者戰弱者守會久兩解圍去乃遷河東北路轉運使

金武都

武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陽穀主簿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劫推埋發塚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約無再犯悉奔他境察廉遷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

都路都轉運副使

金王浩

王浩由吏起身初開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時西臺檄州縣增置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及其利其愛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爲立生祠歲時思之南遷後爲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寺執縣官送款於此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其屍儼然如生日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

守令

六

元朝守令卷第十一

江東 吳伯與

卷輯

元塔海

塔海總管汴梁先是朝廷令民自實田土有司繩以峻法民多虛報塞命後差稅無所徵民多逃竄流移塔海以弊言于朝省民間虛糧二十二萬民賴以安後改任廬州時有飛蝗北來民患之塔海禱於天蝗乃引去人皆以為異民乏食開廩減直俾民糴之所活甚衆

守令

卷十一

一

吳伯與曰先至正六年命選天下郡守各選其人使其人之官皆於陛下辭聽旨諭之曰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饑也與之草渴也與之水饑飽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為我牧此民毋使之失所而有饑渴之患則為良牧守矣於是見勵精之君未有不重守令者也

元張晉亨

張晉亨字進卿冀州南宮人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歷

七年吏畏而民安之憲宗即位入覲時包銀制行

朝議戶賦銀六兩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為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乃得蠲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他物遂為定制

元董文炳

守令

卷十一

子

董文炳字彥明以父任為臺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知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里人大服縣貧重以旱蝗徵歛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民前令因軍興乏用無貸於人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當為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貧家復籍縣間田與貧民為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民食以足朝廷物料民令敢隱食

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舉以爲不可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歛大減民皆富完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譏之府欲中害之文炳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卽棄官去

元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

守令

卷十一

三

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局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元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爲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殷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爲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

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率律當杖八十矣可

宋張昇

張昇字伯高知汝寧府民有告寄來書於其家者論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旣而事聞廷議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倘位郡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寬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旁郡移文報吳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朔日蝕其占爲兵寇歲

守令

卷十一

四

癸丑其應在吳分野同列欲召屬縣爲備禦計昇曰此訛言久當自息毋用惑民聽衆論避之卽使者舉治行爲諸郡最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厲民死者殆半賦稅推課責里胥代納吏並緣爲姦昇自行省蠲之又例歲輸海運糧布糞三萬民久苦之昇言麻非越上所生海漕實吳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昇既謹於免吏又果恤民瘼故人心悅服

元臧履解

城守解慶元人授海寧知州慶解剛直蕪慎而學
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
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
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開四百四十有
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
御史臺杭章薦之滿去已五年矣屬江陰饑江漸
行省委慶解不爲文且督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
所活四萬五千餘人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

元王結

王結字儀伯揚州定興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
農興學孝親弟長城奸禁暴悉登于善俾朝夕聞
習之屬邑巨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
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勵多士改東昌路境有黃
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派夏月潑水壞民麥禾
結疏爲斗門以泄之民獲耕治之利

元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
不決玄察其情皆爲平翻旨賦徵發及時民樂趨

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
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踰月赤
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
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玄
名棄兵使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事於
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爲後橫斂措剋之乃發憤就
死耳不意煩我清蕪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爲理
其訟獠人遂安

元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爲柳州路總管御居楚上流谿洞
徭獠往來民間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照
之以恩憚之以威乃皆悅服柳民漆於蠻俗喜聞
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邊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屬
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麗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
理開曉之俗爲之變隣州茶陵富民單乙死無子
惟一小妻及其貧婿妻誣其婿死成婚藏隱玉
杯夜明珠珠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委之
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

賊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爲神明遷饒州路總
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
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
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
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
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
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粥
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父老或以兩岐之
麥六穗之禾爲獻都中曰此聖王之嘉瑞非臣下

守令 卷十一 七
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內憂去郡民生爲立祠

元呂思誠

呂思誠字仲實景州滄縣尹差民戶爲三等均其
徭後刻孔子像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疇勸
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
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簿界社長歲之
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輪作
天曆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
民用不擾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社民李恕其弟

道辛思誠叱之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
至其家取酒餽酬惟同管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
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桥居
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
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縣多淫祠動以百餘
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
相董仲舒祠

元千文傳

千文傳字壽道爲烏程令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

守令 卷十一 八
于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
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
賄妾之父母買隣兒爲妾所生文傳令妾抱兒乳
之而啼不就乳乃呼隣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
之即飲王遂伏辜册徒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
而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鞠之既得其情
其母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承有
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先司官從之陞婺源
知州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共

女至老死不嫁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卽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閭三月而婚喪俱畢有富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如女張爲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旣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蒞官其所設施多此類論者謂其有古循吏之風

元韓鏞

韓鏞字伯高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爲俗尚鬼有寬

守令

卷十一

九

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至鏞至卽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鏞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宮求宿儒學行俱尊者列爲五經師月必考訂課試以示勸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討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爲多鏞居官廨自奉澹泊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卽騰謗于朝出使于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皆無有後言後有

以織幣脆薄遣使督行省臣及諸御史獨鏞無預鏞治政雖細事其詳密多類此

元張楨

張楨字約中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楨執之盡得其罪杖里中愛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徙之人以爲快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姪所詣匿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吏卒卽其所發上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

守令

卷十一

十

皆伏辜人以爲神明

元譚澄

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爲交城令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王名皆以法治之戡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而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者年終

多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上著者賦以時集

元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爲歸德知府勸農興學復河渠河患遂弭時羣盜據要洋商旅不阻天璋擒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爲止息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旣至聽民自實事集而不苛擾民大悅賦籍爲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說免謫饒

守令

卷十一

十一

獨無有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無所得縣以饑告天璋卽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也竟發藏以賑之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勢遂熄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聞陞廉訪使

元耶律伯堅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

安肅州若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

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果導之則清

苑被其害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形勢圖

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都守行視可否事遂得

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礎民以

失利訴伯堅命毀礎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

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礎事聞省部著爲定制縣居

南北之衝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

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

贖伯堅命築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賦

後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

罪於下必請府力爭之在縣四年民親戴之如父

母比去而思之立石頌其德

元段直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

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

曰俟業至至當折而歸之逃民間之皆來還命歸

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

所俘掠者出財贖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上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予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元諳都刺

諳都刺字瑞之除益都路總管俗頗悍黠而諳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湯治之有上馬賊白晝劫人久

守令

卷十一

十三

不能捕諳都刺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羅鍋誣以枉勘縱其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其情而諳都刺之誣始白伴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病民諳都刺裁抑之民以無擾

元林興祖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遂至江淮燕冀莫不行使乃分恐少四五千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啗冤不敢訴

者十餘年興祖至官卽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伴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鞠之欵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湏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旣去政聲藉甚卽遷爲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撞賊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卽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銅盾五百乃可破賊

守令

卷十一

十四

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卽以恩信勸諭搢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銅板爲盾口中皆烙賊謂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搖屢竊發爲民害興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庶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之輕徭薄歛郡中大治興祖考課以道州爲最

元觀音奴

觀音奴字智能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施如神民
有銜冤不直者錄數十年前事皆奔走來訴觀音
奴立為剖決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驛斃令郗乙
副任以怒歐郗經宿而死郗有妻王氏妾孫氏訴
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郗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
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
曰吾為文具香幣若為吾以郗事禱諸城隍神有
難陽小吏亦預郗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
事乃首曰郗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

卷十一 十五

敢以首於是罪任傷而釋孫妾寧陵家民楊甲夙
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携其妻就食淮
南王得疾死妾還則田為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
行賄偽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
携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無所顯明觀音奴疑
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
質王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
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
音奴以事至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

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

吳伯與曰至正十一年觀音奴曾言河決白茆
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為地利脫脫丞
相善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遵言工浩且
盜賊四起萬一與桃河人夫相挺而起非細事
也不可從脫脫不悅更命賈魯燕河防使發軍
民二十萬費以億萬計府庫為空且盡廢民業
民心不安諸賊竟佯為挑河人殺入徐州城而
元之國祚從此盡矣孰為先見之明如成遵者

卷十一 十六

可少也

元周自強

周自強字剛善新喻州人遷義烏縣其府知民情
而性度寬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
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
語反覆開導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
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
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
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嚴之民不能欺文簿井

井可考於是賦役均平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籍甚

元白景亮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校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憊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

守令

卷十一

十七

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饗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為備之儒風大振搢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

元盧琦

盧琦字希滯惠安人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饘去橫斂均賦後減口益一百餘引蠲包銀推錢

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

琦因立馬諭以禍福眾皆投刃懇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諭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眾皆感憤曰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異賊耶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千二百餘人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異承平時

元鄒伯顏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為建寧崇寧尹始賦役不均貧弱受困伯顏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

石者受一石之後有糧升斗之役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賊役之均遂爲四方最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漑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陵累石以爲固溝悉復抃遺跡而田爲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偽鈔者遣卒械而囚至崇安未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雲伯顏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僞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

元劉秉直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爲衛輝路總管平搖役與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連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蟲螟生民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蟲皆自死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餒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堦天不雨禾且稿秉直詣

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元許義夫

許義夫礪山人爲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民勤謹者出已俸償之怠惰者罰之三年間境內豐足後爲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孽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懇款賊遂他

往封丘之民得免於難

元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授崇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剽望泰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以以刑猶以盜日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常殺入其黨暴戾爲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寘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德

元恭不花

恭不花字達燕爲台州守有所廉察因夜宿村家聞鄰婦有姊奴夜積者姊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床下汝可分其清者留以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奴如其言起而注清者于他甕且曰此達元帥也吾等不得嘗矣姊曰到底清耶遂笑而罷不花聞之未曙即去達善殺賊虎節台州

宰相各制

傳稱三公者天子之相也黃帝得六相虞舜舉元凱十六相是相所由始也世紀稱伊尹爲丞相仲虺爲左丞相傳說置王左右周公召公爲師保相成王爲左右是丞相左右所由始也秦悼武王以樛里甘茂爲左右丞相秦莊襄以呂不韋爲丞相始皇又尊之爲相國而秦官始有丞相相國之名漢初置左右丞相文帝復置一丞相成帝綏和年間拜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何武自御史大夫改

各制

乙

爲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是三公俱爲相矣東漢以尚書爲樞機之地政事所出三公但取備員故安帝時仲長統以爲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加甚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贊機務如柳述爲兵部尚書楊素爲右僕射專掌朝政者是也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僕射在中書令侍中之上中書省之長爲中書令即隋之內史門下省之長爲侍中即隋之納言皆爲正宰相而僕射其首也其後宰相之權專歸于中書門下故其時真

授侍中中書令者謂之宰相六部侍郎陳議大夫等官同中書門下三品者次之亦謂之宰相中書舍人等官官資尚淺不同三品但同平章者又次之亦謂之宰相如唐高宗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魏玄同爲相以其資任尚淺未可與諸相同名且令與聞政事與中書同受進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所由啓也玄宗改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改左右僕射爲丞相雖改爲丞相而不同中書門下卽不稱爲宰相惟以平章爲宰相耳宋沿

名制

其制遂以同平章事爲相以叅知政事爲執政叅知政事不押班不升政事堂但于殿廷別設專位次宰相之後元豐官制旣行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代平章之任以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代叅政之任分理奏事政歸中書而蔡確始以次相專政元豐之制大壞南渡建炎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終宋之世不變其最隆者爲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實寡

効矣元仍宋舊置中書省中書令左右丞相同令平章政事左右丞叅知政事此前代宰相命名之大槩也各以赴其實實以符其名而可程量于爰立之制補闕之任矣夫古之百揆時叙及左右尚王股肱周室者甚盛際已漢初以丞相御史太尉爲三公故丞相柄國至武帝遊宴後庭決事禁中霍光金日磾張安世輩皆以將軍宿衛入錄尚書則錄尚書者柄國而丞相御史不得與議遂至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此漢制之由敝也唐初以

名制

尚書僕射爲首相其後政歸禁院中書門下三省號爲執政卽五品以上同三省平章卽爲真相而尚書僕射反居中奉行不得稱宰相遂至員數冗而進退輕武后時有一日罷三四相一日誅四五相者員多至十餘人少亦不下六七此唐制之由敝也宋初以同平章事爲宰相叅政及樞密長佐皆謂之執政雖從宰相之後而事權禮秩迥不相及自呂端與寇準同列端等推讓準乃請叅政升都堂而政出多門至蔡確欲賣王珪使珪爲左僕

門下已為右僕射中書名為次相全顯王珪左
 布之權幾為兒戲此宋制之由敝也胡元既立中
 書省以司大政設御史臺以司綱紀法亦善已以
 考錢穀別設尚書省官丞相平章以下皆如中
 書之額彼此相稽事權無準是宰相有二三署也
 我 國初亦設立丞相監宋元專權誤國遂罷置
 置六部尚書正二品分任政事十五年仿宋制始
 設殿閣學士官正五品以備顧問不預政柄自三
 為以少師傅保尚書兼大學士後遂為定制稱曰
 四
 高相地望甚崇政柄歸一三代以下惟西漢及本
 朝稱為得體爾夫三公無官忝職天子稱何官也
 彼曰象刻百工兆發靈蒸亦感格于真精神出何
 制哉然五正九工置相之制得而下民不忒庶績
 其凝也以視斯高莽操不謂環轉于制之善敗不
 可而于國為制于臣為職變理論思而外繩規贊
 務尚無當于論道况集權守勝昏昏以溺于職耶
 富國大臣稽古人之成局印意中之鴻寶可也

上古歷成周秦宰相目錄

卷第一

風后力牧

十六相附九官

臯陶

益

伊尹

仲虺

伊陟附臣扈

其盤

傳說

周公

太公望附畢公

召公

周祭公

周召公

目錄

卷一

乙

周虢公

周樊仲山父

周單穆公

魯孔子

魯臧文仲

魯季文子

魯孟獻子

魯季桓子

魯公儀子

晉荀息

介子推

晉舅犯

晉趙宣子

晉魏莊子

晉范宣子

晉趙文子

晉韓宣子

晉魏獻子

趙簡子

晉趙襄子

衛甯武子

衛公叔文子

衛遯伯玉

孔文子

齊管仲

齊晏平仲

秦百里奚

秦商君

鄭公孫僑

楚子文

楚孫叔敖

楚石奢

楚西子

景陽

宋子罕

荆保申

目錄

一八卷一

二

孔斌

楊因

楚吳起

白圭暴譴

田英

田文

田子

載別史失其名特附

楚黃歇

趙趙勝

蘇秦

甘茂

甘羅附

張儀

秦魏冉

秦范雎

秦蔡澤

秦呂不韋

秦李斯

目錄卷一終

西漢宰相目錄

卷第二

西漢蕭何

西漢曹參

西漢王陵

陳平合

西漢周勃

子亞夫附

西漢張蒼

西漢申屠嘉

西漢衛綰

西漢田蚡竇嬰

西漢公孫弘

西漢石慶

西漢公孫賀

西漢劉屈氂

西漢車千秋

西漢楊敞

目錄

一八卷二

乙

西漢霍光

西漢蔡義

西漢魏相

西漢丙吉

西漢黃霸

西漢于定國

西漢韋玄成

西漢匡衡

西漢王商

西漢張禹

西漢薛瑄

西漢翟方進

西漢朱博

西漢王嘉

西漢孔光

西漢宰相目錄第二卷終

東漢宰相目錄

卷第三

東漢鄧禹

東漢宋弘

東漢伏湛

東漢侯霸韓歆附

東漢竇融

東漢張純子奮

東漢趙熹

東漢虞延

東漢馮勤

東漢鮑昱

東漢鄧彪

東漢鄭弘

東漢郭丹

丹先選附東漢第五倫

東漢袁安

東漢丁鴻

東漢魯恭

東漢張酺

東漢張禹

東漢徐防

東漢周章

東漢劉愷子茂

東漢李郃

東漢楊震子秉子賜賜子彪皆為太尉

東漢龐參

東漢胡廣

東漢李固

東漢杜喬

東漢黃瓊

孫琬東漢黃景

東漢陳蕃

東漢竇武

東漢橋玄

東漢陳球李威附

東漢劉寬

東漢何進

東漢王允

東漢趙謙弟溫

東漢董卓

東漢宰相目錄卷之三終

目錄

卷三

目錄

卷三

三國宰相目錄 附無秦

卷第四

後漢

後漢諸葛亮

後漢將琬

後漢費禕

後漢董允

魏

魏上

魏鍾繇

魏賈詡

魏李歆

魏王朗

魏曹爽

目錄

一八 卷四

乙

吳

吳顧雍

吳陸遜

吳陸凱

吳諸葛恪

吳孫峻

從弟琳

晉

晉王祥

晉何曾

子劭附

晉陳騫

晉裴秀

子頽附

晉衛瓘

晉張華

晉荀勗

晉荀勗

晉賈充 從子模附

晉楊駿

晉魏舒

晉李熹

晉劉寔

晉王渾

晉山濤

晉王戎 從弟衍附

晉石鑿

晉和嶠

晉王謐

晉郗鑒

晉庾亮

晉王述

子坦之坦之子國寶附

晉陸玩

晉何充

晉蔡謨

晉謝安

宰相

一八 卷四

乙

燕

晉王彪之

燕慕容恪

秦

秦王猛

三國宰相目錄卷四終

南北朝宰相目錄

卷第五

宋

宋劉穆之

宋徐羨之

宋傅亮

宋王弘

宋江夏王義恭

宋柳元景

宋顏師伯

宋沈慶之

宋袁粲

齊

齊褚淵

齊王僧虔

齊王儉

齊柳世隆

齊王敬則

齊陳顯達

齊王宴

齊江祐

齊徐孝嗣

齊沈文季

梁

梁范雲

梁徐勉

梁何敬容

梁王褒

梁王僧辯

目錄 卷五

陳

陳侯安都

陳到仲舉

陳孔奐

陳表憲

陳江總

北魏

魏崔玄伯

魏古弼

魏崔浩

魏高允

魏楊椿

魏李冲

魏高閭

魏崔光

魏尔朱榮

北齊

北齊李元忠

北齊段韶

北齊斛律金附子光

北周

北周于謹

北周蘇綽

北周李遠

北周晉蕩公護

北周達奚武

北周王軌

北周宇文孝伯

目錄 卷五

隋

隋高頴

隋李穆

隋虞慶則

隋楊素

隋蘇威

隋虞世基

南北朝宰相目錄卷之五終

目錄 卷五

三

唐朝宰相目錄

卷之六

蕭瑀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溫彥博

楊師道

岑文本

戴胄

兄子至德附

李靖

長孫無忌

李勣

于志寧

褚遂良

目錄 卷六

乙

許圜師

許敬宗

韓瑗

來濟

李義府

劉仁軌

張文瓘

郝處俊

薛元超

李義琰

蘇良嗣

裴炎

魏玄同

劉稭之

王琳

狄仁傑

李昭德

姜師德

陸元方 子象先附

王及善

蘇味道

杜景佺

李嶠

吉頊

朱敬則

楊再思

宗楚客

武三思

魏元忠

韋安石 附厚源

韋嗣立

唐璿

張柬之

桓彥範

崔玄暉

崔湜

目錄 十一卷六

趙彥昭

蕭至忠

韋溫

竇懷貞

蘇瓌 附子頊

張說

劉幽求

李日知

魏知古

盧懷慎

源乾曜

唐朝宰相目錄卷之六終

唐朝宰相目錄

第七卷

姚崇

宋璟

張嘉貞

李元紘

蕭嵩

裴光廷

宇文融

韓休

裴耀卿

張九齡

李林甫

牛儻客

李適之

楊國忠

目錄 十一卷七

韋見素

房琯

王玢

張鎰

李岷

李揆

苗晉卿

裴冕

裴遵慶 附孫樞

元載

王縉

杜鴻漸

楊綰

常衮

楊炎

崔祐甫 附子植

崔寧

盧杞

唐馬植

唐劉瑑

唐楊收

唐曹確

唐路巖

巖附保

唐劉瞻

唐王鐸

唐崔彥昭

唐鄭畋

唐盧攜

唐蕭遘

唐孔緯

唐帝昭度

唐杜讓能

唐張濬

唐崔昭緯

唐崔胤

唐鄭綮

唐王搏

唐陸扈

唐柳璨

唐朝宰相卷之八終

五代宰相目錄

卷第九

後梁

張文蔚

楊涉

敬翔

後唐

郭崇韜

安重誨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後晉

桑維翰

後漢

蘓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後周

王朴

五代

馮道

張全義

五代宰相目錄卷之九終

目錄 一 卷九

二

王峻

李琪

鄭珏

李愚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姚顥

和凝

馮玉

宋朝宰相目錄

卷第十

宋范質

宋王溥

宋魏仁浦

宋趙普

宋薛居正

宋沈倫

宋盧多遜

宋曹彬

宋朱琪

宋李昉

宋呂蒙正

宋張齊賢

宋呂端

宋李沆

目錄 一 卷十

二

宋向敏中

宋畢士安

宋寇準

宋王旦

宋王欽若

宋李迪

宋丁謂

宋馮拯

宋魯宗道

宋薛奎

宋王曾

宋張知白

宋張士遜

宋夏竦

宋呂夷簡

宋王隨

宋陳堯佐

宋章得象

一名堯咨

宋晏殊	宋范仲淹
宋杜衍	宋賈昌朝
宋陳執中	宋文彥博
宋宋庠	宋龐籍
宋梁適	宋劉沆
宋富弼	宋韓琦
宋曾公亮	宋歐陽修
宋陳升之	宋韓絳
宋王安石	宋唐介
宋吳充	宋王珪
宋蔡確	宋韓縝
宋司馬光	宋呂公著
宋呂大防	宋范純仁
宋劉摯	宋蘓頌
宋章惇	

宋朝宰相目錄卷之十終

宋朝宰相目錄	卷第十一
韓忠彥	曾布
蔡京	劉逵
趙挺之	何執中
張商英	鄭居中
劉正夫	余深
王黼	白時中
李邦彥	張邦昌
吳敏	徐處仁
唐恪	何卓
李綱	黃潛善 <small>注伯彥合</small>
朱勝非	呂頤浩
杜充	范宗尹
秦檜	趙鼎
張浚	万俟卨
湯思退	陳康伯
朱倬	史浩

洪适	葉顥
魏杞	蔣芾
陳俊卿	虞允文
梁克家	葉衡
龔茂良	李彥穎
趙雄	王淮
周必大	留正
葛邲	趙汝愚
余端禮	京鏜
謝深甫	陳自強
韓侂胄	史彌遠
鄭清之	喬行簡
崔與之	李宗勉
史嵩之	范鍾
杜範	趙葵
謝方叔	吳潛

宋朝宰相目錄	卷第十二
董槐	程元鳳
丁大全	賈似道
葉夢鼎	江萬里
馬廷鸞	王爚
章鑑	陳宜中
文天祥	陸秀夫
附元朝宰相第十三卷	
卷第十三	
史天澤	安童
桑哥	伯顏
廉希憲	劉秉忠
耶律楚材	阿朮
不忽木	完澤
康里脫脫	哈刺哈孫
帖木迭兒	伯答沙
鐵哥	拜住

燕帖木兒

伯顏

脫脫

阿魯圖

鐵木兒塔識

朶兒只

太平

糊思監

哈麻

紐的該

元朝宰相目錄卷之十三終

目錄

卷十三

上古至周秦宰相卷第一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風后力牧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執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登以為輔相。風后善於伏羲

宰相

卷一

乙

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於是調日月之行，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故黃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又云：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

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云

吳伯與曰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力牧輔之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語亦稍異鬻子云昔者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亦相也而相事未著不具錄

十六相附九官

舜舉八愷使至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其

宰相 卷一

二

時內平外成謂之十六相八愷者高陽氏才子八人謂倉舒瓚皚檮戴大臨寵降庭堅仲容叔達也八元者高辛氏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季狸也然闕舜紀則禹又列於八愷中契又列於八元中而舜咨禹為司空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為士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為秩宗夔為典樂龍為納言皆同命之九官也故曰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皆相也特職事有輕重而總於濟濟相讓並亮天工

吳伯與曰堯使舜慎徽五典即司徒之官也納於百揆即冢宰之官也四門穆穆以和烈風雷雨弗迷人神交協舜之相事也舜使禹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之相事也但舜禹為君不宜在相列而觀皋陶之矢謨也觀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書因以益稷名篇也則推之而敷教弼刑典禮作樂敷奏惟允又皆與禹分職而成其庶事之

宰相 卷一

三

咸熙以稱於元首股肱之明良也皆相道也然相事自禹而外莫如皋陶故特標左方

皋陶

皋陶臣名一名廷堅字隤顓頊高陽氏之後也皋陶矢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又因禹俞其言而廣之在知人在安民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蓋人之材品類不出此日宣其二日嚴其六于以合而用之咸事其事撫五辰凝庶績齊此矣

故終之曰贊贊襄哉相道未有著於此者

吳伯與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獨稱臯陶夫子曰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子夏亦云觀於謨而見臯陶之學之粹也故當時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喜起何如愚故謂臯陶之相道不在禹下而臧文仲曰臯陶廷堅不祀忽諸蓋傷之也

率相

卷一

四

益

益名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舜命禹為司空禹與益奉舜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任土作貢禹功告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舜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旒乃妻之姚姓之女大費拜受是為伯益又名栢翳賜姓嬴氏及禹受舜禪舉益任之政十年禹崩以天下授益益讓禹之子啓而避居箕山之陽

吳伯與曰益吁戒于禹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淫于逸罔淫于樂數語真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而無愧大臣格非之道者也徒贊平外土已哉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湯踐天子位尹為阿衡以左右之既乃大旱尹言於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

率相

卷一

五

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乃益勤修德政以迓天休年百歲崩太子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於阿衡尹乃放之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朕辟仍陳戒於王作咸有一德詳載商書尹欲告歸太甲

又留之爲相卒年百歲葬以天子之禮。

吳伯與曰仁如湯四去之不仁如桀五就之聖人不夏商其心心乎惡生人而已文王爲紂三公囚之而後棄之西等此心耳但囂然于隱翻然于仕猶擬也非時也然放之又復之無非完事湯之事豈著一成心擬而不圓轉者哉其言曰予不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心可槩見也慕容盛謂尹放棄桐宮事同夷羿又謂周公代王非人臣之道小猗虜假抑伊周

而張威欺罔甚矣

仲虺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伊尹爲右丞相仲虺爲左丞相作誥以釋湯之慙而終以勸勉歸之于義制事禮制心又曰能自得師者王真所爲邇流而源得帝王之大法忠愛莫此爲至云

伊陟附臣扈

伊陟伊尹之子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幕大拱

太戊問于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號稱中宗時又有臣扈者與伊陟共佐太戊以賢輔賢故書稱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云

甘盤

甘盤臣名武丁詭命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書稱其輔君奉若天道永庇兆民故君奭云武丁時有若甘盤而與伊尹伊陟輩並稱爲商之六臣

吳伯與曰君奭序商六臣首伊尹伊陟臣扈而

次巫咸保王家至祖乙之巫賢武丁之甘盤或

以爲又次于咸聖賢品自有分固然乎然書言

六臣陳列保又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多

歷年所則均稱賢相矣特相事多不詳見聊識

其名于此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傳巖人也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夢所見示群臣

百吏皆非也。于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得說於傳巖，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爲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具載商書。最著者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高宗嘉靖，殷邦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

吳伯與曰：或有云：高宗嘗遊于荒野，已知有說之賢，恐人未必帖然，徵之于夢。是聖人神道設教，是固然矣。畢竟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

而賚之也。以孔子夢周公同觀，知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鄧通矣。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况誠于求賢者，楊用修辨之最詳。○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曰起于版築，卽孟子亦誤。

周公

周公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克殷二年，有疾不豫，群臣懼，公於是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文策祝以旦代王發之身，藏其策金縢，匱中。明日，武王病

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乃踐阼攝政，代成王當國。負扈以朝諸侯，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而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剪其爪，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公禱書，乃泣反。周公相成王，使伯禽就封于魯。公誠曰：往矣，子無

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此六者皆謙德也。客有見周公者，應之于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公曰：

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徐將母公曰唯唯且也喻明日興師而誅管蔡若周公可謂善聽微言矣制禮作樂行政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長公反政公病將沒曰必塋我成周明吾不敢離成王公既卒成王亦讓塋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嘗禘此天子之禮樂也康周公所以賜魯也

宰相

卷十

十

魯得世用之所以明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吳伯與曰蘓子由云天下之大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強攝焉以爲之主非善論周公者也夫武王沒成王尚幼公當武王之重托御初服之天下使退而躋于畢名之列則五服之外人得以幼主易成王故負扈以朝諸侯使天下曉然知成王爲君周公爲攝又不欲以萬機之衆撓成王蒙養之哲使從容成其德而練于政知其必克負荷也然

後稽首歸之若如蘓氏之疑于不能服則霍光於昭帝諸葛亮於後主天下且不疑光與亮獨疑周公乎公當日自信不疑卽無狼跋破斧之詠卽無雷電反風之警公亦直任不辭耳宜天鑒其精誠于以定王心破讒慝之謀矣

太公望附畢公

太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東海上人文王卜畋史卜卦曰非熊非羆天遺汝師文王相見于碻溪載之歸逆以爲師武王伐紂師尚父之謀居

宰相

卷十一

十一

多賈誼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嗜鮑魚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爲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按漢官儀則太公於文王時爲太傅而武王作周官立太師則又以齊太公爲太師按杜氏通典周武王時成王時太公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故周畢之功並稱云○又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亦不可得見與尚父曰在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

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荒

吳伯與曰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北堂書鈔云殷時有阿衡伊摯佐之太甲改爲保衡皆三公官也故太公畢公以附相列其實武之稱無戰皆周畢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固任術者也觀金匱六韜諸篇太公類多陰謀秘術故先儒以其異于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于魯而益遠于道誰使之乎太公實使之故太公之任術與武王之爲

宰相

卷一

十三

武夫子蓋知而隱之矣余深信于王弼洲之言

召公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後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作君奭以留之其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言召公受前人敷其心腹俾位三公爲民極也厥後周公薨召公輔政成王崩奉顧命立康王再世不釋其政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夫

吳伯與曰按韓詩外傳云昔者邵伯在朝有司

請營以居邵伯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

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陪力以勸于是歲大稔其後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息乃歌咏之作甘棠之詩周公召公分陝而治詩當在武王末成王初召公固無恙也下不爲諛上不嫌恃名直道而行釀爲太和者以此

周祭公 字謀父

宰相

卷一

十三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戰而時動勦威觀則玩厥無震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太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是以其職來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師奮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周召公 穆公虎

厲王雩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

字相

卷一

十四

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道為民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於能幾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此及于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對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對怨而

不怒况事乎王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周虢文公 虢仲之後 為王卿士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純固于是乎成是故王事唯農是務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

字相

卷一

十五

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周樊仲山父 仲山父王卿 土食粟于樊

魯武公以括與戲 戲即見王 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

有所墜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括也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宣王欲得國子之能懲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考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于夷宮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

宰相

卷一

十六

民而知其少多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滅西周也

周單穆公

穆公王卿單穆公之曾孫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

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卒鑄大錢王又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廬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

宰相

卷一

十七

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不聽

魯孔子

孔子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

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不可赦也齊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鬯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旄旌羽葆矛戟劍撥鼓噪而至

宰相

卷一

十六

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夷狄之樂何爲于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歸所侵魯之鄆謹龜陰之田以謝過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嘗朝飲羊以詐市人

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不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其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沮之女樂

吳伯與曰說者謂誅殺非聖人所先七日而誅少正卯又何驟也疑之誠然不知居上不寬雖孔子不足觀不曰寬于良嚴于猾乎且孔子不

宰相

卷一

十九

久在相位固自知之安知不慮其遲疑而終爲正卯所圖乎墮三家之城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聖人神化不測類然也或者又曰孔子何重治三家而輕往公山不狃不知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而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欲往者安知非因之以張公室聖人固有微權矣

魯臧文仲

臧文仲辰哀伯之孫也魯饑文仲言于公曰國病

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曷請之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玉罄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夏太旱公欲焚巫厄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厄何爲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

宰相

卷十

二十

卑知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于井涇我師敗績晉文公入曹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于重館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懲雖貴討也今一言而闢境其

章大矣請出而賞之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譏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妾織蒲爲席以侵民利得蔡國君之守龜于蔡地長尺有二寸遂立藏龜之室山節藻稅極其靡麗有海鳥名曰爰居止魯東門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國人祭之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宰相

卷十

二十一

吳伯與曰臧文仲修詞飭行幾盜虛聲非夫子爲所欺者多矣使齊國而料其必拘也微見又孰如其母

魯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上卿也聘于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預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文公卒仲遂以敬嬴之屬殺太子惡及公子視而立宣公時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

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孫辰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鵲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忠失苦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

宰相

卷一

廿二

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及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宣公卒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以失大援者仲也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成公嗣立行父懼齊人問故于是作兵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備齊也會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文子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公歸欲叛晉

而從楚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吳伐郟郟成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吾以無日矣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地而用師于齊使歸之敝邑今有二命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

宰相

卷一

廿三

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禮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爲魯上卿而若是人其以子爲愛且不率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率國不聞以妾與馬若淮于奢侈沈于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

他慙而退

吳伯與曰相三君無私積誠忠廉哉然私室日強公室之卑自若也夫行父既襲位為卿矣倍公所賜費及汝陽之田雖緣大父之功乎歸而致之公家以正率屬孟仲自不敢後則庶幾如孔子之所以強魯身為卿相雖衣帛食粟何傷不辭而取為世資亦稱積也

魯孟獻子

孟獻子名蔑楚子圍宋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

宰相

卷十

廿五

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遂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從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

石金玉為富鄭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

魯季桓子

季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齊伐魯桓子與孟

宰相

卷十

廿五

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之于齊師以及孟孫桓子之臣苦夷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還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桓子帥師墮費齊人饋女樂以沮孔子桓子微服往觀語定公受之怠于政孔子去適衛司鐸火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殺火者傷人則止曰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桓子有疾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群婢故去我死汝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卒

吳伯與曰：桓子相魯而汲引孔子受女樂而陰隲孔子，若兩截然，死猶自悔，其後人之復用之也，亦有禮賢尚德之深心哉。

魯公儀子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

宰相

卷一

廿六

去之，見其家織布，好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若是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魯君處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哉？公儀子常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為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蔬成而後摘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于是庖日克而圃不匱，今君之有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哉？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園圃也已。臣竊為君憂。

之

吳伯與曰：受大者不得取小，拔葵燔機，百官司正直廉靖，知大體者也。是以崎嶇強暴間，猶能敗齊師而有平陸之勝。故太史公稱為循吏，然矣。子故謂奉法循理，無所變更，即以天下治可也。

晉荀息

晉獻公病甚，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其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

宰相

卷一

廿七

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為之驗，于是遂屬奚齊于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獻公卒，里克、邰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見負先君言，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而葬獻公。里克又弑卓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

吳伯與曰：獻公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聞嫡庶之分，而從君于昏，奈何其諾之易，死之輕也。

不然則嚴尤効節于新莽敬翔盡死于朱梁亦
可以爲正矣忠矣

介子推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
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
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
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晉舅犯

舅犯字子犯晉文公舅也驪姬既讒殺太子申生

韓相 卷十

廿八

復讎二公子子犯奉公子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
克殺驪姬子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
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
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求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
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
必又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
導民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亾人重耳父生不
得供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
夫敢辭已而秦繆公使公子繫弔之曰寡人聞之

得國恒于斯失國恒于斯時亦不可失也喪亦不

可久也公子其圖之重耳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亾

人無親信仁以爲親父喪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

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

長重耳出見使者曰身亾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

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秦人遂納公子夷吾

是爲惠公重耳去狄之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出乎

五鹿乞食于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

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

韓相 卷十

廿九

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

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

焉及楚楚成王享之送諸秦秦穆公遂納之及河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縶從君巡于天下臣

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亾公子曰所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于河遂濟入

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爲文公元年王室有叔帶

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于河上將以納王

狐偃言于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

夫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宜于諸侯，今爲可矣。公故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取王弟帶于溫，殺之，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楚伐宋，文公率諸侯之師以救宋，用子犯言，大敗楚師于城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其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子犯與有勞焉。」

吳伯與曰：示禮示信之議，子犯雖猶權變乎仁親爲寶，天理民彝，擴以贊王猷，可也。故重耳庶幾可行乎患難者，踰垣奔翟，大杖則走之道也。衛太子之傳，乃教以矯節收充等繫獄，豈非譬君父乎，舅犯去此遠矣。

晉趙宣子

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看也

卷十一

三十

字相

卷一

三十一

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王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

免于罪矣。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惡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爲斃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

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有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靈公靈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盜服將朝蚤而假寐慶退嘆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怠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于此不若死觸廷之槐而卒靈公將殺宣子不克遂出公趙穿攻公于栗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宰相

卷一

三十二

子而誨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備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吳伯與曰當文公之初入也十九年從之臣意無晉卿矣元帥舍狐偃誰歸趙衰不薦狐偃而薦卻縠是不欲任從臣以生亂真忠于謀國者也文公兩庸而卿以靖晉國衰遂巡退讓爲原大夫逮國事既定卿族漸落徐起而代之能

以文公用人又能以其身自用衰豈尋常者哉尊周大義也趙衰假之以永伯恤憐亦義也先軫假之以定伯二子真伯佐哉

晉魏莊子名終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于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薦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傲其利二也戎翟事晉四

宰相

卷一

三十三

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于是乎遂伯公伐鄭軍于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鏹輅車十五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于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晉范宣子名士句

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得問于大夫又無決問于訾柘訾柘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與為理以正于朝朝無奸官為司空以正于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奸民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無四方之患無外內之

宰相

卷一

三十五

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于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訾柘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柘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謀能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謀于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裏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晉趙文子名武

魏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子盍逃之對曰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難之文子曰有人不難以安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孫叔固請于楚而免之文子為室斷其椽而擊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

宰相

卷一

三十五

問焉對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擊之加密石焉諸侯襲之大夫斷之士首之脩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文子歸令勿擊也匠人請皆斷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斷者仁者之謂也其襲者不仁者之謂也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于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

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忘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吳伯與曰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言訥訥如不出口宋之盟談笑當裏甲之變而不亂以弱為

勇義所鼓耳

晉韓宣子名起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

宰相

卷十

三十一

宗器宜其德行順其意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畧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亾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

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亾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晉魏獻子名舒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將許之閻沒調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于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唯食可以忘憂吾子

宰相

卷十

卅七

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食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王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王之既食願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厲厭而已是以三嘆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趙簡子

趙簡子名鞅文子之孫田于嬖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圍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王將適

嬖而楚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少室周爲趙
簡子右聞牛談有方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
許之使少室周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簡子
問于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瘡壯馳茲拜曰敢
質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
與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亾也若有餘今主任晉
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瘡愈同賢也

晉趙襄子簡子之子無卹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

宰相

卷一

卅八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王
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
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不爲幸是吾以
懼

吳伯與曰襄子舍子不立立其姪之子以念兄
不立之故仁義人也賢于吳餘昧多矣

衛甯武子

甯武子名兪晉文公之爲公子出亾也曹衛皆不
禮焉既而得國侵曹遂伐衛國人出其君以說於

晉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晉人

以叔武故復公甯武子與衛入盟于宛濮曰天禍

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

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

牧圉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方居者無懼其罪有

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公先期入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而出前驅者射而殺之

元咺出奔晉以訟于晉侯晉執公歸于京師寘諸

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餽焉晉侯使醫術醜公武子

貨醫使薄其醜不處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

功也公使甯武子聘於魯魯侯與之宴爲賦湛露

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

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

而獻其功于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以覺報宴今倍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衛公叔文子

衛公叔文子

宰相

卷一

卅九

公叔文子各發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魯定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挾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涿澤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今將以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待之若何乃止文子卒其子戌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歿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不免以富自累豈清德固難也愧孫叔敖多矣
衛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賢行乎于國史鱣亟言于公公不聽鱣將死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伯玉既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黯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伯玉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
吳伯與曰伯玉內則介然外則渾含能爲甯武子之愚史魚之直而通變以存其身所以甯愚史直豈不可爲君子孔子獨舉伯玉爲君子也合道微矣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卽仲叔圍衛之執政上卿也衛太叔

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于朝出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之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于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瑚簋之事則管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仲尼乃歸魯文子遂奪已之女不以妻疾疾淫于外州外州人奪疾之軒以獻疾耻是二者故出奔于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姑妻之孔姑卽文子之女疾之妻也

齊管仲

管敬仲夷吾穎上人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齊有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賓胥東廓牙無輔政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

大說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于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狄人伐邢管仲言于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昔各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

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受盟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下拜升受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相桓公專且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公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成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為謀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蒸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脩召公之政桓公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管仲則請城陰里而刻石為壁諸侯欲朝王者咸載金石文采泉布輪

宰相

卷一

四十四

齊以易石壁齊由是遂富桓公慮天子之貢賦不足管仲則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江淮之菁茅號令諸侯從天子封泰山者必抱菁茅之價一束百金周由是七年不求賀獻富強之術而大都此類

吳伯與曰管氏之富國籠利山澤操權金穀以制民用而不求之于租稅使農事耕耔而力歸于上女勤織績而織歸于府又詭而奪之恐其饒而散之觀穢粟者被笞而厚失其貨急急乎

欲財貨置于下使之仰足于上上無所求于下總之不在富民而在富國故愚其君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巧取而不匱使翕然用于吾術而不肯耳豈知損手益足剝膚實腹宜齊不再世而衰矣桑孔法其微指為均輸平準不知合變耗漢固宜也若夫內政寄軍令是何經制伐楚辭上卿是何禮義廉耻之亟重予但恐理財者無仲之法先得其欲速又不能為仲之詐先急于一逞故及之為桑孔王呂垂戒也彼管子

宰相

卷一

四十五

之才豈可少哉故曰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也

齊晏平仲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為陋而行之自若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

各于諸侯。越石父賢在繯縶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騾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者，方吾在繯縶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繯縶之中。」晏子于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夫爲相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直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辭，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豈可以事一君乎？」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宰相

卷一

四十六

吳伯與曰：晏子伏莩，公尸爨之，成禮然後去。彼于生處利害若遺也。和同之辯，節儉力行而辭邑，豈無深味于道者？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稱君子不黨，二子有焉。故嬰卒而太史公特書，蓋見齊失良佐而亂亡之禍自此始也。

秦百里奚 子孟明視附

百里奚，虞人也。秦繆公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奚乃迎蹇叔于宋，取由余于戎，求不豹公孫枝于晉。

宰相

卷一

四十七

三置晉君，一救荆禍，繆公之霸大都皆奚之力也。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德澤流于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視，爲政于秦，繆公嘗使其禦晉師，于殺爲晉師所敗，諸大夫請殺之，繆公曰：「是孤之罪也。」孟明何尤焉？復使爲政，旣乃率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郟，晉人不敢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

吳伯與曰：虞納晉璧而奚不諫，志功名耳。堅忍
做功名的人，能嗇于身謀，故食牛而稱賢相。若
晉背秦地約及不復分之粟，秦繆之伯有道哉，
皆百里奚教之也。

秦商君

商君，姓公孫氏，名鞅，以疆國之術說孝公。孝公大
說，任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
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
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

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
論，不得爲屬藉。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已乃立三
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
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
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
期年，秦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
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

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
皆趨令。令之行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
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鬪。秦人富疆，天
子致胙，諸侯畢賀。鞅既破魏，還封之於商十五邑，
號爲商君。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曰：千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
墨墨以亾。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
無誅可乎？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
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宮闕，非

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
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効上也。提
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
也。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于鄙，勸秦王顯嚴兇之
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商
君弗從。後五月，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
君欲反，發吏捕商君。亾之魏。魏人怨其破魏師，遂

內秦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滅其家。

吳伯與曰：鞅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僂力耕織，粟帛多者復其身。此與管仲之內政均屬知兵。故曰：帝秦者商君，信已然其論人不可多學爲事人，妨廢耕戰，遂至始皇有焚書坑儒之士。此寧獨出于李斯哉？若其言帝王也，先以迂闊久遠之事嘗之，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伯之志，售其富強之術耳。富強吞併之術，恐民驚駭不信，又特信其令，非信也。威劫而

宰相

卷十

五十一

已故其治不告奸與降敵，同罰告奸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免也。司馬遷論其刻薄少恩，又讀其開塞書，謂與其行事類，卒受惡名，非不幸也。信哉。

鄭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伯有子，哲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歛伯有氏之灰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爲政，使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漁，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斂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緒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吾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

宰相

卷十一

五十二

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誰求敏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蕞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

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鄭人鑄刑書叔向貽子產書子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晉會諸侯于平丘子產歸自平丘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與爲善矣惟夫子知我鄭之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

宰相 一八卷十

五十二

使祝史徙主禘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空出舊宮人置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徹郊人助祝史除于國此穰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林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是秋大爲社綏于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崔符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崔符之盜盡殺之盜乃少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太叔不知宜其悔也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于其大夫之族姓班爲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

宰相 一八卷一

五十三

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又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貢問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于民爲惠又于學爲博物晏子于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故吾皆兄事之

吳伯與曰子產博物變通合符管仲其以鄭之

小國介于晉楚也爲卿而國賴安靜者數十年
豈易易哉惠人也而能廉辭邑而受其三君子

曰知禮矣調悉有衆善非耶○孔叢子云鄭子產歿鄭人丈夫

拾瑛珮婦人拾珠玉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呂覽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相索惟乎子產

楚子文

楚鬬穀於菟字子文代公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鬬穀之殺子元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

宰相

卷一

五十四

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久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爲爵勳不爲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于時齊桓方霸楚邦多難子文量力而動舍命不渝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棄法苛令而釋犯法者是廷理之不端而馭于法也廷理懼遂刑其族舉子玉爲令尹曰吾以靖國也悉

告以舊令尹之政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

而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弟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及子文卒椒果爲亂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齊歸王特赦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宰相

卷一

五十五

楚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蔣獵艾莊王使爲令尹賀客畢至有狐丘丈人者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夫是以弔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丈夫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

以水各得所便民樂其生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莊王將興師伐晉曰敢諫者死叔敖進諫曰君今貪彼之土所謂知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正猶螳螂欲攬彈而不知黃雀之在後黃雀又不知放彈丸者將窺而斃之也臣敢愛死而不以告王哉王遂止不伐晉而士卒以寧莊王問于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

宰相

卷十一

五十六

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

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叔敖疾將死誠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其子貧甚請諸優孟優孟學叔敖言動舉止甚類往見王王以其似叔敖也憐之優孟曰叔敖死其子無以自存小人不道貌類叔敖耳王何憐焉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又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

宰相

卷十一

五十七

云

吳伯與曰叔敖三相三去喜愠不形固宜死誠其子無受利地也達觀齊物不是過矣豈止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已哉虞丘子曰秀贏無欲是真正知已矣

語曰叔敖冬羔裘夏葛衣而有饒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楚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

孝也廢法緣罪非忠也臣罪當處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吳伯與曰追殺入者乃其父也奢何不與俱已使父殺人之惡不聞于在廷亦子爲父隱之道而胡經經乎雖然舜負而逃上矣下此則奢猶庶幾焉

楚子西

宰相

卷一

五十八

楚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吳師伐楚五戰及郢王奔隨及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吳大敗楚舟師獲其帥楚國大惕懼于期又以陸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于是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

廬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卹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今聞夫差出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初平王太子建之見殺于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十年請伐鄭子西

宰相

卷一

五十九

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處令尹可馬非勝而誰卒不悛勝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景陽

景陽會爲楚相按淮南子云景陽淫酒被髮而御于婦人威服諸侯

宋子罕

士尹池爲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壁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正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輓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輓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痺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于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王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

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子罕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于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

荆葆申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媼以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媼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曰不殺免衣襦祿而齒于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于王毋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

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于淵請處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媼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

孔斌

斌字子順子高之子按孔叢子云魏王遣使者聘子順爲相曰魏國狹小之于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承受慶于是乃之魏魏

王郊迎謂子願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王聖人之後道德懿劭幸見顧臨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屣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

楊因

說苑云楊因見趙簡王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趙簡王聞之絕食而歎跪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入矣簡王曰子不

宰相

卷一

六十三

知矣夫美女者醜婦之讐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乃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者也

楚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以爲將文侯卒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

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資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宰相

卷一

六十三

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旣歿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北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初起適魏問楚大夫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之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殺其

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

韓相

卷十

六十四

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後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外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族者七十餘家

白圭暴譴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田嬰

靖郭君各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于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楚威王乃止田嬰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况于吏勢乎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而封嬰于薛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者曰君不聞大魚乎網

韓相

卷十

六十五

不能正鈞不能牽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春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降薛之城到于天猶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田文

孟嘗君各文姓田氏文之父曰田嬰嬰賤妾有子各文文以五月五日生代立于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亾人有罪者皆歸于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于齊

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君得出，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燕代爲西周。

宰相

卷一

六十六

謂曰：君不如令敝邑以君之情調昭王曰：「薛公必不被秦以疆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敝邑以此患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于西周。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人。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輿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

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于秦。方其相魏昭王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于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于是乃召與之博。予之

宰相

卷一

六十七

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受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爲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切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原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

因斯競勸而遂爲之後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
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
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
文卒諡爲孟嘗君

田子

載別史失
其名特附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
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
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
不義之物不入于館爲人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

宰相

卷一

六十八

田子愧慚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
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

楚黃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遊學博聞事楚項
襄王襄王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秦留之數年
項襄王病太子不得歸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
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
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子
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

如以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

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度太子已遠秦

乃自言秦昭王請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

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殉其太子立必用歇故不

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

項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

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十二縣後十五歲

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

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于江東考烈王許之

宰相

卷一

六十九

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爲楚相

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告

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

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

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

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

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

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

出兵攻諸侯兵乃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

申君以此益踈唐睢見春申君曰君相萬乘之楚
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戢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
夫梟暴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暴佐之也夫一梟之
不勝不如五散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
等爲散乎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其女弟卽幸于
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乘間以說春
申君曰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
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春申君大然之
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

宰相

卷一

七十一

遂生子男立爲太子李園用事恐春申君語泄楚
考烈王卒春申君入棘門園致死士俠刺春申君
斬其頭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吳伯與曰呂不韋之取富貴卑穢極矣然鑿空
而籌其應若響又何巧也黃歇大顯不韋之行
爲相之後尤不義第其始之脫太子雖若釣奇
然甚勇而智史固稱其博學洽聞觀所上秦皇
書不下韓非子以一富貴之殲而積累處事若
虺蜮然宜其凶身滅家哉春申君不當列四公

子與不韋並稱可也

趙趙勝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
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
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秦之圍邯鄲趙
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
文武具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
下有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平原君竟與毛遂
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至楚平原君

宰相

卷一

七十二

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
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
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
奉社稷以從平原君以定從而歸歸至于趙以遂
爲上客會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惡圍邯鄲邯鄲恐
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
君曰邯鄲之民今炊骨易子而食民困兵盡矣君
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

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遂與三千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

蘇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媵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乃夜發書

宰相

卷一

七十一

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于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于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

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典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于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于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于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竟被反間以死天下又共笑之

甘茂 附甘羅

宰相

卷一

七十三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托國于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秦武王三年時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必畔天下而

與玉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武王又欲攻宜陽茂曰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曰寡人不聽也于是與之盟于息壤東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茂對曰息壤在彼因悉起兵遂拔宜陽昭襄王時甘茂亾秦且之齊出關遇蘇代曰今臣困而君方使秦當路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子曰請重公于齊西說秦王曰甘茂居秦累世重秦地

宰相

卷一

七十四

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非秦之利也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孫甘羅年十二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秦爵為上卿復以茂

四宅相之

吳伯與曰甘茂道穴聞之以逐犀首之相樗里疾又鑿穴于王之所常隱語以逐犀首之將此何但鑽穴踰墻之醜行而尚足語相術昭侯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嗟乎防漏至此哉豈重懲故然耶語又謂黎且去仲尼于象沮甘茂何擬非其倫也○與又按史記稱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亾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

宰相

卷一

七十五

始皇封為上卿未嘗為秦相也後人見其事秦相呂不韋因誤傳耳唐資暇集又謂相秦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秦王亾秦人齊又使于楚楚王欲置相于秦范蠡以為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于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亦未之考也故錄以備覽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已相趙王相約從親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召而辱之以激其意遣舍人陰奉車駕金錢隨用取給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舍人因以蘇君之意告儀儀曰此吾在術中而不悟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張儀既相秦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年立惠王

宰相

卷一

七十七

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秦楚之相合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年魏襄王卒復說哀王哀王不聽張儀陰令秦伐魏斬首八萬哀王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于是張儀往相楚說楚王曰願大王閉關絕約于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于是閉

關絕約于齊使一將軍隨儀受地儀至秦佯失綬墮車不朝三月及秦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還報楚王大怒發兵攻秦楚大敗割兩城以與秦平張儀去楚說韓王聽儀計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復使張儀東說齊西說趙北說燕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素不悅張儀羣臣多譖之者儀懼誅而齊讓又至言于秦武王而入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借使之齊謂齊

宰相

卷一

七十七

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儀于秦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此王業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隣敵以內自臨而信儀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謂托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

于彘

吳伯與曰秦儀于相業何裨乎而列入之衡之說大抵與從之說相反從誇其國強則衡必貶其國弱從言事秦與不交與國之害而衡又以爲利以不事秦之禍恐喝之以從不可成離其心大畧議論如此乃竟見變幻播弄人于聲氣之間捷給奇絕男子也故衡術不勝從術張儀謂吾舌尚存者果不爽矣昔人謂眉山蘇氏父子兄弟文字由戰國縱橫中來信然也故存人

之

秦魏冉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震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昭王七年魏冉相秦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

幸相

八卷十

七十九

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于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

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亾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擬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遠楚趙之兵未至于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擬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于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圍梁明年魏背秦

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代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葛
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
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于是魏人范
雎自謂張祿先生說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
齊也以此說秦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
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于是秦昭王悟乃免
相國

秦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遊說諸侯欲事魏王乃先事

宰相

卷一

八十一

魏中大人須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范雎從齊襄
王聞雎辭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
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
既歸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
廁中賴守者得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以伏
匿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鄭安
平詐為卒侍王稽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
言天下事其人有讐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

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竟王稽知范雎賢
載入秦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時昭王
已立三十六年范雎乃上書昭王大悅使以傳車
召范雎雎乃得見于離宮王乃拜范雎為客卿謀
兵事卒聽范雎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今太
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
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
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

宰相

卷一

八十一

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于是廢
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于關外秦王乃拜
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秦王封范雎以應
號為應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
號曰張祿范雎既相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
內臣于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
至于相王稽止于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
王稽拜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
雎相秦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四十三年秦

攻韓汾涇拔之因河上廣武任安平擊趙不勝陸
趙應侯席蒙請罪昭王恐傷應侯之意加賜應侯
食物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坐法誅昭王
臨朝嘆息以激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
往入秦也

秦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聞應侯任
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慙蔡澤乃入
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

字相

卷一

今

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
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
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
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應侯讓之曰子嘗宣
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請聞其說
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
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
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殘道千里通于蜀漢使

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
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起吳起大夫
種是也吾聞之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
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何不以此時
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
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
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應侯曰善吾聞欲而
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
生幸教唯敬受命于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

字相

卷一

八十三

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
其人辯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
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
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
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疆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
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
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
王卒事始皇帝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

于秦、

吳伯與曰。方應侯之為相也。竊君以行威福。專意以鬻恩怨。人主非不知之。特欲伸其所大欲耳。武安僂。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爾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蔡澤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又皆發明消息盈縮之理。非有押闔操縱之深計也。明消息盈縮之理。則必不忍蹈前轍。無押闔操縱之深計。則必無以見其長而形吾短。故幡然而薦之。天下

宰相

卷十

八十四

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于昭王者。蔡澤而稱耶。昭王固賢。應侯其不稱耶。則益以賢應侯。謂以有及之者。自是而據金印。擁高賞。而老死于東第。無患矣。故人以為蔡澤能用應侯。不知應侯實用蔡澤也。語多本王元美。

秦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

質于趙。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往見子楚。

說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為之奈何。呂不韋請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給寶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使其

宰相

卷一

八十五

姊說夫人。夫人承太子問。從容言子楚質于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願得子楚立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悅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

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又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秦王九月夷嫪毐三族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吳伯與曰不韋御媚而知其孕必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此皆理之不可信者當

時不韋不敢言太后復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烏從而知其非嬴出或不韋故爲其說而泄之秦皇始知其爲真父長保富貴耶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爲是以詈秦皇而六國之匹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匹乎不然何邀天下之幸而操術之巧乎卑而毒自古無此取富貴之筭矣

秦李斯趙高附

李斯楚上蔡人也西入秦輔秦王并天下尊王爲

李相 卷一

八十六

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亦示不復用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使後無戰攻之患齊人淳于越進諫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諤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

李相 卷一

八十七

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始皇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始皇行出遊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誘說斯立胡亥

斯竟聽高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詐為書賜長子扶蘇及蒙恬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高乃導二世酷為誅罰斯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明當督責之意二世悅于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殺人眾者為忠臣高卒忌斯誣與子由謀反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

宰相

卷一

八

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于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恐懼高即

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不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乃立子嬰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召高入刺殺之夷其三族

吳伯與曰荀卿論法後王曰舍後王而道上古譬猶舍己之君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殆禍水之源乎然其箝語燔書嚴威酷刑又似學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韓之術于秦矣至沙丘之謀使斯不從趙高彼亦未必自遂徒欲懷通侯之印甘心

宰相

卷一

九

與嬖倖為伍以亂國本及山東盜起又進督責之術以媚其主而秦亂成矣當其述荀卿物禁太盛之語一似燭與衰之理者嘆東門黃夫又何晚乎小人戀權重祿履盛滿而不止也○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上古至周秦宰相卷一終

江東 吳伯輿 纂輯

西漢蕭何

蕭何沛人也高祖起為沛公何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立沛公為漢王怒欲攻羽何諫

宰相

卷二

乙

曰夫能屈于一人之下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王數失軍遜去何嘗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

宰相

卷三

二

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以何功最盛封鄼侯食邑八千戶亦終以轉漕功位次更第一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陳稀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聞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謂何曰禍自此始矣益封君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于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稀時客又說何曰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置田地賤貫貸以自污上心必安何從其計上乃大說惠帝初何病上親臨視因問君百

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
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
不治垣屋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
何薨謚曰文終侯

吳伯與曰收圖籍藏之漢家天下根本于是乎
定責其不收博士掌故之書者過矣此當與首
立宗廟共稱卓見治未央宮者本意欲帝都關
中又不明言使帝默入其畫中深哉鄂君指其
全關中爲萬世之功宜也然帝意欲何第一固

宰相 一八卷二

三

不待鄂君而決者但漢所以帝強半皆韓信功
也何以薦信爲首功則亦以信功而疑何觀賞
陳平及魏無知便可反推何給信而誅之急欲
釋帝之疑哉然自爲則得矣若以請苑下廷尉
也正與喜其買田宅之意同犯高帝所忌何者
以其能得衆也畢竟皆何之失着處

西漢曹參

曹參沛人也從高祖起沛平定天下參功最多及
卽皇帝位以參爲齊相國後剖符封列侯食邑平

陽萬六千三十戶世世勿絕孝惠元年更以參爲
齊丞相時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
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蓋治黃老
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
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
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
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

宰相 一八卷二

四

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不
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
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
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
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于文辭
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更吏言文刻深欲務聲
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
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
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
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
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
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為中大夫惠
帝惟相國不治事乃謂宙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
父曰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
言吾告女也宙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參
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迺所當言也
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宙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

宰相

卷二

五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
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
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
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
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國三年薨
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吳伯與曰參以戰伐封侯勇夫耳而乃篤好黃
老尚清淨遂能養漢初氣脉在也秦之後文景

之前此漢所以為漢也太史公摹參守何法處
只以飲酒一事了結其相業而歸之清淨寧一
真如畫然想何之薦參參之遵何並從黃老中
見解來其兩兩推附宜矣故何之公參之明俱
絕世者也責參不能有為尚當別論

西漢王陵 陳平舍

王陵沛人也從高祖定天下封安國侯陵為人少
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
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

宰相

卷二

六

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
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
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
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
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
苟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面折廷爭
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
應之于是呂太后欲廢陵乃陽遷陵為帝太傅實
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帝怪問之平曰高皇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乃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

宰相

卷十一

七

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王者上曰王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王者而君所王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

侯

吳伯與曰呂后欲王諸呂王陵據法力爭而平勃唯唯說者謂阿諛曲從釀成其禍他日雖有安劉之功僅足贖今之罪耳故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噫是則然矣不見狄梁公乎武后下之獄則請解授之職則拜命不與之異而乃以反周天下之迹若相違事實相濟者類此乎王陵聲大義之勇不可無也平勃濟大事之謀尤當並稱

宰相

卷十二

八

西漢周勃子亞夫附

周勃沛人也從高祖起沛以功封絳侯惠帝時爲太尉諸呂將爲亂與丞相平計誅之文帝卽位遂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復用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

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初勃之益封盡以予
薄昭及繫惡薄昭爲言薄太后文帝朝太后以目
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于此軍不以此
時反今君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于是使使持節赦
勃復爵邑及薨謚曰武侯子亞夫爲條侯續絳侯
後孝景三年吳楚反命將兵擊之因言楚兵剽輕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
吳攻梁急不救以故吳楚破平梁孝王與亞夫有

宰相

卷二

九

卻五歲遷爲丞相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丞相固
爭不得帝由此疏之而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
侯之短適竇太后勸帝侯皇后兄王信帝曰請得
與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
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
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
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王降
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
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

免相頃之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
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視而
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曰起因趨
出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居無何其
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塋者事聞
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
噐乃塋噐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卽欲
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惡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帝
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

宰相

卷二

十

吳伯與曰陳平權王產祿時絳侯勃若不與同
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亂矣勃外且遜順內守
忠貞卒歸于正太史公謂伊周莫加然哉其子
條侯爲相侃侃識大體賢于申屠嘉遠甚父勃
亦不如也然孝文械勃賴薄后收解而亞夫竟
死于竇后者何其禍不在于持后兄信之封而
在不救梁王梁天子之介弟太后之愛子也其
左右習于口或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譏梁以嘗
之而爲向背地耶太后一入于讒必深中帝之

諱而不可解矣然適以見帝之少恩耳若使時無條侯七國之兵豈易當哉不三月而吳楚破滅雖十世宥之可也故父子相業過韋平二家寔多誰謂其不知學哉○史稱絳淮惡賈誼矣乃絳侯逮繫誼以待大臣之禮風之而上遂幡然改乃知誼不修怨文帝不爲不用誼也因識之

西漢張蒼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

宰相

卷二

十一

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藉蒼又

善用筭律曆故今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吳伯與曰蒼好律曆爲漢名相而專用秦之曆何哉

西漢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爲關內侯而嘉食邑五百戶遷御史大夫張蒼免相乃以嘉爲丞相

宰相

卷二

十一

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通通頓首

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美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剝諸侯而丞相嘉自細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墻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

宰相

卷二

十二

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以歐血而死諡曰節侯

吳伯與曰辱鄧通一節便見丞相介直有大臣之風然必度已困通而始召通正以使嘉之法行正其相成處畢竟嘉能飭法而終無學術殆與蕭曹不異矣

西漢衛綰

衛綰代大陵人也文帝且崩時厲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

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堯侯舍爲丞相召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爲敦厚可相少玉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後堯諡曰哀侯子信嗣坐耐金國除

吳伯與曰據綰相業他無表著然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蘓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斥武帝可之史稱武帝能罷黜百家綰有力

宰相

卷二

十四

哉蕭曹不及矣

西漢田蚡寶嬰

田蚡孝景王后同母弟也時寶嬰以太后故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武帝初卽位以舅封武安侯會丞相綰免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尊等耳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乃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

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盼俱好儒術而竇太后好黃老言是以滋不說皆罷免之盼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士皆去嬰而歸盼竇太后崩遂爲丞相或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而

宰相

卷二

十五

嬰夫竇太后益疏無執諸公稍自引惟灌夫獨否故嬰厚遇夫也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吳楚反時從軍以功屢遷守相後坐法免居長安與嬰相爲引重夫嘗有服過丞相盼盼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治具將軍且日蚤臨夫以語嬰灑掃張具而盼殊無意往夫至門強盼往往又徐行夫益怒及酒酣夫起舞屬盼盼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後盼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

望不許夫聞亦怒罵福盼聞而大怒遂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盼陰事爲奸利受淮南王金與語書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夫卒以使酒罵坐得棄市罪嬰銳救之不得因言盼短盼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盼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心謗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乃竟以太后故論兩人同棄市

宰相

卷二

十六

潤城春盼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筭欲殺之竟以是死
吳伯與曰觀籍福之爲盼畫可謂忠矣魏其食客甚衆使有人以福之策進令其蚤自引避亦可以免而竟無以是告者安在能得士耶且魏其爲臣能直諫爲將不愛千金之賜以與軍士足稱賢者交使酒不遜之灌夫觸負貴好權之田盼怏怏滅亾不審于知足知止謙恭退讓之

義耳

西漢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襍說以賢良對策武帝擢爲第一甚見寵任元朔中遂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嘗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于是詔封平津侯其後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

羊相

卷上

十七

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多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故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忌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本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責塞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

吳伯與曰史稱弘曰不肯而拆曰不肯廷辯曰

與公卿廷議皆肯之此三端非弘之相術耶然當時帝憚黜黜能而拆帝而卒不免于淮陽之命平津侯何如也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謝服使朱買臣等難弘弘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先自居于不能以歸能于君使不至于相持而不相值故曰西南夷可罷帝曰罷曰郭解可族帝曰族主父偃以齊事敗曰必誅之以謝天下皆不動聲色使其主信之而天下安之

羊相

卷上

十八

弘果從諛不忠者乎至寧成家居武帝欲以爲郡相弘曰成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此與絳侯知趙禹文深不可居大府而其後吏民重足頗驗其言者不均有宰相之識哉其奏請置博士弟子以補郎中文學典故右文之典遂爲歷代所祖又有功于經術矣世徒以曲學矯情而不錄其功非通論也○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

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
厨五門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
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西漢石慶

石慶趙人也父奮恭謹孝景初為諸侯相長子建
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至二千石因號奮
為萬石君元狩元年上立太子為太子太傅七歲
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免制詔慶為丞
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

宰相

卷二

十九

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
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
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
決於慶醇謹而已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元封四年
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
請徙流民于邊以適之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
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
慶慙不任職上書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上報不許慶懼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

謹無他大畧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

吳伯與曰武帝時才辨之臣如趙禹張湯更進
用事事不關決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若丞相
無所關重然不知効才枝于紛更之朝一吏之
能挽紛更以醇謹之守宰相之體老子稱重為
輕根靜為躁石君相有消彌救敝之思矣故漢
武誅戮大臣獨慶以醇謹得免東京黨錮被禍
黃郭以恬寂自全

西漢公孫賀

宰相

卷二

二十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武帝即位遷至太
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由是有寵元光中為
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後八歲
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繆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
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
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
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
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
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至上賢

明臣不足以稱心負重責從是殆矣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免獄中

宰相

卷二十一

廿一

西漢劉屈氂

劉屈氂中山靖王子也征和二年春制詔以涿郡大守屈氂爲左丞相封澎侯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母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母

宰相

卷二十一

廿二

令反者得出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勝之謂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勝之自殺田仁要斬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悉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

西漢車千秋

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欲令昌邑爲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厨車以狗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亦族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惡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體貌

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闕闕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乃賞之然千秋

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憚安眾庶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上報謝後歲餘武帝疾立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導少主武帝崩昭帝即位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

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千秋為相十二年農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吳伯與曰傳內曰千秋無他才能學術曰敦厚有智若少其為人矣然一言以申展太子之冤一言以罷方士之妄國家深受其言之利可以一言取相少之哉

西漢楊敞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

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敝夫人
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
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
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泰
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宣帝卽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

吳伯輿曰敞以司馬起家至封侯所可見者廢
立一事耳又出夫人力贊也敞固僅僅哉

西漢霍光

宰相

卷二

廿五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河東平陽人以
弟驃騎得爲諸曹侍中驃騎死後爲奉車都尉光
祿大夫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甚見親信時上年老鉤弋趙婕妤有男欲以爲嗣
察群臣唯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上病篤光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
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
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

爲車騎將軍及上官桀爲左將軍桑弘羊爲御史
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
昭帝立帝年八歲政事一決于光光爲人詳審端
正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卽僕射竊識視之
不失寸尺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
殿中常有恠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
肯授光欲奪之卽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而桀父子貴橫每有請

宰相

卷二

廿六

輒抑桀深怨恨之遂詐爲燕王書奏上以構光光
聞止畫室中不入上召入光免冠頓首謝上曰將
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
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
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以桀黨有
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
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帝旣冠委
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昭帝崩捧議
所立遂承皇太后詔遣迎昌邑王賀旣至卽位行

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大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

宰相

卷二

廿七

傾如令漢家絕祀將軍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群臣俱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承宗廟狀太后乃廢昌邑王奏迎皇曾孫病已立之是爲孝宣帝上褒封光子若孀及昆弟諸婿外孫皆貴顯遂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先後奏御天子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及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賜賚皆如乘輿制度

曰宣成侯子禹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寡居淫亂而禹雲山亦橫恣甚遂謀不軌盡伏誅先是宣帝每光駮乘如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駮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于駮乘云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宰相

卷二

廿八

下延年平處故光克以功名終吳伯與曰光用事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蓋有見于海內虛耗戶口減少之後而欲起厯歲以調劑也固宜百姓充實匈奴和親舉金甌無缺之天下還之武帝是中興漢室非宣帝乃霍光也光功豈在擁昭立宣已哉特光所以胎禍亦有天道焉武帝雄鷲好殺光固已心儀之少府徐仁廷尉之議獄不當而已胡至死也昌邑王之淫亂不足以當宗社之寄卽有之其從官坐

不諫正削扶禁錮可耳胡至二百餘人悉棄市也王莽之子孫妄言以莽故寬之可也胡至使父醜其子田延年之決于廢立功非小胡忍以詐取平直事必置之自盡也凡光所持三尺寧過無不及是以子孫誅戮而無遺寧非天耶再按宣立昌邑王時有廣陵在不聞昌邑賢于廣陵光固難廣陵而易昌邑也昌邑廢拔宣帝于民間而帝之德光孰過宣帝然族光者宣帝也如漢哀王入討諸呂爲外王朱虛侯章爲內王

卒逐呂產而殲其族絳侯實畏哀王果銳貪代王之仁弱而立之詎知下絳侯于獄者文帝也徐美之等之廢廢帝也先以法除義真爲義真敏銳預廢焉以爲文帝地不知誅美之等者又文帝也事亦何可預料哉但諸臣所樹立皆能成一代之治而報之者竟少恩矣

蔡義

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上疏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于先師

自託于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爲丞相義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吳伯輿曰宰相以詩得之亦僅見矣故識之

西漢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以賢良對策漸遷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徵爲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其子侄貴肆因奏封事言宜損奪其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

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從之而霍氏殺許后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相遂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侯霍氏怨相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勵精爲治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大臣皆以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黎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上

與大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
右地此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間者匈奴嘗
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
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
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
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
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芥之忿于遠夷殆
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更而在蕭牆之

宰相

卷二十一

內也上從相言遣將徃車師迎鄭吉畫從車師國
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明易經有
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
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
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
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
睦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
凶災亾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平原渤海太山東郡
溥被災害民餓歿于道二千石不預慮其難使至

于此賴明詔賑救得蒙更生唯陛下留神元元帥
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
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
修不能宜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
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
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
之分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
不繇者也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
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宰相

卷二十一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
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勅掾史案事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
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
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
視事九歲薨諡曰憲侯

吳伯與曰漢相以魏丙爲冠相才名遠過吉而
品懸矣相窺帝疑光極言世卿之橫譏切霍氏
遂以族誅是相誅霍也相不思光之下相於繫

難以相逐故車丞相武庫令爲不長者實用賊
殺不辜事法之非以私也借此報復至不保其
血胤何忍哉無論光功在社稷相由刺史高第
歷拜御史大夫誰引用之光德安可背耶趙廣
漢以按脇丞相私伏誅又何殺稅太重陰賸漢
家元氣不小也相枝吉厚真冰炭矣

西漢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
廷尉右監巫蠱事起徵詔治獄時宣帝生數月坐

繫吉重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至郡邸獄囚輕
重皆殺之吉閉門拒使者曰皇曾孫在他人凶辜
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使
者還以聞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
者獨賴吉得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
養致醫藥甚有恩後漸遷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
崩昌邑王立復廢吉乃奏記大將軍光言武帝曾
孫各病已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決定大

策天下幸甚光遂迎立之宣帝卽位賜吉爵關內
侯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後遷御
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時掖庭宮婢自陳嘗
有阿保功辭引丙吉知狀上乃親見問然後知吉
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詔封吉爲博陵侯邑
千二百戶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
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掾
史有罪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或曰君侯爲漢
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

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吉
馭吏嗜酒數通蕩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王
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
何所容西曹第恐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
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
出適見驕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
吏因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
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
可豫視吉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

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吉乃歎曰士亾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吏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鬪者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

宰相

卷二

卅五

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服吉知大體吉病篤上自臨問誰可代者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及吉薨三人更進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諡曰定侯吳伯與曰史記之叙曹參也曰日夜飲醇酒從吏歌呼不案之乃相應和班氏之叙丙吉也曰

不案掾吏罪賊不究行官吏不問橫道厥有是哉一二細事便盡二人桀業哉參猶曰清淨耳汗因成厥不問終是矯情矣

西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爲潁川太守大有治行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于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京兆張敞舍鶻雀飛集丞相府霸以

宰相

卷二

卅六

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其實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奮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其露三年薨諡曰定侯吳伯與曰寬和廉靖霸本色也爲相豈一寬廉所辨乎張敞所奏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有名無

實當矣

西漢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少學法於父于公補廷尉史宣帝立漸遷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

宰相

卷二十一

三十七

入關言事者歸咎于大臣上于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昏亾光上復以詔條責曰方今年歲未可預知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吝以誠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經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定國遂稱疾篤固辭上乃賜

安車駟馬黃金六十觔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

曰安侯子永居喪如禮以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

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

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

馬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

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西漢韋玄成

韋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也以父丞相賢任為郎少好學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宰相

卷二十一

廿六

以為常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

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獲罪不得為父後

賢薨玄成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遂被劾不得已

受爵後坐祀孝惠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

廟下削爵為關內侯及元帝即位召為少府尋遷

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

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

玄成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因以戒示子孫曰

於戲後人惟肅惟栗無忝顯祖以蕃漢室玄成為

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塋父墓上許焉

吳伯與曰漢臣以經術居相位公孫而後韋氏父子耳玄成無他相業首善在罷郡國諸廟一疏若一生得力則讓兄嗣爵是矣

西漢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以文學辟用漸遷爲少

宰相

廿九

傳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臣聞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及論語孝經聖

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今正月初辛路寢臨朝賀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當韋玄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是衡與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于雲陽立泰畤祭于宮南今行常辛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畤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于古帝王天子從之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廊審上下時本泰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此時今旣

宰相

廿九

卅

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
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安造
王者不當長遵及此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
子皆從焉由是陳寶祠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
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衡復條奏郡國諸
祠凡不應禮者盡罷之于是淫祠悉廢明年坐事
免終于家

吳伯與曰韋少翁匡穉圭以大儒爲相而未免
浮沉終歸狗私忘國方石顯用事也二公不敢

宰相

卷二十一

四十一

相忤成帝在位顯已罷在他曹衡始與御史共
奏其罪王尊因而劾之讀者頗爲衡增慙矣然
衡亦賢者衡舉王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而駿
以司隸劾免衡丞相是何心也故王章之于鳳
則章公而鳳私王駿之于衡則衡公而駿薄

西漢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以舅戚且孝友漸徙
爲左將軍而成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
驕僭商議論不能平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

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
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
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
議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冝城郭今政治
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
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
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于是美商之固守
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
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

宰相

卷二十一

四十二

餘身體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
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
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其
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
異天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
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
人上書言商閭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不足傷大
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上素重商詔勿治鳳固爭

于是免商相三日發病毆血必商歿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專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吳伯與曰王商剛毅有節固王氏之賢者爲鳳所誣卒以廢黜而憂成豈古之直諫而不能遠害者歟

西漢張禹

張禹河內軹人也以博士授太子論語成帝卽位以師賜爵關內侯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

昌侯爲相六歲以老病乞骸許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禹爲人謹厚內植傾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即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

危酒相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于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子上卽禹床下拜爲黃門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說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

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問禹自見年老子孫穉因謂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絕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諸王子弟聞言皆親就禹禹見時有災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感動憂色時槐里令朱雲願借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幸得解

赦雲而終敬厚禹及堯謚曰節侯

吳伯與曰禹以明經為師相傳所書者若賞賜若買田若飲食婦女與請臺池請官子婿之類而已至臨問數語使諸王弟子喜悅為人又可槩也夫災異之應多言王氏專政而禹以為不足聽成王氏之亂者非禹而誰

西漢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鄒人也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為相府辭訟例

字相 卷二十一

四十五

不滿萬錢不為遺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說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群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乃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陵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乃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舍卒吏賦歛以趨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薦宣

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

宣復爵視尚書事宜有弟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為丞相時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歿修去官持服宣調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楊明欲創咸面目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所咸

字相 卷二十一

四十六

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爭下有司議况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

吳伯與曰宣父子禍根只在兄弟不和宣以苛察朱博以行詐足定兩人公案

西漢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永始二年為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免上需其能遂擢為丞相方進為相公潔請托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

逢信孫閻之屬皆京師世家以財能少歷牧守列
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
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
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
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
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冝濁苟
容不顧耻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
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方進復奏
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

宰相

卷二

四十七

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特公厥黨之
信欲相攀援厥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
儻材過絕于人請免博闕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
黨絕群邪之望奏可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
事以儒雅綠飭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
奏事亾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旨以固其位卒以災
變並臻賜冊切責遂自殺上親臨弔諡曰恭侯
吳伯與曰方進以羈旅遊學遂成名儒而以慘
覈傾危之智術結知王上排擯當世卒以自殺

希陰符之驗歟至其罷刺史之行郡國也謂以
卑臨尊非宜是矣不思漢二百年守令多賢能
未必非刺史激濁揚清之力方進罷之者惡其
名朱博隨復之者取其實及至靈帝假牧守以
廢刺史而漢亾矣國家興革可不慎哉進子義
以討莽夷族則有古烈士風

西漢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爲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
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

宰相

卷二

四十八

起妻希見其面會孔光免遂爲丞相封陽鄉侯食
邑一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獨
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求稱尊
號從弟高武侯傳喜持正不附太后怨之使孔鄉
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
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博曰已許孔鄉侯矣玄即許
可又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博玄
并奏喜武爵土之封非所當得請皆免爲庶人上
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旨召玄詣尚書問

狀玄辭服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祿問宜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玄晏附從罪皆不道召詣詔獄博自殺國除

吳伯與曰博強毅多權數承太后風旨劾奏傳喜爲上所覺故被罪以死初拜相登延受殿有大聲如鐘鳴殿中李尋對上以爲鼓妖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不出其年其人自蒙其咎果驗所言

西漢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漸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言陛下宜留神于擇賢記善忘惡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山陽公徒蘊令等橫發欲

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舍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因令躬寵告東平本章擦

幸相

卷二

五

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數月遂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極言賢治第治器賞賜踰制變亂陰陽往者鄧通韓嫣驕貴失度卒罔罪辜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以全安其命于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高安侯賢

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擢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于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等禱治東平王雲獄相心疑雲寃獄有飾辭顧望無討賊疾惡王讐之意詔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

宰相

五十一

等上已不能平而嘉適封還益賢戶詔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稱譽相等迷國罔上詔詣廷尉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引藥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歿遂自詣吏吏詰問稍侵辱嘉嘉仰天嘆曰幸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歿有餘責吏問賢不肖王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歿無所恨遂不食歐血

而歿後上思嘉言復以孔光爲丞相徵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吳伯與曰嘉陳時政疏大率謂欲上德及民莫如重郡守之權欲天下少事莫如省建白之覆皆切論也及歿以不能進賢負國力薦孔光夫光効嘉一節其爲小人甚矣猶以歿薦之無乃矯乎不然何其不知人也

西漢孔光

宰相

五十二

孔光孔子十四世孫也初爲僕射尚書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于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嚶不應更答它語其不泄如是徙爲御史大夫後代翟方進爲丞相封博山侯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于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

至干成人帝之立又有光恐傳太后與政事不
欲令與帝旦夕相迎即議以爲宜改築宮卒從司
空何武言居北宮北宮故有紫氣復道通未央宮
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
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傳選
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太后怒上復留遷光
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附馬都尉遷巧佞
無義濁洩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
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非小愆陛下以變

宰相

卷上

五十一

異連見避正殿見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
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遣復爲侍
中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旨
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達重大臣正議又內迫傳
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光亦以傳氏譖罷
歸朱博代爲丞相坐承傳太后旨妄奏事自殺平
當復代數月薨王嘉復代坐忤旨旬歲間閣三相
上由是思光會傳太后崩而丞相嘉下獄歿復徵
光爲丞相免傳氏毀短光者哀帝崩平帝年幼太

后稱制委政王莽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
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宜置師傅徙光太傅明
年徙太師光固稱疾辭位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
年自爲卿時會門下生講會疑難其弟子多成就
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
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薨諡曰簡
烈侯

吳伯與曰莽以光爲漢世名儒且太后所重也
盛尊事光諸素所不悅者傳致其罪爲奏草子

宰相

卷上

五十四

光乃白太后輒可光奏而莽勢已成矣率公卿
誦德上瑞以上九錫皆光始也勢已難返憂悸
求退何晚哉光上污宜聖下愧其父霸霸固不
好權勢不肯從元帝拜相者也議者處光于苟
或之下而等之于蘓威不誣已○匡張孔馬四
人皆以名儒居相位而才祿固寵大畧相當故
史記合傳

西漢宰相卷之二終

東漢宰相卷第三

江東 吳伯輿 纂輯

東漢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聞光武安集河北杖策北渡追及於鄴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折

宰相

卷三

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曰鄧將軍常宿止于中輿定計議及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披輿地圖指示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拜為前將

軍引兵與王匡等戰大破之遂定河東光武卽位于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鄴侯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時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帝數賜書褒美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四縣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儻事母至孝

宰相

卷三

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執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薨諡曰元

吳伯輿曰任使諸將各當其才鄧仲華有遠識蕭張流也然非大將才也其心寄雖已篤而齒尚卑各位尚輕戰事尚未練一旦中分六師之半崇以三公之位而委之關中之大敵竊以為

光武誤也斯道也高祖深知之故根本付之鄼侯謀畫寄之良平而大將之印獨舒徐焉必待淮陰而後有所歸彼枌料已料敵審也

東漢朱弘

朱弘字仲子長安人也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出因得免光武即位徵拜大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狗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

宰相

卷三

三

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悔其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恠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薰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

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二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譙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與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朱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宰相

卷三

四

東漢伏湛

不下堂帝嘗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吳伯與曰史稱弘止繁聲戒淫色有關雎之風固也然觀後日廢郭后事則弘似有意焉而家無資產亦富貴不能淫矣

伏湛字惠公琅邪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當世名儒湛少傳父業更始時爲平原太守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才任宰相拜爲司

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群
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
反于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今京師空匱
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
接北狄黠虜因迫必求其助又今新過縣邑尤爲
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以收之
矣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
誠臣之所惑也帝覽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

卷三

五

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
降護送洛陽湛雖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
政化之晉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
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晉湛居守時蒸祭高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
免及卒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

吳伯與曰湛公庶而愛下歲饑自甘麤糲全活
一境人仁人也當造次而急鄉射禮能食亦能
教矣

東漢侯霸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篤志好學五威司命陳
崇舉霸德行屢遷至淮平大尹拜尚書令時無故
典霸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時者皆施行之
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
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
不回十三年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追封
遂以沛郡太守韓歆代爲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
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

卷三

六

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
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
發歆又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
田里帝欲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竟自殺歆素有
重名歆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
葬之

吳伯與曰君房方徵拜而先奏寬大之令道長
者其功遠誠然誠然
東漢竇融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天下擾亂河西吏人素敬向融推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傾誠光武封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復拜冀州牧入遷太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

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卽其臥內強進酒食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永平二年融從子林爲護羌校尉以罪誅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狀帝聞大怒乃盡免諸竇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尋有詔悉復追還今言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

吳伯與曰融亦任俠徼功之徒耳履滿而卑躬至于逡巡讓位去之惟恐不速經國雖無多稱持身亦庶幾于知止乎

東漢張純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建武初引傅宿衛明習故事凡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二十三年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于無爲選辟掾吏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有詔令摠經典詳禘祫之制純

奏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滋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旣富而教者也乃按七經識明堂圖河

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
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
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純又奏上
宜封禪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井上
元封舊誼及刻石文及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父純遺勅固不肯
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僖耳降
附奮來朝上壽引見宜平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
才以為侍祠侯漸拜太常踰年為司空時歲災旱

祈雨不應乃上表曰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
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猶深受職過任夙
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跪奏即時引
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
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
清白無他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
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
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
多駁異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召拜

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者明王者軌
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
以時考定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
年卒于家

東漢趙熹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以信義著名
光武徵入拜懷令尋遷平原太守百姓歌之帝乃
徵入為太僕踰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
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為久

長規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三十
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
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
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禱止
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
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
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脯
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卿
侯二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其冬代竇

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熹內典宿衛外
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常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
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
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
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
四諡曰正侯

東漢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初應司徒辟遷洛陽
令大忤陰氏遷南陽太守帝嘉其能徵代趙熹爲

宰相

卷三

十一

太尉明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十餘年無異政
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
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
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
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
餒

東漢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從光武征伐在事精
勤賜爵關內侯漸遷司徒先是三公參見罪退帝

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讎見從容戒之曰朱浮
上不忠于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
凶未可知也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
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能盡忠于國事君
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
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
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
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

東漢鮑昱

鮑昱字文泉爲司隸校尉奉法守正永平十七年
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噐帷帳建初元年大旱
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旣太甚將何以消復災青
對曰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
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
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
一放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
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
年薨

東漢鄧彪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常奏免御史中丞周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說然當時

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行弔臨

東漢鄭弘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建初八年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于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饒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

太尉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

行歲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東漢郭丹 范遷附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

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龍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卒于家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畧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

朝會問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因置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以官之

吳伯與曰方丹之入函谷也慨然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疑一功名世味人耳避莽徵逃于此地更始敗獨爲發喪盡哀却是氣節識力人也何恠清貧至子孫困匱范遷以太守安邊智矣爲公輔田不過一頃又推與兄子義矣二人

品尚誠足相當

東漢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舉孝廉召見問以政事對當帝意歷遷郡守肅宗初立擢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之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

宰相

卷三

十五

宰相

卷三

十五

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篤爲鄉里所廢所在縣令苦其不法收系論之今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鮮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自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于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其刺史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

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

宰相

卷三

十七

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賜策罷後數年卒詔賜祕器衾錢布

吳伯與曰兩爲令俱着清惠至身自斬芻妻執爨則奇矣大率固峭直者哉乃反復其奏議又疾俗吏之苛刻諄諄議及寬厚也可見俗吏苛刻非必能爲峭直不過阿世求悅以捷取効而已

東漢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建初中遷太僕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以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公卿皆言夷狄無厭旣得生口當復矣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得邊生口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竟從安議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

宰相

卷三

十八

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上書諫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捐費國用書連上輒寢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執金吾景專權橫恣擅馳檄發緣邊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有司畏憚莫敢言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安與司空在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

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結恩此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修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敵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修以增國費安又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

宰相

卷三十一

十九

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倡大謀空盡此虜輟而復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達三世之規失信于所養建立于無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辭驕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鹿蠡王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嘻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及薨朝廷痛惜焉竇氏敗帝始思其言官其子爲郎後安子敞及孫湯曾孫逢隗俱爲

三公不墜家聲云

吳伯與曰其時天子幼弱太后臨朝賴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以與竇憲爭執其得挾幼主以折奸回不卽于危者漢德所留多矣若其理楚獄而未嘗鞠人于賊罪也宜仁心覃及後昆乎

東漢丁鴻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封陵陽侯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

宰相

卷三十一

二十

于冢廬而逝去與故友鮑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推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上書言鴻經學至行徵拜侍中和帝卽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蝕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蝕者臣乘君

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問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悛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

宰相 卷三十一

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疆不疆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于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鴻薨賜贈有加子湛嗣

吳伯與曰鴻辭封于弟何忠愛也終悟而從義異乎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非其分而已厚徇其各者矣其曰天不可不剛王不可不强正切中膏肓非忠愛者不能直吐斯語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永元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不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卽位復代梁鮪爲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

宰相 卷三十一

民者也故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于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月令孟夏斷薄刑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

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在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濟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年八十一卒于家

宰相 卷三 廿二

吳伯與曰月令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在焉漢興之所習用者也如春行寬大布封賞秋冬理獄十月後不復論囚類皆種種行之高帝時趙堯分舉四時之制魏相亦爲宣帝言之然未有如恭之慨切詳明者也恭奏議依經濟有補益而不以剛直特稱始尚于中行者乎只觀盛夏斬人而識者知王莽必亾則李尋告哀帝曰近臣宜知月令信矣恭疏當錄一通置人君座側

東漢張酺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和帝初以河南尹遷太僕數月代尹睦爲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帝不許還復視事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于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卽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于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公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不可以示四遠于是策免左中郎將

宰相 卷三 廿四

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拜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爲司徒月餘薨酺病危勅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爲三公旣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臺蓋庶施祭其下而已

吳伯與曰酺責讓于稱而作色廷叱較劉文繞之寬弘何如忠公則有餘矣臺蓋施祭欲令天下師吾儉亦可以風者哉

東漢張禹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城人也舉孝廉累遷刺史有清平稱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延平元年遷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切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

年相 卷三

廿五

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而陛下體悉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卑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卒于家

東漢徐防

徐防字謁鄉沛國鉅人也永平中舉孝廉除補尚書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永元十四年拜司空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

年相 卷三

廿六

尉與太傅張禹叅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卽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始自防也

東漢周章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年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

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仍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爲安帝章以衆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于南宮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而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東漢劉愷

劉愷字伯豫宣帝之四世孫也父般封居巢侯愷以當襲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有司奏請絕愷國

宰相

卷三

廿七

侍中賈逵因上書曰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絕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合弘之化宜蒙矜宥全其先功和帝納之詔聽憲嗣爵以成其美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永初六年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

獨議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會副大將軍鄧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郤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卽獨解尚贓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稱病致仕有詔優許焉安帝親政朝廷多稱愷德或上疏薦愷乃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累及其子是時

宰相

卷三

廿八

居延都尉范滂復犯贓罪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貶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賊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歲餘卒於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秘器

東漢李郤

李郤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舉孝廉五遷尚書令

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表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此鄉侯病卻陰與少府河內陶範步兵校尉曹直謀立順帝曾孫程等事先成故卻功不顯將作大匠翟酺上卻潛高計以安社稷于是錄陰謀之功封卻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于家

東漢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為大尉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明經博覽無不窮究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

宰相

卷三

廿九

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鮀鱸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始舉茂才遷刺史太守俱以公廉稱徵入為太僕遷太常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卻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奸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阿母王聖出自微賤奉養聖躬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書誅鷄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

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絕姦變之私割不忍之心奏御帝以示阿母等皆忿志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襲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志不合經義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舊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于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由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為阿母修第震復上疏曰臣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第舍為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奸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其

宰相

卷三

三十一

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惟陛下度之震因地震復上疏以爲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提動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願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奉承皇天之戒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帝發怒收考詔獄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言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蒞羗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太史言星變逆行樊豐

字相

卷三

廿一

等遂共譖震自趙騰歿後深用怨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豐等復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怨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歿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歿之日以襌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留停震喪露棺道側歲餘順帝卽位豐等誅死震門生

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塋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塋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下詔策祭于是時人立石鳥象于其墓所

震五子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刺史二千石徵拜侍中尚書復遷太常延熹五年代劉矩

字相

卷三

廿二

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實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分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侯各實核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于是秉條奏收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

見郎七百餘人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繫穢宜絕其橫拜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乘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調發多以入私乘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奸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頃者朝廷拜除恩加豎諫爵以偵成化由此敗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于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忝爲益州刺史累有賊罪明年秉劾奏忝取受

罪賊累億當繩治以謝一州檻車徵詣廷尉忝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忝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忝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覽宜急屏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厲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

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憊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規諫多見納用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爲少

府光祿勳熹平二年拜司空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五年拜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上疏言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賈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調節等曰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歎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

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亾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蠖棘者也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儵梁鶴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獻賦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

宰相

卷三

廿五

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禦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違箕上天還威衆變可弭書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傳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言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先是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以誑耀

百姓賜特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二年復爲司空薨天子素

宰相

卷三

廿六

服三日不臨朝諡文烈侯賜子彪字文先少傳家學舉辟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徵拜議郎遷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長安以避其難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明公建立聖王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

邪司空苟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望乎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彪從入關轉太常與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催郭汜之亂彪盡節衛王崎岠危難之間幾不免于害語在董卓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

宰相 卷三

卅七

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攀不復行後子修爲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有懷老牛砥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及魏文受禪欲以彪爲太

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年八十四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吳伯與曰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正色危言方後身名而折權枉可謂懷王臣之節乎四知可質鬼神身爲之範矣太尉之章三上而不能去智何如哉飲醜而卒終是烈腸君子而未純也○當時惟袁楊二家數世三公袁敞以不阿權貴

宰相 卷三

卅八

失鄧氏旨楊震以說切王聖樊豐皆以名臣而策免自殺悲矣

東漢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順帝時爲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

傷之地陛下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良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

東漢胡廣

宰相

卷三

廿九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舉孝廉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歷順帝至桓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靈帝立遂代陳蕃為太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謬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

婚姻以此譏毀于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乞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贈太傅安樂鄉侯諡文恭

吳伯與曰史稱廣練達故事明習朝章想亦足智多才哉然其歷六主周流四公也桓帝初與李固杜喬同為三公靈帝初與陳蕃竇武同為三公李杜死矣陳竇又死矣廣安然如故也其

宰相

卷三

四十

樂老叙又自誇以為榮豈復知人間羞耻事哉只好同馮道把臂地下耳

東漢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劬之子也因災異公卿舉固對策順帝用其言出阿母外舍責諸宦者拜固議郎永和中遷刺史太守復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詔固等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昔秦皇亾于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

扶蘓以至亾國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办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續年八歲是爲質帝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首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冀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

宰相 卷三

四十一

不聽得免冀忘帝聰明恐後爲患遂令左右進鳩帝使促召固謂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固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

宜立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冀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鉄鑽詣闕通訴太后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啻一朝梁氏迷謬公

宰相 卷三

四十一

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公等受主厚恩賴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吏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之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嘆流涕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途守喪不去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俱憐之乃聽得祔歛歸塋二人由此顯名

東漢杜喬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贓罪千萬以上讓卽大將軍梁冀季父官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級裂勞臣之

宰相

卷三

四十三

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喪身亾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虎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屢術之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賊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于冀先是李固見廢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

無所回撓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于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梁太后素知喬忠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自執繫之虎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于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

宰相

卷三

四十四

行到洛陽帶鉢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塋送行服終隱匿不仕
吳伯與曰李固據位持重與賊臣力爭大義不憚殺身李與杜萬世而下猶有生氣但固就梁商之辟也豈不料屬在賓客定有掣制及質帝以被毒語固也獨不可各其爲賊乃隱忍以成冀姦謀固失之喬不能贊而成之有社稷臣之心無社稷臣定亂之才乎雖然人臣但心與理

合得正而斃可也

東漢黃瓊 孫琬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瓊乃以書逆遣之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咸稱冀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

宰相 卷三

四十五

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譏舉者亦不加命元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復拜太尉以師傳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邠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乃許之梁

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苑徒

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剛其政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諸梁秉權豎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鄉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

宰相 卷三

四十六

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水舌至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越拜今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群輩相黨有冀與盛懷荷相親臨冀當誅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襍踈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于永歿負累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

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諡曰忠侯

琬字子琰少失父而早慧祖父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光和末太尉楊賜薦琬有撥亂才徵拜議郎中平初為豫州牧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下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

卷三

四十七

白公作亂于楚屈廬昂刃而前崔杼弑君于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及徙西都為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亦同為卓將李淮所害

東漢周景

周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遷刺史二千石冀誅坐故吏免朝廷以景素著忠正引拜尚書令遷太僕衛尉尋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奸猾

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

徐防東陽侯侯覽武陽侯侯璜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以預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中子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東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遷光祿勳延熹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

卷三

四十八

不愆不怠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弛刑徒臣不如司隸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蘓康管霸等復用排陷忠良大司農劉佑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蕃復上疏曰小黃門趙津大猾張化等肆行貪虐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

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于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猶以蕃各臣不敢加害瓚皆死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寶后臨朝詔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

宰相

卷三

四十九

初寶后之立蕃力主之故后臨朝委用于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交構譖事太后后信之蕃志誅中官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諱言侯覽曹節公乘听王甫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眈祿畏害陛下縱惡

不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武奏送鄭璉于此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曹節等遂矯詔誅武及蕃

東漢竇武

竇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融之玄孫也長女選入掖庭桓帝立爲皇后武封槐里侯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

宰相

卷三

五十

足而已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武上疏諫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帝崩無嗣武白太后徵立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論定策功更封聞喜侯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後必難圖武深然之于是引同志尹勲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

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盧
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廷前越雋太守荀昱爲從
事中郎辟潁州陳寔爲屬共定計策天下雄俊知
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會五月日蝕
蕃復說武可因今日蝕斥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
太后曰黃門侍郎使與政事而子弟貪暴天下匈
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但當誅其有罪豈
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嬭頗有才畧武先白誅嬭
及中常侍蘓康等竟死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

宰相

卷二十一

五十一

豫未忍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與
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乃
奏免黃門令魏虔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使水
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廙送北寺獄蕃
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水
與尹勲侍御史祝璠禱考廙辭連及曹節王甫勲
水卽奏收曹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
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益發武奏罵
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盡見族滅

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
召長樂從官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
節聞之驚起白帝出御德陽前殿捕收武等武不
受詔發營兵戰不克皆自殺親黨悉族誅徙武家
屬日南遷太后于雲臺

吳伯與曰蕃樹立風聲抗論危俗彼蓋仁以爲
已任雖死不悔者也然蕃自以外從人望內有
德于竇后先露章顯暴其罪何不密也其與竇
武徵合天下名士固以籍資耳以張奐之賢不

宰相

卷二十一

五十一

能收爲已用又何慮不蚤耶最可異者太后固
曰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此言確矣且
竇擁后父之尊迎立嗣王此不過人臣之常節
耳而身封大國一子二從皆封侯握兵權縱遂
能聲宦官罪而盡誅之何以服其心使無語耶
事窮勢迫至乃率官屬諸生到承天門攘臂大
呼將何爲也謀之不臧宜及于國矣雖然作史
者云功雖不終信義足以維持人心漢世亂而
不亡者百餘年斯語足以申忠臣之正氣矣不

然誰其出而任國難也

東漢橋玄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薦球為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上疏引眾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大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就玄求貨有頃司隸校尉陳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

宰相

卷三

五十五

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瞑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縱國賊乎促兵攻之玄子亦死玄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初自安帝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嘗往候玄玄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君乎操常感其知已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

東漢陳球 內附李咸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陽嘉中舉孝廉遷繁陽令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尋守零陵有破賊功徵拜將作大匠後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噉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球時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爰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

宰相

卷三

五十五

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塋誠失天下之望且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乃詣闕上疏曰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塋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

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
黜節等無復言于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
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
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
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
明年為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
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
與球相結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
鼎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

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
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陳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以
猶豫泄謀皆被收下獄炮

東漢劉寬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嘉平五年代許訓為
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于
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
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嘗坐客遺蒼頭

市酒迂久大醉而還當客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
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
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遮收之寬
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海
內稱為長者中平二年卒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
進諡曰昭烈侯

吳伯與曰前載二事皆公為太尉時事又史稱
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公車中認之公無言解駕
牛與之步歸頃認者得牛而送還慙懼公但謝
遣之其為南陽太守用蒲鞭示辱而已合觀之
公含弘有度與天人哉及讀真誥始知公受度
青谷先生得僊在華陽洞作童初府上帥王始
令學道者為之一快剛福躁惡害道不淺亟宜自
戒予故詳書之以當弦韋

東漢何進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有
寵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黃巾賊起以進為大

將軍率五營士屯都亭以鎮京師帝崩皇子辨卽
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進素知中官
天下所疾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內進親客張
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
通奸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
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
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
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與同腹
心初靈帝生母董太后后兄子驃驃將軍董重與

筆相 卷三十一 五十一

何進權勢相害中官地重以爲黨助董太后每欲
參與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進與三公共奏孝仁
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
入西省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可
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董太后憂怖
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袁紹復說進曰將軍旣
有元舅之重兄弟並領營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
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今大行在
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

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
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中官在省闈者或
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
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
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
城以脇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卽鹿
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
國家大事可以詐立乎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
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

筆相 卷三十一 五十二

功必不成祗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董卓等皆以
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進意狐疑紹懼進變計
乃脇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待而不早
決乎進于是以紹爲司隸校尉促董卓等使馳驛
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
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袁紹勸進便干
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
進意使捕按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
思變遂爲所害及諸雄競進盡誅諸宦官然何氏

既已而漢室亦衰矣

吳伯與曰進去竇武之事未遠也而遽効之至于召四方兵以脇太后太后不從而計遂絕而兵遂不可解故漢之亡兆于卓之入朝卓之入起于進之召諸侯假使進能聽太后不盡廢宦官之語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起謀之不臧嗟何及矣

東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

漸遷刺史再忤中官繼至不免幸三公懇請乃得釋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遂代楊彪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垂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

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各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太史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受二千戶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命卓入賀布因刺殺之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陵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卒為卓部曲將李傕等所殺三子及宗族皆見誅害

吳伯與曰允屈意推卓而實分其權以一劍之任當關東百萬之師智于收卓矣但卓滅而憚

既乏溫潤又少權宜是以敗耳雖然殺其身無益于國已勝于老死曠下者萬萬况有益于國耶

東漢趙謙弟溫

趙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事後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都侯李催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

卷三十一

六十一

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諡曰忠侯弟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以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八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催郭汜相攻催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催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于塢中又欲移乘輿于黃白城溫與催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際以成千鈞之讐而復欲移轉乘

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于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免溫從車駕都許卒年七十二

東漢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膂力過人善馳射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擊破叛羌拜郎中漸以功拜破虜將軍使將兵討先

卷三十一

六十一

零羌不勝還屯扶風帝寢疾屢有詔命不受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閹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脇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不至而何進救虎賁中郎將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卓所養卓自以語太后同族有廢立意

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百僚大會奮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明日復集群僚于崇政殿前遂勸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何太后賊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于永樂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封郤侯卓乃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畧婦女剽虜資財謂之搜牢卓素聞天下同疾聞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書周愨侍中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綱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孔伷爲豫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

卷三

卷三

卷三

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愨陰爲內主卓聞東方兵起懼遂遷天子西都時長沙太守孫堅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大破卓兵進洛陽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調朝廷使光祿勳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天子車服又築塢于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亭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相道卓施帳幔飲設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于前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于市殺之以塞天變王允與呂布等謀誅卓會帝疾新愈卓入賀遂誅之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于道盡滅其族

卷三

卷三

卷三

處所卻焉安得而據之卓固凝然耳

東漢宰相卷第三終

宰相

卷三

六十五

三國晉宰相卷第四 附燕秦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漢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早孤隨從父玄往依劉表
玄卒亮躬耕南陽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
與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遊學三人務精熟亮
獨觀其大畧先主至荊州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微
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
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宰相

卷四

乙

徐庶見器于先主亦曰諸葛孔明臥龍也由是先
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
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
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
弱為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
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
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
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與自度皆不及曹公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荆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表衆遂強表使先主屯新野拒操將夏侯惇等于博望故伏燒屯僞遁惇追之爲伏兵所破先主至當陽操將精騎急追之先主乃棄妻子走狼狽得至夏口

亮說孫權曰豫州軍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荆吳之勢強弱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先主自赤壁之戰孫權稍畏之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璋復懷疑其臣欲構害之遂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先主共圍成都平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兵食但刑法峻急人咸怨歎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咨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

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著矣先王屯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時法正從先王北行亮于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掾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掾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用也先王卽

宰相

卷四

四

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先王伐吳敗還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亮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蹄而獲珠玉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徐元直勤見啓

誨前參事于董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吳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幼宰董和偉度者亮主簿吳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爲治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涕三日南方諸郡不賓亮自征之至南中生擒孟獲亮聞獲爲夷漢所服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于是悉收

宰相

卷四

五

其後傑孟獲等以爲官屬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是年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大率謂受顧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司馬魏延獻策曰聞夏侯惇少主之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

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林開
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
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
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
取隴右十全必克乃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
箕谷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及出
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馬
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
度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宰相

卷四

六

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
殺之于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天
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十
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
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託臣以討賊
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
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待亾孰與伐之是故
託臣而勿疑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七年孫權稱尊號來

告議者咸以爲各體弗順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
號亮復率軍出祁山魏命大將軍司馬懿拒亮亮
遂刈上邽之麥與懿遇魏軍始陳適更兵期僚佐
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率張助聲勢亮曰吾統
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
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
遣令行于是去者感悅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
命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
追之亮乘高布伏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

宰相

卷四

七

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即閣息民休事三
年而後用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
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于渭南克日交
戰懿戎服莅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
麾三軍隨其進止懿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亮
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任
之基耕者禱于涓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年五
十四後主聞亮病篤遣僕射李福諮以國家大計

福往宜旨聽亮所言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亮不答亮病困與楊儀等作退軍節度及卒儀秘不發喪整軍而退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偏于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亮走生仲達或以告

宰相

卷四

八

懿懿曰吾能料生不料死也遂按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諸軍還成都諡亮曰忠武侯亮遺命奎漢中自表未云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卽知亮之所得深矣

吳伯與曰先儒有云張良近太公之才畧孔明

近伊尹之出處三國猶爲才大任小真知言也乃蘓子瞻以孔明之遷劉璋爲失信義則過矣夫荊州用武之地孔明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荊州不可抗曹氏不得扼江左之上游昭烈與劉表羈族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孔明之計非不義也昭烈入蜀

宰相

卷四

九

劉璋微覺之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荊州而跋尾之不能旦立稿矣况劉璋之立又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不宜說者又謂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不以經術輔少主乃以刑名兵法者何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畧知謀不足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誠當其

病此言審矣又謂孔明之品王佐也其事伯佐也以其爲相而自校簿書統軍而親決罰緩務其細遺其大也噫食少事煩豈不自惜勢欲誘之人不得耳余謂此正孔明之權也伯仲伊呂宜也且後人讀出師一表未有不下英雄之淚者宜無間然于孔明矣抱朴子稱魏武欲用孔明孔明自云不樂出仕武帝謝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操有君人之度君人之鑑矣

宰相

卷四

十

漢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初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丞相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王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顯拔萃處群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

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于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王者重聽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

宰相

卷四

十

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闖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運動未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于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旨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

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
支黨然吾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
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
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
破走美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
若維征行御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
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
遂還任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

漢費禕

宰相 一八 卷四

十三

費禕字文偉蜀昭化人也夙爲丞相亮所器爲中
護軍後又爲司馬值魏延與楊儀相憎惡每並坐
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
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力也亮
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軍國
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
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脯
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
之歡事亦不廢後董允代禕尚書令欲效禕之所

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嘆曰人才力相懸若
此甚遠此非吾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
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
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
至禕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
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
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
成鄉侯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
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後出任漢中復還成

宰相 一八 卷四

十三

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復出此屯漢
壽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偉歡
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諡曰敬侯初姜維每欲興
軍大舉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
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
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
以候能者無以爲希冀微倖而決成敗于一舉若
不如志悔無及矣及禕卒維遂屢出伐魏無功而
蜀益以衰

吳伯與曰琬方重祿敏博其承亮之後輯邊境而和一邦家宜也然阻抑姜維不令出兵固以積安有日又襲于曹氏之威有深計耳蓋以權與備之才不能支一曹操懿才畧不出操下吳蜀嗣主無權與備之才又非有公瑾孔明輔佐其間而欲窺中原醜雞慕海得乎二公固識時務者矣

漢董允

董允字休昭丞相亮選爲侍中專獻納之任允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費禕等共期遊宴嚴駕已辦而卽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

微見允停出遂逖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多如此後守尚書令代費禕及卒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又號四英吳伯與曰允無論守正下士其畏憚黃皓也賢于何進諸人遠矣

魏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初爲曹操司馬操擊破黃巾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彧勸操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奮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進彧侍中守尚書令袁

紹并河朔益驕與操書辭悖慢操大怒以紹書示
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今與公爭
天下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公明達不拘唯
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
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士卒雖衆
其實難用公賞罰必行士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滯
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
歸之公以至誠待人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
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

宰相

卷四

十七

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疆其
何能爲操悅五年與紹連戰操軍糧方盡書與或
議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
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公
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
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
失也乃往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
紹退走操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
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肯充豫遠師

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
操復次于河上紹病死遂渡河擊平之操將伐劉
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
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
病死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董昭等
議進操爵國公加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
或以爲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
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
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

宰相

卷四

十七

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至濡須或疾
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或自爲尚書
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
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于
操曰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于戈戢睦大道
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
平也宜集天下大通才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
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或從容
與操論治道如此類甚衆操常嘉納之

吳伯與曰荀文若越河冀間關以從曹也勸取東郡比之于高光勸守官渡方之于楚漢豈直加九錫而知曹氏之深謀而始難之耶弒后及皇子時獨未聞耶既已從曹志固在曹而不爲漢或死豈必死漢或者曰九錫刳而取之則涉于爭徐而俟之可避其嫌乎吾不能托此義以自蓋而終効一死猶勝于孔光附莽也昔人云文若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君虎而道未聞庶幾似之

魏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時曹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特表繇侍中持節督關中諸軍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凶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爲資魏國初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文帝卽位遷太尉時司徒奉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各臣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乃一代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明帝卽位進封定陵侯遷太傅初操下令使卒

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立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言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雖斬其足猶任生育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可生三千人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帝以吳蜀未平且寢太和四年薨諡曰成侯

魏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初從張繡後歸曹操爲大中大夫平河北破馬超皆其謀也操欲立臨

苗侯植嘗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太子遂定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吳蜀雖最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謙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

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

魏華歆

華歆字子魚原平高唐人也自吳歸曹操拜議郎尋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及文帝即王位拜相國文帝受禪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文帝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群起離席長跪曰臣與

宰相

十一

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經試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

帝即位拜太尉歆稱病乞退讓位于寧帝不許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千軍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農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唯陛下裁察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及薨諡曰敬侯吳伯與曰歆之從豫章入許委身于曹也至入收伏后壞戶發壁率而殺之又上表勸曹丕代

宰相

十一

漢奉策登壇其無忌憚極矣當時華歆丙原管寧三人為一龍以歆為首寧為尾寧避世遼左終身不出上方夷齊下比龔鮑真人龍也原仕曹不大顯已失身矣歆竟何如無論龍殆狗彘不如也蓋華功名心甚濃其辭餽遺無非立名耳捉金復擲比幼安揮鋤不顧格固懸矣魏王朗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及文帝受禪改

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廟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晏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覽表嘉納建安末孫權遣使稱藩詔議與師與吳并取蜀朗議曰天子之軍重于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今權之師未動則

宰相

卷四

十一

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兩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議舉軍東征朗上疏諫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帝以成軍遂行臨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蘭陵侯使至鄴省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尙踐欲廣禦兇之疆馘夫差于姑蘓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于百金之臺昭儉于弋緋之服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今當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疆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明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譏

宰相

卷四

十三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及薨諡曰成侯

魏曹爽

曹爽字昭伯明帝寢疾引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

東平畢軌咸有聲名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
爽秉政皆復進叙任爲腹心颯等欲令爽立威名
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驛谷入
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驢騾多死民夷
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蜀人因山爲固兵不得
進爽引軍退費禘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嶺苦
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畧盡羌胡怨
歎而關右悉虛耗矣初司馬懿以爽魏之肺腑每
推先之爽以懿名重亦引身卑下及丁謚言懿有

宰相

卷四

廿四

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
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相聞懿力不能
爭且懼禍故避之晏等專政作威爽飲食車服擬
于乘輿尚方珍翫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縱酒作
樂弟義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盈淫溢之致
禍敗辭旨甚切爽甚不悅懿密爲之備正月車駕
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先是爽兄弟數俱出遊桓
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
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

畫出懿遂部勒兵馬先據武庫出屯洛水浮橋奏
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皇太
后令罷爽桓範聞兵起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
畧將門候南奔爽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
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調義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
賤復可得乎且正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
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待
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
爽信之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

宰相

卷四

廿五

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啻今日坐汝滅族爽遂以
侯還第懿竟收爽及黨與皆族誅之

吳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初爲左司馬及權爲吳
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雍爲人
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
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皆不敢肆情權亦
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代孫邵爲丞
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

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審以聞若見
納用則歸之于上不用終不宜泄權以此重之然
于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各
問得失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
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
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
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
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
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

宰相 卷四 廿六

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
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
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
言之久之呂壹為中書典校漸作威福以深案醜
誣毀短大臣雍等皆被譴讓後壹奸罪發露收繫
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
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
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
于此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

時為選曹尚書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
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
謹為節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亦由恃恩忘敬
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
一時乃見遣雍為相十九年卒諡曰肅侯

吳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初為大都督以勝蜀功
假黃鉞復拜上將軍吳王東巡徵遜輔太子董督
軍國南陽謝景善劉虞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

宰相 卷四 廿七

曰禮之長于刑久矣虞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
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
不須講也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疆由民力財由民
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疆者未之有也是以詩歎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
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
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
遜遜以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

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奇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奇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不聽而遜外生顧譚等以親附太子見流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卒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嘗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

宰相

卷四

廿八

竺少獲聲名而遜謂其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追諡昭侯

吳伯與曰陸伯言一少年書生揮塵揚策破天
下之所憚服以爲英雄如昭烈者若拉枯朽然
後挫此兵莫南服國無亾鏃笑不遺籌其孔明
之流亞與而物議稍不及者當由經理內政收
採群情有所未足耳若孫仲謀能信于未試之
初而疑于旣成之後非伯言之有勤怠也仲謀
有勤怠也

吳陸凱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孫皓立遷左丞相皓惟
不好人視已群臣侍見皆莫敢迂凱說皓曰夫君
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
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
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極諫皓詔報曰
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
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
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

宰相

卷四

廿九

調五星失畧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
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于天修之由德豈在
宮乎因極論其不遵先帝者凡二十事且曰若臣
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
意皓所行彌暴凱屢表切諫皆不聽時殿上列將
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
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
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
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

公家義形于色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
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
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
悌郭遠薛瑩滕倫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委
才卓茂皆社稷之禎翰國家之良輔願陛下訪以
時務各盡其忠遂卒

吳伯與曰凱疏凡十餘上曰陛下惜此天下曰
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曰得若比于伍
員以忠見戮無所餘恨言言何激烈哉總之三

宰相

卷四

三十

世國恩大臣與國存亡之道耳皓乃積忿不已
訖卒而徙其家于建安皓欲不亡得乎

吳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受吳王遺詔以大將軍
領太子太傅輔政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
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皇太子以丁酉踐尊
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
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
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

慮萬端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于今時整頓

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

報朝廷無忝爾先恪更拜太傅于是罷視聽息校

官原通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

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及魏兵加侵引兵克之斬獲

不計途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朝臣多諫不聽出

圍新城連月不下因暑處傷過半乃退還怨讟始

興矣而恪愈作威嚴人皆竦息遂爲孫峻所殺

吳伯與曰恪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不

宰相

卷四

卅一

振于輕敵怨益叢于僚友既喪其身不三世而

絕孫氏之統彼所以托國者任非其人也

吳孫峻 附從弟繼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權臨薨受遺輔

政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峻

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

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

蜀使來聘將軍孫儀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

殺慶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

後事付從弟緝

緝字子通與峻同祖峻處代知朝政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緝緝殺惇慮服藥死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諸弟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緝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緝謀泄緝率眾夜襲遂圍宮告廟廢亮以亮罪狀頒告遠近尚書桓彞不肯署名

宰相

卷四

卅二

緝怒殺之徵立瑯邪王休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令布與丁奉謀于會殺緝十一月戊辰臘會緝稱疾休疆起之遂入奉布目左右縛斬之并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休耻與峻緝同族特除其屬籍

晉王祥

王祥字休徵瑯邪臨沂人高貴鄉公即位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眾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當拜祥曰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

宰相

卷四

卅三

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為公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以年老疲耄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命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類

沐浴勿纏尸皆漉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
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歛西芷上土自堅貞勿用
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
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構
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
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
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
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
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

宰相

卷四

卅四

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
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及薨諡曰元奔赴者非朝廷
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襍弔之賓

吳伯與曰南面天子長揖晉王真是國爵屏貴
若夫篤孝純至避地隱居其以醇備之至德履
駢集之福祉也獨高潔清素已乎

晉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武帝踐祚拜太尉又

進太傅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
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
已南向妻北面再拜焉酒鬯酢既畢便出一歲如
此者不過再三焉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
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于王者日食萬錢猶曰無
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
劾奏曾後怵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
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鈞轍引車瑩牛蹄角後
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

宰相

卷四

卅五

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
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王曾卑充而附之及充
與庾純因酒相競會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
所非以年老屢乞遜位帝優詔許之及薨博士議
諡諡醜帝不從策諡曰孝子邵

邵字敬祖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
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
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遊其間無怨
之者驕奢簡貴亦有父風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

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于世慶贈司徒諡曰康

晉陳騫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因入朝言于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疆于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楊

宰相

卷四

卅六

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于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羗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為不及也累處方任為士庶所懷然素無蹇愕之風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為諂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于世贈太傅諡曰武

晉裴秀 附子頌

裴秀字彥河東聞喜人也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武帝受禪秀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疆牽引漸以暗昧于是甄適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

宰相

卷四

卅七

為當世名公慶年四十八諡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子頌

頌字逸民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頌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頌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頌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

神農岐伯之政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頴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頴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頴爲言談之林藪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頴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梳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頴曰誠如公慮但昏霍之人無所忌憚亂可

宰相

卷四

卅八

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莫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頴旦夕勸說從母廣成君令戒論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頴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頴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俄復使頴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頴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

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優詔敦譬愍懷太子之廢也頴與張華苦爭不從頴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誚事賈后頴甚惡之倫數求官頴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

宰相

卷四

卅九

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惠帝反正追復頴官改葬以卿禮諡曰成

晉衛瓘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咸寧初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太康初遷司空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

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今宜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下敬其上入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卽舉競自息各求于己矣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

宰相

卷四

四十一

質不能親政事璿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因會宴凌雲臺璿託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璿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璿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璿及楊駿誅以璿錄尚書事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唯璿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璿且忌其方直不得聘已淫昏又聞璿與瑋有隙遂謗璿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璿等官黃門齋

詔授璿瑋使清河王遐收璿遂被害後瑋伏誅璿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于是王簿劉繇等執黃幡搥登聞鼓上言朝廷以璿舉門無辜受禍乃追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

吳伯與曰璿撫牀之諫極切極險其處不悔者也忠爲令德璿有焉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楚王瑋爲亂及伏誅

宰相

卷四

四十一

華以首謀有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謚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畧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閭王昏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下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下必預焉屢見賈謚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謚亦不能平下

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卜曰卜以寒俸目須昌
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
公更有疑于卜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卜曰
江東俊乂如林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
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
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
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
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
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于式乾殿出太

宰相

卷四

四十一

子手書偏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
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
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頌以爲
宜先檢校簿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
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
非者議至日西不決賈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
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
關中氐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
貪味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

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闕右不亦可乎華
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于彤曰氐羗
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誣事賈后因求
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頌皆固執不可
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
爲相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
趨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
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
將廢賈后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頌俱被收華將死

宰相

卷四

四十二

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
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
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
去位華不能答遂害之于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
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
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
咏爲之延譽惟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
文史溢于機篋嘗徙居載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
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

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治聞世無與比

吳伯與曰茂先博物足冠千古決計伐吳固晉代首功廉潔又其次也但不能死節又不能去位無解于張林之詰悲夫

晉荀顗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初遷侍中值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于景帝曰今上踐祚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險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顗預

宰相 卷四

四十四

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為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祐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為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謚曰康顗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勗賈充之

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

晉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陽人拜中書監加侍中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于世初荀勗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

宰相 卷四

四十五

世服其明識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則宜以省事為先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于是天下貴嶠而賤

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嘗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稅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聞于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卽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

宰相 卷四

四十六

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于君也君職月餘以毋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晉機密有才思深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卒贈司徒謚曰成
吳伯與曰景倩文若子也公會慈明孫也孝敬承親周慎事主殆庶幾焉薦賈充女以忝選稱太子闇弱以傾國何于閨門宗社之大計多屑越哉總之阿意苟合二荀幾無骨耳

晉賈充 從子模附

賈充字公闔平陽襄陵人也代裴秀爲尚書令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畧客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肯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

宰相 卷四

四十七

羌反叛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使持節都督秦涼充乃謀于荀勗以女配太子因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祐曰始知君長者是時寵倖愈甚朝臣側目及薨博士謚曰荒帝不納乃謚曰武
充從子模字思範時賈后旣豫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中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啓奏

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至于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以貪冒聚斂富擬王公賈后性甚弦暴模每盡言為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已于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卒諡曰成

吳伯與曰充濫叨非據專以諂媚取容其從子模亦復增淫助霄煽彼牝雞孽未盡中于身而先中于國真可恨矣

晉楊駿

宰相

卷四

四六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以后父超居重任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兆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

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以駿為太尉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官將殞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為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已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眾

宰相

卷四

四九

為政嚴碎懷諫自用不允眾心賈后欲預政事而懼駿不得逞其所欲竟謀誅之親黨皆夷三族吳伯與曰駿以下愚而當上任昏主孽后交構群小又復懷諫自用豈但覆餗宜其殺身矣

晉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為左僕射山濤薨領司徒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

餘財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
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
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帝手
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于是賜安車驛馬門施行
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
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
薨時年八十二諡曰康

吳伯與曰人不必其姿望而魏公獨任質朴器
量沉宏籌畫大事既出眾議之表稱疾辭位不

減資育之勇豈止以散財無貯見廉而已

晉李憲

李憲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皇太子立以憲為太
子太傅憲在位累年訓道畫規遷尚書僕射拜特
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初憲為僕射時涼州虜
寇邊憲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調出兵不易虜未足
為患竟不從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
焉以憲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憲上
疏諫爭辭甚懇切意自歷仕雖清非異眾而家無

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
卒追贈太保諡曰成

吳伯與曰訓道畫規無愧其任分財共食之風
厚足範俗矣

晉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拜司空遷太保復授太
尉寔自陳年老固辭遂聽以侯就第秩祿準舊寔
少貧囊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
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

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茵褥甚麗兩婢持香囊
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
士未嘗得此乃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
俸祿贍郵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為
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
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
傳辦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
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于世又
撰春秋條例二十卷薨年九十一諡曰元

吳伯與曰篤學老而不倦其卑進趨崇廉讓當從學力來誤入卿內一語豈其誤哉當是微刺季倫與王敦入厠噉棗不同

晉王渾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平吳鎮壽春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雅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

卷四

五十二

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旨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

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于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及薨謚曰元

吳伯與曰橫江獻捷功著平吳儻能推功不伐豈非懋勛而又懋德耶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

宰相

卷四

五十三

遷吏部尚書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隨帝意所欲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于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于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上疏懇歸不允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

掌選如故上表固讓不允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于永寧之後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策贈司徒諡曰康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

宰相

卷四

五十四

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濤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兩令貪濁而賂遺公卿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于時受而藏于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吳伯與曰清操雅量推賢選才真是人倫之鑑王國之禎其懸絲封識不立異爲廉也又得道之餘矣

晉王戎 從弟衍附

王戎字濬冲瑯琊臨沂人也爲尚書令戎以晉室方亂慕遷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案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鑿其核以此獲譏于世車駕之西遷也戎出

宰相

卷四

五十五

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桓諡曰元戎右皆欽其寶書樹自然是曰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東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初孫秀爲琅琊郡吏求品于卿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

被誅而戎衍獲濟焉

從弟衍字夷甫拜司徒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時洛陽危逼冬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眾心眾共

宰相

卷四

五十六

推為元帥衍以賊寇蜂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與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

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嚴嚴清時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

吳伯與曰戎穢物也何以列在各士戎貴且富匡宇僅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其鄙俚之事不可勝述天壤間有如此各士耶阮籍輩恒喜其清曠得非以調弄口舌可聽耶王衍手握台衡多歷變故不聞有匡正扶掖之策而乃陰營三窟規脫禍敗且托之乎清言遠致鄙夷物理欺石勒以少無宦

宰相

卷四

五十七

情也聞之可為冷齒排牆之殺正管窺之報矣

晉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厭次人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為常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林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

領催鑿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于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諡曰元

晉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平西人也轉侍中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荅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事既奉

宰相

卷四

五十八

詔而還顛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嶠退居恒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爾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及惠帝卽位拜太子太傅加散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爲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諡曰簡嶠家產豐富擬于王者

然性至吝以是獲譏于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晉王導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帝出鎮江東請道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從鎮建康時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晉國旣建遂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

宰相

卷四

五十九

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收淚謝之帝卽晉王位百官陪立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

惡之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責於分洛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素竭忠誠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王敦之反也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顛將入導字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

宰相

卷四

六十一

辭而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頓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跌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據石頭叅軍呂猗說敦曰驃騎將軍戴淵僕射周顛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

此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科檢中書故事方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初帝愛瑯琊王將奪嫡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亮以

宰相

卷四

六十一

蕪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奉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干漢也乃徵峻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內逼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逼遷帝于石頭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導潛奔白石及陶侃帥諸軍平峻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蕪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時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

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休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此寇游魂伺我之際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温嶠卒導欲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胤非方伯才蕙不從胤矜豪日甚後將軍郭默以私怨襲胤傳首京師導以默驍勇難制卽命爲江州刺

宰相

卷四

六十一

史陶侃聞之投袂而起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故包容容忍以候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乃是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

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疆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賸同布衣匪惟君而已每一崇進階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薨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賜祔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

吳伯與曰導真賊臣也敦之反導啓之也中宗

宰相

卷四

六十二

由王導推翊遂據江左後見王氏太盛懼其上逼以刁協劉隗間之導稍見疎忌故敦以誅刁劉爲名正道所欲聞豈肯止之曰導啓之者此也又敦與導善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素有謀約可知其間周顛于導三問三不對是導借劍殺覬非敦反乃導反也後明帝崩成帝卽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

也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
稱曰江左夷吾豈不愧死

晉王謚

王謚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
名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桓玄將篡以
謚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初
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常謂裕
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加侍
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既受寵桓氏常不自

字相

卷四

六十四

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
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
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謚
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
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劉裕牋
諫大將軍武林王尊遣人追躡謚既還委任如先
卒時年四十八謚曰文恭

晉郗鑒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永昌初徵拜尚書時明

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仗鑒爲外
是拜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

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遂與弟謀滅敦既而錢
鳳攻逼京師議者以王舍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
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群逆
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帝從鑒以
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温嶠上議請宥敦佐
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亾
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

字相

卷四

六十五

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
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帝以其
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
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禮官鑒以爲不合導不從
鑒于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
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
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帝崩鑒與王導
卞壺温嶠庾亮等並受遺詔輔少主咸和初領徐
州刺史及祖約蘓峻反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

邇城孤糧絕人情洶洶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
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今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
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
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生有淪此盟明神
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
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
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
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
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道自絕不過百日必自

宰相

卷四

六十六

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王進鑒都督揚州
八郡軍士率衆渡江與侃會于笏子浦鑿戰不利
築壘以拒賊會峻地遂斬降其衆拜司空旋進位
大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尋薨時年七十一諡曰
文成

吳伯奕曰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其駁王道之欲
贈周禮官也曰敦舉若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
厲凜凜折奸雄之膽矣

晉庾亮

庾亮字元規初爲護軍將軍及帝疾篤與司徒王
導受遺詔輔幼主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
于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
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
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
于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
蕪進多納亡命亮知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
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
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

宰相

卷四

六十七

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
憂西陲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
乘勝至于京都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
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
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
三弟南奔溫嶠乃與嶠推陶侃爲盟王侃至尋陽
旣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
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
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

談宴終日亮噉雞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于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乃求外鎮自效出為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將事及薨諡文康贈太尉

吳伯與曰元規筆敷華藻吻縱波濤而當國太疎傲復自用始違下壺忠諫繼拒温嶠援師釀

宰相

卷四

六十八

成國難及聞陶侃欲殺已以謝天下憂怖舟中遂至失措識度超曠安在哉南樓胡床人並高其風致亦外似之耳中實褊淺也晉人之盜虛名也類此矣○王衍庾亮得意公卿而口吻清虛王戎和嶠聚斂錢癖而空譚玄遠向阮取麴藥而作達珉咸耽聲色以為高心之所嗜脂膏醲鮮口之所譚金莖沆瀣真老莊之罪人也

晉王述

子坦之坦之子國寶附

王述字懷祖中郎承之子也遷散騎常侍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至是子

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

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

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温長史温欲為

子求婚于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

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

竟癡邪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

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

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每以

宰相

卷四

六十九

柔克為用謝奕性麓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

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

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不許述竟不起三

年卒初桓温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

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非實事也但從

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

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

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温竟無以奪

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簡子坦之

坦之字文度拜侍中襲父爵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氣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皇太后仁淑之體過于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

宰相

卷四

七十

便當自同孝宗僕射臣安中軍臣冲於陛下則周之且與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諡曰獻子國寶國寶少無士操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遷中書

令申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于帝故得原安帝卽位國寶復事道子遂忝晉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王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

宰相

卷四

七十

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于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遂上疏解職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付廷尉賜死并斬緒于市以謝王恭而國寶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

晉陸玩

陸玩字士瑤吳郡人也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玩頗自表優詔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

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感其德宇後疾薨

宰相

卷四

七十三

年六十四諡曰康

晉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初爲丹陽尹王藻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侷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

王奮典忽妄改易懼非良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廷咸以爲虧亂典制拒而弗聽今瑯琊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其將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觀升平之世帝有慙色俄而帝病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以爲穆帝冰翼甚恨之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

宰相

卷四

七十三

任季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隣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温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温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桓温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太子妃父

宜綜朝政上疏薦裴參錄尚書裴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温褚裒爲方伯殷浩每居黃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碌信任不得其人而姓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議于世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

宰相

卷四

七十四

晉裴謨

裴謨字明道陳留考城人也蘓峻構逆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旣至起義兵峻平遷太常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文王身圯于美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

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于衆議之中殺嗣王誅寵臣內難旣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本根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今王士與賊水陸

宰相

卷四

七十五

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及太尉郗鑒卒卽拜謨徐州刺史假節康帝卽位徵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石季龍死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

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殫力竭志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獲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世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自且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于是公卿奏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太皇后詔曰

宰相

卷四

七十七

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詔贈司空諡曰文穆謨博于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床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出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晉謝安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寓居會稽累辟不就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不副所望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

宰相

卷四

七十七

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却超臥帳中聽其言論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於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噤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

詔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冕輟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尋詔安總中書事時王彪之爲尚書令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及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决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决者以諮王公無不立决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

宰相

卷四

七十八

御以長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决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展極而役無勞怨桓冲以謝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遂詔冲都督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時帝始親萬

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晋初佐命功臣後封之二年以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郊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達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時符堅疆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

宰相

卷四

七十九

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八年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人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

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與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充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

宰相

卷四

八十

棄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棄野城奔燕牢之據野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是時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

三州彼此無怨各得其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安雖身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途遇疾篤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尋薨時年六十六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及至新城築堞于城北後人追思之各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各士也爲安所

宰相

卷四

八十

愛重安沒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吳伯與曰國家大事匡濟必以氣量蓋必先凝重其神而後計畫乃審亦必先鎮壓物情而後群囂乃定方秦師壓境晉固戒嚴也安命將禦敵與客圍棋賭墅費禕之臨敵對局萊公之禦虜飲博皆是道也世猶謂謝公矯情鎮物此何

時而人能矯哉桓溫入朝王坦之倒執手板王亦人望胡悵錯也崔浩自比子房當其聲嘶股慄時子房意氣安在也只觀新亭之迎公方望階趨席作洛生詠諷彼於處生利害若遺矯云乎哉故淝水之役謝安以持重鎮朝野而袁紹狐疑不決終困曹操之手平吳之師武帝以果斷成大事而符堅違衆獨行遂有伐晉之敗英雄應變不可執一論也

晉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瑯琊臨沂人初爲僕射是時大司馬桓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動色莫知所爲彪之知溫不臣之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以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于須臾會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于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定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

李相

卷四

六十三

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于是朝議大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撓停滯稽廢山林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溫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王上未能親覽萬

李相

卷四

六十三

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王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調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廷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強寇未殄正是

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
官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
國家率朝政爲先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
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二年卒年七十
三諡曰簡

吳伯與曰桓溫于晉猶操懿也當其廢海西公
溫亦動色莫知所爲頃彪之乃草具儀制朝服
當階神彩毅然彼宣太后令而廢此面正嫡之
主此何心耶無能抗義拒之奮笏擊之反作聲

勢以成奸謀卽稱才能之臣何益於臣義哉

燕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燕王僞弟也累戰有大功封太原
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僞寢疾引恪屬以
後事曰二寇未除景茂中勿慮其未堪多難吾欲
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
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僞怒曰兄弟之
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
寧不能輔少主乎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

憂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僞死曰中原可

屬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容根
謀殺恪伏誅時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
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
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于是
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吏人
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罷朝歸第則盡心
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
化德稀有犯者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矜

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

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
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
大薦士版築猶可而况國之懿之藩吳王文武兼
才管簫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
恐二寇必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符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細
事不干其慮士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之交通浮華

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爵意隱華山
懷佐世之志桓温伐秦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
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
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
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
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
知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辭之徐曰江
東無卿比也署軍謀祭酒温將還請與俱南猛還
山谷師師止之秦東海王符堅幼有志度交結豪

宰相

卷四

八十六

傑因尚書呂夔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廢興
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及弒符生卽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
威爲左僕射威堅母苟太后之姑子也得幸于苟
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
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
以兄事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
官以猛代之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
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未幾遷尚

書令晋桓温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于秦許賂
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群臣議皆曰昔桓温
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王猛
密言于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
山東進屯洛邑牧幽冀之兵引並豫之粟觀兵崤
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
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亦不善乎堅乃
遣兵救燕桓温與燕數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
走還燕慕容垂追及温于襄邑大敗之秦燕既結

宰相

卷四

八十七

好燕使郝畧梁琛相繼如秦畧與王猛有舊猛接
以平生問畧東方之事畧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
泄其實燕慕容垂來奔堅大喜郊迎王猛言于堅
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
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
四海奈何殺之且吾以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
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初燕
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晋兵旣退燕人悔之謂秦
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

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遺燕荊州刺史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軼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盡豈三百散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斲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

宰相

卷四

六十九

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爵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軍十六萬騎復伐燕堅送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筭削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輿親犯塵霧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甲子猛陳于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

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鷦鷯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勅敵將軍勉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長驅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口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

宰相

卷四

六十九

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秦王堅入鄴執燕王暉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進爵清河郡侯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夫人主勞于求才逸于得士旣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俟東方化洽當衮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爲丞相軍國內外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

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于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猛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猛寢疾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羗虜我之讐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羗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

者爲聖所寵任故猛臨終言及之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塋之如漢霍光故事諡曰武

吳伯與曰景畧盡忠奮武幾有中原之地誠人傑哉夫後主庸材孔明在則討賊恢基孔明亡則巴蜀不保符堅雄杰景畧在則橫行中原景畧亡則國奪身死人才之關係何如明主所以急英雄也

三國晉宰相卷之四終

南北朝宰相卷第五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莒人劉裕倚信穆之及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惠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爾應不相參涉皆悉賅舉又數脛賓客言談賞笑引日且時未

宰相 卷五

乙

嘗倦苦裁有閒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飡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關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卒時年五十八裕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本欲頽駕關中經畧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

宋徐美之

徐美之東海鄉人也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
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
惟美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美之曰吾位至三品
官為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一方已平拓地萬里唯
有小恙未定而公寢食不怠意量乖殊何可輕豫
其議劉穆之卒高祖命美之總知留任轉尚書僕
射武帝篡位思佐命功詔遷揚州刺史進位司空
錄尚書事美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

宰相 卷五

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
寡言不以憂喜見色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
安異同武帝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
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義符居喪無禮
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
而性輕易時美之等已密謀廢宋王而次立者應
在義真乃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將
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
人出宅聚將士于府內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

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召使入朝告
之以謀道濟兵居前美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
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扶帝出東閣收
璽綬遷于吳郡尋遣使殺帝及義真傅亮帥行臺
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義隆至建康卽位是
為文帝進美之司徒元嘉二年美之與傅亮上表
歸政三請乃許之侍中王華等疾徐傳專權構之
于宋主帝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美之自到虎
子皆伏誅

宰相 卷五

宋傅亮

傅亮北地靈州人也宋國初建除侍中高祖有受
禪意難于發言乃集朝臣燕飲從容言曰桓玄暴
篡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復興王室南征北伐功
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
滿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
曉此意亮竟還外乃悟旨復叩扉請見曰臣暫宜
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
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既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

解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轉中書令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于是布心腹于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收付廷尉伏誅初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

宰相

卷五

四

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

宋王弘

王弘字休元琅琊臨沂人也爲侍中司徒錄尚書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

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疆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役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表屢乞骸優詔不許進位太保薨時年五十四謚曰文昭公弘明敏有思致旣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禮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不營財利

宰相

卷五

五

薨亾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回加責辱云

宋江夏王義恭

江夏王義恭高祖之愛子也孝建二年進位太宰領司徒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盡禮祇奉且便辯善附會每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詠美德累表勸封禪上大悅世祖崩遺詔輔政義恭性嗜不日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

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辭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悉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帝率羽林兵于第害之

宰相

卷五

六

宋柳元景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大明六年進司空侍中固讓乃授侍中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

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元景整朝服乘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太宗卽位諡曰忠烈公

宋顏師伯

顏師伯字長淵瑯琊臨沂人世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師伯居權日久天

宰相

卷五

七

下輻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佞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嫉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太宗卽位以其贖貨貶諡曰荒

宋沈慶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以多軍功進司空固讓於是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居清明門外

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
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于婁湖
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妓妾數十人並美容
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上
嘗歡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
上逼令作詩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曰微命值
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
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
世祖晏駕與元景等並受顧命廢帝即位加慶之

宰相

卷五

八

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
時有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人乘此車安
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廢帝狂悖無道衆並勸
慶之廢立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詠何
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絕之
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齋藥賜慶之虎時年
八十太宗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諡曰襄公

吳伯與曰慶之才畧絕人屢平禍亂功名既盛
知幾戒滿始以鎮北大將軍罷就第孝武帝使

何尚之往起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往而復返
尚之慙而止徙居婁湖以宅還官車馬率素從
者不過三五人遇之不知爲三公也慶之目不
知書進退之節如此豪傑成立何關學問哉

宋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也泰始五年爲中書令
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
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嘗作五言詩
言訪迹雖中字循寄乃滄州蓋其志也七年太宗

宰相

卷五

九

臨崩粲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後廢帝即位桂陽
王休範爲逆時兵難危惡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
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
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
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備馬辭色哀壯于是陳
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領司
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時粲與蕭道成褚淵
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閉默寡言不
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

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伏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襍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輳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進中書監時道成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卽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者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荅時道成謀篡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前相

宰相

卷五

十

州刺史王蘊將帥黃回任候伯卜伯興等並與粲相結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道成自詣粲粲稱疾不見時道成入屯朝堂粲謀矯太后令使蘊伯興率宿衛兵攻道成于朝堂秉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秉恆擾不知所欲晡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泄道成先收殺蘊等遂遣軍主戴僧靜攻粲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而兵已從倉門入粲乃還府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

靜方帥兵攻府西門直前欲斬之最大叫抱父乞先死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僧靜乃并最斬之秉等並被殺齊永明元年詔曰袁粲劉秉雖未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優隆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修材官可爲經畧

吳伯輿曰裴子野之論粲也謂智不足以除奸權不足以處變雖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噫亦刻矣粲固忠義人也其始焉不敢怙權而遺釋勢利使君不疑如所稱粲作僕射領選而

宰相

卷五

十一

人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澹然亦復不改此粲之所以自全也其後之不能成功則在以謀語褚淵而淵卒負粲且其威權去已蕭道成之勢已盛非粲過也聞桂陽之變扶曳入殿墨冑策騎不以私奪公承倉梧之難出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粲之死可矣無容議矣

齊褚淵

褚淵字彥回南陽翟人也明帝崩遺詔爲中書令

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逢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其年淵加尚書令侍中倉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代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及廢倉梧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袁粲懷貳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疊難事必

宰相 卷五

十一

無成功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建元元年進位司徒淵終不就加尚書令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爲軍淵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蠶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說之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亾徵也太祖崩遺詔淵錄尚書事頃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

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中問疾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贈太宰諡曰文簡長子賁讓封與弟泰恨淵失節于宋室故不復仕

吳伯與曰粲淵俱受宋明帝顧托粲死宋氏矣淵終爲齊佐命元勳其從弟炤常對客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成一名士耶聞之痛哉後彥回爲齊相入朝以腰扇障面劉祥譏之曰作如此舉措羞

宰相 卷五

十三

面見人障扇何益不知彥回何言荅對也淵子賁痛父失節終身不仕彥回上愧其君中愧其弟下愧其子矣

齊王僧虔

王僧虔琅琊臨沂人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禱曲時太祖輔政僧虔表宜命有司緝理遺逸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致謹事見納

太祖善書及卽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
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
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世祖卽位遷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
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
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
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謫邪兄子儉爲
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
戶儉卽毀之及薨贈司空謚簡穆僧虔嘗有書誠

宰相

八卷五

十四

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
欺或更樸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
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
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國志聚置
床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于史猶未近
彷彿曼情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
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
未敢輕言汝聞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
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

于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
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與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
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
賭矣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
苦何由至此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
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
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
汝有感故畧叙胞懷

齊王儉

宰相

八卷五

十五

王儉字仲寶瑯琊沂人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
史恩禮隆密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
于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左
僕射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
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
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
臣盡規夫移心疾于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
馳驚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畝咸事輟望
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

上手詔鬲納上曲宴群臣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世祖卽位省聰明觀于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又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請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

宰相

卷五

十六

罕有其例八座丞卽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實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贈太尉諡文憲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曲裁爲當時所重

齊柳世隆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平沈攸之之亂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璫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卒時年五十贈司空諡曰忠武世隆曉數術于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者龜經祕要二卷行于世

宰相

卷五

十七

齊王敬則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以多軍功進拜侍中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惶畧不矜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卽位進大司馬帝旣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

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敬則世子仲雄善彈琴于御前鼓舞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即今果行許帝愈猜愧密防敬則敬則以是怖懼舉兵反不勝伏誅

齊陳顯達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又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

宰相 卷五

十九

須捉此自逐佐豫廢鬱林之勲爲司空高宗卽位進太尉侍中如故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荅曰此等豈足介意上乃止顯達在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竄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宛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爲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益城顯達常懷危怖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聞東昏暴甚京師大相殺

魏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遂舉兵反不勝伏誅

齊王晏

王晏字士彥瑯琊臨沂人世祖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今久于其職鬱林卽位轉左僕射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高宗與晏宴于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晏爲人篤于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恠之高宗雖以事際須

宰相 卷五

十九

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上聞之疑晏欲反遂誅晏

齊江祐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永泰元年爲侍中中書令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卽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

命群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
關詒祐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
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勅時呼爲六貴帝稍欲
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
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旣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
劉暄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于遙光遙光自以年
長屬當命微旨動祐祐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祐
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
祐遲疑久不決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

孝嗣

二十

同日見殺

齊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世祖崩遺詔轉右僕
射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贊
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旣死高宗須太后
令孝嗣于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
枝江縣侯轉左僕射明帝卽位轉尚書令孝嗣愛
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
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建武四年

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欲容謂左右
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衮職將何以堪之若不獲命
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是時連年
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
是同一夫輟耕于事彌切故井陌墾里長轂盛于
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于漢室愚欲使刺史二千
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確
之異州郡縣戍王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
晚方事救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

孝嗣

廿一

不減糲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時帝已寢疾兵事
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
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帝失德
稍彰孝嗣不敢諫諍進位司空孝嗣文人不顯同
異各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
力領軍隸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
之群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
召孝嗣入華林省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
藥至斗餘方卒

齊沈文季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齊國初建為侍中領秘書監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世祖在東宮于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亾國失主不識粉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畧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

齊書 卷五

廿二

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荅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于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侍

中司空諡忠憲

梁范雲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初雲與高祖遇于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開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

齊書 卷五

廿三

之蹤以女德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高祖受禪柴燎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之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其年遷尚書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高奇專趣人之急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于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稱廉

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
卒時年五十三贈侍中賜諡文

吳伯與曰宋褚淵王儉梁范雲沈約四子皆江
左名流人文領袖淵儉宋臣也為齊佐命雲約
齊臣也為梁首功文雅風流固不過浮華標幟
乎若梁武初平建康陰有受禪之志約從而贊
決之又賣范雲獨專其功鄙而險矣然當時附
梁受禪者范雲沈約也守節不屈者謝朓何胤
也武帝尊禮何謝如恐不及而賤薄范沈若不

宰相

卷五

廿四

足惜英王識畧自非常人所及而諛臣之狀態
積為人主所窺也嗟嗟亦何益哉

梁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也除尚書僕射盡心奉上
知無不為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藁
草博通經史多識前朝載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
圖議因上修五禮表帝詔王者遵行尋加中書令
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
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遺

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嘗為書誡其子崧曰吾
家世清廉至于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
而已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襍以花卉
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
處小以為好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
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
棄日乃是棄身身居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以
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及卒諡曰簡
肅

宰相

卷五

廿五

梁何敬容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遷左僕射朱雀門災高
祖謂群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
相顧未有荅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
違時以為各對俄遷尚書令敬容久處臺閣詳悉
舊事且聰明識治勤于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
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
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坐妾

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辭慧明譽卽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

梁王褒

王褒字子淵琅琊臨沂人也父規梁侍中左民尚

幸相 卷五

廿六

書南昌章侯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沈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武帝善其才藝遂以弟都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秘書丞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于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旣世尚名家文學優贍當

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相委信及江陵陷入于周元帝出降褒與王克劉毅宗懔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于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盼忘其羈旅焉孝閔帝踐祚

幸相

卷五

廿七

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卽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侍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旣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尋出爲宣州刺史卒于位時年六十四子喬嗣

吳伯與曰褒與庾信奇才秀出而褒有器局更識治體庾氏方之蔑矣然則士固不可無學不可無檢

梁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侯景之亂世祖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與陳霸先合兵討克之景走朱方于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柁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于是百姓失望僧辯命將追討僞行臺趙伯

宰相一八卷五

廿八

超降僧辯命送江陵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荅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群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于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魏相宇文黑泰遣兵襲江陵京城陷沒宮車晏駕敬帝卽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為梁嗣僧辯不納及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

拒戰敗績僧辯遂謀納貞陽侯既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黷履與諸將襲僧辯執斬之吳伯與曰僧辯位將相而受脇脅師傍立支庶反復賊惡至此宜人人有共憤矣

陳侯安都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崩與群臣定議翼奉世祖時世祖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

宰相一八卷五

廿九

令群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世祖卽位遷司空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世祖不憚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自是威名甚重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

云又啓某事嘗陪樂遊稷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比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于御堂歡會明日安都坐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舍人蔡景歷遂希旨稱安都謀反乃召醜于嘉德殿收殺之

吳伯輿曰安都自恃其功借便殿稱觴此何體也周王於禁中見宇文護行家人禮太后賜護

幸相 卷五

三十

坐帝侍立于旁此何倒置也夫禮賓則生亂陵則導奸此安都伏爪于陳而宇文見醜于周矣

陳到仲舉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天嘉元年遷尚書右僕射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使仲舉斷決及文帝崩高宗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

殷不佞等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矯宣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虎暹不佞並付治仲舉尋亦賜死

陳孔奐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太建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討尅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叙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

幸相 卷五

卅一

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合鉉奐曰衮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于高宗止之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潛陸之華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後王乃自言于高宗高宗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臣愚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

梗正如此九年遷侍中中書令

陳袁憲

袁憲字德章遷右僕射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內自簡懿爲太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林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王被瘡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群情喁喁箕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

宰相

卷五

卅二

之禮太子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外示容納而心無悛改後王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王知憲有規諫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元年隋軍來伐進燒官城北掖門宮衛皆散走惟憲衛侍左右後王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

歲寒知松栢後凋也後王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

此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王不從因下榻馳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隋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及卒諡曰簡

陳徐陵

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勣等高宗召陵入內殿卿何故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

宰相

卷五

卅三

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勣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儀議北伐高宗曰卿可舉元帥衆議中樞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出自聖衷非

臣力也其年加侍中及卒諡曰章陵器局深遠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太品經義四座莫能與抗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于後進之徒接引無倦

陳江總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後主卽位遷尚書僕射總篤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于五言七言尤

宰相 卷五

卅四

善然傷于浮豔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后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瓌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

魏崔玄伯

崔玄伯清河東武城人少有雋才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

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

說其過約而玄伯踰甚常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蹇愕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太祖崩太宗未卽位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太宗卽位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已下咸愧焉太宗嘗引玄伯及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兇狹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于綏撫今有逃竄稱亂朕欲大赦以紓之如何屈對曰不如先

宰相 卷五

卅五

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太宗從之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將若之何玄伯對曰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爲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及卒贈司空諡文貞

魏古弼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有將畧遷尚書令

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于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園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入獄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捧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寔爾之罪世祖失容放基曰不聽奏事實在我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爲臣而逞其志于君前非無罪也乃詣公

筆相 卷五 廿六

車免寇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曰卿其寇屢吾聞築社之役蹇屨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雖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世祖大閱將校獵于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弼屬官惶怖懼誅弼曰吾以爲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此狄孔熾南

虜未滅狡焉之志闕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後車駕畋于山此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雉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戴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

筆相 卷五 廿七

可謂社稷之臣高宗卽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寬之

魏崔浩

崔浩字伯淵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太宗時與軍國大謀嘗問劉裕西伐其事如何對曰克之但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欲行荆揚之化于三秦之地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來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笑曰卿量

之審矣後竟如浩言太宗聞劉裕死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春秋取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于天下令德之事也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太宗不從無功而還世祖卽位議擊蠕蠕力言乘虛掩進破滅可必或謂興師北伐恐有南賊之患浩曰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今國家與之河

宰相

卷五

廿八

南彼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諸軍遂行克平而還浩加侍中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犯河南請先其未發逆擊之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南將欲南抄以取資財故稱數賊動以恐朝廷肯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不能違衆遣將屯潁川于是到彥之入河泝流分兵列守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

宰相

卷五

廿九

劉義隆懸分河此乃欲先討赫連群臣以義隆乘虛爲憂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虛相唱和皆莫敢先入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遂平定涼遷浩司徒河西王沮渠牧犍懷二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言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出其不意必驚駭騷擾擒之必矣遂討平之凡當時行止成敗皆與若符契時著作令史閔湛郊標素諳事浩請立石銘刊載國書由是顯在衢路往來者咸以爲言事聞發有司按驗浩伏受誅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吳伯與曰載筆記言者在帝左右以體則史臣以情則君父也豈其不宜直書但當藏之石室以垂後世不當播之通衢耳播之是以攘羊爲董狐也孔子因魯史舊文爲其君諱何以稱焉浩之死固宜也說者謂崔浩李泌才識謀畧相似好神僊服食亦相似然泌逢仁明之主得道送物外浩蹈踏虜廷雖功烈蓋世不免于死亦

其明哲不及泌矣

魏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爲著作郎每有所見不上表顯諫輒屏左右面論朝臣莫知所陳高宗以爲忠于是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之人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匹粟千斛爵其長子忱允固讓不許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

宰相

卷五

四十

流也初允與游雅相友雅嘗論允曰高子內文明外柔弱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一代佳士惟乏矯矯風節耳余初亦然之及觀司徒之譴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餘都伏地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所謂風節得不謂此乎其爲人物所

推如此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高宗出

顯祖居諒闇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允表宜崇建學校以厲風俗請制郡立博士助教各數人取博覽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倚謹堪循名教者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屢以老疾乞還詔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高祖悅之允年漸期頹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允處貴重志同貧素性

宰相

卷五

四十一

好音樂每至伶歌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于代時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又收其才能表奏申用卒年九十八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壽應百歲至是卒贈侍中司空諡曰文

吳伯與曰忠而不伐諫不爲名五十余年歷諸顯貴諸子樵采自給家無官爵其此朝第一人乎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允至京口端

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于利苟不求利何至于禍此一生得力處也

魏楊椿

楊椿字延壽侍中播弟也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頻乞歸老詔允之公卿祖餞椿臨行誠子孫云當此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吾兄弟自相誠曰今泰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

宰相

卷五

四十二

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德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豫讌清徽堂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王知遇宜深慎言論不可輕論人惡也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可免尤諂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

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余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冤痛之

魏李冲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遷中書令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家素清貧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垂念羈寒裘舊淪屈多由

宰相

卷五

四十三

躋叙太后崩後高祖待接愈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無不服其明斷慎密高宗亦深相信敬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定都洛陽委以營構之任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寇城則遣冲表諫曰豫差戍卒恐多驚駭終攻不尅徒動民情如臣愚見西道險阨單經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

于國實爲馬腹也高祖從之遷尚書僕射冲機敏
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
兆新起堂寢皆資于冲且理文簿兼管匠制几案
盈積削劂在手終不勞厭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
兄弟子侄皆有爵官是其親者雖復痴聾無不超
越官次時論以此少之初李彪傾心附冲冲屢薦
之後更相輕背由是數數責彪瞋目大呼投折几
案冲素溫柔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而卒時年四
十九贈司空謚曰文穆

魏高閭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永明初爲中書令文明
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閭後
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
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
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
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關國寧方
征伐四尅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

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
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
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今宜依故于六鎮
之北築長城以禦此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
之益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
此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
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
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
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閭外之事有利輒決

魏高閭

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是以忠
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
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閭又上表曰奉詔書以春夏
少雨虞災致懼詢及卿士臣竊以畿甸之民饒甚
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
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
關弛禁薄賦賤糶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
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緩
其役悉其禁令宜于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京師

之獄可集見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寃察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于百姓詔勅有司施行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景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間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世宗踐祚懇遜位歸卒于家諡曰文侯閭果敢直諫在私室言才聞耳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

宰相 卷五

四十六

魏崔光

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鄆人也除中書令秋將刑元倫妻李氏群官無敢言者勅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剗胎謂之雷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肅肅宗于東宮安

撫內外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動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堂陛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靈太后臨朝每于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請息彎挾之勞納閑拱之泰尋進司徒光固辭不

宰相 卷五

四十七

受光進退沉浮常慕胡廣黃瓊之爲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益隨時俛仰竟不匡救自從貴達罕所申薦凡遷轉必推讓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及薨贈太傅諡曰文宣

魏朱榮

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遷榮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遂嚴勒郃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

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乃抗表聽臣起闕
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紇鄭儼
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更
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于是遂勒
所統將赴京師猶疑所立乃以鑄高祖及咸陽王
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次
河內奉迎帝爲主詔以榮爲大將軍開府兼尚書
令百官皆朝于行宮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
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

字相

卷五

四十八

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
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于河橋遂鑄金爲已像數
四不成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還奉
莊帝輿駕入宮于時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
率以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
上書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餘
各贈封均其高下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
表榮啓帝遣使循城勞問于是人情遂安朝士逃
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具

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
王道以爲常式榮還晉陽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
百萬榮身自陷陳出于賊後大破之擒葛榮餘衆
悉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
聚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渠帥量才授
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榮身雖居外
恒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靜大小
必知榮會啓此人爲河南諸州莊帝未許榮聞大
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

字相

卷五

四十九

迫于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
密有圖榮之意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
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于是榮
不復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
兵伏帝伏兵于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
天穆等俱入同時誅死

吳伯與曰元魏敬宗欲誅榮召中書舍人溫子
昇問王允殺董卓故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
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于是手劍誅榮

爾朱之族握兵如故餘孽四起敬宗遇禍擁立
三王相繼受屠高齊之業起矣夫榮與卓其勢
則同而一以不赦生亂一以不除生亂機不同
也

北齊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性好酒曠達投刺高歡進
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
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
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

宰相

卷五

五十

然弭從惟劉誕黠胡或當垂拒然非明公之敵歡
意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朱羽生阻兵
據州元忠聚眾與大軍禽斬之歡卽令行殷州事
累遷太常卿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
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歡撫掌
笑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
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歡鬚大笑歡悉
其雅意深重之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
務于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

關心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
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
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歡
欲用爲僕射歡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
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于執事云年
漸遲暮乞在閑穴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曾貢高澄玉蒲菴一盤澄報以百縑其見
賞重如此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

宰相

卷五

五十一

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
得歛焉贈司徒諡曰敬惠

北齊段韶

段韶字孝先從高祖拒爾朱兆高祖曰吾雖以順
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強大之間恐無天命答
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滎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爾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知者不爲謀勇者不爲
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以兆戰軍潰
遂以軍功漸遷太傅更進位太師韶出總軍旅入

參帷幄切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于計畧
善于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
性温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毋
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于好色尤
嗇于財雖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及卒諡忠武

北齊斛律金子光附

斛律金字阿六從高祖翼成王業進位右丞子孫
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等寵
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

宰相

卷五

五十五

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汝
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
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薨年八十諡曰武
子光附

光字明月多軍功漸進左丞相被讒見殺光性少
言剛急嚴于御下治兵督衆唯仗威刑版築之役
鞭撻人士頗稱其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
隣敵所憚憚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
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

公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

吳伯與曰斛律金以忠款翼成王業雖富貴之
極不忘盈滿之戒其子光卽少剛急國家能臣
也屠滅非其罪矣然和士開爲平王儼所誅光
聞之拊掌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徒快士
開之死耳不思儼不請命而擅誅倖臣國尚有
法耶光思不及此宜其斃矣

北周于謹

于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拜尚書左僕射俄拜司

宰相

卷五

五十五

空梁元帝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
晉以梁元帝殺其兄晉遂結讐隙據襄陽來附仍
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太祖餞別于青泥谷長
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
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
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于移
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揣繹定出下策也謹乃令
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
其走路梁人豎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

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王退保于城
翌日面縛出降尋殺之立蕭譽爲梁王振旅而旋
及太祖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
位素下群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
于謹謹曰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
必不得辭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
圖問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國祚中興
今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
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
事素雖庸昧何敢有辭謹乃趨而言曰公若統理
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謹亦再拜
衆議始定孝閔帝踐阼遷太傅以年老乞骸不許
薨于位諡曰文謹有智謀善于事上名位雖重愈
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
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弼諧帝
室故功臣之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
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
與爲比焉

北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篆術
宇文泰大重之謂僕射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
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
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
之法泰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入之道故綽
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
以資軍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理心其
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
其六均賦役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
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泰欲革其
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
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才
俊傑共弘政道凡其所薦達皆至大官泰亦推心
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遊常預置空紙以授綽若
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

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有九泰痛惜之哀動左右及歸葬武功泰與群公皆步送出郭外泰親于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一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于手

北周李遠

宰相

八卷五

五十七

李遠字萬歲高平人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平生念望一郡守耳遭逢聖明位居上列受委方面生殺在手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君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遠不得已方拜職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召群公謂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默未有言遠曰立子

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于是群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孝閔踐阼進位在國大將軍復鎮弘農後坐子植謀晉公護事死諡曰忠

北周晉蕩公護

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遇疾馳驛召護謂護曰諸子幼小寇賊

宰相

八卷五

五十七

未寧天下之事屬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疆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于是衆心乃定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孝閔帝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拜冢宰時司會李植等在太祖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容密說帝誅護護微知之乃出植等爲刺史後帝思植等欲召之護諫曰臣所以勤勤懇懇于觸天威者但不

負太祖之顧託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惑讒人之口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之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群公入齋執護誅之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逼帝幽于舊邸于是召諸公卿畢集護流涕謂曰寧都公年德兼茂四海歸心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如何群臣咸惟命是聽于是誅植恒等尋亦弒帝迎世宗于岐州而立之拜太師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于護帝性聰慧有識量護深憚之

宰相 卷五

五十八

進食加毒遂寢疾而崩護立高祖百官總已以聽于護護第屯兵禁衛盛于官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護性甚寬和然暗于大體自恃建立之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護威勢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護謁太后方拜直出斬之併收殺其諸子

北周達奚武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天和三年轉太傅武賤時

奢修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

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恒畫掩一扉或謂武功名

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

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頃忘疇昔且天下未平

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慚而退時屬天

旱高祖勅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

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

之月久絕其兩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

責實深不可同于衆人在常祀之所岳既高峻千

宰相 卷五

五十九

仞壁武年踰六十攀藤得上祈請懇誠晚不得還

即于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

快辛苦甚相加尚至旦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

璽書勞武武性貪愾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

取以歸時論鄙焉及薨諡曰桓

北周王軌

王軌大原祁人也建德初拜開府儀同大將軍軍

國之政皆參預焉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皇太子

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後因侍坐謂高祖曰皇

太子仁孝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識度宏遠每對臣深以此爭為慮高祖召弼問之弼跪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反覆弼曰皇太子國之儲副事有蹉跌便至滅門本謂公密陳何途至昌言軌默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軌鎮徐州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

宰相

卷五

六十一

昔在先朝宴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王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帝卒遣使殺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無罪被戮天下無不傷情

此周宇文孝伯

宇文孝伯字胡三高祖將誅晉公護審與參預護

誅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太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于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嘗因侍坐帝問我兒比來漸長進不荅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恐愛遂爾結舌帝默然久之宣帝即位忌齊王憲欲除之謂孝伯孝

宰相

卷五

六十一

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也帝不懌乃與鄭譯等告憲謀逆遂誅之初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帝追憾被杖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狗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運尋出

爲秦州總管然帝荒淫日甚孝伯又頻切諫由是益將殺之乃託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于社稷爲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賜處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護罪並令收塋復其官爵又嘗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寔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

隋高頴

宰相

卷五

六十二

高頴渤海蓆人也父賓奔西魏獨孤信引爲僚佐賜姓獨孤氏隋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委以心膂進位柱國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文帝篡周拜尚書左僕射納言朝臣皆莫與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頴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于蘓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蘓威高蹈前朝頴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于是令頴復位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

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問頴以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征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田禦守足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及陳平晉王欲納陳王寵姬張麗華頴曰武王

宰相

卷五

六十三

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又前後短頴于帝者皆被疎黜因謂頴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頴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頴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頴不可奪遂潛去之頃之頴國令上頴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頴曰昔司馬仲達初托疾不

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有司命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又誅頰天下謂我何乃除頰名初頰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歎以為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訕謫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頰

宰相

卷五

六十四

有文武大畧明達政務又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蕪威楊素等皆頰所薦各進其用為一代名臣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政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稿代無知者

隋李穆

李穆字顯慶建德初拜太保高祖受禪拜太師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貴盛無比穆上表乞骸

骨詔有大事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有穆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伏願應神宮於振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上素嫌臺城制度迨小又宮內多鬼祆遇太史奏狀惑之至是省穆表遂從之薨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于岱宗預金泥于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諡

宰相

卷五

六十五

曰明

隋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于是上遣慶則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三五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勲高皆無所問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慶則奉觴上壽極勸上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

議欲討之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于上上色不悅慶則平賢使什柱馳詣京奏事因告慶則謀反伏誅

隋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以功封越國公爲尚書右僕射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

卷五

六十一

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蘓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轍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素貴寵日隆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妓妾千數宅擬宮禁親戚故吏布列清顯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兵部尚書柳述數於上前面折素大

理卿梁毗言素作威福上漸疎忌之及上不豫素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書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誤達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必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令張衡視疾上以此日崩頗有議論大業元年遷尚書令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其年卒官諡曰景武素雖有建立之策特爲帝所猜忌太師言隋公野有大喪因改封于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鄙之

隋蘓威

蘓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高祖受禪與高頴忝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論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拜尚書右僕射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從幸雁門爲突厥所圍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

卷五

六十七

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時天下大亂帝問侍臣盜賊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御史希旨奏威帝終憫而釋之唐秦王平王虓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相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君弑國亡見李

宰相

卷五

六十九

密王虓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卒于家時年八十八威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頗傷奇碎及征役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表奏必訶誥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

隋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與納言蘇威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表數奏曰有百數帝不庭決

入閣始口授節度世基至省爲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從幸雁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又以高頰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沒不以實聞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

宰相

卷五

六十九

弟世南素稱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有所贍爲論者所議宇文化及弑逆世基乃見害

世南貴顯於唐修隋史者爲世基作美傳乃後之論者卒莫能欺正史豈可盡信哉

南北朝宰相卷之五終

唐朝宰相卷第六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唐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遷左僕射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鐔切詆辭旨疏蹀太宗怒廢于家俄復為左僕射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亾不旋踵此

宰相

卷六

乙

建封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會玄齡輩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情臧否因為瑀曉解加特進卒贈司空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福

吳伯與曰瑀及陳叔達皆帝王之後人望所歸

太宗用之誠是也惜瑀偏駁不通未能用太宗耳指房杜特未反真視帝何如主哉其請捨家為桑門也佛曰慈闋曰忍辱瑀曾向門外望見否

唐房玄齡

公仕隋名房喬年字玄齡入唐以字為名

房玄齡字喬年齊州臨淄人為秦王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眾爭取恠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辨文約理盡高祖曰若人為吾

宰相

卷六

乙

兒隙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將有變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無忌乃入白王王召計事事平王為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為中書令積十五年女為皇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晉王為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

願無輕敵久事外夷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
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
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
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于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
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群臣莫
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高麗違失
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
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耻
新羅報讐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

宰相

卷六

三

許高麗自新焚波陵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
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
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
詔太子就省擢于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
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諡曰文昭玄齡當國聞
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
令務爲寬平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
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治家有
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

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漢
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向爾宜師之子遺直嗣

唐杜如晦公仕隋名杜克明字如晦入唐以字爲名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初從秦王征伐常
參帷幄機密方多事裁處無留王爲皇太子授左
庶子及卽位遷尚書右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
政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
職陰剷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
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

宰相

卷六

四

斥嶺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奉就第醫候之使
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問帝親至其家撫之哽
塞薨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諡曰成方與玄齡共相
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
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
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于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
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
杜房云

吳伯與曰史稱玄齡能不貪權善始以終如晦

任事雖淺爲帝所親款則謀謀果有大過人者固矣余謂所以相成只在同心共濟也而如晦于大臣之度似亦有未弘如晦之叔杜淹諳如晦于其父欲殺之又囚其弟楚客杜淹初事王世充及洛陽平淹當死如晦不肯解救弟楚客至自到泣諫晦乃爲之請得免于死何不忘情叔父哉禁門喋血宜不免于武德時矣○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與文士鬪巧耳

唐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太宗卽位拜諫議大夫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徵常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忝預朝政俄檢校侍中進郡公帝宴丹青

宰相 卷六 五

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卽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卽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禹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憚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七年爲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素不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拜特進知

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旣薨帝于苑中作層觀以望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養不精爲此無限而至于亾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柰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化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鑑形之美惡必就止水鑑政之安危必取

宰相 卷六 六

亾國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亾治亂可得而知存亾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一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魯承平久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堯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羈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卽位論元律師苑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苑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卽

宰相

卷六

七

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堯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貲有司得効其僞將論苑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患濫刑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悲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啓人主意激切卽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于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

苦不自覺耳十三年阿史那結社卒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浸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之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帷珍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項旣奢肆思用人力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從欲以勞人

宰相

卷六

八

雖憂人之言不絕于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驟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所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

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
晨出夕返馳騁爲樂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
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
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
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長傲縱欲
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疏遠者
畏威不敢言此不克終九漸也在貞觀初頻年霜
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
一戶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施不攜貳也比

宰相

卷六

九

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不收百姓之心
恐不能如前日之恬泰此不克終十漸也臣所以
鬱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
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
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及疾
甚帝與太子至徵第及薨帝臨哭爲之慟贈司空
諡文貞帝臨朝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
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
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

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
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敝去邪勿疑任賢
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
過公卿侍臣可書之于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
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
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賁育弗能過嘗上冢
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旣辦而止何也帝
曰畏卿遂停而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
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始喪亂後典

宰相

卷六

十

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習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
整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畧四夷也故
徵侍宴奏被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
諦玩無數初文武官請封禪上欲從之魏徵獨以
爲不可曰隋末犬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
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况賞
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
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
大水事遂寢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

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
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
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
故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
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
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
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惜施刑罰則思因
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
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上嘗問草創

宰相

卷六

十一

與守文孰難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天地草昧群雄
競逐攻破乃降戰敗乃服由此言之草創爲難徵
對曰帝王之起必有仁德天下樂推同心協力爲
物除害天授人與翻爲不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
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人已彫殘而哀歛不息
有國之弊當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上謂房
玄齡曰卿所對不如徵之切也上謂魏徵曰爲官
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
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

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徵上
疏以爲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
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
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
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
而輕小臣至于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
輕疑其所重將求至治其可得乎 上欲立皇子
明母楊氏爲后楊氏巢刺王元吉妃也徵諫曰上
方比德唐虞豈宜將以辰嬴自累乃止上勵精求

宰相

卷六

十一

治數引徵入臥內訪以得失知無不言上皆欣然
嘉納大率類此
吳伯與曰王魏論之詳矣大率子糾小白俱僖
公庶子而糾爲兄何以不當有齊夫子深嘉仲
功曰仲傳也猶可無死耳高祖使玄成佐建成
則高祖君也建成非君也况玄武門之蹀血玄
成未身與其事如仲之射鈞乎秦王正位東宮
而以高祖之命召玄成玄成無可死之理但太
宗有功當立玄成勸建成除秦王則悖矣雖然

此又高祖不自斷之過也若論徵相業卽三代遺直何以加焉

唐王珪

王珪字叔玠建成爲太子授中允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推誠納善每存規益遷侍中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亾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陛下知廬江之亾其姬尚在竊謂

宰相

卷六

十一

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官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温彦博同進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彦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官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

遂罷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卿自謂孰與諸

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

不如彦博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

爲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

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

以爲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

刺史帝念各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及

病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召魏王率百官臨

宰相

卷六

十四

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

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亾必鼎贖其家性不苟察

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

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

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

於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愧之不罪世以珪儉

不中禮少之

吳伯輿曰珪與徵尚不同建成死時珪流雋州

久矣不與其難也流以高祖復以高祖與故太

子若無關切珪之不當死又萬萬與徵異矣

唐温彦博

温彦博字大臨并州祁人貞觀四年遷中書令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彦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彦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許華人皆拭目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彦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

宰相

卷六

十五

後帝歎曰彦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棋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有司為構寢贈特進諡曰恭

吳伯與曰彦博當兵敗被執突厥知天子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彦博寧死不對陰山幽囚自身為胡鬼豈期累遷中書令耶天報其忠耳貧無正寢抑何廉也是宇宙大正氣人

唐楊師道

楊師道字景猷貞觀十年拜侍中親遇隆渥性周

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群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無忌等禠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為吏部尚書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

宰相

卷六

十六

坐嗟伏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曰懿

唐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為中書侍郎專典機要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為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思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卒年五十一贈侍中諡曰憲始為中書令有憂色

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甲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

宰相

卷六

十七

敕卒無過

唐戴胄

附兄子
至德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貞觀四年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疆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破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諫役者責糧齋竭貫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涸下午之有亾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

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所敷內緣故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卽削橐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于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自有災凶將何賑恤故請

宰相

卷六

十八

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得免饒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諫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

後

至德乾封中同東西臺三品閹數十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詫其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恭

唐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任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大業末為馬邑丞秦王引為三衛從平王世克以功授開府八年突厥寇太原為行軍總管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

宰相

卷六

十九

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長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隨進左光祿大夫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國官府佐皆

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如

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深入大戰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後進開府儀同三司疾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國有勞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陪塋昭陵諡曰景武

吳伯與曰唐祖定關內以後若江南數州荆楚

宰相

卷六

二十

交廣則蕭銑所據江淮吳越則杜伏威所據於天下實居其半然皆靖所平也當時諸將如尉遲叔寶世勳皆從太宗稟成惟靖專師別將平定數十州方之漢初淮陰侯足當之矣公雖以將兼相然觀每一參議恂恂似不能言又詔疾少瘳三日一至中書平章政事則公實與相臣之政也况唐制宰相於門下省議事正其實銜余故添入之語在郭汾陽評畧中

唐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太宗長孫皇后兄也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北部郎中上黨縣公復與房玄齡等計平隱太子之難及王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尚書右僕射又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譬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

宰相

卷六

廿一

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無忌固讓詔不許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大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遂止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言東官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荅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同臣負陛下百死于是遂

定以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髮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弗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高宗嘗謂公卿朕聞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無忌對曰陛下卽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于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知或杜言便恐

宰相

卷六

廿二

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有事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頃言絕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子昭儀有

子必欲立之無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
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
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旨陰使洛陽人李
奉節上變事敬宗言無忌反明甚帝終不質問遂
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
敬宗卒繼之期親皆遠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
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奸臣
陰圖帝暗于聽受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
中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

宰相

卷六

廿三

吳伯與曰觀其對帝前小小收取人情二語却
是大臣之言又云天下流弊有必不可革者實
告人主使知臣下情狀就中挽回却易耳若人
臣一味彌縫只塗人主耳目豈獨涉欺終成壅
蔽世界矣其因事而殺吳王恪固為身謀亦為
高宗地以高宗為已甥可長保富貴豈知武氏
構釁族誅即其甥矣或恪臨刑之罵得請于帝
而然耶無忌得罪宗廟不特不堅持立武氏也

唐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初從李密後密死來歸多戰功
漸遷兵部尚書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勣既忠力帝
謂可托大事適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
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
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
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泣因嚙指流血俄大醉
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以事
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
州都督高宗立召授同中書門下叅掌機密遂為

宰相

卷六

廿四

尚書左僕射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
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名勣與長
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遂良等
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答曰此陛下
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寧
奉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諡貞武勣且
死謂弟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
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貽
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

有不厲言行交非顯者惡榜殺以聞母令後人笑
吾若吾笑房杜也勳于震震子敬業李夷其家

吳伯與曰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勳罪
可勝誅哉然勳智有餘者也以為人主以愛欲
易椒房吾必不能制制之而不得則禍隨之吾
勳臣也禍不至死不已假令武氏前高宗死即
後死而不臨朝不廢立不易社稷勳不過具
臣而已家事語亦不必傳也且勳為父而事竇
建德則失之君為身而復事唐則失之父特以

宰相

卷六

廿五

其能善為兵事曉便宜而已奈何以大臣之節
望之

唐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遷侍中加光祿大夫
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反有詔不待
時斬之志寧以為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待秋
分乃決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隕
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
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

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區有自然非一繫
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俄遷太傅
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
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
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
田以與二人王皇后之廢長孫無忌褚遂良固爭
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因
殺無忌坐免聽致仕卒謚曰定志寧愛賓客樂引
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為士議所少凡格

宰相

卷六

廿六

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讓賞賜以巨萬

吳伯與曰高宗之問武后于四人也寧從遂良
無忌言恐以忠賈罪從李勳言恐以不忠得罪
故獨無一言真舞兩端哉小人之逢君惡固如
此

唐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貞觀中為起居郎
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
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

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隨進黃門侍郎叅綜朝政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說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

宰相

卷六

廿七

之名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音在耳陛下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芻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芻乞歸里田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懼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

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歲餘卒

唐許圜師

許圜師紹之子也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丞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圜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圜師掩不奏爲人所撻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圜師謝且言作福威者疆兵重鎮媿天

宰相

卷六

廿八

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憊無兵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

唐許敬宗

許敬宗杭州人高宗卽位爲禮部尚書性饕餮遂以女嫁蠻酋馮蓋子多私所聘又贊帝廢后立武昭儀進中書令尋拜少師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賈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泥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

實在此地也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由
項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
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
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
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
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
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
能對吾耻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疆所
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實之不疆

宰相

卷六

廿九

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
敬宗監修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其誣特甚敬
宗營第舍萃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
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杰之敬
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及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議
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諡曰繆其孫彥伯訴思
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日
食萬錢諡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
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襍議更諡曰恭

吳伯與曰武氏之立決于李勣成于無忌而實
發端敬宗敬宗爲武氏羽翼致諸賢謫死者蒙
禍極慘敬宗猶善其終也作何顏面而不愧死

唐韓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
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王皇后之廢瑗雪泣
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
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帝象
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

宰相

卷六

三十一

周襄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
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
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
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
塵史冊哉遭厚謫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
况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
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
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黜白傳致
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亾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

下富有四海安于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
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許敬宗李義
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
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

吳伯與曰觀瑗爲遂良極諫微子比干不是過
也同途良死于謫聖人所云彼婦之口可以死
敗豈不信哉

唐來濟

來濟揚州江都人拜中書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

宰相

卷六

廿一

品遷中書令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
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
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妣關雎之化蒙
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
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
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
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思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
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帝
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齊桓公出遊見老人

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
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
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
之宜也于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傭以
賞顧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
州刺史久之徙庭州突厥入寇濟謂其衆曰吾嘗
絀刑網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
沒焉

吳伯與曰來濟諫建立武后讀之凜然出爲庭

宰相

卷六

廿二

州刺史因突厥入寇赴敵而死見遂良無忌等
之謫沒也自知不免耳

唐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爲中書舍人長孫無忌將惡
而斥之遂夜叩閣請廢后立昭儀帝悅賜珠一斗
武后既立進拜中書侍郎未幾進中書令初杜正
倫爲黃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
進不相下密圖去義府謫晉州刺史明年召爲吏
部尚書稍遷右相義府已貴乃言系于趙郡與諸

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晉州亟削去義府衛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義府主選無品鑿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吞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群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腮頰俱起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警然不謝帝由是不悅

宰相

卷六

卅三

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十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衷索殊急若母喪朔望給告卽羸服與元紀出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若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及金吾倉曹叅軍楊行穎白其賊詔除名流寓州子及婿並流延州朝野相賀

吳伯與曰叩闈而請立昭儀不復知有人道矣恣意慘酷使天下知有李猫不知有天子鄙夫

患失未有不以雷濟者也

唐劉仁軌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初蘓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爲殘黨所圖詔仁軌校檢帶方州刺史發新羅兵以援之仁軌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率新羅百濟僭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右相累功進爵爲公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

宰相

卷六

卅四

事上疏辭疾因陳吕后產祿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賞璽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卒年八十五詔贈并州大都督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賜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旣執政薦爲司元大夫

吳伯與曰裴匪舒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軌對高宗曰利則厚矣恐後世稱唐爲賣

馬冀非嘉名也乃止軌其知大體哉軌既定百濟廷遣劉仁愿代之軌以夷新服上表陳便宜請自留鎮詔許之此即趙充國遣开象之意爲國大計不計私圖也

唐張文瓘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參知政事與勣同相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廩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

宰相

卷六

卅五

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隋盛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繪錦百段爲減廐馬數千性嚴正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徃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

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諡曰懿

唐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初爲東臺御史後進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群臣皆荷戟待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

宰相

卷六

卅六

懼族安有敢拒邪故王者設法不可惡亦不可慢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王東周王顯王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勝負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今陛

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祖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事遂沮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帝舉哀光順門裴炎白帝曰處俊臨亡調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切罷之帝聞惻然處俊資約素朴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卒不能害

吳伯與曰俊不使妻乘夫陰反陽之論義形色

宰相

卷六

卅七

辭武后雖忌以無玷行而止俊卒能保其身難

哉難哉

唐薛元超

薛元超蒲州汾陰人上元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俄拜中書令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故太子稍怠政事

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翳蒼絕磴險塗殿下截禽逐狡兔銜糜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調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暗乞骸骨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

唐李義琰

宰相

卷六

卅八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懇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璉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管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璉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

許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
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卒

唐蘓良嗣

蘓良嗣京兆武功人垂拱初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援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

宰相

卷六

五十九

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母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帝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嗣悻謝不能與輿還第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唐裴炎

裴炎絳州聞喜人舉明經及第歷遷黃門侍郎進拜侍中高宗大漸受遺詔輔太子是為中宗改中

書令中宗欲以后父帝玄貞為侍中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后已得政稍自肆于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從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亾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以絕宗室望劉偉之帝仁

宰相

卷六

四十

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怒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后出游龍門而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與后議討之炎曰天子長年矣不預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暉曰炎受顧托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后曰炎反有端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僮石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

有功沮溥之乃斬降虜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媮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

吳伯與曰炎殺一故太子賢又廢一中宗如反復手何毒也乃敬業兵起又勸武后返政遂爲所殺何前佞而後忠也與其使睿宗親政于太后勢成之日何如保中宗不廢于太后初政之年也

唐魏玄同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永淳元年詔與中書

宰相

卷六

四十一

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盜賊未衰禮誼寢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臣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又尸厥任者簡非其選至爲

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

風塵此爲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卽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同鳳閣鸞臺三品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母久留興以爲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炮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

宰相

卷六

四十二

房濟監刑謂曰丈人蓋上變翼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

唐劉禕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率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

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于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咎于已忠臣也後私語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禕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鞠治以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后以爲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禕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龔得釋禕之曰吾死矣太后威

宰相

卷六

四十一

福由已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通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

吳伯與曰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內史竊味道曰此太后處分禕之曰緣坐改官由臣下奏請太后因貶味道遷禕之此過則歸已善則稱君之義也可爲柄臣戒矣

唐王絳

王絳字方慶以字顯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荀訥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調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墜道曲狹比于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爲罷行後常就求義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

宰相

卷六

四十四

義之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命崔融序其闕閱號寶章集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辨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卒贈兗州都督諡曰貞

唐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久獄萬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于是罪止棄市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懽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

宰相

卷六

四十五

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公一槩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謫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謫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後爲來俊臣霍獻可所構得不死左遷外州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

推亾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使那解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追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始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又請發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饒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句

宰相

卷六

四十六

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總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于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

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悞卽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數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後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忤恐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

宰相

卷六

四十七

曰上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吳伯與曰公揣于慄悍凶殘之性未可亟圖而盈虛消長又未有極而不反之理故當朝縱博對主褫裘成其爲國之忠又成其保身濟君之哲全然是和光忍辱以弱爲強以靜勝躁深于

老子深于學術矣夫世未有無術而能濟國家事者如我欲決去小人小人又決不能去是無術也無術是無學也無學何以從政乎再考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傑以崇質母老請于長史蘭仁基代其行則仁傑原以理學勝者也

唐李昭德

李昭德長安人擢明經累官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武承嗣仕文昌左相昭德

宰相

卷六

四十八

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俊臣誣以謀逆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特

甚兩衆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曰今日天雨可謂一悲一喜矣

吳伯輿曰未有姪爲天子爲姑立廟者昭德之諫合符仁傑然仁傑言于武后將衰之日昭德言于武后方盛之時難易又大不同然世徒稱傑而不及昭德豈以人地論耶史述昭德恃太后委選頗顯權使氣人多疾之後爲丘惜所論至云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遂爲太后所逐豈昭德固機警權黠徒恃后寵

宰相

卷六

四十九

敢于進言耶

唐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再進平章事又再出檢校營田卒于會州年七十謚曰貞師德深沉有度量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咨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

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遑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撲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鷲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宰相

卷六

五十

吳伯輿曰武后之時婁公實薦梁公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反數擠之于外武后不疑

二公以黨比二公得以陰攬其權而潛握其轉移人也亦天也婁公恭勤撲忠方酷吏殘鷲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稱爲長者有以矣

唐陸元方附子象先

陸元方字希仲蘄州吳縣人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譬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豪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神。子象先，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君，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尚。湜嘗曰：陸公加

宰相

卷六

五十一

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廢帝。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肅至忠、岑義等坐為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充國公。初，難作，睿宗承御天樓，群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于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案。

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柰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申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卒贈尚書左丞相，諡曰文貞。

吳伯與曰：象先清淨高簡，唐名士也。崔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真薰蕕同器哉。象先亦甚苦矣。

唐王及善

宰相

卷六

五十二

王及善，洛州邙人，也。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襲爵邢國公。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君。春官因宴，集命官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高宗聞而特加賞，慰賜絹百匹，尋除左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俄以病免。尋起為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時山東饑，及善為巡撫，賑給使，尋拜春官尚書。以老病請乞，致仕。加授光

祿大夫後契州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爲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嘗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赦之及善執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屠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各德君子臣愚以爲若不勦絕元惡恐搖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納之俄而則天將追廬陵王立爲太子

宰相

卷六

五十三

及善贊成其計及太子立又請太子外朝以慰人心則天從之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時張易之兄弟恃寵每內宴皆無人臣之禮及善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旣高年不宜更侍遊讌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三上不許聖曆二年拜文昌左相旬日而薨

吳伯與曰武后淫虐之朝及善又庸相也猶以一月不見爲曠况時當聖明位列丞弼可不時一覲天顏哉

唐蕪味道

蕪味道趙州樂城人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懼可憐者武后間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

宰相

卷六

五十四

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于時

唐杜景佺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黎華，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卽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花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奈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謝罪。后曰：真宰相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爲而欺，左遷濰州刺史。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爲脇從，可

宰相

卷六

五十五

原后如其議，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

唐李嶠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爲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饑寒之苦，德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

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李安石爲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旣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思望陛下微服潛遊，闕屢過市，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患，曷級躡階朝陛，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

宰相

卷六

五十六

松斑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旣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敵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糗，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滌江左，因輪轉國匱于上，人窮于下，如今邊場少疎，恐逋亡遂多，盜賊群

行何財召募何衆閉邊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饒糲糠不厭而投艱隄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築土木恐怨結三靈謫蒙四海又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彙名僞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卽破其家願許十道使

宰相

卷六

五十七

訪察括舉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鼗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劾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官中或請誅之張說曰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遂免貶廬州別駕卒

唐吉頊頊與二張同爲拱鶴監供奉極相狎

吉頊洛州河南人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頊計安出頊曰公家以侍進非有大功于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劾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胙易之流涕請頊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頊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頊與謀召見問狀頊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于陛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頊坐弟昇僞官貶琰川尉及

宰相

卷六

五十八

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疾棘請須臾問后命坐頊曰水土皆一益有爭乎曰無曰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頊頓首謝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頊尋徙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頊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吳伯與曰廬陵反正吉頊亦有力焉有梁公之
正直不阿明拆其謀于外有頊嬖之從容悲懇
陰回其志于內亦機括之相因而成者耳

唐朱敬則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
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誅將相大臣
至是已革命流言益寧敬則諫曰願鑒秦漢之失
考時事之宜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斐之
角牙頰姦險之芒芥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

宰相

卷六

五十九

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
大夫兼修國史后數召入禁中訪得失進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
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
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
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
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
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人終被
誣外貶及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

年貨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
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
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驕力耳暉卒用其策始
崔寔仲長統王朗曹阿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
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尙制封諸侯著論
明之儒者以爲知言

唐楊再思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

宰相

卷六

六十

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
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
不爾豈全吾軀于時水沴閉坊門以穰再思入朝
民有車陷于濘叱牛不前志曰癡宰相不能和陰
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
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
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
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
此爲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

思左補關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
言爲長社令公卿宴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
欣然剪殺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
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日人言六郎似
蓮化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耻類如
此武三思誣陷王同皎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
希意抵同皎炮衆以爲冤卒諡曰恭

吳伯輿曰再思阿鄙不待言當矣厥黠嘜求益
州降戶並穀種也宰相李嶠以爲不可再思固
請與之黠嘜從此日強矣謀國至此可恨哉

唐宗楚客

宗楚客字叔敖蒲州人武三思引爲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景龍二
年詔爰厥娑葛爲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嘜忠節賂
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
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爲國取
怨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楚客厲色大言性忠鯁爲
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

兩解之故世謂帝爲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
敗伏誅楚客性明達張仁直請築三城議者或不
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昂于權利嘗諷右補闕
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
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
雖外附韋氏而內蓄逆謀故卒以敗

吳伯輿曰楚客兄弟在位賤賄鉅萬第舍過度
及被誅竄大平公主觀其第舍嘆曰吾輩真虛
生耳太平權赫何如而猶美之宜及于禍耳

唐武三思

武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同鳳閣鸞
臺三品三思性傾諛善迎諸王意后春秋高厭居
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脇群不肖卽建營三陽
宮于嵩山與泰宮于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
二張扈侍馳聘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萬百姓
愁歎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
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
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

復禮法中宗復位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翌日三思因韋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群臣復循太后法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禱乾陵而兩帝悅三思因王請復崇恩廟吳順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鄭愔上聖感頌帝爲刻石三思既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內亂忌節愍太子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

宰相

卷六

六十三

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既死帝爲舉哀廢朝封梁王諡曰宣王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斷棺暴尸夷其墓吳伯與曰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善人何者謂惡人但與我善者卽爲善人與我惡者卽爲惡人爾嗚呼奸人設心類如此而彼敢自言真無天地神明矣

唐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初爲御史中丞屢爲酷吏搆

陷免死得流聖曆二年召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對徃復不決昌宗曰張

宰相

卷六

六十四

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終以清議執不阿證乃貶元忠爲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于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中宗復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武后崩爲尚書左僕射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

當何名王恚甚元忠固稱不可乃止武三思用事
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拘殺之後
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
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各至是
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
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
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
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
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于永安門太子賜使從戰

宰相

卷六

六十五

已而被殺議者未辯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
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太子沒為恨耳帝以其
嘗有功且為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兵部尚書
宗楚客等固請族誅帝不聽貶元忠務州尉行至
涪陵而卒年七十餘開元六年諡曰貞

吳伯與曰武后既逝武三思憚元忠直矯太后
遺制慙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涕流識
者謂意外之寵人主原以餌其向背受之未有
不曲意以從者韋后專政宣淫元忠與時俛仰

竟為楚客構而論死不亦愚乎

唐韋安石附巨源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
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
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
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
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后嘗幸興泰宮議
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

宰相

卷六

六十六

子且誠垂堂况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為回輦神龍
元年加特進為侍郎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
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
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侍
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
引安石數因其壻唐賡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
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
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
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

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俄罷政事留守東
都會妻薛怨嫖婢笞殺之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
劾下遷蒲州刺史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
拒之皎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沒詔藉其賊安
石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鄒國公諡文貞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
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
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

宰相

卷六

六十七

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
石爲中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韋后與叙昆
弟附屬藉三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
免其租巨源以爲蠶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
者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偕其僞勸中宗
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
與宗楚客等譙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
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而自爲
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

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博士李處直
請諡爲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爲
相託韋后親屬諡昭爲非處直執不改然世皆直
邕

唐韋嗣立

韋嗣立字延構宰相思謙子也長安中拜鳳閣侍
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爲憂
李嶠唐休璟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后曰誰爲
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群

宰相

卷六

六十八

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
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中宗景龍中同中書門
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世邑者衆
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
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
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太抵費
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蕪開發蟄蟲
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垂質之生
人則損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下

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于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賦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以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于此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

宰相

卷六

七十九

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兼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嗣立與韋后屬疏帝特詔附屬籍願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況優備因封嗣立逍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栢勝盤數十物韋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爲救免出爲許州刺史卒諡曰孝

唐唐璿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入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誦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闈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同中書門下三品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封宋國公是歲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卒年八十六諡曰忠休璟以儒者

宰相

卷六

七十

號知兵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賜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爲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年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于是賀婁尚官方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爲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爲時說訾其當國亦無他毗益云

唐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初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

雖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于國即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馬相者崇曰張柬之沉重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二張之誅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

宰相

卷六

七十一

特進罷政事東之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初贈中書令諡文貞

吳伯與曰武后一兇害婦人耳所用固多姦惡而仁傑姚崇之外立命柬之爲相久而不敗宜哉然五王合謀誅二張時何不乘兵勢而悉捕武族無少長悉誅之如呂氏例乎若夫中宗之暴昏而妖韋與其女之淫悞固天也五王無如之何也已

唐桓彥範

桓彥範字士則閬州丹陽人與將軍李湛等討賊斬易之等廡下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封譙郡公上書戒帝曰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與瀆撓朝政不惡誅且有變除惡務本

宰相

卷六

七十一

願早裁之帝不能有所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銜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丞胤由是朋讒奇中納崔湜計矯制殺之睿宗即位追復官爵諡曰忠烈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

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畧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辯爭愈切誅二張也東之勒兵將遂夷諸政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籍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至王昔為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之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

吳伯與曰彥範矯矯不群而其死最酷為周利

貞縛曳竹槎上肉盡被殺之哀怨已飲野葛數升不死死於擊除惡不盡自當其慘惜哉

唐崔玄暉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暉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為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執事玄暉頗助璟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為中書令博陵郡公

后遷上陽宮顧玄暉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暉我所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諡曰文獻玄暉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頗屬辭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

吳伯與曰玄暉終始一節子弟仕進不踰常資風貽何如也賢母之教不誣矣當時五王提禁旅誅雄狐唐社稷殞而復定何愧平勃及為奸臣淫后所逐一時貶死獨張柬之及玄暉遂病

先死得不死于周利貞之手不幸之幸矣人皆以為除惡不盡固也抑未必非天所以假五人而開隆基也

唐崔湜

崔湜字澄瀾定州安喜人尚書挹子也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為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為侍郎惟挹湜云俄拜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周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為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景雲中太平公主引

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爲人請託以干澁澁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款密澁陰附王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澁稱善而不自檢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澁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澁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澁徙嶺外追及荊州賜死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澁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詭

宰相

卷六

七十五

險殆天性雖蠱虺不若也嘗曰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哉故進趣不已以至于敗

唐趙彥昭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已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天宰而爲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爲請安樂公主留之

遂以將軍楊矩代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于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會姚宗執政惡其人貶江州別駕卒

唐蕭至忠

蕭至忠沂州丞人爲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

宰相

卷六

七十六

至忠最憐我景隆元年以後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太平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能助已請于帝復爲中書令乃參主逆謀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爲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娣嫁

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嘆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

唐韋溫

韋溫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景龍三年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溫既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植以牢其權引用支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溫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敕溫盡總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提從弟璿

宰相

卷六

七十七

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溫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內憚相王太平公主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兵夜起攻玄武門入初林斬播璿高嵩梟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無敢後后死遲旦斬溫分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

唐竇懷貞

竇懷貞字從一景雲初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已附

麗日視事退輒詣王弟刺取所欲唐宗為金僊玉

真二公主營觀費詎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

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鎔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

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禱厠工匠間使海內

何所贍仰乎不答督繕益惡時語曰前作后國奢

後為王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歲無

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

張說皆罷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與太平公主謀

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

宰相

卷六

七十八

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鬚者誤為之禮

唐蘇瓌附子頊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

日瓌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于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

宰相 卷六 七十九

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詔宰相韋安石宗楚客洎瓌等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卒贈司空諡曰文貞子
類字廷碩知制誥襲封許國公開元四年進同紫薇黃門平章事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

類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瓌有未及或少屈類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類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卒年五十八贈右丞相諡曰文憲類性廉儉俸廩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

宰相 卷六 八十

吳伯與曰蘇氏父子爲相俱廉儉有幹濟而文貞操更著于言覆誦百緒無差詞藻則文憲過之
唐張說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玄宗爲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帝謂侍臣曰衛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臣謀動東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各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皇太子即皇帝位爲中書令封燕

國公始武后末年爲寒潑胡戲中宗常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說首建封禪之議上至泰山行封禪禮張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徃徃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卒爲李林甫等構陷後

宰相 卷六 八十一

瓜州失守君奭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卒年六十四諡曰文貞說敦氣節立然諾喜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

吳伯與曰說之守義宋璟激之也激而能奮不失爲賢不然何初不從昌宗之賂既能從宋劉之言耶然昌宗之呼說與元忠反也謂說嘗稱元忠爲伊周伊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反而何此真一大笑柄不識字之小人誣搆人何益

唐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武疆人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幽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殊不平見于言而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于侍御史

宰相 卷六 八十二

鄧光賓帝懼卽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疎間親罪應死帝審申右之乃流封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卽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快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鞠治貶睦州刺史志憤卒于道諡曰文獻

唐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

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他日謂曰嚮日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各族時人說之後少子伊衡以妾為妻鬻田宅至兄弟訟闕家法遂替云吳伯輿曰日知時為司刑丞尚平恕少卿胡元

宰相 卷六

八十三

禮欲殺一囚日知不可徃復數四竟兩狀列上日知果直此不獨司法得平亦可為大臣任事法矣

唐魏知古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先天元年為侍中從獵涓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玄宗恨前賞薄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

尤渥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朱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諡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于時

唐盧懷慎

盧懷慎涇州人開元元年進同紫薇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儼重暴百姓憲司按得

宰相 卷六

八十四

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薇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儼童罪狀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朱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饑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朱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篋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

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憐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後因校獵樗枘間望懷慎家環堵痺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嫌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法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為之文帝自書

吳伯與曰懷慎清介自高妻子不免饑寒宜其

抗視他人然見姚崇才足應變自知不及休休焉不啻已出鮑叔下管仲曹叅遵蕭何皆是心也况公實未嘗無才哉當事讓姚崇身退薦宋璟執手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視之才與識兩優矣伴食之議不知從何而來

唐源乾曜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

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功太祝潔為鄭尉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乾曜性謹重為相十年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為寬平惇大故鮮咎悔姜皎為嘉貞所排雖得罪說不申救君子譏焉

唐朝宰相第六卷終

唐朝宰相卷第七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唐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張易之私有請于崇崇不納易之譖于
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章臺三品出為靈武道
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
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
君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

宰相

卷七

乙

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
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其
心焉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睿宗
立拜中書令崇與宋璟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
廢上從之罷斜封官凡數千人玄宗即位講武新
豐召詣行在咨天下事滾滾不知倦帝曰卿宜途
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
陽不謝帝恠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
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

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
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伎昂
觸憲綱皆得以寵自鮮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
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
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
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
序荒穢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
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
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

宰相

卷七

二

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僊玉
真二觀普詔百萬臣請絕佛道營造可乎漢以祿
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世
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紫微令薛王業之舅王
儻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崇與盧懷慎等奏儻童
罪狀明白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申王
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闈楚珪為府參軍上許之崇
上言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

爵爲惠履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或告太子少傅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薇省按問崇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旣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果州刺史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同官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旣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薇舍人齊瀚曰余爲相可比何

宰相

卷七

三

人瀚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執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崇嘗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極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不和氣願公思

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于崇不以委公也蝗害訖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建他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明于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子納饋爲時所譏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宰相宋璟蘓頌調宜停東巡修德以荅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久木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元元

宰相

卷七

四

輪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已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九年卒贈太子太保治令曰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有破費狗彘乎吾亾歛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得爲此上初卽位勵精爲治每事訪于崇崇應荅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任之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臨軒以送他

相莫如也

吳伯與曰武后一日謂侍臣曰周興來後臣死後不聞有反者豈前死者多冤耶崇對曰興等原以羅織爲功今既誅臣百口保自今無反者太后悅曰向時宰相皆順成以陷朕淫刑卿言深悟朕心此與田千秋悟王之功同皆會其氣竭理極之時故一言而喻也然姚崇宋璟相業雖同人品懸甚如廬陵反正崇既與謀及武后遷上陽宮崇獨流涕不忍奮王遂爲五王所逐

蓋五王雖誅二張武氏之族如故崇固知五王必敗早自貳以免株連耳璟則剛方正直不似崇之押闔智數也

○○○唐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初遷鳳閣舍人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各義至重不可誣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譴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御史中

丞與二張忤幾不免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于外帝不能用貶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駕帝命黜河南尹知頓使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

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于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

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王子名與公主號遂差以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龍子愛恐傷鳴鳩之平昔袁盎却引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五丈一尺詔如孝謹璟還詔曰僭禮厚葬前世所誠且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塚

宰相

卷七

七

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即可其奏又賚絲綉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賑恤災患罷不悉之務璟曰陛下德音卹人隱未省輕繫惟流死不免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令與五品官璟奏仁琛屬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載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

苟無犯格依資注擬從之先是朝集使往齊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選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王毛仲有寵于上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容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朱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著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

宰相

卷七

八

飲不盡厄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二十年請致仕許之及卒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訢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強數窺邊人藩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于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

閣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朱相繼爲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崇他人莫得比焉

吳伯與曰璟寧負璽釜之賞若逆料林甫國忠輩僥倖邊功而開羯奴之禍何早見也又其時有薦山人范知礪並以文獻者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諛佞且文章若高宜從選舉時求試此真宰相舉動哉武韋後士風甚偷璟所挽

宰相 卷七

九

回多矣大率崇有實才璟有質性其共用高仲舒齊澣爲中書舍人每坐二人以質疑也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此相業第一過人事耳

唐張嘉貞附子延賞孫弘靖

張嘉貞字嘉貞荷氏人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善傳奏敏于裁遣然疆蹠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王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賊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巖染促有司速斃以

滅言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憐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旻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旻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位

宰相 卷七

十

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以賊聞誅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卒諡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

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饒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晚一息賜名曰延賞

延賞累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德宗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李晟戍劍南還以成都娼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左僕射以晟官爲韓滉識擢

宰相 一八 卷七

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于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鮮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豐采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汶如晟等策時

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并省其員悉收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皆謗浸淫聞于上延賞懼會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贈太保諡曰成肅子弘靖

宰相 一八 卷七

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傅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旌乃歸政旣王師無功帝意曩言下詔褒美長慶初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旬一決事委成參佐刃不通大體膾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貨婢妾詔貶撫州刺史稍遷太子

少師卒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伴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吳伯與曰嘉貞之進與馬周等玄宗時自請作相壯哉言乎其言用臣要及其時又曰士大夫廣田宅爲不肖子孫酒色費我無是也何見之達也幽州召還賜燕中書府以夙嫌慢罵張燕

宰相

卷七

十一

公補矣

○唐李元紘

李元紘字大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群臣襲衣特以紫版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群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石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卑糧于是有屯田其爲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

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千家免庸則賦闕于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譔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辭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勸說以書就館參會譔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

宰相

卷七

十四

帝前帝不憚皆罷之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太傅諡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遙之美黜劉冕之貪爲國抵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唐蕭嵩

蕭嵩瑀之族孫也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中書令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甚初裴光庭與嵩數不協光

廷奉帝委高擇相高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高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僊童得罪李林甫素忌高嘗以城南墅遺僊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

宰相

卷七

十五

許嵩退修禱園區優遊自怡家饒財而華為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吳伯與曰嵩請休數語可為知止知足之規世有主上已厭而未肯求去愧山梁雌雉矣然始以韓休易制而引之終以守正而惡之豈非盡屬身謀耶愧此休休奈何

○唐裴光廷

裴光廷字連城絳州聞喜人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搖山徃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于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諷意光廷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

宰相

卷七

十六

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不足以資考為限獎拔惟才徃徃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眾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懲之因為循資格及卒博上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帝聞賜諡曰忠憲

○唐宇文融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

侍郎當時稱其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度朔方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爲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旣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廷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送作威福詔流于巖州惶恐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

宰相

卷七

七

愁恐有司寢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于融云

○○唐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爲虢州刺史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廷卒帝勅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奸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

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于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流美玉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惟何自臧臧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

宰相

卷七

十八

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參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爾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

吳伯輿曰休其內介外和守方履員者耶何蕭嵩始謂易制終惡其守正也而宋璟又曰不意韓休能如是也必其能執持又能不露圭角故也庶幾乎尚於中行矣難矣

○○唐裴耀卿

裴耀卿字煥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轉運使于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或曰以此緡納于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勅吏爲和市費遷侍中夷州刺史楊潛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雅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禱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天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時特進

宰相 卷七

蓋嘉運破突厥驍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畧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邀不赴屯耀卿言于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商人之命倚于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必朝夕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勿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道郎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道唱林甫驚曰

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歲卒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

唐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遷左補闕始張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

宰相 卷七

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突可汗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上將以涼州都督牛勣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爲之僊客河湟一役與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帝怒曰豈以僊客寒

士燦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頃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僊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僊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僊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帝由是決用僊客不疑九齡既展帝旨因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困帝賜曰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僊客自是朝廷士

宰相

卷七

廿一

大夫持祿養恩矣尋貶荊州長史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及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卿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論時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符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

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廷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于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吳伯與曰九齡之直道敢言多矣正祿山之辟

宰相

卷七

廿一

曰面有反骨止林甫之相曰貽憂廟社唐室之禍盡胚胎于此嗟嗟賢人於國何如哉誰謂亭午之餘繼以篲旻氣遇不有盈虧也

又唐李林甫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以嬖武氏得拜黃門侍郎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始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佞佞故得大任

每歲九齡陰害之帝遂罷九齡林甫進兼中書令
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帝將立太子林甫
探帝意數稱道壽王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不
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章
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搃東宮
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然猶危之
而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林
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
養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

宰相

卷七

廿三

密恐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岸深
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徒有
堂如偃月欲排搆大臣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
喜而出卽其家碎矣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
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卽建言士皆草
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
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
賀上以爲野無留才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
竊發乃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

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
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時
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枋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枋字
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枋杜何也陟俛首不敢
言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補
闕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
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
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飮三品芻豆一鳴則
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又奏停

宰相

卷七

廿四

拆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拆
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爲之其曠騎之
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無賴未嘗
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于是猛
將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國無武備矣林甫疾儒臣
以方畧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卽說
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
吏爲將憚矢石不先身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
馬上長行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

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擢安祿山等專爲大將率
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初林甫以貴妃故與楊
國忠善及後貴盛遂交惡若讐敵林甫卒國忠因
發其奸帝怒詔奪官爵斷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
小槨用庶人禮葬之諸子悉徙嶺南黔中

吳伯與曰林甫知結怨已多常慮刺客盛陳鹵
薄其子岫亦以滿盈爲懼甫曰勢已如此將若
之何權奸何嘗不慮及回頭却難耳可畏哉至
欲杜邊帥入相之路節度使盡用胡人祿山途

宰相

卷七

廿五

領節鉞亦不過林甫固位之謀也而一念患失
傾人國家後雖斷棺剔合何救焉

×唐牛儂客

牛儂客涇州鶉觚人將用爲尚書宰相張九齡持
不可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爲相謹身無它與時沈
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度不敢用百司諮決無
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旣用儂客知時議不歸乘
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儂客本胥吏非宰相需帝

忿然曰朕且用康嘗蓋恚言也久之封幽國公加
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吳伯與曰李牛內總選法外領兵權兼將相之
極任房杜以來未有便非治微矣牛猶浮沉不
似李之駸雲也鄙夫不可事君則一耳

唐李適之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天寶元年代牛儂客爲左
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
賊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

宰相

卷七

廿六

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
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
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
已而薄適之不親于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
宗皆適之厚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
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太保罷欣然自以爲
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
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
藥自殺

唐楊國忠

楊國忠蒲州人太真妃之從祖兄初與李林甫相妒害林甫死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國忠已得志則窮摘林甫好事碎其家從妹號國夫人夙與通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號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駢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不以爲羞道路爲耻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偃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大夫詬耻之國忠性

宰相 卷七

廿七

既脫無威儀盛氣驕慢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願指氣使莫不震懼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相如泰山吾以爲米山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扶風太守房瑋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潛伺國忠意乃敢啓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聞暄當黜詎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

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卽致暄高第時安祿山恩

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屢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狀

上疑以位相媮不之信國忠遂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既發范陽歡咤曰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謀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峭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斃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百僚

宰相 卷七

廿八

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國忠爲軍士所誅四子及黨與皆受戮吳伯與曰安祿山之反國忠激之也國忠又疑哥舒翰謀已請令進師趨戰至翰痛爰出關二十萬之師遂爲魚肉亦國忠敗之也蓋賊兵遠來利在速戰官兵據險利在堅守也國忠之所

尤物可畏哉
唐常見素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非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被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且陳祿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命中官袁思執傳詔曰此姑恐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

宰相

卷七

廿九

爲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毋害韋公父子獲免肅宗立與房瑁崔渙持節奉傳國璽謁見肅宗于順化郡肅宗以見素管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于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矣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

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未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卒贈司徒諡忠貞

唐房瑁

房瑁字次律河南人隱陸渾山十年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始薦用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從至成都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且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案

宰相

卷七

三十

虜情吐辭華暢帝爲改容瑁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稅務一一與瑁參決諸將相莫敢望于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瑁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瑁不能對此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瑁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對曰瑁與臣有隙上以爲然進明因曰晉朝以

好尚虛名在王衍爲相祖習浮華故至于敗今陛下
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瑄性疎闊徒大言
耳非宰相器也帝入其語會瑄請曰將平賊帝猶
倚以成功乃得自擇參佐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
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
悉罷粟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
野殘衆纔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仕見帝肉袒請
罪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已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
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咤曰彼

宰相 卷七

卅一

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以瑄喪師而眷
任未衰時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瑄爲宰相畧
無匪懈意但與劉秩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
子虛無而已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朝官往往因
廷蘭以見瑄亦大納貨賄奸賊頗延廷蘭爲有司
劫治瑄訴於帝帝因震怒罷爲太子少師瑄自謂
當柄任方日引劉秩嚴武宴語自如帝以瑄虛言
浮誕內軼挾黨背公非大臣體出瑄爲邠州刺
史逐秩武等卒贈太尉

吳伯與曰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
祿山見分鎮詔拊膺嘆曰我不得天下矣瑄建
此議可以爲社稷司空圖云勿望傾心久尙
奴破膽頻子美挽公詩有一德與王後之句皆
指此也瑄有大志偶用劉秩非人而敗孔明亦
失之馬謖矣奈何目之爲腐儒又比之于王衍
也

唐王嶼

王嶼者方慶六世孫乾元二年拜蒲同絳等州節

宰相 卷七

卅一

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
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他才不爲士議諧可旣驟
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
帝由是專意他議不能奪帝嘗不諫太卜建言崇
在山川嶼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
盛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
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獠狡不法馳入
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鑰不啓震怒破鑰
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藉其贓得十餘萬

因遣還中人既以麟嶼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
罷嶼爲刑部尚書又出爲淮南節度使兼祠祭
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師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諡曰簡懷

唐張鎬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
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
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

宰相

卷七

卅三

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
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
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悞逗留不肯進比鎬至
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詔以本軍鎮汴州捕
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款鎬揣其僞密奏曰
思明勢窮而服包藏不測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
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
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境鎬未嘗降情結納皆
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畧才遂罷宰相思

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
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卒鎬起布衣二暮至宰相
君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
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唐李峴

李峴吳王恪孫也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
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諍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
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頃首帝前極言其惡

宰相

卷七

卅四

帝悟稍加檢制輔國深銜峴卒計出爲蜀州刺史
代宗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
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
榻待之峴至卽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
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爲要近譙短途失恩罷
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
悉抵死峴時爲三司獨曰書稱殲厥渠魁脇從罔
治况河北殘孽刦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
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固爭數

日乃見驍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令人歸怨天子
峴力也

唐李揆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爲禮部侍郎揆嘗以主
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隄防索其言策殊未知藝
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圃亦不能擿幽深昧求賢之
意也因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引貢士謂之
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兩悉尋檢由是
數月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宰相

廿二

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
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
時京師多盜李輔國方橫請遷羽林騎五百備徵
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
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
今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
決事明當然銳于進且近名凡權有時稱滯允官
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
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搆袂過失諲密訴

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
外郎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弟寒謂晉卿曰
龍章鳳姿自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
銜之及秉政揆遂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又素爲盧
祀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
司空諡曰恭

吳伯輿曰揆論止皇后聖號及訥停儲宮大有
關係軋元中賢相也乃呼李輔國爲五父者何
萬有餘喪矣

宰相

廿六

唐苗晉卿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拜侍中玄宗崩肅宗
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
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
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
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
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爲御小延英召對宰相
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臥家
賊輿致脇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

政事永泰初薨贈太師諡曰懿獻載未顯時爲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諡去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人爲營生祠立石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奏曰中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老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誅衆嘗自爲父

字相 卷七

碑文有鵠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

唐裴冕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爲宜肅宗至鳳翔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中書舍人劉烜爲李國輔所昵冕表爲判官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從澧山大曆中郭子儀言于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武有社稷勳

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冤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八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喪廩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不踰月贈大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後旣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握馬直數百金日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旣衆吏白俸簿月二緡冕顧視喜見顏問世嘗其嗜利云

字相 卷七

唐裴遵慶附孫樞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中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旣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遵慶脫身一行在帝還罷爲集賢院待詔制改吏部尚書以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以爲榮性悃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耻諫而見從卽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橐疏而莫知所竟

薨年九十餘

孫樞字紀聖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為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金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簿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貶瀧州司之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初全忠佐吏李振曰

宰相

卷七

十一

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唐元載

元載鳳翔人宰相李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輔國白用載拜同平章事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

為耶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

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詰別勅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校勘欲示權出于已帝始未甚重佛載與王縉皆好佛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以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寤至則令僧講仁

宰相

卷七

十一

王經以穰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事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載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畧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倚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室宇奢廣觀榭相望名姝異妓雖禁中不逮上盡得其狀深戒之整然不悛上益怒客有賦都盧尋橈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有告載與王縉夜醮圖為不軌者乃收載誅之分捕親吏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

石他物稱是上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厥毀其塚焚其木主王書卓英倩等皆杖死

吳伯與曰魚朝恩判國子監執易陞高座講易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人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恩竟為載所奏而誅驗矣○元載為相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橫不可言元和有堂後主書滑渙交結權璫罪發賜死籍家財數千萬此輩外挾宰相內挾中貴數千萬固宜為相者可不知哉

宰相 卷七

四十一

唐王縉

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人與兄維俱以名聞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等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麗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如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

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噴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寇必合眾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歛丐貨貨時帝意信向群臣承風皆言生處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上憫其老不加乃貶括州刺史死年八十二

宰相 卷七

四十二

唐杜鴻漸

杜鴻漸字之選濮州濮陽人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旰殺郭英又據成都邛州牙將栢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夔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他遠畧而晚節溺浮屠道畏殺戮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

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
酒高會因薦旣爲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
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
旣威畧可任宜爲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
麝臍五石復轉政議者疾其長亂卒贈太尉諡曰
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縉紳效之病
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吳伯與曰武后以來世奉佛法代宗時三人爲
相皆好佛代宗遂深信之胡僧官爲卿監爵爲

國公何恠政刑之日以堙替也

唐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遷吏部品裁清允時元
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載得罪拜平章事修國
史制下士相賀于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
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
給綰奏加京俸時諸州悉帶圍練使綰奏刺史自
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
卽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號重複可罷天

宰相

卷七

四十三

宰相

卷七

四十四

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
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
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權外移漸不
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
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
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
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卽官御史分道
巡覆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
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

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
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
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
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儉雖大州刺史止數十
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于
時羗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群臣曰
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太常諡曰文貞
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
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于以私聞其言必

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卽誦其極始
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墮
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
騎馭百數省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
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
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吳伯與曰縉徹底清人也而不但廉也其奏罷
停減作用俱從廉中大有裨益子儀撤座中音
樂固子儀盛德事亦清風所感者遠耳

唐常袞

常袞京兆人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
儉自賢帝內重綰而顯任之禮遇信愛袞弗及也
每所恨忌會綰卒袞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
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國
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事趙慈皆少給之太
子文學爲洗馬副袞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
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

家可十人具奏奏罷之又將讓堂封他宰相不從
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逮政事
至袞乃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竈賣官之路然
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
鶻伯以其鶻鶻無賢不肖之辨云德宗卽位袞奏
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
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爲福建觀察使卒
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吳伯與曰袞賢相也獨奏斥崔祐甫于遠方似

爲過而所與忤之繇不_過也夫寬詔天下吏人
三日釋服祐甫欲令公卿大夫亦然綰執從君
而服皇帝二十七日始除禮也袞因官以賄奏
請一切不予祐甫矯之二百日而除官八百人
能無狗也堂封矣又日給內厨御饌可食十人
袞辭之是也魚朝恩領太學上用生日納諸道
節度使珍寶至二十四萬緡二者又舉朝若暗
而袞敢言之者也貶後所蒞皆有實績觀察七
閩教民陶尾以易苦蓋無火災誨子弟習經術

通菘文功豈在李冰文翁下彼縣以苛碎目之

過矣

○唐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崔佑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鉄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進人君私

宰相

卷七

四十七

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唯人是恤泰計散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法度玩

散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

歛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

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

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

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

庸襍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

中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

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

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自是人土斷而地

著賦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

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中外翕然

屬望為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炎獨當國遂多變

祐甫之政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

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

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緩計方

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為司農卿以邠寧

李懷光督作于是涇軍怨叛而原卒不能城又以

劉晏劾載已坐貶乃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

宰相

卷七

四十八

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辭言晏往嘗傳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后帝自惡之非他過帝聞使中人復其言于正已還報信然于是帝意銜之會炎素薄盧杞杞陰爲憾開元時肅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貶崖州司馬未至百里賜死

吳伯與曰炎清財賦歸左藏一用舊式其兩稅天下皆利之翕然以爲賢相宜也開渠議城又

何不承權輿哉殆有才不善用矣

○唐崔祐甫 附子植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焉填委故官賞繆紊承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哀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

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與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

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疑其謨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局輿至中書臥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大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氏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救粟受而緘鑰之帝還京其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修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李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
大宗資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
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
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
憂患既卽位得姚崇宋璟晝夜孜孜納君子道其
後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
敗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
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戈
綈履革鳥集上書囊爲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

宰相

卷七

五十一

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爲天下
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
賈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
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
封丞相爲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
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耳時朝廷悉收河
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
構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
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

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塞躡願得官自效日訴于
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
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罷爲
刑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吳伯與曰除八百人而無間言滅私徇公可知
也務崇實大則尤得治體盧祀猜疑而禍始成
矣

唐崔寧

崔寧貝州安平人授西川節度使累加尚書左僕

宰相

卷七

五十一

射入朝進檢校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以平
章事爲御史大夫卽建白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
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史宰相楊炎怒
寢不行炎方詆劉晏寧申救于帝又素事元載而
炎亦出戟門故銜之未忍發是歲十月南蠻與吐
蕃合兵入文川方維邛邛邙覆沒州縣民逃匿山谷
中德宗促寧還鎮炎業有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卽
說帝罷寧西川節度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
司空如故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謂所親曰上聰

明從善如轉圜但爲盧杞所惑至此因潸然涕下杞聞之構寧于帝謂與泚通召至朝堂使二力士縊殺之籍其家中外寃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其資云

唐盧杞

盧杞祖懷慎父奕處安祿山之難杞鬼貌藍色不耻惡衣非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及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既得志險賊竄露賢者媮能者忌小忤已不致死地不止楊炎與杞俱輔政炎

宰相

卷七

五十二

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郢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遂死平章張鎰才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卽薦鎰守鳳翔杞旣用嚴郢傾楊炎又惡郢以計流之費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蘄州刺史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于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恐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會李希烈逼東都勢猖

轍上問計于盧杞對曰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卽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

宰相

卷七

五十四

暴責其暮校吏頸長安尉荷校乘軍大搜廨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寃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于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恨誹之聲滿天下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上卒追行幸百僚諸王鮮有知者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故至此杞聞乃潛與王翊圖議陷殺之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曰聞懷

光常并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
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
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卽譎帝曰懷光勲在
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
朝則犒賜留連賊得以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
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
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爲
奸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
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誼涕皆指目杞帝始寤詔貶

宰相

卷七

五十五

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頓首賀曰比日
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
死澧州

吳伯與曰杞奸邪未易縷舉其甚或言朱泚
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備杞極言忠貞百
口保不反崔寧以威名宰相恐得政則誣與泚
約內應而殺之好惡拂人至此哉懷光怏怏失
圖厲階又甚矣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必何如
而後覺惜甚矣

唐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安祿山反詔子儀爲衛尉卿靈武
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方北圖范陽
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
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子儀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俄從元帥廣平王
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又收東都以功加司徒
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
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

宰相

卷七

五十六

詔百官迎于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
又進封汾陽郡王代宗立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
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
奉天武功天子幸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
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
說帝都洛陽子儀上書奏勸帝斥素餐去冗食抑
閣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繆亟還見宗廟謁
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
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乃進太尉又進

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永泰元年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闕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回紇捨兵下馬羅拜吐蕃疑之夜引去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涕退上書陳攻守長久之策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病薨年八十五贈太師賜諡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

宰相

卷七

五十七

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毫顧望故讒間不行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考二十四

吳伯輿曰郭汾陽時楊綰爲相公減去聲樂見不敢與宰相抗也常袞爲相奏貶崔祐甫疏列子儀朱泚二人名代爲署奏以二人列相銜也則汾陽雖兼相之名實未聞朝政矣然子儀朱泚表救佑甫德宗問卿向言可貶今云非罪者

何二人對初不知以此觀之是首相署奏僚佐不見而列名也然雖未之見尤特表請救則亦未常不與其政也不然李林甫何以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必使諸道節度盡用胡人乎况唐制以中書令爲真相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子儀進中書令者數矣子儀有不世之功又善處其功居然古之大臣故客有謂余如郭如李靖李晟相業雖掩于武功人品不愧于相臣何惜一幅紙不爲三人揚美予固附入于相

宰相

卷七

五十八

且汾陽克復二京出入將相急則付以兵柄緩則置之閑散猶且爲朝恩元振所持幾不免也故假此爲汾陽吐氣

唐張鎰

張鎰字季權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殮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

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旣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顛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

宰相

卷七

五十九

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于子儀豕土僅軋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勲念亾以從蕩宥况爲奴所懇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于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苑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卽謬曰鳳翔將校斑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乃

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卒爲亂軍所殺贈太子太傅

唐關播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盧杞雅知播草柔可制因言播材任宰相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于盧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卽惜畏毋敢與時李元平

宰相

卷七

六十

輕薄子游播門下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李希烈叛帝以州據賊衝刺史瘞軟播盛稱元平召見拜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邪浚隍希烈陰使亾命應募賊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見希烈遺矢于地希烈嫚罵曰盲宰相使爾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御史中丞播聞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播從幸奉天盧杞曰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卒贈太子

太保

吳伯與曰盧杞謂播曰奈何欲開口爭事播即
情畏母敢與張延賞亦以此語柳渾渾曰渾頭
可斷舌不可禁人品相去懸矣

唐蕭復

蕭復字履初嵩之孫也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復常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
重是曹止可委官掖事兵要政機臣使參領帝不
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

宰相

卷七

六十一

播越及茲今陆于危當懲艾前敗因述君臣大端
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
諂諛阿匱復厲言杞詞不正帝免貽謂左右曰復
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
慰使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
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皋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
還執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為
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孽名淺官下獨挺挺抗
忠如以皋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順逆之理帝許

之復出中宮馬欽緒揖宰相繼從一附耳語既而
從一密諭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
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兪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
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
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第恐寢以為常政
由是敞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許之卒年五十
七復望闕高攀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
嚴方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解

唐姜公輔

宰相

卷七

六十二

姜公輔受州日南人為翰林學士時朱泚召還公
輔請誅之不從及泚叛駕幸奉天帝知群臣多勸
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
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
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
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徙梁唐安
公主道薨主旌仁孝帝悼之甚詔厚其塋公輔諫
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
天亾造一碑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

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贊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事但問理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言者何罪帝怒不已遂下遷復以資綠黜爲泉州別駕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卒

唐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

宰相

卷七

六十一

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贈太傅謚曰貞簡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塋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塋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遣戍兵常

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

吳伯與曰宰相無贏財可謂貧到骨矣又是忠肝義膽久非皎皎者

唐崔造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乾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

宰相

卷七

六十四

還尚書省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盡歲宰相計最嚴以聞時韓滉方領轉運有寵于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爲太子右庶子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唐齊映

齊映瀛州高陽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肩事否可一顧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駭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惶惶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柰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寤始映微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畫事又爲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恚旣復用卽劾映非宰相器貶爲桂管江西兩

宰相

卷七

六十五

曰忠

唐柳渾

柳渾字夷曠梁僕射倓六世孫貞元元年遷兵部封宜城縣伯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擗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

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鈔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苑渾曰陛下遽殺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于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處左丞田季羔從子伯疆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

宰相

卷七

六十六

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微一時侍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他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闕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獨察不滿歲輒罷今公柰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褻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興小吏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卽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

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復穡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王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穢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

宰相 一八卷七

六十七

頓首謝夜半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平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辯好談諧與人交豁如也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論

曰貞

吳伯與曰渾之拒張延賞原置相位于度外宜免相而出遊酣肆也世惟功名放得下乃能無沮無懼

唐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帝授御史大夫與張孝忠連兵北畧晟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乃踰飛狐次代州詔

宰相 一八卷七

六十八

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李懷光方軍咸陽詔與懷光合兵懷光有異志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晟懼為所并復徙屯趨東渭橋是日帝進狩梁州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墜以圖收復賊既敗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貞元三年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

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明年詔爲晟立五廟圖象功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于門九年薨年六十七贈太師諡忠武配饗德宗廟廷晟性疾惡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于故舊在鳳翔常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縉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儼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惟上所擇爾故晟每進對蹇蹇盡大臣節未常露于外旣薨城鹽州

宰相

卷七

六十九

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如此

吳伯與曰晟名將也相其兼術耳然自言位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則相臣之言也史稱蹇蹇大節豈一武臣能辨哉後世有位至卿相視國家漠不相關者多矣寧不自愧若當朱泚懷光之亂提孤軍抗群盜忠義激發至忘其家余甚有味於其人也因附入於相語在郭令公傳中然李西平量稍隘意稍滿故輕發

于後貴之延賞而卒爲其所制延賞雖枝非魚朝恩元載比也西平之處延賞不若郭汾陽之處朝恩元載矣

唐李泌

李泌字長源居京兆七歲知爲文張九齡尤所獎愛呼爲小友及長博涉經史精究易象以王佐自負常遊嵩華終南間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至彭原謁見欲授以官固辭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踰宰相衆

宰相

卷七

七十

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帝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詎能定中國邪率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

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
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
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
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
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
虎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
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假千里先事范陽乎
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
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

宰相 一八卷七

七十一

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
必復南來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春迎上皇
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
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
乃爲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
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
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爭死
遂下詔戒行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
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

爲治室廬泌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
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
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
書閣爲常袞所忌出爲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
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員人情
愁怨泌請復之曰今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
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所謂省官者
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叅

宰相 一八卷七

七十一

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是也帝乃許復吏員
而罷冗官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
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
由左丞貶欽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使府賓佐有
所忤者薦爲郎官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
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爲宜初興元後國用大屈
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繚後纔千
二百至是帝便還舊封于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
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于帝歲凡五

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當之矣明年果卒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

吳伯輿曰李鄴侯唐之子房也欲令李光弼出

宰相

卷七

七十三

井陘郭子儀入河東以兩軍縶囚於俱安步多頓千里而後專力范陽其所調度虜在目中惜促席之譚不悟庸主耳故庸儒之肅代與猜薄之德宗去漢高遠甚所遇既逆于子房况其時又屬君臣父子曖曖孽芽之間乎肅宗欲發李林甫塚而諫恐上皇內慙欲立張良姊爲后而以宜待上皇命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德宗止一子以郅國之釁欲廢之立侄此何等大事而能苦口切諫卒以開悟上心又皆子房不能面得

之高帝者也他如入陝號撫江南單騎片章批卻讜辭在子房不可知孔明亦未必出其萬全矣故留侯之用神或侯之用正鄴侯之用尤玄也特其白衣入致匡復旣已飄然遠引代宗召入禁中爲之娶妻賜第又乞爲郡署不知與子房赤松之遊何如然以輔國忌之載忌之哀忌之而不能終傷則泌之得于老氏者深矣若至德之初郭汾陽李臨淮貞元之際李西平馬此平皆保全于泌泌豈特智畧才識勝哉代宗知

宰相

卷七

七十四

李泌之賢以不容于元載匿之外鎮善善不能用也知元載之奸布置方畧八年而後誅惡惡不能去也

唐董晉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寶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谷晉晉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姪申爲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爲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卽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晉

惶恐上疏固辭位亦罷會宣武李萬榮病且死詔
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
節度副大使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
兵惟幕府騶從卽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
以觀便宜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旣
入卽委以軍政無所改更衆服晉有體莫測其謀
始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
晉至情得則鞅鞅不能平乃謀亂晉覺之殺其黨
械送惟恭京師在軍凡五年卒贈太傅諡曰恭惠

宰相

卷七

七十五

吳伯與曰晉有所言于上前未嘗泄于子弟
問之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
于上前者不足道也夫壅人主之德意暴入告
之謀猷此相臣常態晉誠知大體矣史稱其循
默取容未亮此乎而晉不特此也晉帥陸長源
剛刻好更張晉初皆許之旣成則命且罷由是
軍中得安又可爲長官鎮重之法

○唐趙憬

趙憬字退翁涇州隴西人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于裁決少所讓又徙
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
黃裳遭閹人讒詆穆贄章武李宣盧雲等爲裴延
齡構擯贄危甚憬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共執
退延齡旣對贄極言其奸帝色變憬不爲助遂罷
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
賦歛寬刑罰懇懇爲天子言之又諫前世損益當
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
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構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

宰相

卷七

七十六

宜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畧小瑕隨能試事用人
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關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員
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
宜補闕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
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
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卽
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宜采士論以
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
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

朝無俾久滯帝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曰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蕪猶儒先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暉崔儆並爲部刺史不守法以正聲治之皆遣客暴憬失于朝及爲相乃擢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暉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吳伯與曰憬立身正家匡時俱以廉約以約失之者鮮宜精通治道矣

宰相

卷七

七十七

唐陸贄

陸贄字敬輿蘄州嘉興人爲學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忌之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舊制吏部選以歲集軋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吏緣爲奸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論梃吏奸天下便之又以此方邊歲調河南江淮之調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以爲慮敵乃上陳弊

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斂折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時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旣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

宰相

卷七

七十八

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部州若府遊揀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柳州巽爲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緝五十四巽

奏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贊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眾議爲之憤悒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竇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遂貶參驩州司馬劉士寧爲宣武節度使濳亂殘忍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乘士寧畋于野分兵閉城便馳白士寧曰敕追大夫入朝宜速卽路上聞之使問陸贄贄奏梁宋之

宰相 卷七

七十九

間地當要領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疆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安危疆弱之機也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濳旬日徐察事情見情後圖冀免差失上又遣人諭贄除一親王爲節度使且令萬榮克留後贄奏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富其力則行萬榮所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情之求殊無退讓

之禮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缺望而肆惡又緣蓄謀危主恒恐見圖必于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舉上下猜二何能久安與其圖之于滋蔓不若絕之於萌非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爲節度與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班宏判度支卒于官贄薦李異帝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

宰相 卷七

八

而延齡奸佞得君天下讐惡贄上書苦諫帝不悛竟以太子賓客罷延齡詭短百緒帝怒欲誅贄贄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卒年五十二贄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雖有宰臣而謀猷叅决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卹乎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諫不著書地苦瘡痍祗爲今古集

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吳伯與曰奉天匡復贊謀居多無論帷幄密移
卽軍機之運如懷光與晟合軍逗撓不前情已
見矣贊詣懷光片言質得其意指卽以制命分
軍軍分而李晟操縱由已懷光一軍孤立始無
能爲此其功何如者再讀宣公翰苑集德宗見
贊清慎太過諭受鞭靴而贊上疏極論以爲鞭
靴不已必及金玉因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
與交通何能中絕其意卽此言也再見贊聖賢

宰相

卷七

八十一

之學矣但余觀于公異露布爲德宗嘆賞贊忌
其才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人
稱贊智如子房才如賈誼而誼與子房不忌才
至此殆然乎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
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
指其爲相不能行徒疏其言也

唐寶參

寶參字時中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于斷以廢
累爲萬年令後遷監察御史入爲御史中丞舉劾

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器
之然多與宰相駁異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
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進兼戶部侍郎陳少游死
子請襲封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
節上舍垢不忍發其息容得傳襲亦神策將軍孟
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
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死參悉泐出之人始屬
望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
鐵使每延英對他相罷參必留以反支爲言實專

宰相

卷七

八十二

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
調察四方畏之于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畏
實賂帝親近爲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
爲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
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
是必爲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疆子姓申
雖疏屬無他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
丐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玄兄弟省在翰林與贄
軒輊不得申舅嗣號王則之與通等善遂共譖

贊帝得其好逐申爲道州司馬不浹日貶參彬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綱五千湖南觀察使李異故與參隙以狀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參贊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後宦侍諷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吳伯與曰德宗旣貶參欲籍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贖汗者止徵所犯德宗不聽竟賜參死而籍其家夫罪未至族則家固無恙籍之而刑未中矣

唐賈耽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苛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顯宗立進校檢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于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贈太傅諡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嶮必究知之不喜臧否人物爲

相十三年雖安危人事亾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唐鄭綱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實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

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顯宗病不能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請

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
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
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
當如犬彘梟獍與奸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
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譏誤我先是杜黃裳
方爲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
綱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
部尚書出爲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
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太

宰相

卷七

八十五

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
贈司空諡曰宣綱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
爲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嗜德推之

唐崔損

崔損字至無累勞至右諫議大夫貞元十二年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調選有
德及勇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
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
疾臥家久賜絹三百爲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

者而歷二省舉要至宰相毋殯而不葬亦不展殯
女兄爲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
便柔遜慮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
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諡曰靖

唐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貞元十四年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素善
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遂同貶憲
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

宰相

卷七

八十六

人劉光琦相倚爲奸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
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貨餉奔委之杜佑鄭綱執
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葦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
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
客後渙以贓敗帝寢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
累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
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
載乃詔爲詳定使裨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
爲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度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

矩號稱詳衷卒贈太保諡曰貞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賙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後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主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賞其不適時與從父細家昭國坊細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

唐鄭珣瑜附子覃

宰相

卷七

八十七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為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縉帛入有數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王叔文為翰林學士內交闈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柱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然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七日

罷為吏部尚書亦會有病數月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文獻子覃

覃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為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詐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歸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

宰相

卷七

八十八

慕王夷甫以不及為靳此本于治平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帝言司馬遷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

晉武帝平吳多采擇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
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爲左袵宜陛
下以爲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乃授司空
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常串狎位相國所居
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
帝重其不婚權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
再三爲天子言故終爲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
爲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初繆博士陋淺不能正
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

字用

卷七

六十九

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等釐正文
刻于石弟朗

朗字有融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
李敬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
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
出不避宰相邪卽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
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他
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

唐杜佑附孫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
鹽鐵使于是王叔文爲副佑旣以宰相不親事叔
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
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諫爲河中
少尹叔文欲擢東宮翼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
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
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齋用度多署吏
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

字用

卷七

九十九

農凍染還少府職務簡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
党項陰蕙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上疏曰
党項小蕃與中國襍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
子女歛求徭役遂致叛戾與此狄西戎相誘盜邊
宜慎擇良將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出則
謹備彼當懷柔何必興師費哉帝嘉納之佑每進
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
得已許之仍拜太保致仕卒贈太傅諡曰安簡佑
資嗜學貴猶夜分讀書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

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孫宗

宗字求裕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揚慶詣中書獨諭宗劾大臣各不在者抵罪宗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卒贈太師宗于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龍

宰相 卷七

九十一

唐韋執誼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竊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執誼既爲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故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梗遂詬怒反成讐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文黨執誼貶崖州處

吳伯與曰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相既不耻結納小人又中道異同悉于表暴真小人之罪人矣

唐杜黃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遂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綬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西

宰相 卷七

九十二

川節度使韋皋夔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于梓州公卿議者皆以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闢狂贛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崇文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旻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旻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

藩鎮每帥臣死隨衆所欲立黃裳每從容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股肱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古王者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唾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晏聽政衛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稱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

宰相

卷七

九十三

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刑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諡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性雅淡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塋焉嘗疾醫者誤進藥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以是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初韓全義入朝以其

勞勩惠琳知夏綏留後黃裳既白罷全義用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遂詔河東天德軍合擊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一幹吏寄錢數千繩并輓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于宅門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宰相

卷七

九十四

吳伯與曰黃裳爲裴延齡所阻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婚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勸執誼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文人甫得一官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曰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賣拂衣起出時執誼附王伾王叔文目中何有黃裳及二王既逐黃裳拜相執誼籍以後貶黃裳不失爲正執誼之矜意氣而轉眼成敗能無令人寒心

唐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爲右庶子會冊皇太

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卽位是爲憲宗拜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睽禮信
任異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
帝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
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卽位
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
之遽追錡而計窮果反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
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
淮蔡用兵帝悉以稅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

宰相 一八卷七

九十五

元濟使人白事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
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
害元衡批顱骨持去帝震驚罷朝哀慟爲再不食
贈司徒諡曰忠愍詔積錢東西市募捕得張晏等
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

吳伯與曰元衡力任討賊不顧詆毀死于讐者
死于大臣之義也夫何憾夫何憾

唐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憲宗立遷中書舍人劉闢

拒命卒用討平吉甫謀居多帝甚倚信之黃裳罷
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常病方鎮強
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
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
時選任猥冒吉甫始薄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水
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辭吉甫
曰錡庸材而所畜乃凶命群盜非有闔志討之必
克帝意決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
王鐔統諸道兵討之吉甫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

宰相 一八卷七

九十六

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後患韓弘
在汴州賊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
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
降以功封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
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吉甫疾吏員廣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
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
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
得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費

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乃詔參閱蠲減田季安疾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于洛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畧

宰相

卷七

九十七

故城以獲党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吳元濟擅立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得指授群帥俘獲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勅其子獻之贈司空賜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哀忠臣後以起義烈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

不應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與公論以此重矣吳伯與曰吉甫一旦用裴垪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斬而稱得人何虛心也及牛僧儒李宗閔等對策指陳時政吉甫惡其切直請令垪等覆策又以無所異同見黜何剛愎也旬月而意向懸殊豈權勢易溺不變塞爲難耶

唐裴垪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元和初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調垪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

宰相

卷七

九十八

相天子此日人物吾情不及知且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垪卽崖畧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吉甫罷乃拜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垪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叔憲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闕說帝憚垪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垪官而不名嶺南節度楊子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允官垪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

輔光均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
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均權
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
均固爭以爲從史包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
圖身利且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
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
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
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
翊元奏事均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

宰相 卷七

可圖狀均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均乃
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
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
然徐乃許之均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
之俄而承璀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均奏承璀首
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
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
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
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

又降省佑使就實佑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
均奏禁之一以省佑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
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
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均器局俊整持法度雖
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
政多忌之惟均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
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獨讓休曰君異
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
慚均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相又擢韋

宰相 卷七

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躡蹻爲輔
宰號名臣自他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會暴風
痺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均之進李吉甫薦頗力
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從均
太子賓客會卒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帝乃
贈太子太傅
吳伯與曰均賞論事諫官極有相臣之度固宜
虛而能諫疏薦稱得人也
唐朝宰相卷之七終

唐朝宰相卷第八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裴垕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因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諒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常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

宰相

卷八

乙

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後復問神僊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果入柳泌等語為深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頽沮止吉甫怨之罷為華州刺史未行卒

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

唐權德輿

權德輿字載之元和間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鐔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為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勳否則疆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鐔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各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臯暮以運糧使盜軍與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

宰相

卷八

二

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眾同棄則人人懼法帝深然之常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笞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辭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

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留守東都復拜太常卿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德輿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常著論辨漢所以亾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餘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云

吳伯與曰宰相李絳李吉甫議事不合而爭也權德輿漫無可否憲宗不厭二李而鄙德輿遂

宰相

卷八

三

罷相真英主哉人臣比肩事主意見難無異同所賴規弼之共成其治耳依阿苟合焉用彼相

唐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六年由學士遷戶部侍郎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吐突承璀寵方盛忌抑之及出承璀遂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初王義方媼事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權義方爲京兆尹絳惡其爲人出爲鄜坊觀察使明日上以詰絳曰人于同年

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

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將用之

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

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李吉甫常盛贊

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

文帝曰朕安敢望文帝絳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

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

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京師

宰相

卷八

四

不遠千里烽燧相接也加之水旱無年食廩空虛

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

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

醪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上

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鄜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

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絳以

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懷諫非天子不能

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

必起不相服從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博之

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勅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共擁田興爲留後

宰相

卷八

五

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叛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將士表來爲請節度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矣機會一失悔之何及吉甫言于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候其還而議之李絳復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

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交郾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

宰相

卷八

六

者果何益乎郾蔡恒遣游客說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搆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

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帝常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只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各言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

宰相

卷八

七

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百里可矣天德故人僻處確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常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帝驚曰邊兵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強諫

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常言于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上調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爲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亾求設法招撫

宰相

卷八

八

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王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命速蠲其租賦絳以足疾求免罷爲兵部尚書歷東郡留守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爲亂兵所害年六十七贈司徒諡曰貞

吳伯與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李絳亦云避嫌而棄才便非徇公二公皆正大之論也總之用人但無誠心雖割恩未必怨雖內

舉何爲私哉然絳與吉甫之相左也絳直諫吉甫圓通也顧吉甫亦賢相其云人臣不當強諫以君悅臣安爲美恐吉甫未墮落至是有謂宗閔僧儒之黨騰其謗或然也

唐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爲中書舍人宰相裴垕常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垕曰奉教事果見聽垕因曰君異時當位于此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

宰相

卷八

九

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于蔡惡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于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耶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

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鏘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奸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搆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數請罷兵故罷穆宗立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悅之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垕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常通饋

宰相

卷八

十

遺故家無美財

唐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元和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逢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儻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爲劍南川東節度使穆宗卽位召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因更詆傷度度遂外遷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

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于王守澄逢吉遣從子
訓賂注結守澄爲與援自是肆志無憚其黨有張
又新等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號八關
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
欲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黨作讖言以沮度天
子知度忠宰相之逢吉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及
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卒贈太尉諡曰成無子
吳伯與曰逢吉爲相內結王守澄以李紳爲學
士在內也恐其抑已出紳爲御史中丞紳復用

宰相 卷八

十一

令守澄譖其欲立深王遂謫已而上自禁中閱
及裴度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乃焚誦書脫
紳于死矣嗟乎此亦天啓金滕也小人虛作惡
耳

唐崔群

崔群字敦詩貝州武城人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常語宰相聽受之際不
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畧以自傲鑒
其要云何群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爲

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惡浸潤膚受之說以其難
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
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聽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
羨錢七百萬群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
紓下戶之賦時皇甫鏘言利得幸陰藉左右求宰
相群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
群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
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
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

宰相 卷八

十三

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
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
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
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
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群以是諷帝故鏘銜之
帝宰相鏘鏘卒譖罷群及卒贈司空
吳伯與曰裴度崔群爲相五坊使楊朝汶安繫
平民度等以爲言憲宗曰姑與卿論用兵此小
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只憂關東耳五坊暴橫

恐亂輦轂上卽賜朝汝死夫虎兕易格狐鼠難
薰借憲宗能去朝汝而不能用群之去皇甫鏐
反令其擠裴度崔群以去也

唐皇甫鏐

皇甫鏐涇州臨涇人累遷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
急于用度鏐哀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同平章
事猶領度支鏐既由聚斂勾剝至爲宰相雖市道
皆嗤之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極論鏐奸邪肯
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辭甚切至帝以天下畧平

宰相

卷八

十三

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鏐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
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異援故帝排衆
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納其言鏐乃益以巧
媚自固建言損中外官廩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
還詔書乃止帝勅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鏐貴售
之以給邊兵故繪陳絲觸手輒壞士怨恨聚焚之
裴度以其事聞鏐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鞞韜
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鏐啣度乃與李逢
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鏐與金吾將軍李道

吉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餌
泌藥躁怒不常官侍懼以絀崩穆宗在東宮聞其
奸妄始聽政貶鏐崖州司戶叅軍死其所

吳伯與曰鏐以措斂聚斂上結主知裴度雖攻
擊不遺餘力宜君子之不勝小人也

唐令狐楚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皇甫鏐以言利幸與
楚厚善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鏐得
罪時謂楚緣鏐以進且常逐裴度天下所共疾出

宰相

卷八

十四

爲宣歙觀察使進拜左僕射會李訓亂將相皆繫
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
三司御史不則大臣襍治內伏非宰相繫所也帝
領之開成元年上巳賜群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
臣暴骸未收怨沴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食措
積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
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贈司空諡曰文楚外嚴重
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
一不相接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

事此物邪自力為奏謝天子大要以其露事誅譴者眾請霽威普見昭洗辭致曲盡書已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諡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塋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貫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函簿以申其志

唐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初遷監察御史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

宰相

卷八

十五

利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傷首度身獲得不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宰相闔門謝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

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臨行入對延英曰王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鄆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於勇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初元濟禁偶語于道夜不燃燭酒席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聞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

宰相

卷八

十六

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眾感泣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鄆城騰奏申解全宥甚眾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于是土木浸興矣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並同平章事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程

异人品庸下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
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所可惜者淮
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
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
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帝常語度
臣事君當勵善抵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
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
徒同惡外甚顛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

宰相

卷八

十七

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
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而卒爲
异罇所構罷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召拜司徒
尋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共諷帝召李逢
吉還遂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
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遂立
景王爲嗣逢吉內結宦官外種支黨出度山南西
道節度使帝雖孺蒙然注意度度請入朝逢吉大
懼其黨張權輿作爲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

有口被驛逐以度平元濟也言度名應圖讖第據
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
其誣詔復使輔政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
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
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願養
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壽可保帝加納
爲數視朝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
文宗加門下侍郎太和四年數引疾度自見功高
位極稍詭跡避禍于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娉

宰相

卷八

十八

度勲業出爲山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俄
加中書令李訓之禍關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
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具煥
館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若易劉禹錫
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譁不問人間事堯年七十
六贈太傅諡文忠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恠無遺奏
勅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言度威譽
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事四朝
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度不信術

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吳伯與曰唐中葉宰相獨許裴度不但以才識且廣于容且衷于誠也公一下蔡而天下之望歸焉及脚河東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望若故也一屈于縛再屈于逢吉又屈于宗閔望又如故也是遵何道哉若論作用則李逢吉為相不欲討蔡而令狐楚為學士與李相比度恐內外相合以沮軍事受

宰相

卷八

十九

命之日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軍制失詞罷其內任假此除之許大識見許大力量

唐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過度乃求外遷為淮南節度使穆宗立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卒贈太子太保夷簡致顯位以直自閑未常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塋毋事浮屠

毋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吳伯與曰自謂不及裴度而求外遷又辭僕射功名淡然清至無產貲宜矣

唐王涯

王涯字廣津文宗嗣位拜太常卿復總鹽鐵政甚刻惡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權酒錢以悅眾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權茶天子命涯為使心知不可

宰相

卷八

二十

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群詬詈抵以瓦礫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絮去就以至覆宗家書名畫多與祕府伴皆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田宅入官子皆死

唐蕭俛

蕭俛字思謙嵩之曾孫也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

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
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
曲而敵怨非徒不勝人將自危是以聖王慎于兵
帝重其言常詔倭撰王承宗先銘倭奏承宗比不
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
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諠不當取帝善而
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
相俛劾播繼佞不可污台宰不許自請罷翼有感
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性簡潔以聲利

宰相

卷八

廿一

爲汙疾邪太甚孤持一槩故輕去位無所籍召終
不起以壽卒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于用
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
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請銷天下兵籍卒
遂捕亡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
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
遂復失河朔矣

唐元楨

元楨字微之河南人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傳

播樂府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其進非
公議爲士顛訾薄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朝野稊然輕笑稊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
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于深州稊所善于方言王
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
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
以便宜募士稊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
裴度曰于方爲稊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
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禠治無刺度狀而

宰相

卷八

廿二

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
不遂卒贈尚書右僕射稊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
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
罷晚節彌喪加廉節不飾云

唐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以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幽州亂楊
志誠逐李載義帝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
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
劉總挈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

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繇向載義也第
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
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時吐
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
於是李德裕上言韋臯經畧西山至死恨不能致
今以生羌二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
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
綿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疆今修好使者尚未
至遽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彼

宰相

卷八

廿三

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若東襲隴坂
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是雖
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
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他日延英詔
見宰相曰公等有意于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
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
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壅蔽下不
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
所及退謂他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

固請罷開成三年召爲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
莊恪太子薨旣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
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謂檢校司空平章事
爲山東道節度使卒贈太尉諡曰文簡

吳伯與曰吐蕃入長安數蹂躪旬掩我河西北
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禍慘矣請盟長慶也因
于南詔摧于回鶻南此不支於力而然耳豈其
真有不可解之信當時要我以河西北庭中國
數萬人使之歸我而我歸維州則信而不失其

宰相

卷八

廿四

正也或再告以天子澤及萬物不悉歸維州以
使爾盡法誅夷投之不毛我無所利正而不失
爲信也歸之而悉誅之境上於情慘於國體弱
以愚人主而阻德裕則得計矣以爲國謀而阻
將來之歸化者則禍方深也故僧孺者險心者
耳

唐李程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爲吏部侍
郎敬宗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畷

微供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拜尚書左僕射程爲人辯給多智然簡傲無儀檢雖在華客而無重望最爲帝所遇常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武宗立爲東都留守卒贈太保諡曰繆

唐王播

王播字明敷長慶初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

宰相

卷八

廿五

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出爲淮南節度使太和元年復輔政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贈太尉諡曰敬播居官以疆濟稱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十綾絹四萬遂再得相云

唐韋處厚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堂史湯鉢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擢于浮論處厚常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竇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俱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爲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剽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太和二年方奏事暴疾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

宰相

卷八

廿六

廷爭嶷然不可回奪剛於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
敢及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
性嗜學家書讐正至萬卷

吳伯與曰厚對憲誠使數語雖若與度矛盾然
一示之以推誠一示之以明法使其懷德又畏
威而潛消逆謀亦經畧大計也為國者但期濟
國即異見為同心矣

唐路隋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

宰相

廿七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
錄書禁中寧為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
刊正隋建言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
今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判定有詔摘貞元永
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久之辭疾不聽冊拜
太子太師明年李德俗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為鄭
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鎮海節度使道病卒贈太保諡曰貞

唐李宗閔

李宗閔字損之太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
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
善皆逐之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嘗國德裕入
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眾以楊虞卿張元
夫蕭濬為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帝然之宗
閔曰德裕居外久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在臣
未常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沮
不得對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用事

宰相

廿八

廿八

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恣肆附託會虞卿以
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常詆鄭覃為
妖氣今自為妖耶即出為明州刺史訓注乃劾宗
閔陰事更貶潮州司戶叅軍卒宗閔初為裴度引
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
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
是敗

唐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敬宗

昏荒遊幸狎比群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扈六箴表其一曰霄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洪也三曰罷獻諷歛求珍惟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用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作詔厚謝其意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爲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閔所沮毀不得內從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常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

宰相

卷八

廿九

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瑟琴笙竿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襍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其始臨御皆自視若堯舜一委輔相故賢者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等迄今謂之

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初德裕在西川招降吐蕃維州將悉怛謀爲牛僧孺所沮命還之至是追論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孰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鷄等城既失險阨自頃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而許奏聞

宰相

卷八

三十

各加鼎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咨詔嚴切竟令執還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竟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時帝數出畋獵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願節田遊承天意尋冊拜司空澤潞劉從諫施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討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衛國公上從容言文

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于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亟迺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

宰相

卷八

卅一

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知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于時武宗初立仇士良譖宰相楊嗣復李珣等謀他立上命誅之德裕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寬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朱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

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寬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皆舞蹈上召升坐具語嗣復等初謀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遂皆重貶德裕常奏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

宰相

卷八

卅二

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內虧傷人倫鼻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因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州刺史上佐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常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其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

車轍滿矣帝不聽竟以是崩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髦髮爲森豎翌日罷爲荆南節度使復爲諸宵所譖貶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任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

宰相

卷八

卅三

吳伯與曰武宗削平僭亂比迹元和德裕之功也其動中機宜不可勝述只議所在將帥勅監軍不得預軍故將帥得施謀畧則杜黃裳裴度之伐蜀討蔡策無踰此矣對武宗曰先帝于大臣好爲形迹臣等有罪陛下當向詰之小則容改大則加譴庶君臣之際永無疑間此切中人主猜疑之敝也若尊國勢振主威倍履裴晉公乃其訛太尉之賞浮則不聞以司徒匹者譏平泉之觀侈則不聞以綠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

李以術裴以客李以忤耳史稱其一飯必報唯眦必鬪豈意回擠而致之死地者素所恩薦之敏中耶嗚呼才至文饒不得稱賢相以比于晉公惜矣

唐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從父逢吉方留守思復用而訓與鄭注善注方得幸於王守澄乃付金幣百萬使厚結注注喜介之謁守澄并薦於帝時宦尹益橫帝愈憤耻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無仗節死難者注

宰相

卷八

卅四

陰知帝旨屢建密計引訓叶力又皆以守澄進放與之謀其黨不疑遷訓翰林侍讀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聲勢烜赫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于是有隙訓注與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復以計白罷守澄賜鴆死凡元和逆黨幾盡遂以訓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訓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下險惟士微取富

貴皆流以爲資訓又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
人皆惑之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訓復忌之
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刻注與訓謀至
鎮選壯士數百爲親兵王守澄壅于澧水注奏請
入護喪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
盡集澧水送喪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
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則注專有功時命郭行
余爲邠寧節度王璠爲太原節度令兩人以赴鎮
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

宰相

卷八

卅五

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與與其謀十
一月壬戌金吾將軍韓約奏其露降金吾左仗樹
帝輦至含元殿詔宰相群臣往視還訓言非其露
帝曰豈約妄邪顧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因
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
丹鳳門外穀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邠寧
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士良等至伏
所惟之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良士等驚走曰惡
矣上當還內御扶帝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

歲百官駭愕散出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五百
挺兵出捕訓注及黨與盡殺之流血成渠

吳伯與曰訓旣得志獎拔狂險貶竄正人矣又
取累朝耆舊如裴度令狐楚鄭覃者引居崇秩
陽用君子以塞天下之口陰用小人以執天下
之權謀甚狡情亦易見矣其誅宦官也何至以
其露之有無請天子臨觀且視其露者固多亦
必有不往視者宦官會葬者固多亦必有不往
送者其可得而盡誅耶甚矣小人之奸而愚也

宰相

卷八

卅六

唐李石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累進戶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人所
撓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仇士良等往
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
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應縮不得對氣稍奪縉紳
賴以爲疆他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陞帝喟而嘆石
進曰陛下之嘆臣固未論敢問所從帝曰朕嘆治
之難也石曰陛下盛德日新向所以疾戾震驚者

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處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帝常顧鄭覃曰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王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疆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當觀得失于前日

宰相

卷八

廿七

引月長以齊堯舜不止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轆而騎台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僊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

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臥家固辭位始訓注亂權歸闈豎天子畏偏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徇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疆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遂罷去恨憤卒贈尚書右僕射吳伯與曰石可謂徇國不畏近倖者矣用韓翃而坐賊繫獄也曰臣始以棚曉錢穀故用之不

宰相

卷八

廿八

私心進私心庇者乎

唐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徃徃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慰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

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奸臣數千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鑄授人時用郭遠爲切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遠果坐賊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善專詆嗣復天子惡其太過罷拜華州刺史武宗卽位召還復相以足疾乞身罷爲河中節度使卒

吳伯與曰文宗之末宰相數人分爲二黨鄭覃陳夷行一黨楊嗣復李珣一黨覃等欲用嗣復

宰相

卷八

卅九

等阻之嗣復等欲用覃等阻之議論爭而不一國是淆而莫定欲希房杜之治難矣

唐楊嗣復

楊嗣復字繼之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濟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鄭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他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

事情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斑彪王命論有

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帝曰然又問天后

時有起布衣爲宰相者未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

用刑輕用官自爲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

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請延英

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

月付史官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

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

珣同進臣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從此闔門

宰相

卷八

卅九

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建言

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

異汰去批滓者菁華乃出未幾帝崩武宗立相李

德裕而罷嗣復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

唐李珣

李珣字待價爲戶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

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

議論朋黨益熾矣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

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

斷珽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于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于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實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珽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珽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

宰相

卷八

四十一

此耳帝頗向納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立珽曰帝既命陳王矣及武宗卽位人皆爲危之珽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珽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珽請卻之以示四方終以議所立貶昭州刺史宣宗立遷淮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諡曰貞穆

唐鄭肅

鄭肅字又敬其先榮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

根柢第進士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官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旣而太子母愛弛爲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爲動容然內寵方熯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于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徒使有大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卽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

宰相

卷八

四十二

節度使卒贈司空諡曰文簡

唐崔絃附子沆

崔絃字台碩博州人宣宗初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絃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宸是時魯爲刑部侍郎絃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爲河南尹他日帝語絃曰魯去矣事由卿否絃惶懼謝罪久之出爲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卒于官子沆

沈子內融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廷百僚就班修慶大風雨電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求易定節度沈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執不可盧攜專政而黃巢勢寢盛沈每議裁遏多爲攜沮抑賊陷京師匿張直方第遇害

唐白敏中

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祖弟也宰相李德裕言其

宰相

卷八

四十三

有器識卽日知制詔召入翰林爲學士進承旨宣宗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裕貶敏中詆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崔絃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黨頊數寇邊絃言宜得大臣鎮撫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使招撫制置使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餞懿宗立召拜司徒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未幾加中書令自裴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卒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

逐諫臣怙威肆行諡曰醜

吳伯與曰李德裕忌白居易之進以敏中代之及德裕失勢又爲敏中所排德裕私也宜旻李化爲棘荆矣敏中操戈入室得無更甚乎

唐崔慎由

崔慎由字敬止聰警疆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宰相

卷八

四十四

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琢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蹀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各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胤別傳

唐周墀

周墀字德升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他事以廣父
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
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輝言宰
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
不與繇是妾進者少妾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
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輝對不合旨罷爲劍南
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輝以
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
卒贈司徒

宰相

卷八

四十五

吳伯與曰輝入相問于韋澳澳曰願相公無權
蓋官賞刑罰與天下其可否勿以已與何權之
有此平治之理藏身之道而惜其多未能也

唐魏謩

魏謩字申之徵之五世孫也以戶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麤治惟東宮未立不早
以正人傳道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爲
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
謩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河東節度使李業殺

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人無敢言者謩奏徙
滑州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玉
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他狀投曙嶺外
慶免謩引律固爭卒論慶死卒贈司徒謩爲宰相
議事天子前他相或委抑規諷惟謩謹切無所回
畏宣宗常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
剛正爲令狐絢所忌讒罷之

唐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進

宰相

卷八

四十六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
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畧他議事有所
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
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
三舟檝債敗吏乘爲奸休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衰
能者謫怠者勅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
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百二
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閤若茶取直因視商
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

賦商人秉政凡五歲罷卒贈太尉休不為職察行所治吏人畏信爲人蘊藉進止雍閑宣宗常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

吳伯與曰休雖歷簪纓寔能解脫禪理况繩以儒檢猶然吏人畏信固非徒襲糠粃無關究竟者矣

唐馬植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

宰相

卷八

四十七

科補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爲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會昌中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爲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位自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贇最爲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贇善至通昭穆元贇以賜帶遺之他

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武節度使卒

唐劉瑑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悞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未幾以

宰相

卷八

四十八

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問帝視案上歷調瑑爲除擇一今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卽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繇是罷宰相俄而瑑大病加工部尚書拜臥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

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象以各節自將凡
議論處事不私趨于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

唐楊收

楊收字藏之懿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
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
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蠻不能支又時食
汎舟餉南海天子加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
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為夸侈中尉楊玄介得君

宰相

卷八

四十九

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介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
餉數千誘收不能從玄介以負已陰加毀短知政
凡五年罷尋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

吳伯與曰收性奢靡嫁女于左丞裴坦器用飾
以犀玉坦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毀之收竟以
賜死也固財為崇哉

唐曹確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累拜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確通儒術器識方重動修法

度時帝薄于德昵寵優人李可及憑恩橫甚人無

敢斥遂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

百四十三調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

襍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

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

爭卒投光州長史今位在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

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確居位六年進

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為鎮海節度使徙河

中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

宰相

卷八

五十

唐路巖附韋保衡

路巖字曾瞻魏州冠氏人懿宗咸通初以兵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
已乃通路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
勢動天下時日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
畏也既權侔則爭故與保衡相惡俄罷巖為劍南
西川節度使委事親吏遼咸姦恣軍中驚有異
圖怙怙遂聞京師巖坐是貶新州刺史詔賜死
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

公主王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恩禮最異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王至是始再蕃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特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卽擢不悅擠之逐楊收傾路巖人皆側目俄爲怨家白發陰事罪賜死

吳伯與曰二人同相時目其黨如鬼然則巖罷而路人以瓦礫相擲非驅鬼耶巖謂其所擢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曰向來宰相出

宰相 一八卷八

五十一

無例發人防衛嚴有慙色其後二人相繼賜死鬼何苦巧弄伎倆也嚴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咸者嚴之親吏也近事亦頗有之可恨哉

唐劉瞻

劉瞻字已之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謂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卽自上疏固爭以爲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

陛下洵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卽日賜罷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持爲讒擠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辭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

吳伯與曰諫官不言而獨言之忠矣凡忠者未

宰相 一八卷八

五十二

有不完潔也宜罷相而人惜復相而市人率錢顧百戲以迎也較路巖之瓦礫相擲何如一迎一送賢否在人情矣

唐王鐸

王鐸字昭範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超拜司徒韋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縉紳賴焉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破江陵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群盜

帝卽以鐔爲侍中荆南節度使以無功而貶尋從天子入蜀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鐔檄至號令毅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蹙後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一徙義昌節度使鐔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伏兵刦之鐔及家屬皆遇害

宰相

卷八

五十三

唐崔彥昭

崔彥昭字思文僖宗立授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苑蕭邁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不至苛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常見凝疑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勅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

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苑嶺南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榮陽人僖宗立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禁百官僕吏不得擅入宰相府交廣邕南兵奮取嶺北五道米徃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

宰相

卷八

五十四

黃巢勢浸盛據安南謄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羈縻之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畋曰巢之亂本于饒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卽几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和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

可卽抗論至相詬謾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巢陷東都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冲無令得西向詔進同平章事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懦弱縱步騎鼓而前陣未整伏發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璠遁去擒璠子斬之威動京師傳檄天下四方調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

宰相

卷八

五十五

至遠近威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召至行在復拜畋司空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不肯令孜敬瑄內常衛之畋請以散官養疾乃罷政事及卒贈太傅諡曰文昭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吳伯與曰鄭畋出將有破賊之功入相有運籌

之益功成身退始終倭倖唐末諸相畋最優焉惟是留鎮鳳翔徵兵響應乃高駢不肯一騎渡淮使畋與楊復光獨拊無聲駢罪大矣畋猶草詔微譏之其受其上表詬厲幾于無紀也已

唐盧攜

盧攜字子升累進戶部侍郎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攜姿陋而語不正初王僊芝起河南攜表宋威爲招討使威無功賊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道爲都統攜不悅時黃巢勢張甚表求天

宰相

卷八

五十六

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與鄭畋爭而罷會駢將張璠破賊復召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卽按關東諸將爲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瞶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璠戰死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仰藥死巢入京師斷棺磔尸

唐蕭遘

蕭遘字得聖復之孫也累擢戶部侍郎僖宗入蜀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玉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田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遘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事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他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敗王師帝驚幸鳳翔朱玫起邠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玫調遘

宰相

卷八

五十七

曰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遘曰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或未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煊而召遘作冊遘苦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遘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煊罷遘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遘雅隙乃劾常為偽臣即賜死

唐孔緯

孔緯字化夷昭宗即位進加司徒封魯國公進兼

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疏暴人也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台史白已謝當斑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斑快快去他日見緯以為言緯曰固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斑見宰相以宰相為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慚縮不敢言張濬將伐太原帝不決以問緯緯助濬請濬既敗坐傳會出為荆南節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為請乃屏居華陰更召輔政會天

宰相

卷八

五十八

子出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大尉吳伯與曰昭宗之世法紀陵夷緯面折李順節斑見百僚又面詰楊復恭云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非反而何朱全忠搃鎮求領鐵鹽緯謂其使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緯持法正紀以挫兇豎強藩可謂凜凜無愧家風矣但助張濬討賊而不知濬倚全忠之勢以甘心于復恭則謀畧疎也

唐韋昭度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于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保昭宗即位進太傅王行瑜求為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常授之固辭免况行瑜乎行瑜怨會用李磻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為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磻叶力

宰相

卷八

五十九

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闕下收昭度于都亭驛殺之行瑜誅乃追贈太尉

唐杜讓能

杜讓能如晦七世孫遷兵部尚書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間開嶮澁讓能未常誓去側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時嗣襄王煊即偽位強藩大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衛兵徃徃乏食君臣搏

手無他策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

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官吏多汗偽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脇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及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寢強恃有功不奉法上章語悖慢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襍市人候其歸第投瓦石擊之走而免帝愈怒捕首惡誅之出兵之意愈堅讓能諫帝願少

宰相

卷八

六十

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且曰陛下欲消滌僭慢剛王威陷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况時有所未便他日臣蒙蠹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覃王為招討使昭緯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預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泣下不能已茂貞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帝痛之後贈太師吳伯與曰晁錯議削七國為袁盎所中送首以

解杜讓能請討汴岐二鎮爲崔昭緯所中賜死
以解二事冤憤同也然讓能曾預言之又自請
死以舒難寃甚于錯矣

唐張濬

張濬字禹川樞密楊復恭薦之累遷戶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濬始繇復恭進復恭失權更依
繇令收故復恭特銜之昭宗卽位復恭持援立功
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畧善處大計
乃復見委信常問致治之要對曰在疆兵兵疆天

宰相

卷八

六十一

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濬
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禹富天資英特
內逼宦臣外迫疆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
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上言先帝幸梁繇
李克用與朱攻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爲犄角
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
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不決孔繹曰濬言萬
世之利幸聽勿疑乃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
置使爲太原將李存孝所敗詔貶濬瀋州司戶參

軍全忠爲申救詔聽使使後全忠欲募使人夜殺
濬屠其家

吳伯與曰濬雖小有才固小人之篤也濬欲倚
朱全忠之勢甘心於楊復恭及仗鉞專征全忠
及諸鎮皆不出兵復恭又從中阻其望風而潰
也機事不密未有能濟者矣

唐崔昭緯

崔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昭宗時以戶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疆諸

宰相

卷八

六十二

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鋌事王行瑜邠寧
幕府每他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已必使鋌
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已則陰阿助之時帝室微
人主若贅疣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
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爲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
激使稱兵向關遂殺讓能後又導三鎮兵殺常昭
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罷昭緯爲右
僕射復請朱全忠薦已又厚賂諸王爲所奏貶樞
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

之誕亦誅

唐崔胤

崔胤宰相填由子也喜陰計附離權驪宰相崔昭
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
罷為武安節度使陸扈當國胤素厚朱全忠委心
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扈
內官景務修朱道弼專國胤深惡之中人不睦胤
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為清海節
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奸及是外除又

宰相

卷八

六十三

意搏排已令全忠露劾搏交勅使共危國當誅胤
不可離輔弼之地表連上上不得已還胤同平章
事貶搏官賜死於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繇是權
震天下宦官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
季述幽帝東內罷胤胤趣全忠以師西問全忠乃
遣將攻河中掠晉絳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頗怒
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割布帶手書以通其意德
昭遂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以功進輔政寵遇無
比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周華中尉韓全誨恐胤道

全忠剪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幸鳳

翔胤怨帝見廢召全忠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

鎮胤為全忠數畫圖王計全忠引還屯河中胤迎

謁渭橋奉觴為全忠壽搏板自歌以醺酒帝幸全

忠軍復拜平章事兼判六軍諸衛事胤遂奏朝廷

徵弱禍始中人請悉罷神策諸司於是中外宦官

悉誅帝動靜一決於胤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

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京

師迫李茂貞請募軍為備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

宰相

卷八

六十四

密表胤專權亂政請誅之即罷胤令忠全其子友

諫以兵圍胤第殺之遂勝帝遷洛先是全忠雖據

河南未敢決移國及胤亂間內隙與相結得取朝權

以成強大終亾天下胤身屠宗滅

吳伯與曰宦官之誅也何進行於漢成董卓之

兇崔胤行於唐啓朱温之篡何也欲剗狐兔先

引豺虎社穴室而負囑成耳且召朱温之亂者

胤也昭宗未弒胤先為温所誅成朱温之篡者

柳璨也唐祚未移璨先為温所滅謀之不臧先

已滅及身家負國賣君者可以鑿矣

唐鄭綮

鄭綮字蘊武善爲詩多侮刺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爲左散騎常侍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叶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

宰相

卷八

六十五

仲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遜讓不許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詆諧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吳伯輿曰綮初相而驚恠固辭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爭持黨與綮致仕速去退甚明也况侃然守道又無復風昔之詆諧耶黃東發曰自知能相而相者伊尹自知不能相而不相者鄭五不能而強以爲能滔滔者皆鄭五罪人也旨哉言乎

唐王搏

王搏字昭逸宰相方慶裔孫也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群宦不平構藩鎮內脇天子搏曰關人盜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搏並位素忌搏明達有謀卽劾搏爲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搏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政卽諧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將危社稷

宰相

卷八

六十六

全忠因顯疏其尤貶崖州司戶叅軍事賜死藍田驛

唐陸扈

陸扈字祥文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嗣覃王以兵伐鳳翔扈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爲他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扈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賤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帝密語韓偓曰外言扈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

僎曰陛下反正屢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
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喜乃縊言也帝遂
悟累兼戶部尚書尋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
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展濮州司
戶叅軍殺之白馬驛

唐柳璨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
有裴樞獨狐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

宰相 一八 卷八

六十七

璨內以為怨朱全忠圖篡殺宿衛士皆汴人璨厚
結之與蔣玄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
皆歸之天佑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
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
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讐獨狐損等二十餘
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
於九錫全忠怒罵玄暉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
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脇哀帝宜揖讓以授
終璨為冊禮使而全忠恚璨皆已流崖州尋斬之

臨刑悔叱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唐朝宰相卷之八終

宰相

一八 卷八

六十八

五代宰相卷之九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後梁張文蔚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陳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救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始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頗孝悌開平二年太祖此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

宰相

卷九

射

後梁楊涉

楊涉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持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羅網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

後梁敬翔

敬翔同州馮翊人也朱溫篡梁翔謀為多及即位改唐樞密院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深沉有大畧從溫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寢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溫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溫意悟多為改易溫死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懇其圖已不使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以

宰相

卷九

二

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河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深恩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及王彥章敗於中都末帝懇召段凝于河上時梁精兵悉在凝軍疑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卿其教我

我當安歸翔曰陛下初用疑臣已爭之今疑不
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
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凶若臣相向慟哭翔與李
振俱為溫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群臣李振喜
邀翔欲俱入朝見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
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
自縊而卒

吳伯與曰梁舊臣有翔主不能任也使趙張等
納賄蠹政而紀綱弛使段凝以空國之師翽

翔河上而藩籬外撤欲不亡得乎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莊宗為晉王崇韜為中門
使甚見親信及即位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
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
望見彥章為壘以絕唐軍意輕之引短兵出戰大
敗而歸莊宗用崇韜計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
地六日壘成彥章來攻莊宗迎擊大破之崇韜曰
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

願陛下分兵守魏圍揚劉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
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
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韜曰古者命將
鑿凶門而出况成養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
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于魏夜渡楊劉從鄆
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
拜侍中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
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職位
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

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懼禍及謀之故人子弟
皆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為皇后而
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
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
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讒間其可動手
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
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
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即今藩鎮諸
候多梁舊將皆至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

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優詔不允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及征蜀明宗爲大將崇韜爲副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崇韜因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王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後宦官聞語劉后誣其有異志后言於帝請誅之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央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

宰相

卷九

五

不得已召殺之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吳伯與曰崇韜以天下爲己任于嬖倖邀求多所摧抑又好甄拔流品引用浮華佞幸疾之勳舊怨之久矣乃統兵伐蜀志在貨賄固已令人難耳柰何與魏王繼岌爲誅夷宦寺之謀以淺謀構深讐也不善處權不善處利不善處小人

崇韜有焉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也少事明宗詔議大計皆重誨決之卽位累加侍中兼中書令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瀟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矯詔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

宰相

卷九

六

皆不能詰也定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重誨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宿州進白兔重誨却而不進白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至醴泉縣縣令劉知章出獵不特給馬械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類此重誨

既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巖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自請討璋而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焚踏道路者不可勝數由是讒言交構重誨及二子皆見殺

吳伯與曰唐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奏選文學之士備應

宰相

卷九

七

對而端明殿學士之設有宋因之明宗君臣可謂彬彬右文矣然重誨無識人也朱弘昭固誦事重誨而籍庇者重誨被譖經弘昭鳳翔建節之地昭始而慙慙知其被讒而密奏重誨怨望昭固反復嗜利重誨亦何暗耶殺身宜矣

後唐豆盧革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莊宗在魏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卽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間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

爲尚書郎諱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革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數萬人莊宗手書問革說革不能對第曰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莊宗崩革

宰相

卷九

八

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候命數日未得遽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於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天成二年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

後唐盧程

盧程當莊宗議擇宰相以唐時名族遂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

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肯少尹任園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園夜馳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後唐任園

宰相

卷九

九

任園京兆三原人敗梁破魏園多有功明宗嘉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謂重誨曰太常卿崔協可園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蕪合之丸而取蠅螟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園

與重誨交惡自協始重誨常過園園出效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遽求罷職乃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愍帝卽位贈太傅

後唐趙鳳

趙鳳幽州人天成四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許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嶠久

宰相

卷九

十

不遷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卒因事流之振武天下寃之及安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卽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因指殿屋曰此殿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所扶持也若拆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奸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居

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後晉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石敬瑭辟掌書記敬瑭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使維翰為書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敬瑭篡位維翰漸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

宰相

卷九

十一

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于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罷維翰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兵內逼維翰求見帝帝方調鷹于苑中不暇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德光犯

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母絕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殺之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吳伯與曰晉之得虜力也以維翰之謀受虜擊也以不用維翰之言當時馮玉李彥韜擅權于內杜威李守貞將兵于外而維翰東之高閣後杜李降虜于境上馮李降虜于國門維翰自盡

宰相

卷九

十二

矣任事者何人死節者何人言之切齒

後漢蘓逢吉

蘓逢吉京兆長安人高祖建號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己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蘓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市權詢者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承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承吉故秦王從驥子家

世當有奇貨使人許以一州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使楚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許以一州筠快以其囊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此高祖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不悅誘人告崧誣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隣保皆族誅數因酒辱周太祖于軍中太祖定

宰相

一八卷九

十三

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

後漢史弘肇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以起義之功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禳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

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肋折足之刑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後被譖與邠王章等俱族誅

後漢楊邠

楊邠魏州冠氏人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

宰相

一八卷九

十四

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于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祭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

殺

後漢王章

王章魏州南樂人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為省耗繆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兵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

宰相

卷九

十五

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民有犯鹽禁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後周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世宗即位遷北部郎中獻平邊策累遷端明殿大學士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晏于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

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朴謂江淮為

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特外親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識當世之務至于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談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文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

宰相

卷九

十六

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于世宗凡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朴留守時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取并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卒

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
贈侍中

吳伯與曰朴攻取戰勝及議刑法定律曆皆通
才也曰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深于道矣蓋
五代人才所僅見者

五代馮道

馮道瀛州景城人也莊宗卽位充翰林學士道爲
人能自尅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
中爲一茅菴不設床席臥一束芻所得俸祿與僕

宰相

卷九

十七

斷同噐飲食怠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者以遺
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明宗卽位
雅知道曰真吾宰相也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
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
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
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薛夷中田家詩其言
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
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

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仁義者王之寶也故曰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嘉納之道相明宗十

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道
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晉滅唐道
又相晉高祖高祖崩道相出帝契丹滅晉道又事
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
不能對諫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
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
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相

宰相

卷九

十八

周太祖道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
益以舊德自處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
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
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滅夷中國之人者賴
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逼
推戴左右惶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視喪君
亾國未嘗屑意當是時戎夷交侵生民倒懸道方
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
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

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切諫以爲不可世宗卒自將擊旻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塋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諡文懿

吳伯與曰歐陽修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

宰相

卷九

十九

以爲榮可謂真無廉耻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噫鄙之者極矣然五代之亂相乘臣子不幸而當其代計遠不及十年而死近不及三載而死內不免以帷幄死外不免以節鎮死徼而兵死野而盜死不知何以處死也馮道歷相十餘君而不死何故哉遇治則入遇亂則出入則必相出則巨藩位三公爵真王而卒以令終非賄免也非阿諛取容也又非有布衣之故也被蓋得莊老之術而善用之夫不忤不畏不名不術推

分任真此六者莊老之所貴也而夫子之所謂似而惡其爲鄉愿者也世之重貶道者豈以道不死哉人臣亦必有擇而死宜爲道寬一線矣

五代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力也累拜中書令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梁亡莊宗入汴勞全義曰卿家弟侄幸復相見宴犒盡歡莊宗滅

宰相

卷九

二十

梁欲掘梁太祖墓斷棺戮尸全義以爲梁雖讐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鑿去墓闕而已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卒諡忠肅

五代王峻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周太祖入立拜峻右僕

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旻攻晉州峻
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至陝州留不進太
祖遣使者翟守素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
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
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盖有待爾且陛下新卽
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充州
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
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太祖遽自
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從討慕容彥超爲

宰相

卷九

廿一

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
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
于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
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
由是益橫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
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
之又請用顏術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
退宰相豈可倉卒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
太祖未食峻爭不已太祖見馮道泣曰峻陵朕不

能忍卽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

五代李琪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未帝時爲尚書左丞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頊同爲宰相頊性畏慎
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
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頊言多沮頊常倚
撫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頊所
發未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
子少保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
亦以此自召爲人少持重不如進退故數爲當時
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宰相

卷九

二十二

五代鄭珪

鄭珪唐宰相縈之諸孫也未帝時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未帝惶恐
不知所爲召珪問計安出珪曰願得陛下傳國寶
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未帝曰寶固
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珪俛首曰但恐不易
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珪率百官迎謁道

左敗萊州司戶叅軍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欲幸鄴都獨珏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切諫乃詔罷其行珏又稱贊以爲宜罷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聾乃拜右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吳伯與曰珏詐降之語真可絕倒嗟夫盛世太平之相倅遇患難恐方畧之類此者比比矣

五代李愚

宰相 卷九

廿三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任園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氍毹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聞帝已出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請頒唐六典示百司州縣貢士作鄉飲

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卽位有意於治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吳伯與曰愚誠無經濟才謂之粥飯僧固宜然其貧至無屋又欲依古以創禮其清儉好古何如彼納賄招權趨時附談欺君買國又餓鬼畜生道粥飯僧方之懸矣

五代劉昫

宰相 卷九

廿四

劉昫涿州歸義人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帝入立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勾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徃時吏幸積年之負益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昫性少容恕李愚素剛介遂相詆詆訴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揚言其事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爲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

宣麻罷胸相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契丹犯京師胸以目疾罷爲太保是歲卒

五代盧文紀

盧文紀字子持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

宰相

卷九

廿五

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閣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卒贈司徒

吳伯與曰五代謀國之臣如馮道文紀以君爲奕棋以國爲傳舍幾無復有人心矣

五代馬胤孫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廢帝入立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議論不開

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周廣順中卒

吳伯與曰胤孫爲相許多疑滯又罕接門客時因爲三不開謂口印門也夫廟堂任職之臣一不開不可也何待三雖然猶勝招權納賄構黨

宰相

卷九

廿六

饒舌者

五代姚顛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得盧文紀及顛乃拜顛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齟齬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春季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顛與文

紀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往往邀宰相喧訴不遜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顯爲戶部尚書卒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賙贈乃能斂聞者哀憐之

五代和凝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先人

宰相

卷九

廿七

者所以奪八也請爲宣勅十餘道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卽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等討之從進謂高祖已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途敗走出帝卽位加右僕射顯德二年卒贈侍中

吳伯與曰石晉時凝爲學士署門不通門客夫五代學士之職密於宰相乃國大臣也故張誼致書勸之以爲切近之職拒絕賓客如負國何

此言識大體矣

五代馮玉

馮玉字景臣定州人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進用累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決于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決玉爲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謔笑自言願得持晉王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宰相

卷九

廿八

五代宰相卷之九終

宋朝宰相卷第十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宋范質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周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從征高平還加司徒弘文館大學士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奸世宗特命詳定是為刑統世宗不豫入授顧命恭帝嗣位封蕭國公及太祖北征為六師推戴自陳橋還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太祖對之嗚咽流涕具

宰相

卷十

乙

言擁逼之狀軍校羅彥環舉刃擬質曰我輩無王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叱彥環不退質不知所措乃與溥等降階受命宋初加兼侍中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具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多寢始廢坐論之禮軋德初帝將有事園丘以質為大禮使質討論舊典定南郊行禮圖上之帝尤嘉獎由是禮文始備質自為序禮

舉進封魯國公二年九月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

子旻勿請謚勿刻墓碑太祖聞之為悲惋罷朝贈中書令初質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相誠如其言不學何術以處之後從世宗征淮南詔令多出其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朝廷遣使視民田按獄訟皆延見為述天子憂勤之意然後遣之世宗因事怒實儀罪在不測質叩頭泣下曰臣備位宰相豈可使人主暴怒致近臣于死地世宗即遣赦儀

宰相

卷十

二

質性下惡好面拆人以廉介自持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貲太祖曰真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爾

吳伯與曰遺戒勿請謚豈自反移禪時與陶穀共事耶此不可及也矣其身後各者愧矣然宰相面取進止命坐之禮則廢自范質始

宋王溥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初為端明殿學士周祖疾

華召學士草制以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畢周祖曰吾無憂矣即日崩世宗將親征澤潞馮道力諫止溥獨贊成凱還加兼禮部尚書世宗將討秦鳳求帥于溥溥薦向拱事平世宗因宴酌酒賜溥曰爲吾擇帥成邊功者卿也恭帝嗣位加右僕射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及卒贈侍中謚文獻溥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顯位者甚衆溥在相位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旣得請大罵溥曰我筋

宰相

三

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槩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溥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蘓冕會要及崔鉉續會要補其闕漏爲百卷曰唐會要又采朱梁至周爲三十卷曰五代會要有集二十卷

宋魏仁浦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周世宗拜爲檢校太保樞密使從平壽春進爵邑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初世宗欲命仁浦爲宰相議者以其不由科第世宗曰古人爲宰相者豈盡由科第耶遂決意用之恭

帝嗣位加刑部尚書宋初進位右僕射開寶二年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我一杯酒仁浦奉觴上壽帝密謂之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遠不達惟陛下慎之宴罷就第復賜上尊從征太原遇疾卒贈侍中仁浦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初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屢譖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爲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世宗朝近侍有忤上至死者仁浦力救

宰相

四

之全活者衆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上言俾隸諸軍軍中無濫殺者謚曰宣懿吳伯與曰范質廉而有法王魏寬而有禮且於宋有佐命功然欠周世宗一着矣

宋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徙河南洛陽太祖卽位以佐命功授樞密直學士及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不出夕

之間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百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五年春加右僕射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開寶六年帝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于普

宰相

卷十

五

及海物十饒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居又營邸店規利于是普恩益替未幾出爲河陽節度太宗卽位召拜司徒兼侍中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濫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遂以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陳利用多變身之術

蒙恩恣橫居處服玩皆借乘輿宮殿之制普廉得力于上前發之曰此臣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于商州及普卒上聞之震悼賜諡忠獻初太祖微時普從之遊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不足言之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

宰相

卷十

六

十篇也普剛毅果斷嘗薦奏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以其人奏太祖怒碎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選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選官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命允初昭獻太后不豫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廷而廷美復傳德昭命普于榻前約誓書藏金匱後

太宗以傳國意訪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于是廷美遂得罪謫居西洛尋詔房州安置廷美憂悸卒大爲太宗盛德之累由普學力有限心猶患失君子惜之

吳伯與曰昔成王幼周公長且聖武王不敢傳弟而傳子恐生亂也趙普當太后遺命之時直以此義陳之知有奉德昭可也卽不然直言晉王有擁立之功先付長君以定大業廷美不必及亦可也捨此不言依違兩可致德昭自裁德

宰相 一八 卷十

七

芳天拆晉邸舊僚上告廷美陰謀普請自備樞軸以察機變又次骨盧多遜之毀已思中傷以交通于是廷美之身不保而太宗之眷結矣普爲一代宗臣之寇寧不媿死且以厚賄通錢俶以忌才出宋琪以欲取幽周沮抑曹翰而貽金元之禍以喪社稷普之涼德多矣

宋薛居正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開寶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從平晉陽還進位司空因進丹砂遇毒卒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氣貌環偉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爲相任寬簡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參政至爲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

宋沈倫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倫清介醇謹車駕每出多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

宰相 一八 卷十

八

夏坐室中恣致蝻啗其虜童子秉箠至輒叱之箕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讓田倫乃爲閻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縉紳非之及卒贈侍中謚曰文吳伯與曰王全斌等入成都競取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豈其中無所得者

宋盧多遜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
有謀畧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
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
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服焉先是多遜知
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皆攻普之
短未已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復爲相普屢諷
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嘗遣堂吏
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坐大逆不忠流于海外
初多遜父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

宰相

卷十

九

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
日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
其識多遜卒於流所

吳伯與曰多遜固爲普而死然遜諳普矣諳李
昉矣又忌宋琪矣蓋險薄人也

宋曹彬

曹彬字國華直定靈壽人太祖平定天下多彬功
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議征
太原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

枯拉朽爾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彬在
朝廷未嘗言人過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
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見
公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每日閉閣宴居
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矣雖霜雪不
易如此者凡八年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
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
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
帥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

宰相

卷十

十

戮一人其所居堂壺敞壞子弟請加脩葺彬曰時
方交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討
蜀時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
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
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薨謚武惠

吳伯與曰國華廉仁有將德其居功退讓識量
在寇萊公上蕭相國田宅自污更無愧矣

宋宋琪

宋琪字淑寶幽州薊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出鎮

瑛遂與李昉同拜平章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卽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卽無不亂卿等慎之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磴因謂侍臣曰此水出于山源清冷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因地脉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會詔廣宮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宮邸上覽奏不悅禹錫陰結琪欲因白請盧多遜舊第上益鄙之廣

宰相

卷十

十一

南轉運正延範祺妻高氏之親也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其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其素好詭譎無大臣體罷之後復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屢言邊事中帝旨進拜右僕射琪在相位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拆之以是取怨于人及卒贈司空

吳伯與曰帝嫌其好詭譎人怨其面拆求請琪亦非戲狎無骨幹者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涿州饒陽人太平興國中命叅知政事趙普出鎮昉遂與宋琪俱拜平章事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旣困于戎馬河南生聚復擾于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旣

宰相

卷十

十一

頒難于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黠募人情若有不安卽須小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群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修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稱之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爲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客雅厚張洎而薄張昺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昺期望必詣昉或謂昺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昺曰我爲廷尉日李方秉政未嘗一有請

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
多遜屢譖昉于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
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君常毀卿一
錢不值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昉居中書曰有
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
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
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
恩歸于上若不用之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
道也及卒贈司徒諡文正

宰相

卷十

十三

吳伯與曰用賢使恩歸于上不用亦不致取怨
其厚耶且恕耶余觀雍熙舉進士昉子宗諤蒙
正弟蒙亨皆入試太宗恐人以爲私罷之太宗
不以其故損恩二賢不以其故損名則無成心
焉爾所以爲太平君臣也

宋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初叅知政事入
朝堂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陽爲不聞
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

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爲愈也時
皆服其量李昉罷相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
章事蒙正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
不可上嘉其無隱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
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
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臣男始離襁
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補之自是
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
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

宰相

卷十

十四

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嘗
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生靈凋喪朕躬
覽庶政萬事粗理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
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
都城外不數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
遠蒼生之幸也同列多其直諫上嘗欲遣人使朔
方諭中書選才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各上上不
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蒙正曰
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不欲妄隨

人主意以害國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
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真宗卽位進左僕射會
營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
餘萬以助用塋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景
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陞辭命二子披以升殿因言
遠人講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
爲念上嘉納之後上過洛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
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
推官宰相才也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

宰相

卷十

十五

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
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卽復紳官
蒙正不辯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
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
不辯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
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
吳伯輿曰蒙正雅量忠實其子止照制授九品
京官何泊如也帝問其罷相望復位否倪若水
對以蒙正夙望驟登不爲忝冒今亦不聞鬱抑

此若水之實語亦以微諷帝也公夾袋中有冊
子四方人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
一人而數稱之則斷以爲賢朝廷求賢取之囊
中故百官各稱職又可爲相道用人之法矣

宋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宛句人太祖幸西都齊賢以
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
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
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

宰相

卷十

十六

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
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
榜盡與京官淳化二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庾欲求補外
貽業與叅政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于沆沆爲請
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
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詰責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
責卒罷徙外州真宗卽位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

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尋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又進左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及薨贈司徒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

宰相

卷十

十七

喜提獎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為塋河南縣吏為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吳伯與曰齊賢明敏果斷說者謂類趙普其為同列所累而竟不言也恐普未如矣然考樞密小牘云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

太醉此亦里巷之公論也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太宗擢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叅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叅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位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下每獨召便殿語必移容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

宰相

卷十

十八

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意相之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于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

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策毋後病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真宗爲皇太子李皇后命內侍王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官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

宰相

卷十

十九

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萬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喜納加右僕射及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端姿儀環秀有器量寬厚多恕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不蓄貲產子藩兄弟貧匱因質其居第真宗特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吳伯輿曰呂正惠神氣凝重審殿升視直與韓

琦定策禁中同真社稷之功也清廉不蓄貲產直後一映矣

宋李沆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典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真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

宰相

卷十

二十

矣一夕遣使持手詔以劉氏爲貴妃沆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合席之拜恐贍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益朝廷困于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

地因訪于沆沆曰繼遷不殆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且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王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

宰相

卷十

廿一

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于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

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盱條議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狗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

宰相

卷十

廿一

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慶年五十八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倚如此

吳伯輿曰沆引燭焚詔一語懷生死利害者能乎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避嫌於因循於拒諫者能乎至云密啓非諛卽佞豈肯效充足破小人陰秘之私潛結之計得萬世事君之大體

矣後之宰臣欲建宗社大計而以密啓收功能不愧心太宗上元觀燈呂蒙正對以都成外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及遠真宗上元舉酒賜近臣李沆不受酒退謂天下庶事未理豈得言治安卽此二事禹益陳謨何以過焉至手詔重矣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鐔帶宰相之術李藩以筆塗詔而附奏曰不可此與沆之引燭焚詔可謂能執大臣吁咈之義乎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

宰相 卷十 廿三

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况詔正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向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只有執奏而可耳

宋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府人咸平初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會故相薛居正子惟吉娶婦柴將攜貲產適張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

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于柴乃敏中實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直宗詢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出知永興軍後復拜同平章事尋又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德禮

宰相 卷十 廿四

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及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于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爲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

宋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景德初以翰林學士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境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

宗嘉納進叅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
士安頓首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
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
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
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
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西北跳梁爲邊
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
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契丹統軍
撻覽引兵分掠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

宰相

卷十

廿五

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幸澶淵
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書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
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臥疾移書
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惟君
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
而少間追至澶淵見於行在時已發兵數十萬契
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
覽苑衆潰遁去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
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

重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而選良守
將易置之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
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掇流凶廣儲蓄未幾夏州趙
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晏安量時制法
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
士以病求免優詔不允疾暴作卒贈太傅中書令
謚文簡士安端方沈雅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
以嚴正稱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
規檢庶幾寡過爾凡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呂端見

宰相

卷十

廿六

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士安沒後真宗謂寇
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
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

吳伯與曰力薦寇準且爲辨誣澶淵竟賴相助
宰相能和乃能定大計於此見矣清慎如古人
又其餘也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太宗擢尚書虞部郎
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

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帝常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府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真宗卽位遷兵部爲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

宰相

卷十

廿七

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初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處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旣而契丹圍瀛

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

宰相

卷十

廿八

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此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

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
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
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
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
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達覽出督戰時
威虎軍頭張環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捷覽宛
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遣曹
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
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

宰相

卷十

廿九

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
頗不悅他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
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
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一
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
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
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
何耻如之陛下聞博平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

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
是帝顧準寢寢明年罷爲刑部尚書知峽州後復
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
周懷政詐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
者準也今天書降頗命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
皆以爲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問曰皇太
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
正大臣爲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

宰相

卷十

三十

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
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罷爲太子大傅封萊
國公爲丁謂所搆貶道州司馬再貶雷州司戶參
軍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一以烝羊逆境
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
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
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
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
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

張公謂我矣在雷州踰年卒後十一年贈中書令
萊國公又賜諡忠愍

吳伯與曰澶淵之役準不往契丹不可敵不以
天子往契丹亦不可敵準功無得而議失在居
功耳其以監國之議被酒漏言爲丁謂所譖則
機事不密也準固疎於謀國拙於處事也然亦
聞於知人焉張洎初事準擢準者洎也丁謂初
事準謫準者謂也夫能佞人者必能殺人何難
見焉而爲其所蔽若王欽若以天書市寵以交

宰相

卷十

卅一

道士得謫準以直道事君以誤獻天書被搆幾
於相類想準寡學術抱奇才於襄定邊塞有餘
毗贊廟廊多不足也○真宗駐蹕澶淵使人視
寇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
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焉主憂臣辱未
有甚於此時者萊公旣決策親征矣固當臨事
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顧乃偃然耽樂
如在宴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楊
億職掌絲綸亦有同舟共濟之責無一言忠告

萊公且隨波浮沉焉自許八角磨盤者固如此
乎真宗曰吾復何憂豈真不憂哉殆權詞以安
將士之心耳雖然史稱準號令明肅或者亦鎮
靜之意也若真宗用準以執羈勒用旦以守社
稷則真英王之畧矣

宋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咸平初以工部侍郎叅知
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
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

宰相

卷十

卅二

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
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旣至京直人禁中下令
甚嚴從人不得傳播加尚書左丞踰年拜工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旣受盟寇準以爲功
有自得之色王欽若忌準欲傾之乃言此春秋城
下盟陛下之深耻也帝愀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因
言唯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乘間
爲旦言旦勉而從帝召旦飲歡甚陽以尊酒曰
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旣歸發之皆珠也由是

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旦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悒悒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旦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帝必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給奏事群臣異同日徐一言以定仁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止當以

宰相

卷十

卅三

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遠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

相旦驚曰相將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陳彭年與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以爲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

宰相

卷十

卅四

奉之曾等退而愧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畧不介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若獨當權必爲身累爾後謂果如言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

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瞋目
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遂止
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
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
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
于上前言師德各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
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
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
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

宰相 卷十 卅五

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
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
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爲不屈國法
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
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
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
權利至矣士遜送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張
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
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矣有變

更矣旦任事久人有諂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
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素羸
多疾帝觀其形瘁憫然許其避位尋扶扶見于延
和殿帝曰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
旦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
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待遂
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爲相旦與楊億素厚延
至臥內請撰上表且言忝爲宰輔不可以將盡之
言爲宗親求官止叙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

宰相 卷十 卅六

賢士少減焦勞之意真宗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
兩旦作奏辭之藁未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
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
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
吳伯與曰文正相業多端卽留守請奏語廉頗
送趙王會秦之策也何等識力說者以寇萊公
爲相天下謂之大忠王文正爲相天下謂之大
雅雅者謨謀有體爲一代名臣而不得稱爲忠
也于明珠之媚有遺議也余意且豈輕阿人主

者復以美珠汚之乎想盛德如且其不諫封禪
非必阿諛謂祀上帝辟神非無道事也被小人
附會天書而悔則有之無苛求於且也○余嘗
論真宗宋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
事不免於訾議者何宋承五代後五代之君率
一二傳即易宋到真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
下豪杰未必不興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
無睥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
內安人心外警夷心當時大臣之計或出於此

宰相

卷十

卅七

耳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
明之將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
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宋王欽若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大中祥符初以降
天書取媚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
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
問欽若謝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時

復召拜平章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百官叙進皆
有常法爲遷叙圖以獻及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
穆凡真宗封太山祀汾陰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
與丁謂倡之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
道書凡增六百餘卷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
人目爲瘻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
遷就以中帝意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
府觀其所爲真奸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
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

宰相

卷十

卅八

論

吳伯與曰欽若初爲三司判官請赦天下宿逋
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由是上遇之甚異
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
蠲納司此其人亦未可極詆也即替成封禪一
事亦未可盡非封禪起於軒轅黃帝蓋事天奉
道肆類柴望之盛舉但不當矯誣而溷褻耳史
臣於欽若多作惡語或左袒萊公之過也○或
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

人廢言陽貨何人斯爲仁不富爲富不仁之言
孟子錄之矧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由衷自
非貝錦之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
也何可廢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
東京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
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
矣蓋旦之慮卽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
元鎮請高宗親征喻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
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

宰相

卷十

卅九

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
言考楓窓小牘云北部卽洪湛以王欽若賄賣
任懿及第累謫儋州苑忽有遇洪于大庾嶺者
洪曰我往捕王欽若耳言訖不見已而欽若病
甚口呼洪卿寬我我以千金累卿吁可畏哉

宋李迪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徙家濮天喜中進叅
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
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

竊由是獨誅懷政等尋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初真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
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
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于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
旨準旣貶謂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
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歟猶不恨安能
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因奏謂罔上弄權
詔與謂俱罷謂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
知鄆州復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

宰相

卷十

四十

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
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爲秘書監知舒州終
以太子太傅致仕薨贈司空侍中謚文定

宋丁謂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蘓州長洲人初爲樞密
使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拜謂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
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
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少傳

李迪斥謂姦邪不法事乃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机進即中書視事如故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郎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謂潛結內侍雷允恭傳達中旨不令同列與聞允恭倚調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擅易皇堂地穿地土石相半衆懼不能成功奏請

宰相

卷十

四十一

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遣王曾復視遂誅允恭而罷謂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教言若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禍足以動人于是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後徙居光州卒謂儉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

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爲詩至于圖書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于其間莫能出其意者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詩并文亦數萬言

吳伯與曰謂進用之初即請罷兵撫蠻寇亦賢者舉動也入政府而蠹政殃民志得意逞耳謂最尚機祥有無賴于慶貧寒不振一老儒教之易姓名改干爲丁易名宜祿投身于謂甚喜曰

宰相

卷十

四十一

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入相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緣沈約宋書曰宰相蒼頭呼爲宜祿孰謂晉公不讀書且亦有長者言焉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巨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麤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宋馮拯

馮拯字道濟封泰山爲儀仗使禮成除戶部尚書知陳州尋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復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中輔臣會食春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蹶蹈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謂爲司徒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

宰相

卷十

四十二

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錢惟演營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陽

宋魯宗道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王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

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于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襁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于帝前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既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道爲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論德時居近

宰相

卷十

四十四

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恠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大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宋薛奎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召爲龍圖閣學士權三
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爲卿可任今
用卿先帝意也帝嘗調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
者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歷數唐開元天
寶時事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
廟欲被服天子衮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力陳
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
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
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悟卒以后服

宰相

卷十

四五

欽因言上請逐內侍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多罷
去奎得喘疾數辭位尋卒贈兵部尚書諡簡肅奎
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
醉者奎諫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
今天下誠無事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
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參政事謀議無所
避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
公輔許之

宋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知天雄軍召入參知政
事時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
堂然事皆決于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曾
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官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
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
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
立皇太子惟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
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
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

宰相

卷十

四十六

敢去仁宗立群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
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群
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雷允恭
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
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
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謂初敗任中正言謂
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
得罪宗廟尚可議耶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
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曾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卽召孫
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
决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决奏
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曾方嚴
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
佞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
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
曹利用惡曾斑已上嘗不悅語在利用傳及利用
坐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

宰相 卷十

四十七

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
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輕
議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
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
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王清昭應宮災乃出
知青州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封沂國公會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
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

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叅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
薦爲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所專决曾不能
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及薨贈侍中諡文正曾
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
寡言笑人莫敢于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
談譎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
戲也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碑曰
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

宰相 卷十 四十八

吳伯與曰王孝先品最高功業亦倖獨以丁謂
之神奸不遺餘力去之旣無機事不密則失身
之患亦無蔓延展轉禍及國家之虞非許大識
力許大學問不能其先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
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曾旣至
忽具言皇堂事謂徐聞之簾前力辨駕已入內
矣何機權之迅絕也但謂去矣公徒裁抑劉氏
使不得一行其意而止呂相繼之卒安劉氏而
成仁宗四針恭儉之績公似少此者耳迨復入
而攻呂呂固忘其所薦曾亦忌其專决幾于市

交常態矣

宋張知白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仁宗即位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修身治家之道必反覆陳之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覺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節初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

宰相

卷十

四十九

以問二府眾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宋張士遜

張士遜字順之以太子賓客累遷尚書左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曹洎獄事起時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政眾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

稱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

官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明道初復入相是

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冊免不許請降官一等

以各天變帝慰免之群臣上章懿諡冊退而入慰

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

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

使相判許州寶元初復入相士遜與輔臣奏事帝

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闕幽閉亦貴浮費也近

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

宰相

卷十

五十

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毀大臣揭君過者士遜曰陛

下審察邪正則儉詐之人宜自戒懼矣帝曰君子

小人有黨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

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出內藏緡十萬賜

之士遜又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攜妻子遮宰相樞

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

以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

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乃拜太傅封鄧國公致

仕卒年八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初陳堯佐

罷叅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言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儉人構陷善良以提朝廷姦偽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籍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

宋夏竦

夏竦字子喬江州安德人慶曆中召為樞密使諫官御史文章論竦姦邪傾險行及國門帝封彈疏示之還徙知亳州後復召入為宰相制下而諫官

宰相 卷十一 五十一

御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閣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調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尋徙武寧軍節度使及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竦姦邪而諡為正不可改諡文莊竦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鈞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吳伯與曰竦陰謀險阻鈞致成事然惡尤遜于欽若而丁謂其尤矣

宋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仁宗即位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叅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方中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畢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

宰相 卷十一 五十二

帝者宜莫若此也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為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章懿太后為順容慶宮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亾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問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壘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塋之大內火百官晨朝

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
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群臣願
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初荆王子養禁中既
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
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
邸中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
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士絕女謁疎近習罷力
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耒
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

室相

卷十

五十三

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
夷簡亦罷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
其故中調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
相會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
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曰
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
頸乎后遂廢封申國公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契
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
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以示威景德之役非

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
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
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度河雖高城深池何
可恃耶乃建北京未幾感風眩命數日一至中書
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
今剪以賜卿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慶贈
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
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然建募萬勝軍襍市
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

室相

卷十

五十四

賜又加遺契丹歲繪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
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而
夷簡謂伏閣非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
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為狂肆斥于
外時論以此少之

吳伯與曰明肅劉后稱制十有一年恩威加於
天下近習少所假借仁宗治平之功賴焉惟被
袞冕以享太廟此失之大者夷簡身為首相不
能匡正故朱文公云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

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誠然誠然○呂夷簡有總髻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以子簿畿縣簿游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竇贊之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証語乃今天子第有取於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坦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証於尼父一

宰相

卷十

五十五

言也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勲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於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爲相業暗後爲相位賀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宋王隨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明道中爲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

諫一事議者謂非補弼之職其事遂寢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爲相一年無所建明與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俱罷隨薨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下惡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之爲人然風跡弗逮也

宰相

卷十

五十六

宋陳堯佐父名省華居太卿弟堯咨掌制諱陳堯佐字希元以戶部侍郎知鄭州會作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甚嚴賜書褒諭旣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數見罷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堯佐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

吳伯與曰陳文惠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竟不啓封來日奏曰今宮中虛位張貴妃有寵

恐奸人附會請正毋儀臣以此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轉移于譚笑間文惠可謂一言興邦矣若其起居郎七年爲丁謂所誣在外十五年不苟於進固若此戮鱷魚食饑民鑿太行之險護滑川之濕所至多以政績顯蓋未易人也

宋章得象

章得象字希言累遷戶部侍郎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得象曰向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

宰相

一八卷十

五十七

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後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薨贈太尉兼侍中謚文簡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內使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語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旣而章十上請罷帝不得已許之

宋晏殊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初爲左庶子仁宗卽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居平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范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于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群材以

宰相

一八卷十

五十八

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知潁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漸徙河南府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踰年病寢劇已薨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殊性剛簡奉養清儉善知人富弼楊泰皆其壻也殊爲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爲副

使辭所請詔不許其信遇如此

吳伯與曰殊喜薦拔時賢矣知范仲淹而復擠之何也

宋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蘄州吳縣人元昊反仲淹與韓琦共為經畧自是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遂尋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卒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大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

宰相

卷十

五十九

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為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

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

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仲淹患諸路監司不才取斑簿視不才監司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以文事仲淹謂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夷簡罷召還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

宰相

卷十

六十

夜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簿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弼請行邊於是以為河東陝西宣撫使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以亟去朝廷仲淹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即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為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仲淹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

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乃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會病甚請頴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謚文正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泛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祀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

宰相

卷十

六十一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陞之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後越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

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渠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以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

宰相

卷十

六十二

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

吳伯與曰仲淹因歐陽修之薦也曰執政豈可由諫官而得固辭不拜此何等識見人品梅聖俞撰碧雲騷醜詆其純盜虛聲幾于合沙矣李卓吾謂觀者當知文正之賢宜列在德行之科蓋世未有行可表俗言可軌世而無益於國家成敗者誠確語也且仲淹恩隆九族遍及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真無怨者矣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初為樞密副使夏竦上
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
爭議久之求罷不許拜同平章事衍好薦引賢士
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
獨左右之言者指為朋比出知兗州後又進太子
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
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
十許人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尚可竊高

宰相

卷十

六十三

士名邪善為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卒年八十贈
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
一席小壙塚以塋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
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
人心語不及私

吳伯與曰元昊請和范公為書遺之昊荅書不
遜范對使焚之宋庠以為不當通亦不當焚請
斬范公杜衍言仲淹志在招納力救免焉其實
通書非也焚之使朝廷不受惡聲敵無所施其

謾則焚之未為不是也惜庠亦未見及此矣

宋賈昌朝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慶曆三年拜參知政
事上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運
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
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以上聞以工部侍
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昊歸石
元孫議賜苑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
苑元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有

宰相

卷十

六十四

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
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慈
保之恩當別享奉慈廟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
真宗廟密詔遷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
列力疏乃止又詔遷二府官益固辭元昊既款附
請宰相罷兼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
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
之昌朝對曰陛下言此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
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

畏法而自新也。呂朝因頊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呂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叅知政事吳育數與呂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呂朝高若訥，爲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而除呂朝武勝軍節度使及卒。諡曰文元。呂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者。

宋陳執中

陳執中字昭譽，集賢學士恕子也。皇祐間，以吏部

六字相

卷十

六十五

尚書拜同平章事，每朝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奉罷之。內外爲之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爲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至薦用洙等。至和三年春旱，諫官范鎮言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中外之望。卒，罷爲鎮海軍節度使。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爲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司，今非聚廳無

見賓客及卒，議諡禮官韓維曰：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迹爲不勤，成名矣。請諡曰榮靈。詔諡曰恭。

吳伯與曰：執中嬖妾笞一小婢出外舍，趙抃等交論之。諫院范鎮以爲執中無學術，理宜速退。若以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此言得進，退大臣之體矣。

宋文彥博

宰相

卷十

六十六

文彥博字寬夫，邠州介休人。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反，請自往督戰，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勵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冗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處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蘓。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人獻章貴妃緣此擢爲執政，上怒甚，召二府示以奏

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譏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謫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知許州至和二年復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慶得人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離太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言有禁卒告都虞侯

宰相 一八卷十

六十七

欲為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

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官不安衆皆曰善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時京師洶洶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預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為

宰相 一八卷十

六十八

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已而彥博罷英宗即位有詔入觀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固辭乃止王安石為相變法輕誅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

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
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
必皆不可行但有徧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已
法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喫臆
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
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在樞府九年終爲安石所惡
力引去元祐初以司馬光薦再起平章軍國重事
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卒
年九十一諡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

宰相

卷十

六十九

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
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
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
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
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
也彥博雖最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
如恐不及其在洛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二人用白
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
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

吳伯與曰仁宗不豫觀潞公召內侍數語何凜
凜耶及留宿殿廡并斬禁卒請同判狀尾倉卒
遇變既能制未形之患而全體官闈又能察不
測之情而預防疑貳機權識量大是出人意表
真相材也至其救唐介也雖事勢不得不然要
之亦出誠心未必矯僞但謂造間金奇錦以通
官掖不敢信其必無也謂介亦錚錚者非謾言
也君子不能不爲潞公惜

宋宋庠

宰相

卷十

七十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請復群臣家廟曰慶曆元年
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
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卷衣冠昭穆祿用
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
議者不一卒不果復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
宿兵常盈四十萬美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也不
可輕改旣而與副使程勘不協勘罷而御史言庠
昏惰遂出判鄭州復徙亳州庠晚愛信幼子多與

小人遊不謹御史呂晦請勅庠不得以二子隨帝
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之至毫請老以司空
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謚文獻庠儉約不好聲色
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繆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
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爲也人稱其長者

朱龐籍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初爲鹿延都總管經畧
安撫緣邊招討使元昊旣臣召爲樞密副使籍言
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

字相

卷十

七十二

就食內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改叅知政事尋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
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
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
不遣詔領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旣而捷書至帝喜
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爲樞密使同平章
事籍力爭之不聽爲韓絳所論罷知鄆州後召還
京師上章告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封穎國公薨贈
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

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剝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
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爲相聲望減于治郡時

宋梁適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遷叅知
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
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各自古豈有無名
之士大璫王守忠求爲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
喪皇儀殿又以爲不可將以適爲園陵使適言國

字相

卷十

七十二

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寢與陳執中不合適曉暢法
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爲清議所許御史
馬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鄆州及卒贈
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

宋劉沆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張貴妃薨追冊皇后沆
爲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園陵使
御史中丞孫抃等言宰相不當爲贈后典塋不報
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

沈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薄浮
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
吏部銓三斑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求
在京此近臣陳內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
之勞捕賊昭雪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此叙勞
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
聽如舊事既施行而眾頗不悅尋如舊沈既疾言
事官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
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

卷十

卷十

七十三

稱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沈
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
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沈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
言沈挾私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
知陳州沈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牙爪此
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等益論辯不已遂罷沈沈長
於吏事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
陰持之以軒輊取事論者以此少之卒贈左僕射
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沈其家不敢請諡

宋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
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
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
深悔之先是西兵久不決契丹以中國爲怯聚兵
幽薊聲言欲入寇以書來求關南地朝擇報聘皆
莫敢行宰相呂夷簡素銜弼欲致之死遂薦之弼
反覆言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
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

卷十

卷十

七十四

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
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
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
契丹王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
久弼又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
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
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
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揣虜欲昏意在多得金帛
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

虜結昏之意緩曰姻事使南朝骨肉駢離固不若歲增金帛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拜樞密副使再三懇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弼乃受至和二年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

宰相

卷十

七十五

頰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懷弼彥博入問疾因託襍禱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弼爲相守典故行事而傳以公議無吝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母憂去任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于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弼知帝果于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

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晏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立辭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

宰相

卷十

七十六

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審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畧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去年承樂之役兵民死亾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

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
羗夷校曲直勝負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
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
以爲無足慮耶帝覽奏震悼贈太尉諡曰文忠弼
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
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
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
遂肆毒于良善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初與韓琦
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

宰相

一八卷十

七十七

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之請光獻撤
簾也時弼爲樞密相惟琦不關報歐陽修爲參政
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
舉者忘仁宗累至上欺韓公爾弼因面奏曰仁宗
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
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悉聞臣實痛之
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芻指御牀曰非陛下有
孝德孰可居此英宗歸躬曰不敢弼求去益堅遂
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英宗一日因弼進除目

震怒響滿一殿擲除目榻下弼慨然措笏拾除目
進之曰天子有怒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
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
臣等有太過惡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
之霽色温言弼進說猶久之不已英宗臨御一日
韓琦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
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愧色熙寧初弼
再相神宗問所先當如何弼曰阜安宇內爲先蓋
是時王安石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弼上書

宰相

一八卷十

七十八

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
相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
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拆孰爲小人帝曰弼
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拆左丞相王安禮曰弼之言
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
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
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弼爲人温良寬厚汎
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
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

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

吳伯與曰時有言灾異皆天數者富公上書數萬言力詆其非至神宗首召見訪以治道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恐奸人得以附會此兩者雖皆爲安石而發要之帝王事天御下之道無出于此弼之威望爲四夷所服而宦官宮妾不知姓名宜仁宗問相於王萊而以弼充其選矣○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

宰相

卷十

七十九

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爲第一

宋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初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各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揣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

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

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政琦言宗政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

宰相

卷十

八十

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卽位已數日初挂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多人所不可聞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其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

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不變琦一日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

宰相

卷十

八十一

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脩已簽書矣叅政趙鼎難之問脩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

臣卽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下語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琦立勸太后撒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弼愕然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英宗卽政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俟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策大

宰相

卷十

八十二

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其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徙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方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手八年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

於治所極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
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
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
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
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
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
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遠使每過
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
宰相 卷十 八十三

殿門闔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
就致齋處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
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
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
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
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瑩爲園以園立廟令王
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書上欣然曰甚好遂降
手詔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琦爲相日曾公亮爲
亞相趙槩歐陽修爲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
宰相 卷十 八十四

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
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琦雖在外然其心常
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
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
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
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云
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
可成務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
琦自後把任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郭和氣

滿百仲淹意亦解只手一把住間消融幾異同琦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琦既解相印王丞相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爲名言歐陽修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諂諂自止過周公遠矣

吳伯與曰英宗諒闇韓歐二公同在政府其同對太后語何等激切使平勃有此於呂后產祿不封世勳無忌有此於顯慶武墨不立矣至韓公曰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預憂諸葛

宰相

卷十

八十五

孔明非臣逆視之語千古一轍也濮園之議韓歐謂禮不忘本請加尊禮自不爲過呂范効其導諛似大激矣至典故問曾文學問歐同心敷政百官奉法一時稱治平焉公所爲休休斷斷之臣可以爲萬世法者也○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似難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名光日月所謂似易而難○韓魏公經畧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擣七首至臥內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

足矣遂取金帶而去或曰賊夏人遣來也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而辭氣不攝神氣不亂非養之疑定能爾耶雖然昔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床以刳盟君子固病其將畧之疎矣公也鎖鑰西郵又非子反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宵嚴而刺客奸人胡爲乎來哉意者公于周身之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有鉏麈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事其憂哉

宋曾公亮

宰相

卷十

八十六

曾公亮字仲明泉州晉江人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契丹縱人漁界河數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柰何雄州趙茲勇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不豫遼使至不能見命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不赴是不處君命也人至有病而必使親臨處之

安平使者即就席神宗即位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元豐元年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宣靖公亮方厚莊重沉深周密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嘗遣子孝寬叅其謀至上前畧無所異于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蘓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說其持祿固寵云

吳伯與曰宋宰相首闕進奏文書同列多不與

宰相

卷十

八十七

聞熙寧初唐介叅政請于首相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與知上或問及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介請固以明職守亮之欣然從也亦見其無事專擅皆深知政體者也

宋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嘉祐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叅知政事

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欠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敢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三年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

宰相

卷十

八十八

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敢當于是御史呂誨等詆脩王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大師諡曰文忠

吳伯與曰宋初以同平章事爲宰相參知政事爲執政公固執政也然其於太后母子之間盡言規切功與宰相韓琦等余特爲拔置相列

宰相 卷十

九十九

宋陳升之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熙寧元年知樞密院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各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逾十旬帝數數諭乃出封秀國公卒贈太保中書令

諡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宰相輔得志卽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宋韓絳

韓絳字子華泰政億子也熙寧三年參知政事七年代王安石相既顛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

宰相

卷十

九十九

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元祐二年致仕明年卒贈太傅諡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吳伯與曰皇祐五年以孫忤爲御史中丞絳奏忤非繩糾才忤手疏曰方今以喜事爲精神以

訐人爲風采數語切中時弊則絳之請用安石固宜乎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安石以身可去法不可罷豈虞惠卿之負之也

宋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遂召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

宰相

卷十

九十一

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拜叅知政事上謂曰人皆謂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于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

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塲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逾重而天下騷然矣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宜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未知名時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彦

宰相

卷十

九十二

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以奏論新法之害排斥不遺力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饒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

以爲天旱更失人心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知江陵府白惠卿爲叅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絳白帝請召之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帝曰聞

宰相

卷十

九十三

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惠卿欲得政遂與安石相傾上書訟安石之惡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因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判江寧府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封荆國公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贈太傅諡曰文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滿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

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愿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誦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吳伯輿曰荆公所更之法未盡非也但良法膠于褊心稍有論駁卽飾辨以自文積久成忌積忌成黨于是大相排擠老成去而諂諛至事日益敗天下復求多於公公之無成以此也迨公去相元祐諸臣復盡去爲快免役之罷也蘇軾

宰相

卷十

九十四

范純仁曾力請復行司馬光迄不肯從此皆不能虛心講究直以相勝爲務豈不隘哉故靖康之亂熙豐元祐相博而成未可盡爲公尤熙豐之政君子小人相激而壞未可盡爲法病特其偏執互爭罪有所歸耳嘗考公之爲州縣也文歐公薦其恬退館閣之命屢下皆辭不起改修起居辭至八九及徑除制誥途不復辭而天下始有窺公之心者矣總之公非小人也亦有小人之機數機數可以成天下之大事功哉昔人云

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
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
美名而其流禍無窮矣故唐之亡不在昭僖而
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林而在王安石又曰王
安石本効商鞅而才不及効彘弘羊而數不及
大奸似王莽陰毒似李林甫引用小人自三代
以下姦臣無有其比也噫言得無太甚哉

宋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叅

宰相

卷十

九十五

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
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
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欲
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
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
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
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
知之中書嘗進除日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
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

事決于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
卽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
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
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
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
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
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牒重于敕命遂
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
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其當

宰相

卷十

九十六

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
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
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
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于背
費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神宗謂其先朝遺直
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于安石少所
建明聲名減于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
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
其家贈禮部尚書諡曰質肅

宋吳充

吳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熙寧元年知諫院王安
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八年
進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
其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
相之安石去遂代爲相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
馬光呂公著韓維蘓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
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今日救天下之
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

宰相

卷十

九十七

其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囊也欲去此五者
必先開言路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
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
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亾他及確預政
充與議變法于前數爲所詘充既數遭同列困毀
素病痼積憂畏疾益侵卒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正
惠充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于上
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
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

退也

宋王珪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
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三省官召拜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
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
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
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
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允帥慶

宰相

卷十

九十八

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
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
萬人實珪啓之帝有疾珪曰皇太后請立延安郡
王爲太子封岐國公卒于位贈太師諡曰文公自
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
時日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
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宋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

泰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
咄罵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
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叅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
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
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所措手足乎法遂不變拜
尚書右僕射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
重足而立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
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
人者耻之哲宗立轉左僕射爲永裕山陵使靈駕

宰相 卷十 九十九

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
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司馬光
呂公著進用蠲除苛政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
不從太皇太后猶不忍卽退斥元祐元年始罷知
陳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
列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
等合志邪謀謂珪實懷異意已擁護故不可得
逞確奉使陵下韓縝白發其端事寢籍籍既失勢
愈怨望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

吳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說誦其用郝處俊上元間
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
諫議大夫張壽范祖禹等連章乞正確罪遂責英
州別駕新州安置卒於貶所

吳伯與曰神宗以光爲御史大夫蔡確王珪相
顧失色遂進西邊平夏之策以爲用兵深入必
不召光卽召亦不至耳因委宦者李憲以五路
之師至於喪師辱國不可復振小人之禍國家
烈矣哉及欲賣王珪使珪擁左相之名不得聞

宰相 卷十 一百

政而已以右相顧大政真同兒戲也確險珪諛
而確之睥睨兩宮排斥忠良害更甚惠卿矣

宋韓縝

韓縝字玉汝叅政億子也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爲
山陵使縝暴其奸狀由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
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璠韓宗文爲美官宣仁
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爲太后從父璠者中書郎璩
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非用次則是君臣各私其

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
官孫覺蘓轍王覲論摯才鄙望輕在先朝爲奉使
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
相位章數十上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卒
贈司空諡曰莊敏摯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
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

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初爲翰林兼侍讀
學士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

宰相

卷十

百一

皇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
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
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
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
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
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
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
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
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

姑以不允荅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
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
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
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
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
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
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
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
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列司何也宰相以

宰相

卷十

百二

遂佐人王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
書條例司何也光又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
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取
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
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
平河東立糶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
物貴而和糶不辭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
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糶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
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

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
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會安石以韓琦疏臥
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
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
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
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
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
之害者不過調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

千柳

卷十

百三

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
由勤惰不同情者當多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
而歛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
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
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展轉
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
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
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

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
兵事也各官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
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
得請遂去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
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
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
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
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
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留爲門下

相

卷十

百四

侍郎蕪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
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
民引領拭目觀新政而議者猶爲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
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
者改之當如抹焚極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
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
市易法所儲物以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
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

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
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
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
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
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論免役五害
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
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
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
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

李相

卷十

百五

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糶法兩宮虛已以聽遼
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
稷躬親庶務不合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
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
其喪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謚曰文正賜碑

額曰忠靖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
哭以過車及塋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
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祀
光孝及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言
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
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
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
不信也洛中有田二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

李相

卷十

百六

以終其身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
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
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
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後世聞者愧之
吳伯輿曰善哉畢仲游之効忠於司馬光也謂
不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變置之事將
盡掃而更之恐向來用事新法者必將操不足
之情以動上意蠲除者可復行矣惜乎光之不

聽也如新法之必不可罷者莫如免役卽蘓軾
范純仁皆力請復行光堅欲罷之總之法不問
其便民直以相勝爲功亦迂而疎哉故安石之
變成法偏而爲國者也不知其反而爲元祐也
司馬之變新法正而爲國者也不知其激而爲
紹聖也謀國誠難矣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
初遷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

宰相

卷十

百七

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
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
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
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
以疾丐去位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
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
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
逐法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
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

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
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
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
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
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
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譁呼鼓舞咸
以爲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復賢良方

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公

宰相

卷十

百八

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
失未足言願上春秋方盛慮時有進諛說惑亂者
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
莫不嘆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
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
豔其榮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
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痛閱
久之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諡
曰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遇事

善决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

宰相

卷十

百九

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

吳伯與曰公著柄政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猶分散中外議謚特政安民與公著書以爲去小人不難勝小人爲難儻不能搜用海內英才以勝之恐正人未得安枕而臥何公著善其言而不能也若公著力救賈易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但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則可謂有宰相之識而惜於去邪之道未盡也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元祐元年拜中書侍郎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於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真於坐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

相

卷十

百十

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正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數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官室多尚華侈本

前代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昂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尚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于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詭好不用玉器不賞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

宰相

卷十

百七

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蠢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命知永興軍諸邪論其墮壞役法又以脩神宗寶錄直書其事爲詆詆安置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薨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防及弟大臨同居相切嗟論道考禮冠昏喪祭

一本于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愍

吳伯與曰大防純仁當國欲兼用熙豐之黨爲調停之方劉巖叟駁之曰自古君子小人無泰用之理此語聖人不能易也不知二公當國胡模稜至此然大防賢者原自無黨而密約揚畏來之邵使爲已助乃畏請召章惇之邵遂劾大防以竄而虎小人何可作緣乃致其反噬哉惑矣

宰相

卷十

百七

宋范純仁

范純仁仲淹子哲宗立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

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
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
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同知樞
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純
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章惇得罪
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
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
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已左降
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

宰相 卷十

百五

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王覲言事忤旨純仁慮朋
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于簾前未解純仁曰
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
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
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
繼補外造謫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
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
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
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憲典執政

右其說惟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
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
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
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
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
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
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
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

宰相 卷十

百十四

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如王安石
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
爲能後來初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
黨人苟及枝葉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
劉安世文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
河南府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
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
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
望陛下加察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

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鄉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

善相 卷十 百五

出于我邪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頴昌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願陛下

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

善相 卷十 百六

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卽位欽聖后同聽政卽日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疾

華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至保祐之憂勤不顯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

宰相 卷十

百十七

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初純仁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如此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伊川責純仁所力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耳此前輩度量不可及也嘗曰惟儉可

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吳伯與曰純仁之救蔡確也本出譏訕曰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何長慮也其救蘓轍也平日多異曰漢武雄才大畧轍非謗先帝何淵度也至爲章惇所陷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法不同請得免行而極言其不可賢人君子遇害不肯相負如此真一代之純臣哉

宋劉摯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

宰相 卷十

百十八

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大明銳觸機輒發不爲利牀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人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私干朝廷

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爲朋讒竒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荅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文章摯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避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於是

宰相

卷十

百十九

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鄉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懼退上章自辨執政亦爲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徙知青州紹聖初再貶蘄州居任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再貶新州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

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後贈少師諡忠肅

吳伯與曰摯之排斥奸邪也不遺餘力其爲章惇所貶語諸子曰吾死無復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如天下何夫不危其身而直憂其民賢人君子何如其設心矣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元祐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

宰相

卷十

百二十

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且越境立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議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旣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

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
告老以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
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
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
仁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
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
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
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贈司
空頌器用闊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

相

卷十

百廿一

奉養如孝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無
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疊疊不絕朝廷有所
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
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
藝去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
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建之

吳伯與曰頌當宣仁垂簾哲宗委喪而值諸公
多所興建一味奉行故事常曰君長誰任其咎
可謂達國體有遠慮乎每奏事太后已必再稟

帝帝甚重之故曰頌知君臣之義得免于羅網
食其報矣

宋章惇

章惇字子厚建州蒲城人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
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于是
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
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讐怨小大之臣
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
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斷其棺

宰相

卷十

百廿二

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
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
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
天下寃之惇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
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
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
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
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後哲宗悔歎章惇壞我名節
初神宗用王安石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

不息迫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宁勸農循致不豫故
元祐宰相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
以非要害城皆還之惇以爲慶國棄地罪其帥臣
遂用淺攻捷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
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哲
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毋弟
簡王當立以長則申王當立會布叱之曰章惇聽
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
進封申國公尋貶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

宰相

卷十

百廿三

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蕪轍謫雷
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
州追民寗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於是
民民曰前蕪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徙睦州卒紹興五年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
得任於朝詔下海內稱快

吳伯與曰惇輕率不思蔡卞深阻寡言有所論
議惇常毅然力恃卞或噤不啓齒時以惇猶淺
卞更深也然惇惡極矣李卓吾謂膽瓮才贍使

聖君賢相愛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吾不知其
何居也

宋朝宰相卷第十終

宰相

卷十

百廿四

宋朝宰相卷第十一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彥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

宰相

卷十一

乙

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任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滄州謫崇信副使濟州居任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吳伯與曰元豐官制以尚書左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中書侍郎代平章之任則忠彥固相位也故附入之

宋曾布

曾布南豐人初附章惇惇引為同省執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徽宗立惇得罪罷拜韓忠彥左僕射拜布右僕射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忠彥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及蔡京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布壻陳廸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稍厲京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以

宰相

卷十一

二

贓賄鍛鍊訊鞠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卒於潤州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吳伯與曰徽宗即位布以元佑紹聖之黨均有所失而假調停之說以惑上宜徐勸駁以是非不兩立忠佞不並存也布又畏給諫陳瓘之正直使客以官爵啖之竟忘已之初附章惇而復為惇忌人心固難測度乎嗟嗟瓘不負公議私恩布有愧矣

宋蔡京

蔡京興化僭游人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
助用爲學士承旨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
爲右僕射京遂陰託紹述之柄緝制天子用條側
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
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
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
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
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做太學三舍考選建辟
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

宰相

卷十一

三

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盡更古鈔法凡舊鈔皆勿
用富商巨賈齎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甚者至赴
水及縊庖提黜淮東刑獄章緯見而哀之奏改法
誤民京怒奪其官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
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
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扞擻
日給錢五伯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
莫敢議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畧盡京猶未慊意
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

門又自書爲大碑徧頒群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
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
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
得官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旣久帑庾盈溢京倡爲
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
地矣彗出四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奸黨碑凡
其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爲太乙宮使其黨陰援
於上復拜左僕射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
京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居杭州政和二年復輔

宰相

卷十一

四

政京患言多議作御筆密進丐徽宗親書以降謂
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
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京每爲帝言
今泉幣所積歲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
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盛樂制
定命寶在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杯三山大興
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困不聊生而京儻然
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官室求上寵媚召童
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等俱聽命各視

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而延福宮景江龍
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廝養居大官賸交封夫
人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呼童貫使詣京令上
章謝事京不得已以章授貫欽宗卽位邊遽日急
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罪之首侍
御史孫覲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衡州安置行至
潭州死年八十一京天資凶譎在人主前顯狙伺
爲固位計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
復廉耻燕山之役京送子攸以詩陽寓不可知意

宰相

卷十一

五

其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
父子如秦越患失之心無所不至

吳伯與曰京恣睢暴惡莫甚於禁錮黨人何足
爲黨人累徒壞士習以頹國脉耳當其爲政府
問人材於族子子應應以張直柔對招爲門館
直柔教京子弟習走京爲愀然因召與語張遂
薦楊龜山若直柔者亦非庸俗人矣○京在位
其黨有孽昂者以京援引至執政舉家爲京避
諱或誤及之輒加咎責已常誤及卽自批其口

諂至如此可哀也識之以彰惡道

宋劉達

劉達字公路隨州隨縣人拜中書侍郎達無他才
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進
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
京所行悖理雷民事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
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
說達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
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帝意旣移於是御史

宰相

卷十一

六

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乘間抵巇盡廢紹述
良法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
弟庇其婦兄章縱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以星變
去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贈光
祿大夫

宋趙挺之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左丞中書門下侍
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
書右僕射旣相與京爭雄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

選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
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嘉
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
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
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
一開禍牽不鮮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
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
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未幾
卒贈司徒諡曰清憲

宋何執中

何執中字俗通處州龍泉人大觀初進中書門下
侍郎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尚書右丞加特進制
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言執中碌碌庸質
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畜負山多見其不勝任
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
立皆預議畧無所建明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
政一紀年益高臥疾甚乃以少傅就第在政府嘗
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

未嘗忘貧賤時也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
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
贈太師諡曰正獻

宋張商英

張商英字天覺蜀川新津人初爲吏部刑部侍郎
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
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
詆京京再逐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
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

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
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謂京雖明紹
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
事改當大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
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
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
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勲勞當陟則別立
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旌鉞也訖持不下
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

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
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睽寵
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與語言往來事覺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處京遂復用
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
復還故官職卒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
少變其政譬饒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
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
謚文忠天下皆不謂然

宰相

卷十一

九

宋鄭居中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始附蔡京後恐不已援乃
與張康國比而間京政和中知樞密院時京總治
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尋
拜居中少保太宰使司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
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加少師連封崇宿
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
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
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

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
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
之曰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
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
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
暴遇疾歸舍數日卒謚文正

宋劉正夫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進禮部侍郎蔡京據
相位正夫附翼之後又交惡進中書侍郎太學諸

宰相

卷十一

十

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育人材規爲
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各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
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問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
益喜其不與京同擢拜特進少宰才半載屬疾三
上章告老丐東歸詔肩至內殿從容及燕雲事曰
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
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恩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
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贈大保謚
文憲正夫由博士入都駙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

祿養權性各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為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

宋余深

余深福州人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封尹林摠曲為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深與摠驟至執政轉門下侍郎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拜魏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徽宗不悅遂求去位乃罷

宰相

卷十一

十一

出為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然而深諂附蔡京結為死黨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為首摠次之言者累章劾深益懼巧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卒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

宋王黼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罷方田毀辟雍醫筭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選郡

使橫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

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為

邪多畜子女玉帛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

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

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

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睦寇方臘起黼

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帝遣童

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

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

宰相

卷十一

十一

不以為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

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繼也今弗取

女真必疆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雖向其言

然以兵屬賈命以保民觀釁為上策黼於三省置

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

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

率百僚稱賀進太傅封楚國公始遼使至率迂其

驛程燕窩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使

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

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欽宗受禪黼
愷駭入賀閭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換命載
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
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聃山山方挾宿怨遣武
士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
盜所殺議者不以誅黼為過而以天討不正為失
刑云

吳伯與曰深阿附蔡京黼則陰反其所為然深
猶柔佞黼則奸貪也曹輔陳時政甚切至深黼

宰相 卷十一

十三

詰曰小官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
之嗟乎所以愧大官者至矣當是時王黼梁師
成以竒技淫巧內蕩上心蔡京童貫以興師結
怨外殘民命宋之存亡豈至汴而決哉

宋白時中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
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
國公園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
秘書省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中恬不為慮金人

入攻京城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
涉歷非公嘗擊目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
宗卽位召大臣決策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言
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時
中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
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陛下儻使臣當以
死報於是以綱為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為觀
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時中孱懦不才詔
落職未幾卒

宰相 卷十一

十四

宋李邦彥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生長閭閻有
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譖能蹴踘每綴街市俚語
為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善事中人爭薦譽
之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
目為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為龍德宮使升太宰
知衆議不與外患日偏抗疏丐官祠金人既薄都
城李綱種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
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之徒

為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群指而大誅且欲
駸之邦彥疾馳得免為太宰言者交論之出知鄧
州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
安置

吳伯與曰金兵入汴李綱主於內种師道應於
外董二十萬勤王之師制六萬深入送死之虜
決勝必矣邦彥以和議已成阻撓綱种之請宋
家宗社竟為浪子宰相搖蕩而亡可恨也

宋張邦昌

宰相

卷十一

十五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欽宗卽位拜少宰
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
於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斡離不怒責
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
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
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方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
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
璽書付河北亦不許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
留青城金令推異姓堪為人王者遂定議以邦昌

治國事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泰
槍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
專事譙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
昌金人怒執槍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此拜舞受
冊卽偽位僭號大楚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恫
沮邦昌亦變色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
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既還邦昌以呂好問
言奉書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
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尋獻大宋受命寶復

宰相

卷十一

十六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邦昌以太宰退
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
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卽皇
帝位相李綱綱上書極論邦昌宜肆諸市朝以為
亂臣賊子之戒責潭州安置尋詔數邦昌罪賜死
吳伯與曰邦昌癡人也以人臣忽得天下坦然
不疑以數言就退臣列恬然不畏真可憐耳當
時呂好問勸之勿御正衛勸之勿留兵邦昌已
入好問綱畧矣假使御正衛以定眾志留一旅

之虜以自衛騎虎肯下乎於此而見好問之心
事謀畧不減狄梁公張子房而張邦昌固恭操
之疲癯走卒也

宋吳敏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爲蔡京所引爲給事中權直
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
入對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
以待上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敏退詣都堂
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

宰相

卷十一

十七

宰執以爲言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
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
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
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旣畫計當從陛
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
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旣
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
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
處仁俱罷言者論其比蔡京父子貶崇信軍節度

副使涪州安置卒於官

宋徐處仁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穀熟縣人爲寶錄官使金人
犯京師請和而歸召爲中書侍郎入見欽宗問割
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不
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
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旣貶軍士有
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洵懼或請爲備處仁曰陛下
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

宰相

卷十一

十八

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爲扈駕禮儀使
統禁旅從郊迎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爲右
丞言六曹長二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
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
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
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之有例以例決之
無條例者酌情裁決不能決乃申尚書省會處仁
以憂去不果行及當國卒奏行之聶山爲戶部尚
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宮宦者用特

言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
爲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
則前日應鳳之徒復縱臣爲陛下惜之乃抵王藏
吏罪卒與吳敏爭事爲言者論罷高宗卽位起爲
大名尹北道都總官卒於郡處仁爲首相無大建
明方進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
致有天神之助神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
爲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
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姦細

宰相

卷十一

十九

殺其長子庚

宋唐恪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李邦彥薦之拜中書侍
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
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
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
心哉京攸黼貫之徒旣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
事旣定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
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

在位進拜少宰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無濟時大畧
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
九恪從之使者旣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
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
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復興者以天子在
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
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
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蘓軾所論謂周
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頃

宰相

卷十一

二十

地曰今當以苑守社稷擢臬門下侍郎恪計不用
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
罷臬代爲相及令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
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旣書名仰藥而死
吳伯與曰欽宗時敵至則召援援至則議和敵
退則挑釁釁成則求解此皆唐恪及耿南仲之
謀也庸臣誤國真令人飲恨千古

宋何臬

何臬字文績僊井人欽宗立進尚書右丞中書侍

郎會王雲使金師幹離不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
緩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則再舉兵梟曰三
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况金人變詐罔測安
能保必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河北之民皆吾赤子
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爲父母意哉帝頗悟梟請
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
叔夜領之兵既響應而唐恪信和議亟檄止之金
兵長驅薄城下帝罷恪相而拜梟爲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制京城失守從幸金師

宰相 卷十一 廿一

營遂留不返既陷逆廷梟仰天大慟不食而死秦
檜自北還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
七人

宋李綱

李綱字伯紀無錫人也金人分道南侵徽宗謀東
避網時爲太常少卿素與給事吳敏厚善令勸上
速禪位東宮召見綱綱具陳守禦策及聞賊渡河
道君遂東下欽宗亦欲行綱力言不可身任戰守
之事賊臨城城卒令以和退既退而綱被譖斥矣

金人再至二聖播遷高宗卽位以人望特除綱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促赴行在仍卽有中丞顏
岐封疏於綱論綱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綱亦不
顧疾馳見上叙至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
論岐疏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
恐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綱豈
日面奏曰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
而金人退思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如臣
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

宰相 卷十一 廿二

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
而又百端讒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不謂
今日遭遇陛下首加職擢付以宰柄靡不有祿鮮
克有終更望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
志畢慮曷報涓埃雖死無憾併陳十事願賜施行
其一曰議國是其二曰議巡幸其三曰議赦令其
四曰議僭逆其五曰議僞命其六曰議戰其七曰
議守其八曰議本政其九曰議久任其十曰議修
德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

中綱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處分黃潛善護之甚力綱極言邦昌當誅狀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芟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乃以邦昌安置潭州餘受僞命者以次謫降因贈李若水等官綱又奏言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消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

宰相

卷十一

廿三

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等官以奉行新政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者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雖爲金人殘破河東所失者析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瀋四州而餘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

者數萬少亦不下萬人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然彼雖懷忠義之心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畧者爲之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付錢糧告勅有功者卽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

宰相

卷十一

廿四

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卽令舉其人綱乃薦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並召對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守臣各轉兩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川北河東衣絹待兩

路支俵於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日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薦宗澤爲開封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又薦許翰學行純美謀議明決乃爲尚書右丞綱又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俱有旨從之又議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

宰相

卷十一

廿五

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又宜制賞功司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使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制禦突騎非車不可但當以革具之以備火攻故古人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如意因繪圖進呈有旨令禦營司製造閱習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宜於沿

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踰歲皆爲精兵則固國莫要於此有旨招置又尋訪諸路武臣材畧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綱拜相凡四十餘日措置防邊軍改之類始漸就緒乃奏當遣使奉表通問兩宮以致思慕之意又奏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乃命綱撰擬詔文頒降文真劄子以賦入狹而用度廣宜省冗員以節浮費有旨從之是

宰相

卷十一

廿六

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黨忠閭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人綱謂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乃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領卽先號令有民願歸業卒願歸營者遣之羸弱放散獨留強壯擇有才力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准備將領於是無叛去者更有劇賊數輩皆擁衆不可招綱奏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則彼無

所忌憚乃命將分討不旬月間悉平矜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論及靖康間事出言方金人初犯關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

宰相

卷十一

廿七

分宜使節制歸一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罅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追願陛下以靖康爲鑑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怨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綱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行

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師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上議已定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綱固知潛愬已深一日對內殿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於此上慰諭而退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

宰相

卷十一

廿八

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反覆與潛善彥伯折論於上前直以去就爭之終不能得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綱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宰相相之職在薦人才方今人才以將帥爲惡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榻前屢表求退潛善輩益傳致其罪落職令鄂州居任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

制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閔輔而中原盜賊蜂起矣綱除知潭州又上言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又具防禦三策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召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

宰相

卷十一

廿九

振強敵猶得潛逃爲可虞若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閔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浙江則淮東西失矣萬一有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疏奏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已而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

進發幸建康綱又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及聞王倫使比還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奏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擇善而從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贈少師諡曰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不久用而其忠誠義氣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畏服如此

宰相

卷十一

三十

吳伯與曰當幹離不之南下也都欲棄城以走綱獨奮而請守之及勤王之師四集也金以孤軍深入綱欲乘其飢而掩之至於請置招撫司於河北經制司於河東使之宣諭威德號召忠義此策若行京畿兩河之地可復爲宋有如不終用何說者謂綱召相時何必以誅張邦昌爲

去就蓋留之以招夫比屬之將帥士大夫可也而必誅之又修紕以僂疑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偃然中原以其心於我非策也雖然失尤不在此綱不思多方博訪耆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大可恠耳

宋黃潛善汪伯彥

黃潛善邵武人高宗卽位拜潛善中書侍郎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

宰相

卷十一

十一

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徹上事詆時事語侵官掖潛善乘間啓殺徹并東誅之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時行在廣陵相距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

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鸞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輩諸群小以掌詔令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閻以言事被逐邵成章因上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缺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爲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

宰相

卷十一

十一

才比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設施也或謂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絲於陛下也其過則歸君善則稱已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遣其疆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餘人諸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撫其所爲豈

不負陛下倚任之重哉疏入謫監濮州酒稅道卒
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驚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
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
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
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
相視倉皇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
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
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鑄方辯其非是
而首已斷矣帝渡瓜洲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

幸朝

卷十一

卅三

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
徵劾之潛善落職居衡州而伯彥落職居永州諫
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

吳伯與曰高宗喜佞而兩人善柔高宗偷安而
兩人隱難匿奏此其相入遂以相危也黃鑄之
斷頭恨不使兩人當之而徒落職以死何僥倖
耶

宋朱勝非

朱勝非字藏一茶州人上自鎮江南幸拜尚書右

僕射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禪位勝非委曲區處
上既復辟勝非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
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浚喜事而踈
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
浚此舉浚實王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
防致賊狂獗宜罷不報勝非再相奏淮北五事一
謂逆豫方行十一稅法聚以資虜若王師不出豫
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圍淮南既實
民力自寬二謂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

宰相

卷十一

卅三

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滄而實
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
壽直擣宋毫豫必成擒矣三慮虜賊併力南寇今
虜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
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伍淮
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
益張如此則不二三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始議分
遣諸帥各據要害與秦檜有隙居八年卒謚忠
靖勝非張邦昌女僑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誅其

使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羅勝非受黃潛善風旨
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人以此少之
吳伯與曰邦昌之替呂好問居中反正苗劉之
逆朱勝非居中反正反處俱有作用好問止金
人留兵以孤邦昌之勢勝非給二寇遣世忠妻
子以壯勤王之勢然後以退位復辟說之自然
不得不從二子可謂有功國家乎若從心迹論
則忍身爲國二子所以自明此似飾語也

宋呂願浩

宰相

卷十一

十五

呂願浩字元直齊州人苗傅僭逆願浩與張浚激
厲將士進兵討平之高宗復辟以願浩同平章事
兼御營使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
蹕之地願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
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宛守
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
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社充敗績陳淬戰沒王
瓌擁兵南遁賊臨浙江願浩乃獻航海之策遂次
定海縣登舟趙鼎論其顛恣願浩乃罷上自越州

還臨安再相願浩與秦檜同秉政澹知願浩不爲
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願浩亦欲傾
秦檜引朱勝非爲助卒罷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
興師復中原且謂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
况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臣願睿斷早定命
世忠由宿泗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
三百隻令范溫閻皋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
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旣集豫
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虜舉兵來爭其

宰相

卷十一

十六

地則彼出我入我出彼入擾之數年中原可復况
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異
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
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僞合兵以
窺陝西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
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
奇也又言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
張浚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
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

此向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
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
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
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
言者因論光罷之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
水旱無不上聞近蘓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
何也侍御史論其罪遂罷願浩提舉洞霄宮五年
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
安撫置制大使兼知潭州時柳衡桂陽盜起願浩

宰相

卷十一

廿七

遣人悉平之召趣赴闕既至以疾卒諡忠穆願浩
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
先報復恩讐爲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
與朱勝非勸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
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吳伯與曰苗劉之變願浩與張浚勤王此舉得
之餘則愚駭無能爲矣以喙逃爲萬全以航海
爲奇兵以播遷散從官爲便計世有如此意識
如此經畫哉固宜不能容一李綱也

宋杜充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
謀畧紹聖間登進士第七年以同知樞密院召還
至卽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高宗將幸
西浙以充爲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金
人一日窺江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
謀知無備夜以衆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
遂登岸充軍潰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不敢
歸守臣向子志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充蓄

宰相

卷十一

廿八

異志不聽完顏宗弼復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
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事聞高宗謂輔
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削充爵徙其
子嵩巖崑壻韓汝惟於廣州

宋范宗尹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呂願浩罷相宗尹攝
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謂此
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
莫若折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

制乃奏言太祖收藩政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藩衛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其帥臣不因招擢更不除代如有捍寇之功當議特許世襲詔從之然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多不能守其地上謂宰執曰昨令西

宰相

卷十一

卅九

外宗正選藝祖之後四五人先是宗尹嘗造膝有請於是宗尹曰此陛下萬世根本之慮上曰朕已得人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深慮至此實宗廟無疆之福及明堂覃思宗尹初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上終以爲難宗尹堅以爲可行即力求去初秦檜自虜歸獨宗尹力薦其忠宗尹始建此議檜力贊之至是上意堅反以此據之遂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宋秦檜

秦檜江寧人二帝北遷檜以御史中丞從及歸宰相范宗尹力薦其忠除參知政事遂擠宗尹自是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遷拜右僕射尋拜呂頤浩同相檜遂與頤浩相傾檜罷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此人將安歸崇禮卽以上意載訓

宰相

卷十一

四十

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及韓肖胄等使還洎金使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昭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旋授檜樞密使始張浚趙鼎相得甚嘗共論人才浚劇談論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卒構鼎使擠浚檜在樞府惟聽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復拜右僕射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

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欲講和乞顯與臣議帝曰
朕獨委卿勿許群臣預議鼎力求去位出知紹興
府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者以議和論不合
相繼而去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
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
州宜興進士吳師古錄其書於木金人募千金師
古坐流袁州陳剛中以啓賀銓啓曰屈膝請和知
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
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

宰相

卷十一

四十一

車檜大怒剛中謫死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
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
爲御史中丞首劾銓卒屈已講和踰年金人敗盟
分四道南侵時張俊克豪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
郾城幾獲兀朮張俊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泃
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和議盡收諸將
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遂進表稱臣於金割唐鄆
商秦之地以昇女真檜以飛屢言和議於張俊方
侯嵩共誣殺之良將忠臣誅鋤畧盡張俊因彗星

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
不止願謀爲豫敗俊連州尋移永州趙鼎死於吉
陽軍檜憾之不置遂欲擊戮鼎子汾檜忌張浚尤
甚故俊在永州使其死黨知潭州伺察之至是使
汾自誣與俊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
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遂卒贈申王
諡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刳制君父包藏禍
心倡和誤國忘讐數倫一時頑鈍無耻者率爲檜
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

宰相

卷十一

四十二

以授言者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諡謬醜

吳伯與曰魏在因檜議和倫陳敵不可信檜曰
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嗟乎敵可誠待乎檜
亦詐視其主如兒戲耳說者謂和出高宗然乎
否即由是揣之其時上皇已殂淵聖無恙檜必
述虜人之指曰宋請和則不加兵和議不成當
奉淵聖南歸復辟中原高宗神魂喪矣安得不
從後高宗因梁勛上書怒曰講和斷自朕檜但
贊之而已此高宗其時請也但檜所以陰制高

宗者有非人所易窺耳曾遣巫伋如金請迎淵
聖金王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此
請伴請也檜賊以此愚士大夫之耳目而陰與
金人約也檜窓小牘云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
煞處如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惡大奸
亦有天理不泯處如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孫
是也

宋趙鼎

趙鼎字光鎮解州聞喜人拜叅知政事宰相朱勝

宰相

卷十一

四十三

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
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
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臺諫有
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辭朝上曰卿豈可遠去當
遂相卿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
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
極論戰禦之計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
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
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

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
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
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
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
策也且豫猶遺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爲止不行
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
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
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

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

宰相

卷十一

四十四

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
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
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
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
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
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
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
尤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
攻戰條禦措置緩懷之方上還臨安制以鼎爲左

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淞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為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兵合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兵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浚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

宰相

卷十一

四十五

中趨合肥以援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此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投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卒以呂祉間與鼎睽異鼎請去遂知紹興府張浚為相以王德為都統制鄺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復召鼎拜尚書

左僕射上曰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為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亦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僞鼎日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能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常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過功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抹鮮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

宰相

卷十一

四十六

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司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必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秦之間往往舉城或率曲部來歸淮北歸正者亦不絕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官

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
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
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
言群議遂息先是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以
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
強記朕年二十九未有子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
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昺又曰建國名雖未正
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
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

宰相

卷十一

四十七

者咨嗟歎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上曰姑徐
之昺常闕和議與秦檜意不合及是拂上意檜乘
間擠昺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其行昺不爲
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先是王倫使金從昺受使
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分地界則答以
大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
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
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昺豈可去耶初車駕還
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昺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

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
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昺召至相府切責之翌
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昺奏某人
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外郡昺嘗薦胡寅
魏疇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數十人分布
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
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
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
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批二人付廟

宰相

卷十一

四十八

堂升擢昺奏疎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名上謂常
同實稱之昺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
秦檜可與共大事昺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
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昺昺至越丐祠
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王次翁論其嘗受僞
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縉謫潮州安置在潮五
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移
吉陽軍昺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
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昺

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殺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擢用其孫十有二人

吳伯與曰趙鼎於進錢入宮者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出其人於外郡此等風度三代以下有幾其再相而或議其無施爲也曰今日如

宰相

卷十一

四十九

人病羸當靜以養之攻砭便損元氣矣此又救時之藥石也與張浚議事不合相爭求去固已鼎去而浚薦鼎浚得罪而鼎復救浚畢竟是同心一德不失君子之交○王元美曰趙元鎮可比晋室王始與然不如始與巧而善收採物情其和平練事足相當弱亦稱是

宋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初宣撫川陝元兀朮合兵至命吳玠吳玘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

髮其鬚髯遁歸後朱勝非所請以本官提舉洞霄官居福州金人入攻高宗策免朱勝非而手詔嶽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自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在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爲先鋒李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旣剖分諸將身留鎮江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

宰相

卷十一

五十

趙鼎除左僕射後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侍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勸喻鄂獨曰二人宜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具奏請行討平之劉豫分遣入犯浚復督兵大破之高宗手書加獎召浚還勞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飛一還人心

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畀出知紹興府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未復論再三上未常不改容流涕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鄴瓊副之浚謀之岳飛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瓊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

宰相

卷十一

五十一

視德等爾豈能馭之浚慨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即日乞解兵柄瓊果訴德於祉祉慰諭之而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漏語於瓊瓊遂執祉以全軍降於僞齊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如何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提舉江州興國宮慧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瘖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冊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

鐵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議浚爲國賊必欲殺之捕趙鼎于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燄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

宰相

卷十一

五十二

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持准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
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
少傅浚決意克復遂命爲都督浚乃以李顯忠爲
東淮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盱眙浚自渡
江視師顯忠復靈壁又復宿州中原震動而宏淵
忌顯忠自退歸顯忠知事不濟夜引還至符離師
大潰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
州撫將士浚上疏待罪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
宣撫治揚州尋詔復浚都督八上章乞致仕既去

宰相

卷十一

五十一

猶上疏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爲言
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
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
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
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
餘于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常相國不能恢復中
原雪祖宗之耻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在衛
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加贈太師謚忠
獻浚幼有大志當樞筦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

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
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形勢莫如建康
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
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
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
各臣拔吳玠吳玘於行間調韓世忠忠勇可倚以
大事一見劉錡謂可付以事任卒皆爲各將稱浚
爲知人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
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

宰相

卷十一

五十四

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此
所以不及亮也
吳伯與曰郭汾陽單騎見虜而回紇請盟張魏
公視師江淮而兀朮退走其爲國重同也魏公
帥蜀而殺無罪之曲端安丙帥蜀而殺有功之
楊巨源其失人心亦同也及查紹興元年合開
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無敢言者至四
年辛炳言之纔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鄧瓊
之敗言路繳於公議一疏其罪而斥逐言者殆

盡符離之敗兵與財盡掃乃以殺傷相等爲辭
行賞轉官反無虛日公不但量狹智黯亦擁威
福而善壑鼓乎何氏俗見稱其輕銳好名又曰
子棻以道學倡名顯官多其父子門人其有見
於斯哉

宋万侯高

万侯高開封陽武人曲附秦檜殺岳飛謫李光遂
漸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舉
已數千言囑高以謂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

宰相

卷十一

三五

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更鈐紙尾進高曰不
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交章
劾高謫居歸州檜死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次太后回鑿事實
上之張浚以高與浚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
言其專欲受命於金高見書大怒以爲金人未有
繫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高提舉
邦修貢舉勅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
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忠靖高始

附檜及居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
政將反檜所爲首召高還高主和固位無異於檜
士論益薄之

吳伯與曰高始附檜而卒以反檜謂可以洗盡
佞態乎而不知人之如見肺肝也則何益矣

宋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
不槌已過始久於時用思退各位日進檜病篤招
參知政事黃德玄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

宰相

卷十一

五六

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
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
非檜黨信用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
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
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思也遂罷符離師潰召思
退復相金遺書三省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
和遣王之望爲通問使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楊州
聞之遣其子棻入奏上怒召浚赴行在拜右僕射
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

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兵造備
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
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
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
浚遂令之望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
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
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旣而
金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
重兵協和言者極論思退急和撤備之非遂罷相

宰相

卷十一

五十七

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
論思退王之望奸邪誤國招致摘人請斬之思退
憂悸死

宋陳康伯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以通政大夫守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常謂其靜重明敏
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
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
阿植黨此鄙夫愚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

宗嘆其長者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先是葉義
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
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
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實獨當淮東將驕
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內地至
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
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
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
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

宰相

卷十一

五十八

洵洵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
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
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自當行大臣與國
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敵迫江上召揚
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餅
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
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忽
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
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旣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

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爲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王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孝宗卽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上出手札遣使卽家居召之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親故問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興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于安節壻文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一日會朝臥家薨贈太師諡文正

宰相

卷十一

五十九

吳伯與曰亮酋之南下也舉國張皇上方欲航海避敵使楊存中就康伯議康伯延入解衣置酒此澶州博飲故事也詔散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其不可遂贊親征之議其識見力量可方古人南渡所絕無矣

宋朱倬

朱倬字漢章閩縣人累遷中書常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風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

私鹽數軍食率焚稿不傳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金兵犯江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者守備下則妄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琪之進用皆倬所薦也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宮孝宗卽位諫臣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

宰相

卷十一

六十

任卒復原職贈特進

宋史浩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倫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

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
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
以語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
倖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
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
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
可勝乃上計也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
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
省經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

宰相

卷十一

六十一

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向何待乎御史王十朋
論之遂與祠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上曰自葉衡
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
無朋黨之弊尋求去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
紹熙五年薨追封越王謚忠定浩喜薦人才嘗擬
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
報怨也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
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
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

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

吳伯與曰浩之爲相也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
岳飛之久寃已倡大義於天下力主和議未可
爲盡非也孝宗時士夫盤樂於湖山軍民懈弛
於晏安又高宗朝之韓岳諸將此時俱已凋謝
欲輕舉妄動有完計乎張俊出一謀輒拜臨一
陣輒敗其人可使托乎後韓侂胄銳意用兵遂
至大敗議者以侂胄輕舉爲罪安得復以浩爲
非也王十朋見與張俊矛盾劾其懷奸誤國亦

宰相

卷十一

六十二

少年喜事之見耳浩之保境息民固賢相也

宋洪适

洪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與弟
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
此忠義報也宜升擢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
三洪文名滿天下乾道元年六月除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奏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
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叅知
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參入北境請禁之

卽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旣行適言其不可上問之適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爲然乃寢前命但于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適引咎乞退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諡文忠適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

宰相

卷十一

六十三

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咏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

宋葉顥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僊遊人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廬場顥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爲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貴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廬場並罷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顥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採陳之茂芮晬林光朝等可備執政

侍從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太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顥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爲誰顥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語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顥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爲甚雖曰汰之旅卽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蓋

宰相

卷十一

六十四

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冬至上親郊而雷顥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贈特進諡正簡顥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說切時相追捕甚急顥與同邸摘令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顥曰以君獲罪固所願也卽爲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僅妾田宅不改其舊

宋魏杞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爲金通問使卒正敵國禮損
歲弊五萬不發歸正人化還上慰籍甚渥遷給事
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
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慚
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之尚可奪之不
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一歲至相
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杞冬雷用漢制
災異策勉薨贈特進諡文節

宋蔣芾

宰相

卷十一

六十五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縣人除權參知政事同知
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又招兵耗盡愈
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廛亾事故常不下四百
人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
惟省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
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
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
陛下更審思其人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拜復左僕射芾力辭有

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王和戎或王恢
復使芾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卒芾始以
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
事受責豈優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
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
是劾奏洪邁奸險譏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

宰相

卷十一

六十六

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拆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
穀錢帛以巨萬計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
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
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
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驥夫得召俊卿
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
州奏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
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
能盡防閑所持者綱紀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

不爲其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宰相多不預聞
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
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復收前命制授尚書右僕
射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
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
接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
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召爲右相
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
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

宰相 卷十一 六十七

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爲義兵
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
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
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
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
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
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
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
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

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
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青六月始御便殿俊卿
疏曰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
免者皆屏絕顧松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
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
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拔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
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
百步間哉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
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

宰相 卷十一 六十六

不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候一二
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
卽杜門請去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
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旣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可要
領除少保判建康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
仕及薨贈太保賜諡正獻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
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
奏請闕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允敬
朱熹不遠千里徃哭之又狀其行

宋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樞臣葉義問督江淮之軍允文參謀軍事犒師於采石適王將王權被召卽督兵戰大破金人金遣使議和奏聞召允文入對上慰藉加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自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徃兩淮措置陳俊卿薦允文堪大用拜叅知政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乞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之事連允文爲御史論罷奉祠復

宰相

卷十一

六十九

詔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之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藉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曰材官錄凡所舉上悉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如愚晁公武李燾等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襍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决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爾遂奏

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而敵卒無他自莊文

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曰且屢懇詔皇弟三子恭王惇立爲太子允文嘗舉梁克家自代上不許以病乞解稅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之器至是始同相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壽德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闕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而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

宰相

卷十一

七十

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而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及卒贈太傅賜諡忠肅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基閣晚際時難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

吳衍與曰丘文莊曰古今水戰而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王將而允文書生也於撥雲兵

而允文空拳也。賡有孔明為犄角而允文隻手也。真確論哉。楊用修亦云。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策之策與張魏公相上下。蓋中興以來未有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如兩人者。彼不少愧焉。又忍短毀之乎。據用修此論。則予之不足張魏公過已到底。苗劄之亂。浚功為首。西樞之寄。浚策為多。浚與允文同一中興。良佐特其果於自用。闇於用人。以至喪師辱國。則浚終不能掩矣。允文之敗。金師於采石也。或曰。公受命犄師不受。

宰相 卷十一

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斯言也。何烈哉。固宜其成功。倉卒而史稱孜孜忠勤。將相不二者。二十年信然也。

宋梁克家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乾道六年。拜叅知政事。初。修金好金索。所獲俘啓。屢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於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請選置官屬。僧

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力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允文既罷。相而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因遂求去。陛辭。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薨。贈少師。諡文靖。

宰相 卷十一

宋葉衡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拜叅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池。日自三代而下。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為

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鑑社稷之福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金邦彥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薨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覿云

宋龔茂良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

宰相

卷十一

七十三

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賑濟或謂救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爲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包曰上將諭曰准

南旱荒民無饒色卿之力也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祕書郎群小乘間譏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調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時曾覿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覿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

宰相

卷十一

七十四

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安置英州父子卒於貶所復資政殿學士諡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覿密令人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爲罪

宋李彥穎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叅知政事時以湯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

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今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詔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泊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

宰相

卷十一

七十五

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慶贈少保諡忠文

宋趙雄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淳熙二年同知樞密院事五年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

口也朱熹屢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爲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雄求去降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進魏國公薨贈

宰相

卷十一

七十六

少師諡文定

宋王淮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除叅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淮調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已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焯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

事不及卿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院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上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筭諸群網錢盡蠲一年爲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唐季黨禍之貽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還蜀士乃安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時以荒政爲惡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偪郡國其後推

宰相

卷十一

七十七

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關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各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

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亾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薨贈少師謚文定初朱熹爲浙東提學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宋周必大

宰相

卷十一

七十八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賑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叔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

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其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丞相光宗卽位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

宰相

卷十一

七十九

言二事拜少保益國公必大求去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留奏選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首劾必大遂以少保克醴泉觀使寧宗卽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先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遂陳自強以必大代之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爲罪首薨贈太師諡文忠

宋留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除參知政事同知樞密

院事孝宗嘗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隨龍恩擢知閣門事聲勢浸盛正別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直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黃裳

宰相

卷十一

八十

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乃令蚤正元辰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卽位卽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皇太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閣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至寧福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

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寧宗召吐突承惟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合塔奏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及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孝宗疾

宰相

卷十一

八十一

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旣而趙汝愚以內禪請於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論旣違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卽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汝愚請上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

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入賀且請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狗群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頌爵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落職薨贈太師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耻與姜特立並位而

宰相

卷十一

八十二

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爲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

宋葛邲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邲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才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方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

嘉納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卽位郊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除少保致仕薨贈少師謚文定

宋趙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太祖子漢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孝宗崩大欽光宗以疾不至與無成服時汝愚知樞密院與宰相留正等請憲聖太后垂簾

宰相 卷十一 八十三
暫主喪事不許懇請始許之乃得成服中外洶洶以禍在旦夕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甚衆留正亦因朝臨伴仆於庭五更肩輿出城去矣汝愚自度不得辭乃託尚書趙彥逾以結殿帥郭果又託韓侂胄以通內侍請憲聖垂簾立皇子嘉王爲帝尊帝爲太上皇寧宗詣几筵行禫祭禮時襄陽歸正人陳應祥等誘聚亡命謀以七月望日爲壽王發喪爲亂前一夕登極赦書至其徒告之而敗汝愚卽喪次召

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侍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加郭果節度使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餽望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侂胄寢謀預政數詣都

宰相 卷十一 八十四
堂留正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孝宗將擢汝愚議擢官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慚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朱熹曰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政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

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獎不章臣恐名爲獨斷而
正威不免於下移詭入除熹官觀汝愚補批還上
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胄
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不
虞其姦但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
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綱無遺侂胄然之遂以
是奏罷汝愚謫永州安置奸黨上書乞斬汝愚汝
愚恬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意必欲殺我我死
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鏊所窘遂

宰相

卷十一

八十五

服藥卒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
仲淹自朝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
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
行之未果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
悉分與菜羹蔬食恩義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
薄爲夕郎時大冬布衣裘至爲相亦然汝愚旣沒
黨禁寢解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原官賜諡忠定
吳伯與曰孝宗崩光宗病未已汝愚欲奉太后
命以立嘉王權也乃所以處此者則未盡善寧

宗內禪雖奉太皇之命猶當以光宗詔旨班示
正名卽位成禮後先朝見太安方出臨御以全
其體而情無愆名義乃安矣汝愚疎於此慮也
不學無術耳至侂胄之得志汝愚薦之也汝愚
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已矣我欲博宗臣不受賞
之名抑侂胄以同我可乎夫功固不可不賞者
也因其人而假賞功以禎之正安置其人也何
見不及此也且當時趙爲丞相朱文公爲講官
侂胄尚未得志文公講奏乃首以侂爲言他日

宰相

卷十一

八十六

經筵畢又必欲決去之而後已有不以我爲附
丞相爲異黨爲僞學乎中國夷狄之強弱所關
正心誠意者該許多激裏切論獨諄諄於尚未
露爪之侂胄能無召禍汝愚始而文公成之也
宋余端禮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知樞密院事兼叅知
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
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
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等欲踈斥

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巧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鬱鬱不愜志即求退薨贈大傅諡忠肅

宋京鏜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金人遣使來弔鏜為報謝使執禮不可奪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

宰相

卷十一

八十七

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累遷為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偶鏜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之禁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

真宗不予劉承規為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為戒上於是謫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侂胄意也以年老請免相薨贈大傅諡莊定

宋謝深甫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慶元元年除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陷大觀覆輒德謙竟斥進拜右丞相封魯國公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

宰相

卷十一

八十八

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定為偽黨深甫擲上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秀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罪乎余嘉熹蠹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於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拜少傅致仕薨諡惠王

宋陳自強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嘗為韓侂胄童子

師遂由選人至兩地才四年拜右丞相歷封衍衛
秦國公韓侂胄顯朝權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
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
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于請必諧價
而後予日押空名刺劄送侂胄家須用必填三省
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燬燼侂胄遺之萬
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
緡遂倍所失之數辦國用司自爲國用使培克民
財州縣騷動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

宰相

卷十一

九

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爲平章軍國事既
開邊隙朝野洶洶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強
附阿充位不恤國事罷相未幾中書舍人倪思乞
遠竄藉其家詔從之責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宋韓侂胄

韓侂胄琦曾孫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
外洩洩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是爲寧宗侂胄
與定策功但遷樞密都丞旨侂胄缺望朱熹曰汝
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疎遠之汝愚不以爲意侂

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鐘即奏汝愚以同
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卒謫永州暴
薨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巧立僞學之目以排斥
善類時臺諫皆侂胄所引洩洩爭欲以熹爲奇債
然憚清議無敢先發者侂胄意未決而胡紘未達
時嘗謁熹熹待惟脫粟飯紘不悅及是爲監察御
史乃銳然以擊熹爲已任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
除太常少卿遂以疏授沈繼祖誣論熹十罪詔熹
落職名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於是僞學得罪著

宰相

卷十一

九

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
徐誼等凡五十九人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侂胄
意而謀實始京鐘逮鐘死侂胄稍厭前事欲漸更
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胄不弛黨禁後必不免
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
必大等亦復秩還政僞黨之禁寢解侂胄拜太師
時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自選入不數年致位宰
相而蘓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
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爲多或勸侂胄立蓋

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與自強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遂以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假作御筆黜將帥機關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議恢復卒之軍潰敗侂胄始覺為師且所誤安置韶州金分六為九道南下諸郡潰陷江表大震謂必欲得首級之頭禮部侍郎史彌遠遂計誅侂胄上命斬其首遺金人侂胄用事十四年出入宮闈無度孝宗諱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頰械草制言其得聖之清

宰相 卷十一

九十一

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尹霍且奭不足以擬其勲有稱爲我王者侂胄皆當之不辭侂胄嘗值生辰群公畢集許及之後至閣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肅執政之語傳以爲笑侂胄嘗與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大噪叢薄視之乃趙師韞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吳伯與曰其時言路阻絕每月按舉小吏一二

謂之月課又汎論君德時事取其陳熱緩慢絕無根抵者言之曰以塞責耳此何危急而作此套局人主復何所警惕哉故凡侂胄之迷國罔上罪難歷數舉他惡而尸之朝未爲不可爲恢復而函首金人宋事之失莫此爲甚更誰捨身爲國自擲首領者乎時侂胄出師數罅自悔失圖私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興而募人持書赴金求和欲自掩其敗亦可悲矣然至二十萬何多賊也

宰相 卷十一

九十二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嘉定元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四年落職起復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諡隆正誣史時僞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言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於外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拔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之道譬如養鷹饒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况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

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閫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皇子竑素疾彌

宰相

卷十一

九十三

遠有漏言於左右彌遠大懼密令其童子師余天錫訪之紹興得與旨封沂王寧宗崩卽擁立之廢竑爲濟王復遣天錫逼令自縊於是起居郎魏了翁及禮部侍郎真德秀論其寃謂當追封繼絕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一時君子貶削竄斥不遺餘力云理宗德立已之功不思宗社大計獨相九年雖或言其奸惡勿恤也及死追封衛王諡忠獻

吳伯與曰彌遠之奸惡足以蔽主足以斥盡善

類真毒手也史稱彌遠卒後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讐恩抵死分嗟乎天其或者借史以告後人耶可懼矣

宋鄭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郵人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國公立理宗彌遠卒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閭邊警密疏恐陛下憂悔太過以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

宰相

卷十一

九十四

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帝褒諭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瑞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爲之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韓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韓遂往於是戰於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拜太師左丞相每謂天下之財困於

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
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
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南併軍分頭目以節廩
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
鹽執其事破家以償清之覈其犯科者追理罪誤
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筭舟之賦索重清之次
第停罷如池之鴈汶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
司清之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
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

宰相

一八卷十一

九十五

今日飲此酒殊快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
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
惜時十務實疏奏帝大喜命史官書之累奏乞罷
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追封魏郡王賜諡忠定清
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
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
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
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酌
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

爲左使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代言
奏對多不存藁清之自與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
宗駸駸至宰相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
也至宰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閑廢之人或
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云

宋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明婺州東陽人拜參知政事時議收
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
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

宰相

一八卷十一

九十六

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
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
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
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攬權之前其敵凡幾今旣
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陛下國內之臣子猶
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關軋坤混一區
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
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
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

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遼瀾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謀者幾人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遼京餘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

宰相

卷十一

九十七

可運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右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有事於明堂大雷雨行簡與

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郵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上章請謝事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加少師封魯國公薨於家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

朱崔與之

宰相

卷十一

九十八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理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端平初帝旣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亾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戍軍倡亂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間命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

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
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
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拜右丞相力辭乃訪以
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
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
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陛下勵精更始擢用
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
爲矯繳而疑其近於好名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

宰相

卷十一

九十九

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
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
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又曰邊臣主和朝
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事剴切而言一
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
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
親暱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
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益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
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

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
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
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累封至南海郡公諡
清獻

宋李宗勉

李宗勉字疆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除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楫復求歲幣
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

宰相

卷十一

一百

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
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
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峯保固
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
不無退縮之意必致虛損歲月坐失事功進叅知
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事守法度抑僥倖不私
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爲
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
少師諡文清

宋史嵩之

史嵩之慶元府鄞縣人彌遠之侄也授右丞相兼樞密都督江淮京湖四州軍馬薦士三十二人其後董淮吳潛皆號賢相及召還為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元年進王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還之四年遭父喪起復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武學生京學生宗學生合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

宰相

卷十一

一百一

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元杰一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領君子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帝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諸生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伯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

十日卒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常以書諫居無何景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間有十三年卒贈少師謚莊肅德祐初奪謚

宋范鍾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拜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

宰相

卷十一

一百一

醴泉觀使無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

宋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

鳴復其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勅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遊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身

宰相

卷十一

一百三

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室其罅漏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內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譽者必多而謗者息

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頭進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卽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闈之儲曰嚴荐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荐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如所舉非則舉主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卽行下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曰

宰相

卷十一

一百四

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管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曰抑僥倖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閭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此者搜訪以聞時孟

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已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師各調兵東西策應卒以捷聞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

宋趙葵

宰相

一八卷十一

一百五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淳祐二年進大學士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

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于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修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飭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

宰相

一八卷十一

一百六

用讀書人罷爲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進封魯國公加少傅乞致仕特授少師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

宋謝方叔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愛身育德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從璠移書方叔

云閣寺驕志特甚宰執不聞正救台諫不敢誰何
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
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
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受少卿亦必無可
過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方叔得書有赧
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
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
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
論方叔罷相

宰相

卷十一

一百七

宋吳潛

吳潛字毅夫宜州寧國人祕閣修撰彙勝之季子
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淳祐十一年入爲參知政事
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以父任巧祠且累章乞歸田
里進封崇國公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
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
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
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是時國博徐奭金等
乞斬丁大全之黨六賊上時外迫邊警內蔽六賊

宜論潛不當汲引奭金等潛抗疏畧云外廷紛紛
蓋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
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動
搖恐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潛作相始上爲歛容
又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好
臣檢士設爲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
附和逢迎媿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
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
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

宰相

卷十一

一百八

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
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
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
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常與
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蕭泰來等群小
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
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龔
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奸黨盤據血
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

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祠羈管州軍不報屬
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
無陛下之福帝怒賈似道以私憾諷言官論其建
儲之際心懷顧望乃編置循州似道使武臣劉宗
申守循以計殺之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
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上聞
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
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
年以太府卿擢岳請贈謚特贈少師潛公忠不附

宰相

八卷十一

一百九

權勢立儲之語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斯言
哉理宗賢相若潛之忠亮剛直纔數人焉而弗究
於用宜享國與仁宗同治効不逮仁宗遠甚也

吳伯與曰余治杭得盡覽兩浙志載公及民政
澤無地不流無地不刻石誦功余雖欲述祖德
無所置口惟述宋史兩語以畧盡大槩其曰吳
潛公忠亮剛直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
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又曰潛
以竄歿且有遺表可謂死諫乎宋末狀元得一

文山寇絕千古潛可以爲次矣噫鞠躬盡瘁無
愧科名至今地猶生也再考李蕊祭公以文曰
潞公不能不踈溫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
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福豈天奪之我生
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帶無先生者乎孰能志
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此語何等擬
重也再考鄭虎臣辱似道於貶所其時趙介如
守漳賈門下客也趙經紀棺歛且致祭其辭云
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闔死於虎臣

宰相

八卷十一

百十

只此四句而止其無往不復之微意描寫已盡
公之正氣足令人哀慕無已也足可槩見

宋朝宰相卷之十一終

宋朝宰相第十二卷 元朝附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宋董槐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頓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詔不許又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為岐意者苟以臣為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之

宰相

卷十二

乙

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卿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悅帝問羅民粟積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願先垂意根本帝問修太乙祠則對曰土工洊起民罷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所刺劾皆願為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墮遐方稍稍內徙令得生還槐每奏帝輒稱

善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拔振苟

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

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

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三曰戚

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

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上

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

為佞帝躡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為

侍御史遺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

宰相

卷十二

二

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槐入見極言

大全表佞不可近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

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罷出即上書乞骸骨以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封許國公薨贈太子

少師謚文清

宋程元鳳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進參知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

徽宗命八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上手疏收
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拜少傅右丞相兼樞
密使進封吉國公乞致仕卒特贈少師元鳳之在
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湏由
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
昔相荐者以其粗知恬退故也矧以國家官爵報
私恩其所不敢有常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
用更荐拔之每曰前日之彈成其才也今日之擢

宰相

卷十二

三

用盡其才也

宋丁大全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寶祐六年拜參知政事四
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秦玠爲
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土豪督促輸
錢甚急土豪怒盡以漁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
宗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台臣翁應弼吳衍爲
大全鷹犬鈴制學校貶逐宗等開慶元年罷相判
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引用凶惡潛害

忠良退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俾國法
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踏壞人才
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移徙海島將官畢遷護
送舟過滕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
芻富甲吳門始欲結媼芻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
彈之籍其家爲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爲妻爲
世所醜

宋賈似道

賈似道台州人其姊入宮有寵爲貴妃遂至大用

宰相

卷十二

四

敗元盟以啓兵端由是元兵大入命似道援鄂即
軍中拜右丞相元攻城急城中死傷甚衆似道乃
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帛不從會憲宗宴
駕再遣京遂許之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閔旺以
偏師候湖南兵作浮梁濟師北歸似道攻斷浮梁
殺殿兵百七十人遂上表以肅清閩帝以其有再
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
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徙之黃州黃雖
下派實兵冲似道以爲潛欲殺已街之貶潛循州

盡逐其黨使武人劉宗申守循卒毒殺之似道歸
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乃許潛歸堊明年元世祖
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征歲帛似道方
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
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拘經等於真州軍
營似道進用群小紛更舊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
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積
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功浙中
大擾復以楮賤作銀關自製印文如賈字狀行之

宰相

卷十二

五

物價益踊楮益賤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寸尺皆
有稅而民力敝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除太宰
平章軍國重事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
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一時正人端
士爲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群輩皆爭
獻寶玉裘圖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
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聞余玠有
玉帶求之已殉堊矣發塚取之言路斷絕威福肆
行自圖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

章語已襄陽降似道曰臣使屢請行邊先帝昏不
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度宗崩元兵破
鄂似道不河已始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至蕪湖
遣還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丞相伯顏俾宋
京再請輸歲帛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兵敗遁歸乃
削三官已而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誅
其黨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能殺似道者縣尉鄭
虎臣欣然請行於道中窘辱備至似道至古寺中
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

宰相

卷十二

六

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至章州木綿菴屢
諷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
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吳伯與曰蒙古兵圍江夏似道已請稱臣納幣
矣復因去殺殿卒百人匿和議事駕言大捷自
後蒙古使來似道恐洩其語羈留境上或至殺
死一日度宗問曰襄陽圍及五年奈何對曰陛
下何從聞此言帝曰適有妃嬪言之似道誣以
他罪賜死由是邊事無敢上聞而劉整帥蜀畏

似道之忌降元文煥守襄陽以似道不援降元
兩人皆名將蒙古得之遂有渡江之籍矣蒙蔽
之禍烈哉至示報吳丞相也足快人情猶恨未
寸斬以謝封疆耳

宋葉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咸淳三年爲參知政
事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轉運使王价以言
去官非其罪也及死其子懇求遺澤夢鼎明其無
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

宰相

卷十二

七

我斷不爲陳自強卽求去似道之母譴似道曰葉
丞相安於家食未常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
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
不如此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
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命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
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
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未
咫尺天顏而不得見任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
直言進少保引杜衍致仕單臂遁故事累辭乞還

山林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
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
夢鼎語之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
瀛國公初卽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訓
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勅吏廉懲吏奸補軍
籍益王卽位於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
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后二年卒

吳伯與曰夢鼎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卽上疏又
爲似道所阨乃引杜衍故事卑車臂遁夫次相

宰相

卷十二

七

之體引嫌苟容久矣夢鼎可謂能伸其志哉余嘗
觀大臣權柄在手多改初心於守正不阿者惡
其異已雖賢必抑巽與善附者喜其親已雖不
肖必扶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尊體統而固大權
不知正人君子豈肯從風而虜懷慎自以才不
及崇當事而譴崇夢鼎自以廉耻爲大不屑比
肩於似道此其識皆未易窺也

宋江萬里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大元兵圍鄂似道以右丞

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里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
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樞密使部尚書又拜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大子賓客隨以
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康府兼樞密院轉運使
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
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樞密院知政事
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
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
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番之

宰相

八卷十二

九

萬里以身被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
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
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
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
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
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句祠不候
報出關后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
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
左丞相兼樞密使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

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
年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
欲自戕旣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
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
人陳備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
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
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
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歛之
事聞贈太傅加贈太師謚文忠

宰相

八卷十二

十

宋馬庭鸞

馬庭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咸淳三年同知樞密
院事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
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悉
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
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爲也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九
疏乞罷提舉臨江府洞霄宮庭鸞每見文法密功
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關升碎稍越拘攣似
道疑異已黜堂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側怛久

之曰丞相勉爲朕番庭驚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未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瀛國公卽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薨

宋王燾

王燾字仲潛紹興新昌人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兩乞辭免皆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番燾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燾兩請毋署省

宰相

卷十二

十一

院公積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進少保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尋進平章軍國重事辭不許初宜中在相位政事皆不關白燾適京學生上書詆宜中或謂實燾嫉之遂罷燾平章依前少保亮醴泉觀使燾爲人清修剛勁似道歸天

台英母過新昌燾獨不見之后以元老入相位值國勢危亡之際天下屬望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宋章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咸淳十年王燾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並無樞密使明年大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繳其錄黃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齒莖之坐是削一官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

宰相

卷十二

十一

衾計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曰爲滿歡云

宋陳宜中

陳宜中永嘉人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以不知對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卽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廷劫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

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章鑑霄遁詔以王焞爲左丞相拜宜中右丞相焞論事與宜中不合留夢炎自湖南入朝乃以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焞進平章軍國重事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焞請以一丞相建閩吳門以護諸將而竟不行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焞奏言事無重於兵今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而必爲此諸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以世傑與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

宰相

卷十二

十三

知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焞子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畧以爲趙潛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槃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尋復爲右丞相宜中發京城民爲兵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爲笑遣張全援常州全不發一

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請和不得卽請遷都初與元丞相伯顏期會軍中旣而悔之不果徃伯顏將兵成阜亭山宜中霄遁蓋王立復爲左丞相并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元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沒於宣

宰相

卷十二

十四

吳伯與曰宜中附似道以登政府似道敗上疏乞誅似道之誤國小人反復倒戈無怪也元兵將至臨安宜中乞降稱侄不從又稱侄孫亦不許嗟乎死則死耳何宜中辱國至此當宜中在大學倡其黨六人攻丁大全之罪有六君子之稱如此行徑恐同遊諸君子羞與比肩矣

宋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端吉之吉水人元攻獨松關急天祥屯餘杭守獨松關除知臨安府不拜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

宿重兵於六合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爲守世傑不許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天祥詣軍前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耶宋存與存宋亡與亡乃鋸在前昂鑣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而謝復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遂留之後趣之北行於路遁歸

宰相

卷十二

十五

備極艱險從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馬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滸杜澆募兵于温州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待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興國縣遣兵薄贛城不下諸郡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

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軍士皆潰天祥女妻子女皆見執參謀趙時嘗自言我姑女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乃復得逸去收殘兵入般蓋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氣之正惡翰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遂不果入進屯潮陽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

宰相

卷十二

十六

坂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見報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踴躍請劍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容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和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處下洋詩與之其末存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番虜炎說之被其唾罵時世祖多求才

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論由
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免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
故鄉他日以方外僑餽問師也若遽官之非直亡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掙馬
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番
慶炎下可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卧一小樓
足不履地上召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天祥
堅立不爲動上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
爲相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

宰相

卷十二

十七

賜之一死足矣上猶不忍言者力贊從其請從之
俄有詔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
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
曰孔曰成仁孟子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
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幾處無媿天祥死前四
日司天奏三台拆

吳伯與曰文信公天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
伎滿前及聞國難痛自抑損盡以家財犒軍且
一遠郡守耳募萬餘衆以勤王而衆不潰其窟

免於舟徒之後也間聞至闕復合其衆以收已
散之郡邑再散再合必欲以羈旅之身鼓弱息
而抗太山壓卵之元此何但竭誠之至公有才
者也足振於旣敗者也終敗而不能振豈才之
咎哉卽以張睢陽之才處於必不支未如之何
耳黃冠歸故鄉非公志也假令以黃冠歸終能
已乎公如此而死可矣公友人張千載依公於
燕三年潛造一積當公受刑後藏其骨付家壘
之次日其子慶公怒曰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殺

宰相

卷十二

十八

然起視之果有繩束其髮公之英爽可畏真與
天地日星並昭垂公如此而死可矣

宋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塩城人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
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
立益王于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王以疾殂群臣
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
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卒
數萬天若未歆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

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
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
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
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上書大學章句以勸學厓
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劄義各斷維去秀夫
度不可脫乃杖劔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
四十四

吳伯與曰秀夫伏劔驅妻子自抱衛王俱投水
中張世傑仰天呼曰天若不存趙祀則大風蕩

宰相

卷十二

十九

吾舟呼訖而風果覆讀至此真如擊筑易水不
由人不酸鼻也

宋宰相卷之十二終

元朝宰相卷之十三

江東 吳伯與 纂輯

元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初爲經畧使世祖卽位首召天澤
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卽具疏以對大畧謂朝廷當
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
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能賢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
以防奸庶能上下不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既秉
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

宰相

卷十三

乙

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
諸色占役者大半天澤悉奏罷之進開府儀同三
司平章軍國重事因疾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薨諡忠
武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教
然以天下之重自任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
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
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謝之言者
慙服

吳伯與曰天澤讀書折節毅然任重固宜拜相而門庭悄然中有所嗜非苟焉已也

元安童

安童木剌黎四世孫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問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安童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此輩雖閒猶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陝西省

宰相

卷十三

二

臣也速迭兒建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橫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敕中書詳議安童奏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誣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以疾薨贈東平忠憲王

吳伯與曰安童童子耳舉姚樞李杲之賢劾合

馬桑歌之姦知人則哲相道先此矣

元桑哥

桑哥爲尚書右丞相言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遍笞責之今直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荅失蠻甘肅行尚書省叅政鐵木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荅兒皆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荅兒不勤其職桑哥殿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自立尚書省又置徵理司以治財穀當追者時桑哥以理筭爲事毫分縷折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避之天下騷然

宰相

卷十三

三

桑哥既專政凡鈐調皆由已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命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爲貨競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世祖畋于渌北留守賀伯顏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乃下獄究問

元伯顏

伯顏長於西域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拜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

曰真宰相也大舉伐宋專任伯顏所屬並聽節制
遂平宋以宋主歸復拜同知樞密院世祖崩總百
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昏鐘以防變故伯顏呵
之曰汝將爲賊邪其一如平日成宗卽位于上都
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陞陳祖宗寶訓宣揚
顧命述所以立成宗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
下拜進太傅錄軍國重事時相有忌之者伯顏語
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官前餘非所
知也江南二省累請罷行樞密院成宗問於伯顏

宰相

卷十三

四

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
民分隸不便成宗是之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
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師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
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夢諡忠武

吳伯與曰王元美常謂元有三仁焉楚材誦乳
虎而馴之使不盡血肉中國又能以死塞利孔
其仁蔽天地矣伯顏之下宋也肅而謚其居功
也廉而約其處廢也恬而智其應世事也教而
裁古社稷臣哉乃廉希憲又有學力焉宰相之

爲宰相也男子之爲真男子也噫孰謂胡無人
元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初鎮閬因譖召還進中書平章
政事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効各實汰逐冗濫
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有
內侍傳旨入廟堂言謀事當爾希憲曰此闔宦預
政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
澤親黨布列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
使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

宰相

卷十三

五

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
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
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
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或有訟臣者亦遭疑矣臣
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
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
希憲論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希憲每
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
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

正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而從天下將受其害臣并不自愛也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始建御史臺阿合馬難之希憲曰立臺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時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

宰相

卷十三

六

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急令舖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坐對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明日希憲遂言于世祖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非薄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希憲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頓啞繫天下重

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及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惡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

宰相

卷十三

七

謂臯夔稷契伊傳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卒年五十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吳伯輿曰希憲十九能明孟子仁義性善之旨及入相綜核名實汰抑冗倖內侍有傳旨者公曰闈宦預政之漸入奏杖之此何如氣識哉世謂韓范諸公無以復加信然矣

元劉秉忠

劉秉忠家邢州世祖在潛邸入見應對稱旨秉忠

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及即位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世祖嘗問今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滯遂定都燕之計他頒

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謚文貞成宗時更謚文正

吳伯輿曰元世祖以二三元老如姚樞許衡爲腹心而秉忠則運籌帷幄自負子房君臣之際盛矣元美云耶律楚材調鐵木真之吻齒而柔之中國不盡爲牧苑遺黎相煦以成蕃庶吾且心儀之以爲功不在大禹下秉忠改服而殉世

祖爲之定都邑立綱紀後世無譏焉何獨許衡之仕蒙古而不甚肯也則孔子不宜舍魯適楚矣聊附錄於此

元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仕元大有匡益遂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史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減得卜嘗譖楚材於宗王謂率用親舊有二心令奏殺之帝察其誣不聽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

宰相 卷十三 九
材鞫之奏曰此人居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卽屠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且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楚材又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

命收大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金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於此故以死抵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

宰相

卷十三

十一

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楚材復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非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得士凡四千三十人由是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通傳明驛券度政畧德民稍蘓息焉又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楚材嘗曰

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每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嘗謂劉敏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帝崩皇后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有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者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

宰相

卷十三

十一

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慶於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吳伯與曰觀楚材興一利不若除一害二語真可爲好功喜事之戒其通天人兼文武王佐才乎廉靖又其餘矣

元阿朮

阿朮兀良氏都帥兀良合台子也沉幾有智畧臨陣勇決氣蓋萬人世祖卽位加同平章事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叅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

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在
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乃可其奏詔益兵十
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三月進
平章政事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
重十二年四月命阿朮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
州敗宋兵於珠金砂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
造樓櫓戰具於瓜州漕粟於真州樹柵以絕其糧
道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
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朮駐兵

宰相

卷十三

十二

瓜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
者阿朮控制之力爲多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
州挾姜才東走阿朮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
僅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
降乙卯泰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
姜才奉命戮揚州市場泰既下阿朮申嚴士卒禁
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卽斬以徇兩淮悉平
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
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以疾卒年五十四追封河南

王

元不忽木

不忽木字用臣拜平章政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
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
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燔襲位若遣一介
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
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
僞昭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
嘉曰卿一言之力也麥朮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

宰相

卷十三

十三

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
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有效之乎事遂寢有
譖完澤徇私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
待罪中書設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倫
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使而質明示責降若內
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
右批其頰而出之帝每顧侍臣稱塞陲旃之能曰
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
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

為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問銷天變之道奏曰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臣願陛下法之帝大漸受遺詔定大策成宗即位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太后亦以不忽木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樞密臣受人玉帶懲賊不叙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飾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

幸朝

卷十三

十四

之意人稱其平恕病卒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孫荅刺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常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贈太傅諡文貞

吳伯與曰不忽木居常簡默論事則引義直陳每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固至誠所孚哉嘗因河東守臣獻嘉禾曰汝部內所生盡如是耶曰惟此數莖不忽木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

為瑞遂罷遣之所陰造於國家不小矣

元完澤

完澤王別燕氏拜中書丞相與諸儒臣論定朝制桑哥伏誅世祖咨問廷臣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入相革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歲逋負之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惠當時以賢相稱之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位望益崇而能處以安靜不惡功利故吏民守職樂業世稱賢相云七年薨諡忠憲

幸朝

卷十三

十五

元康里脫脫

康里脫脫初從武宗於北邸成宗太漸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筭問所宜立不無動搖意武宗命脫脫至京以察事梟卒之武宗正位三宮協和脫脫之力為多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為報讐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脫脫知無不言言無

不行中外翕然稱爲賢相時尚書省賜予無節各爵日濫脫脫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遂有詔濫受宣敕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賊罰鈔五伯萬緡脫脫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後以譖去位及薨諡忠獻

元哈刺哈孫

哈刺哈孫徵拜中書左丞相既拜命斥言利之徒

宰相

卷十一

十六

一以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議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各儒爲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進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近用多不得其人於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職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時帝弗豫制出中宮群邪黨附哈刺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太后在懷慶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

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成后垂簾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奸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衆猶未知也仁宗入諸奸就誅內難悉平自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後被譖罷相薨諡忠獻

元鐵木迭兒

鐵木迭兒拜中書右丞相奏蒙陛下憐臣擢爲首相比聞內侍隔越奏旨者衆儻非禁止致治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

宰相

卷十二

十七

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流毒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鐵木迭兒怙勢貪虐滋甚被

終罷位逾年復相恃寵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
英宗覺之漸見疎外以疾死于家御史言其奸命
追爵贈籍沒其家

元伯峇沙

伯峇沙延祐二年拜中書右丞相時承平日久朝
廷清明君臣端拱百姓乂安一時號稱極治仁宗
崩鐵木迭兒執政改授集賢大學士仍開府儀同
三司錄軍國重事泰定間加太保及倒刺沙搆兵
上都兵潰伯峇沙奉璽綬來上文宗嘉之拜太傅

宰相

卷十三

十八

至順三年慶伯峇沙爲人清慎寬厚號稱長者其
歿也貧無以爲斂人皆歎其廉追封咸平王

吳伯輿曰身事四君貧無以斂可謂清人矣

元鐵哥

鐵哥姓伽乃氏迦葉彌兒人進榮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以病足聽輿轎入殿門帝常憶此征事不
能悉記鐵哥條舉甚詳帝悅以金束帶賜之成宗
卽位諸王朝見未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知之俾
專其事凡廩餼金帛之數皆遵世祖制詔自今懷

諸王之禮悉令鐵哥掌之平灤大水鐵哥奏曰散

財聚民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不加賑恤民不聊

生矣從之從幸晉山饒民相望鐵哥輒發廩賑之

既乃陳疏自劾帝稱善不已武宗卽位授中書右

丞相有訴寧遠王濶出有逆謀者命誅之鐵哥知

其誣廷辨之由是得釋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感

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鐵哥附奏曰臣死無日

願太后輔陛下布惟新之政社稷之福也是年薨

諡忠獻

宰相

卷十三

十九

吳伯輿曰恤災賑乏居然仁義濃郁其所平反

令人寬然有味

元拜住

拜住安童孫也拜中書左丞相先時近侍傳旨以
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滯拜
住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容姦刑曹事
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諭左
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朕法雖曲赦拜住不汝恕也
始建太廟親享之禮未暇講拜住奏行之攝太

帝至齋次行酌獻禮陞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又奏行禘祫配享等禮鐵木迭兒忌拜任方正謀中害之左右請備之拜任曰我祖宗爲國元勳世篤忠貞百有餘年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輩毋復言拜任每以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請命內外官議拯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日以進賢退不肖

宰相

卷十三

十一

爲重務患法制不一有司無守奏詳定舊典以爲通制又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民力困而京倉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卒爲鐵木迭兒黨所害追封平東王諡忠獻

吳伯輿曰其云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二語簡而確卽西方聖人亦當首肯然廉希憲亦曰不受佛戒受孔子戒獨拜任不免於難也豈仁義有效不効耶噫此

正聖道之所以爲大也

元燕帖木兒

燕帖木兒欽察氏夙爲武宗愛幸拜同知宣徽院事泰定帝崩於上都太子卽位丞相倒剌沙專政燕帖木兒時總環衛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援之恩其子宜纂大位以兵勦中外迎文宗至京師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固辭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挽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

宰相

卷十三

十一

及文宗乃卽位改元天歷赦天下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率兵破上都殺倒剌沙上都帝不知所終燕帖木兒有大勳命獨爲丞相以尊異之遂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卒吳伯輿曰淫侈悖亂亦夷荒之世所僅見者猶然以病死也豈果報爽歟

元伯顏

伯顏擁立文宗拜中書左丞相文宗崩奉太皇后命立寧宗寧宗崩順帝至自南服入踐大位嘉伯顏翊載功拜右丞相進太師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私蓄異志謀危社稷伯顏奉詔誅之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農之務停海內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萊無冶鐵一年蠲京折漕戶襍徭減河間兩淮福建鹽額歲十八萬五千有奇賑沙漠貧戶及南此饑民至千萬計帝允而行之其知經筵日當進講必與講官敷陳格言以盡啓沃之道然伯顏自

宰相

卷十三

廿二

誅唐其勢之後專權自恣害天下漸有姦謀帝與脫脫謀逐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病死於道吳伯與曰伯顏之惡至躬弑君後擅殺親王人主爲其所憎至於泣下誅之有餘辜矣脫脫爲其縱而逐之且代之元史惡伯顏之惡忘脫脫之罪亦未釐正於倫常哉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扎兒合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世居宿衛伯顏爲丞相驕縱已甚帝語脫脫謀逐之伯

顏南行遂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脫脫悉更伯顏舊政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卽書秘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脫脫用吏部尚書偃哲篤言更造至正交鈔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此

宰相

卷十三

廿三

河疏河南以復故道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謂故道斷不可復脫脫卒用魯言興功凡五閱月堤成復故道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陸岡得石人一眼已而汝穎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應之脫脫請自行討擊破其衆復擊張士誠連戰皆捷賊勢大蹙俄哈麻譖其老師費財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四十三脫脫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物遠聲色好賢禮士始終不失

臣節雖古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惑於群小惡復私讐君子譏焉

元阿魯圖

阿魯圖博爾木四世孫以脫脫薦拜中書右丞相右司郎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相今郎中有所言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為文字自有所陳耶思謙大慙服一日與寮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阿魯圖曰尚書欲其詳讞刑牘耳若不

宰相

卷十三

廿四

枉人而壞法卽是好刑官何必求強壯人耶左右無以荅其爲治之大體類如此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害脫脫終不從乃諷御史劾去阿魯圖姻黨皆爲不平阿魯圖曰我博爾木世裔豈丞相爲難得也但帝命我不敢辭且御史臺乃世祖所設若我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別兒怯不花罷去阿魯圖復起爲大傅薨無嗣

元鐵木兒塔識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脫脫之子爲左丞相修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親授帝訓責以成効郡邑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奏復其規會未半年採備補弊之政以次興舉中外咸悅俄感暴疾薨諡文忠鐵木兒塔識大性忠亮學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帝曰王文統奇才也朕不得如斯人者用之

宰相

卷十三

廿五

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初伯顏罷科舉鐵木兒塔識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擾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吳伯與曰許魯齋啓沃其君必陳堯舜茲固其儔歟稱曰學術伊洛不殊也

元朶兒只

朶兒只遷右丞相而太平爲左丞相時朝廷無事

稽古禮文之事有墜必舉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選清望官專典陳言以求治道嚴守令六事沙汰僧尼舉隱逸士事見太平傳罷丞相位薨柔兒只爲相務存大體而太平廉理庶務一時正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衆柔兒只處之凝然不與較然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爲賢相云

元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後賜姓蒙古氏拜左丞相請僧道有妻子者勒爲民以減蠹耗給較官俸以

防虛曷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行都水監以治黃河舉隱士完者篤執禮哈郎董立張樞李孝光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文之典有墜必舉平生好訪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於冊至是多進用之又考求凡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僞鈔事覺刑部欲連逮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相烏得如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搠思監復奏太平安置二蕃尋遣使者逼

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一篇乃自殺

元搠思監

搠思監進右丞相加太保時天下多故外則軍旅頗興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而帝乃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又公受賄賂貪聲者聞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乘間用事爲奸孛羅帖木兒廓曠帖木兒各擁強兵於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搠思監與朴不花黨於廓曠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以非罪削奪其

官爵且命廓曠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崇正不顏帖木兒秃堅帖木兒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梟之遂皆爲所殺復沒其家產竄其子於遠方搠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遭時多故乃守之以濡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爲論者謂元之亡搠思監之罪居多云

元哈麻

哈麻初爲宣政院使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

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君
臣宜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者
聞於外哈麻素有卿於丞相脫脫御史承望風旨
奏劾其罪貶逐以死哈麻遂拜中書左丞相既為
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為耻告其父秃魯曰秃魯帖
木兒專媚上以淫蕩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且上
日趨於昏闇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
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
告其夫秃魯鐵木兒恐見誅即以聞於帝帝大驚
即與秃魯帖木兒謀詔哈麻於惠州安置比行杖
死仍籍其家

元紐的該

紐的該拜中書左丞相與太平同居相位有識量
處事平允倭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其州者即奏
遣人往賞賚而撫安之浙西張士誠既降紐的該
處置江南諸事咸得其宜士誠大服興和路富民
調戲子婦繫獄車載楮幣至京師行賂以故刑部
官持其事久不決紐的該俾決其事富民遂自縊

死凡授官惟材是選不用私人眾稱其有大臣體
已而遽罷相遷知樞密院事嘗臥病謂其所知曰
太平真宰相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
位此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二十年
正月卒

元朝宰相卷之十三終

宰相守令合宙十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吳伯與撰伯與字福生宣城人萬曆癸丑進士

官至廣東按察司副使是書序文題曰宰相守令

合宙而此本十三卷乃有宰相而無守令蓋非完

書矣所錄雖多採史傳而不免雜以稗官又刪節

本傳往往遺其大而識其小體例殊為冗瑣至於

以李斯為禮賢尚德而以趙高附斯傳尤為乖舛

又唐初不載裴寂劉文靜竇抗陳叔達諸人而先

敘蕭瑀宋曹彬同平章事蓋沿唐五代使相之制

實不預政乃列於真宰相中亦為失考也



ZW 21101000514119